



343876-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弘明集序

梁釋僧祐撰

夫覺海無涯慧鏡圓照化妙域中實陶鑄於堯舜理
檀繫表乃延埴乎周孔矣然道大信難聲高和寡須
彌峻而藍風起寶藏積而怨賊生昔如來在世化震
大千猶有四魔稽忿六師懷毒況乎像季其可勝哉
自大法東流歲幾五百緣各信允運亦崇替正見者
敷讚邪惑者誦訕至於守文曲儒則距爲異教巧言
左道則引爲同法距有板本之迷引有朱紫之亂遂
令詭論稍繁訛辭孔熾夫鴉鳴鳴夜不翻白日之光



精術銜石無損滄海之勢然以闇亂明以小閤大雖
莫動毫髮而有塵眠聽將令弱植之徒隨僞辯而長
迷倒置之倫逐邪說而永溺此幽塗所以易墜淨境
所以難陟者也祐以末學志淡弘護靜言浮俗憤慨
于心遂以藥疾微間山棲餘暇撰古今之明篇總道
俗之雅論其有刻意翦邪建言術法製無大小莫不
畢采又前代勝士書記文述有益三寶亦皆編錄類
聚區分列爲十四卷夫道以人弘教以文明弘道明
教故謂之弘明集兼率淺懷附論於末庶以涓埃微
裨瀛岱但學孤識寡愧在編局博綜君子惠增廣焉

弘明集卷第一

梁釋僧祐撰

理惑論

三十七篇
居士守牟子博傳

云若

漢牟融

牟子既修經傳諸子書無大小靡不好之雖不樂兵
法然猶讀焉雖讀神仙不死之書抑而不信以爲虛
誕是時靈帝崩後天下擾亂獨交州差安北方異人
咸來在焉多爲神仙辟穀長生之術時人多有學者
牟子常以五經難之道家術士莫敢對焉比之於孟
軻距楊朱墨翟先是時牟子將母避世交趾年二十
六歸蒼梧娶妻太守聞其守學謁請署吏時年方盛

精術銜石無損滄海之勢然以闇亂明以小閤大雖
莫動毫髮而有塵眠聽將令弱植之徒隨僞辯而長
迷倒置之倫逐邪說而永溺此幽塗所以易墜淨境
所以難陟者也祐以末學志淡弘護靜言浮俗憤慨
于心遂以藥疾微間山棲餘暇撰古今之明篇總道
俗之雅論其有刻意翦邪建言術法製無大小莫不
畢采又前代勝士書記文述有益三寶亦皆編錄類
聚區分列爲十四卷夫道以人弘教以文明弘道明
教故謂之弘明集兼率淺懷附論於末庶以涓埃微
裨瀛岱但學孤識寡愧在編局博綜君子惠增廣焉

弘明集卷第一

梁釋僧祐撰

理惑論

三十七篇
晉太守牟子博傳

云若

漢牟融

牟子既修經傳諸子書無大小靡不好之雖不樂兵
法然猶讀焉雖讀神仙不死之書抑而不信以爲虛
誕是時靈帝崩後天下擾亂獨交州差安北方異人
咸來在焉多爲神仙辟穀長生之術時人多有學者
牟子常以五經難之道家術士莫敢對焉比之於孟
軻距楊朱墨翟先是時牟子將母避世交趾年二十
六歸蒼梧娶妻太守聞其守學謁請署吏時年方盛

志精於學又見世亂無仕宦意竟遂不就時諸州郡相疑隔塞不通太守以其博學多識使致牧荆州牟子以爲榮辭易讓使命難辭遂嚴當行會被州牧優文處士辟之復稱疾不起牧第爲豫章太守爲中郎將竿融所殺時牧遣騎都尉劉彥將兵赴之恐外界相疑兵不得進牧乃請牟子曰第爲逆賊所害骨肉之痛憤發肝心當遣劉都尉行恐外界疑難行人不通君文武兼備有專對才今欲相屈之零陵桂陽假塗於通路何如牟子曰被秣伏櫪見週日久烈士忘身期必騁効遂嚴當發會其母卒亡遂不果行久之退念以辯達之故輒見使命方世擾攘非顯己之秋也乃歎曰老子絕聖棄智修身保真萬物不干其志天下不易其樂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可貴也於是銳志於佛道兼研老子五千文含玄妙爲酒漿翫五經爲琴簧世俗之徒多非之者以爲背五經而向異道欲爭則非道欲默則不能遂以筆墨之間略引聖賢之言證解之名曰牟子理惑云

或問曰佛從何出生寧有先祖及國邑不皆何施行狀何類乎牟子曰富哉問也請以不敏略說其要蓋聞佛化之爲狀也積累道德數千億載不可紀記然



臨得佛時生於天竺假形於白淨王夫人晝寢夢乘白象身有六牙欣然悅之遂感而孕以四月八日從母右脅而生墮地行七步舉右手曰天上天下靡有踰我者也時天地大動宮中皆明其日王家青衣復產一兒腹中白馬亦乳白駒奴字車匿馬曰健陟王常使隨太子太子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身長丈六體皆金色頂有肉髻頰車如師子舌自覆面手把千輻輪頂光照萬里此略說其相年十七王爲納妃鄰國女也太子坐則遷座寢則異床天道孔明陰陽而通遂懷一男六年乃生父王珍偉太子爲興宮觀妓女寶玩並列於前太子不貪世樂意存道也年十九二月八日夜半呼車匿勒健陟跨之鬼神杖舉飛而出官明日靡然不知所在王及吏民莫不歔歛追之及田王曰未有爾時禱請神祇今既有爾如玉如珪當續祿位而去何爲太子曰萬物無常有存當亡今欲學道度脫十方王知其彌堅遂起而還太子徑去思道六年遂成佛焉所以孟夏之月生者不寒不熱草木華英釋狐裘衣絺綌中呂之時也所以生天竺者天地之中處其中和也所著經凡有十二部合八億四千萬卷其大卷萬言已下小卷千言已上佛教



授天下度脫人民因以二月十五日泥洹而去其經
戒積存履能行之亦得無爲福流後世持五戒者一
月六齋齋之日專心壹意悔過自新沙門持二百五
十戒日日齋其戒非優婆塞所得聞也威儀進止與
古之典禮無異終日竟夜講道誦經不預世事老子
曰孔德之容唯道是從其斯之謂也

問曰何以正言佛佛爲何謂乎牟子曰佛者蓋號也
猶名三皇神五帝聖也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
緒佛之言覺也恍惚變化分身散體或存或亡能小
能大能圓能方能老能少能隱能彰蹈火不燒履刃
不傷在汙不染在禍無殃欲行則飛坐則揚光故號
爲佛也

問曰何謂之爲道道何類也牟子曰道之言導也導
人致於無爲牽之無前引之無後舉之無上抑之無
下視之無形聽之無聲四表爲大統經其外毫釐爲
細間關其內故謂之道

問曰孔子以五經爲道教可拱而誦履而行今子說
道虛無恍惚不見其意不指其事何與聖人言異乎
牟子曰不可以所習爲重所希爲輕惑於外類失於
中情立事不失道德猶調弦不失官商天道法四時



人道法五常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道之爲物居家可以事親宰國可以治民獨立可以治身履而行之克乎天地廢而不用消而不離子不解之何異之有乎

問曰夫至實不華至辭不飾言約而至者屢事寡而達者明故珠玉少而貴瓦礫多而賤聖人制七經之本不過三萬言衆事備焉今佛經卷以萬計言以億數非一人力所能堪也僕以爲煩而不要矣牟子曰江海所以異於行潦者以其淡廣也五嶽所以別於丘陵者以其高大也若高不絕山阜跋屣凌其巔澗

不絕涓流孺子浴其淵麒麟不處苑囿之中吞舟之魚不遊數仞之溪剖三寸之蚌求明月之珠探枳棘之巢求鳳凰之雛必難獲也何者小不能容大也佛經前說億載之事却道萬世之要太素未起太始未生乾坤肇典其微不可握其纖不可入佛悉彌綸其廣大之外剖析其寂窈妙之內靡不紀之故其經卷以萬計言以億數多多益具衆衆益富何不要之有雖非一人所堪譬若臨河飲水飽而自足焉知其餘哉

問曰佛經衆多欲得其要而棄其餘直說其實而除



其華牟子曰否夫日月俱明各有所照二十八宿各有所主百藥並生各有所愈狐裘備寒絺綌御暑丹輿異路俱致行旅孔子不以五經之備復作春秋孝經者欲博道術恣人意耳佛經雖多其歸爲一也猶七典雖異其貴道德仁義亦一也孝所以說多者隨人行而與之若子張子游俱問一孝而仲尼答之各異攻其短也何棄之有哉

問曰佛道至尊至大堯舜周孔曷不修之乎七經之中不見其辭子既耽詩書悅禮樂奚爲復好佛道喜異術豈能踰經傳美聖業哉竊爲吾子不取也牟子曰書不必孔丘之言藥不必扁鵲之方合義者從愈病者良君子博取衆善以輔其身子貢云夫子何常師之有乎堯事尹壽舜事務成且學呂望丘學老聃亦俱不見於七經也四師雖聖比之於佛猶白鹿之與麒麟鷲鳥之與鳳凰也堯舜周孔且猶之與況佛身相好變化神力無方焉能捨而不學乎五經事義或有所闕佛不見記何足怪疑哉

問曰云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何其異於人之甚也殆富耳之語非實之云也牟子曰諺云少所見多所怪觀駝言馬腫背堯眉八彩舜目重瞳子皋陶



馬蒙文王四乳禹耳三漏周公背僕伏羲龍鼻仲尼
反額老子日角月玄鼻有雙柱手把十文足踏二五
此非異於人乎佛之相好奚足疑哉

問曰孝經言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曾子臨
沒啓予手啓予足今沙門剃頭何其違聖人之語不
合孝子之道也吾子常好論是非平曲直而反善之
乎牟子曰夫訕聖賢不仁平不中不智也不仁不智
何以樹德德將不樹頑嚚之儔也論何容易乎昔齊
人乘船渡江其父墮水其子攘臂掉頭顛倒使水從
口出而父命得蘇夫掉頭顛倒不孝莫大然以全父
之身若拱手修孝子之常父命絕於水矣孔子曰可
與適道未可與權所謂時宜施者也且孝經曰先王
有至德要道而泰伯短髮文身自從吳越之俗違於
身體髮膚之義然孔子稱之其可謂至德矣仲尼不
以其短髮毀之也由是而觀苟有大德不拘於小沙
門捐家財棄妻子不聽音不視色可謂讓之至也何
違聖語不合孝乎豫讓吞炭漆身聶政皮面自刑伯
姬蹈火高行截容君子爲勇而有義不聞譏其自毀
沒也沙門剃除鬚髮而比之於四人不已遠乎

問曰夫福莫踰於繼嗣不孝莫過於無後沙門棄妻



子指財貨或終身不娶何其違福孝之行也自苦而無奇自拯而無異矣牟子曰夫長左者必短右大前者必狹後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妻子財物世之餘也清躬無爲道之妙也老子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又曰觀三代之遺風覽乎儒墨之道術誦詩書修禮節崇仁義視清潔鄉人傳業名譽洋溢此中士所施行恬憺者所不恤故前有隋珠後有虓虎見之走而不敢取何也先其命而後其利也許由栖巢木夷齊餓首陽孔聖稱其賢曰求仁得仁者也不聞譏其無後無貨也沙門修道德以易遊世之樂反淑賢以實妻子之歡是不爲奇孰與爲奇是不爲異孰與爲異哉

問曰黃帝垂衣裳製服飾箕子陳濛範貌爲五事首孔子作孝經服爲三德始又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原憲雖貧不離華冠子路遇難不忘結纓今沙門剃頭髮被赤布見人無跪起之禮威儀無盤旋之容止何其違親服之制乖搢紳之飾也牟子曰老子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三皇之時食肉衣皮巢居穴處以崇質朴豈復須章黼之冠曲裘之飾哉然其人稱有德而孰疵之信而無爲沙門



之行有似之矣或曰如子之言則黃帝堯舜周孔之儔業而不足法也牟子曰夫見博則不迷聽聰則不惑堯舜周孔修世事也佛與老子無爲志也仲尼栖栖七十餘國許由聞禪洗耳於澗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不溢其情不淫其性故其道爲貴在乎所用何棄之有乎

問曰佛道言人死當復更生僕不信此言之審也牟子曰人臨死其家上屋呼之死已復呼誰或曰呼其魂鬼牟子曰神還則生不還神何之乎曰成鬼神牟子曰是也鬼神固不滅矣但身自朽爛耳身譬如五穀之根葉鬼神如五穀之種實根葉生必當死種實豈有終亡得道身滅耳老子曰吾所以有患以吾有身也若吾無身吾有何患又曰功名名是身退天之道也或曰爲道亦死不爲道亦死有何異乎牟子曰所謂無一日之善而問終身之譽者也有道雖死神歸福堂爲惡旣死神當其殃愚夫闇於成事賢智預於未萌道與不道如金比草善之與福如白方黑焉得不異而言何異乎

問曰孔子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此聖人之所紀也今佛家輒說生死之事鬼神之務此



殆非聖詰之語也夫履道者當虛無澹泊歸志質朴
何爲乃道生死以亂志說鬼神之餘事乎牟子曰若
子之言所謂見外未識內者也孔子疾子路不問本
末以此抑之耳孝經曰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
祀以時思之又曰生事愛敬死事哀感豈不教人事
鬼神知生死哉周公爲武王請命曰旦多才多藝能
事鬼神夫何爲也佛經所說生死之趣非此類乎老
子曰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又曰用其光復
其明無遺身殃此道生死之所趣吉凶之所往至道
之要實貴寂寞佛家豈好言乎來問不得不對耳鍾
鼓豈有自鳴者桴加而有聲矣

問曰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孟子譏
陳相更學許行之術曰吾聞用夏變夷未聞用夷變
夏者也吾子弱冠學堯舜周孔之道而今舍之更學
夷狄之術不已惑乎牟子曰此吾未解大道時之餘
語耳若子可謂見禮制之華而闕道德之實闕炬燭
之明未覩天庭之日也孔子所言矯世法矣孟軻所
云疾專一耳昔孔子欲居九夷曰君子居之何陋之
有及仲尼不容於魯衛孟軻不用於齊梁豈復仕於
夷狄乎禹出西羗而聖詰瞽叟生舜而頑嚚由余產



狄國而霸秦管蔡自河洛而流言傳曰北辰之星在天之中在人之北以此觀之漢地未必爲天中也佛經所說上下周極含血之類物皆屬佛焉是以吾復尊而學之何爲當捨堯舜周孔之道金玉不相傷精珀不相妨謂人爲惑時自惑乎

問曰蓋以父之財乞路人不可謂惠二親尚存殺已代人不可謂仁今佛經云太子須大拏以父之財施與遠人國之寶象以賜怨家妻子句與他人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謂之悖德須大拏不孝不仁而佛家尊之豈不異哉牟子曰五經之義立嫡以長太王見昌之志轉季爲嫡遂成周業以致太平娶妻之義必告父母舜不告而娶以成大倫貞士須聘請賢臣待徵召伊尹負鼎于湯寧戚叩角要齊湯以致王齊以之霸禮男女不親授嫂溺則援之以手權其急也苟見其大不拘於小大人豈拘常也須大拏觀世之無常財貨非已寶故恣意布施以成大道父國受其祥怨家不得入至於成佛父母兄弟皆得度世是不爲孝是不爲仁孰爲仁孝哉

問曰佛道崇無爲樂施與持戒兢兢如臨溪淵者今



沙門耽好酒漿或畜妻子取賤賣貴專行詐給此乃世之僞而佛道謂之無爲耶牟子曰工輪能與人斧斤繩墨而不能使人巧聖人能授人道不能使人履而行之也皋陶能罪盜人不能使貪夫爲夷齊五刑能誅無狀不能使惡人爲曾閔堯不能化丹朱周公不能訓管蔡豈唐教之不著周道之不備哉然無如惡人何也譬之世人學通七經而迷於財色可謂六藝之邪姪乎河伯雖神不能溺陸地人飄風雖疾不能使湛水揚塵當患人不能行豈可謂佛道有惡乎問曰孔子稱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叔孫曰儉者德之恭侈者惡之大也今佛家以空財布施爲名盡貨與人爲貴豈有福哉牟子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仲尼之言疾奢而無禮叔孫之論刺嚴公之刻楹非禁布施也舜耕歷山恩不及州里太公屠牛惠不逮妻子及其見用恩流入荒惠施四海饒財多貨貴其能與貧困屢空貴其履道許由不貪四海伯夷不甘其國虞卿捐萬戶之封救窮人之急各其志也僂負竊以壹殮之惠全其所居之間宣孟以一飯之故活其不貴之軀陰施出於不意陽報皎如白日況傾家財發善意其功德巍巍如嵩泰悠悠如江



海矣懷善者應之以詐挾惡者報之以殃未有種稻而得麥施禍而獲福者也

問曰夫事莫過於誠說莫過於實老子除華飾之辭崇質朴之語佛經說不指其事徒廣取譬喻譬喻非道之要合異爲同非事之妙雖辭多語博猶玉屑一車不以爲寶矣牟子曰事嘗共見者可說以實一人見一人不見者難與誠言也昔人未見麟問嘗見者麟何類乎見者曰麟如麟也問者曰若吾嘗見麟則不問子矣而云麟如麟寧可解哉見者曰麟麕身牛尾鹿蹄馬背問者霍解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老子云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又曰譬道於天下猶川谷與江海豈復華飾乎論語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引天以比人也子夏曰譬諸草木區以別之矣詩之三百牽物合類自諸子織緯聖人秘要莫不引譬取喻子獨惡佛說經牽譬喻耶

問曰人之處世莫不好富貴而惡貧賤樂歡逸而憚勞倦黃帝養性以五肴爲上孔子云食不厭精繪不歇細今沙門被赤布日一食閉六情自畢於世若茲何聊之有牟子曰富與貴是人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
爽馳騁敗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聖人
爲腹不爲目此言豈虛哉柳下惠不以三公之位易
其行段于木不以其身易魏文之富許由巢父栖木
而居自謂安於帝宇夷齊餓於首陽自謂飽於文武
蓋各得其志而已何不聊之有乎

問曰若佛經深妙靡靡子胡不談之於朝廷論之於
君父修之於閨門接之於朋友何復學經傳讀諸子
乎牟子曰子未達其源而問其流也夫陳俎豆於壘
門建旌旗於朝堂衣狐裘以當樂賓被絺綌以御黃
鍾非不麗也乖其處非其時也故持孔子之術入商
鞅之門賞孟軻之說詣蘇張之庭功無分寸過有丈
尺矣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
亡下士聞道大而笑之吾懼大笑故不爲談也渴不
必待江河而飲井泉之水何所不飽是以復治經傳
耳問曰漢地始聞佛道其所從出耶牟子曰昔孝明
皇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欣然悅之明日
博問羣臣此爲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聞天竺有得
道者號之曰佛飛行虚空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於
是上悟遣使者張騫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



等十二人於大月支寫佛經四十二章藏在蘭臺石室第十四間時於洛陽城西雍門外起佛寺於其壁畫千乘萬騎繞塔三匝又於南宮清涼臺及開陽城門上作佛像明帝存時預修造壽陵陵曰顯節亦於其上作佛圖像時國豐民寧遠夷慕義學者由此而滋問曰老子云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又曰大辯若訥大巧若拙君子恥言過行設沙門有至道奚不坐而行之何復讓是非論曲直乎僕以爲此德行之賤也牟子曰來春當大飢今秋不食黃鍾應寒糲實重裘備預雖早不免於愚老子所云謂得道者耳未得道者何知之有乎大道一言而天下悅豈非大辯乎老子不云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身既退矣又何言哉今之沙門未及得道何得不言老氏亦猶言也如其無言五千何述焉若知而不言可也既不能知又不能言愚人也故能言不能行國之師也能行不能言國之用也能行能言國之寶也三品各有所施何德之賤乎唯不能言又不能行是謂賤也問曰如子之言徒當學辯達修言論豈復治情性履道德乎牟子曰何難悟之甚乎夫言語談論各有時也璩瑗曰國有道則直國無道則卷而懷之寧武子



曰國有道則智國無道則愚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言失言故智愚自有時談論各有意何爲當言論而不行哉

問曰子云佛道至尊至快無爲憺怕世人學士多譏毀之云其辭說靡落難用虛無難信何乎牟子曰至味不合於衆口大音不比於衆耳作咸池設六章發簫韶詠九成莫之和也張鄭衛之弦歌俗之音必不期而拊手也故宋玉云客歌於郢爲下里之曲和者千人引商徵角衆莫之應此皆悅邪聲不曉於大度者也韓非以管闢之見而譌堯舜接輿以毛嫱之分而刺仲尼皆疵小而忽大者也夫聞清商而謂之角非彈弦之過聽者之不聰矣見和璧而名之石非璧之賤也視者之不明矣神蛇能斷而復續不能使人不斷也靈龜發夢於宋元不能免豫且之網大道無爲非俗所見不爲貴者貴不爲毀者賤用不用自天也行不行乃時也信不信其命也

問曰吾子以經傳理佛之說其辭富而義顯其文熾而說美得無非其是是子之辯也牟子曰非吾辯也見博故不惑耳問曰見博其有術乎牟子曰由佛經也吾未解佛經之時惑甚於子雖誦五經適以爲華



未成實矣吾既觀佛經之說覽老子之要守恬憒之性無爲之行還視世事猶臨天井而闕溪谷登嵩岱而凡丘堦矣五經則五味佛道則五穀矣吾自聞道已不如開雲見白日炬火入冥室焉

問曰子云佛經如江海其文如錦繡何不以佛經答吾問而復引詩書合異爲同乎牟子曰渴者不必須江海而飲飢者不必待廩倉而飽道爲智者設辯爲達者通書爲曉者傳事爲見者明吾以子知其意故引其事若說佛經之語談無爲之要辭

曰者說五色爲聲者奏五音也師曠雖巧不能彈無絃之琴狐

貉雖煇不能熱無氣之人公明儀爲牛彈清角之操伏食如故非牛不聞不合其耳矣轉爲蚤童之聲孤犢之鳴卽掉尾奮耳蹀躞而聽是以詩書理子耳

問曰吾昔在京師入東觀遊太學視俊士之所規聽儒林之所論未聞修佛道以爲貴自損容以爲上也吾子曷爲爲耽之哉夫行迷則改路術窮則反故不可思歟牟子曰夫長於變者不可示以詐通於道者不可驚以怪審於辭者不可惑以言達於義者不可動以利也老子曰名者身之害利者行之穢又曰設詐立權虛無自貴修閨門之禮術時俗之際會赴趣間



隙務合當世此下士之所行中士之所廢也況至道
之蕩蕩上聖之所行乎嗚呼如天淵兮如海不合闕
牆之士數仞之夫固其宜也彼見其門我覩其室彼
採其華我取其實彼求其備我守其一子速改路吾
請履之故禍福之源未知何若矣

問曰子以經傳之辭華麗之說褒讚佛行稱譽其德
高者陵青雲廣者踰地所得無踰其本過其實乎而
僕譏刺頗得疹中而其病也牟子曰吁吾之所褒猶
以塵埃附嵩泰收朝露投江海子之所論猶握瓢瓠
欲滅江海躡耕未欲損崑崙側一掌以躡日光舉土
塊以塞河衝吾所褒不能使佛高子之毀不能令其
下也

問曰王喬赤松八仙之靈神書百七十卷長生之事
與佛經豈同乎牟子曰此其類猶五霸之與五帝陽
貨之與仲尼比其形猶丘堙之與華恒涓瀆之與江
海比其文猶虎豹之與牟皮斑紵之與錦繡也道有
九十六種至於尊大莫尚佛道也神仙之書聽之則
泮泮盈耳求其效猶握風而捕影是以大道之所不
取無爲之所不貴焉得同哉

問曰爲道者或辟穀不食而飲酒啖肉亦云老氏之



術也然佛道以酒肉爲上戒而反食穀何其乖異乎
牟子曰衆道叢殘凡有九十六種懼怕無爲莫尚於
佛吾觀老氏上下之篇聞其禁五味之戒未觀其絕
五穀之語聖人制七典之文無止糧之術老子著五
千之文無辟穀之事聖人云食穀者智食草者癡食
肉者悍食氣者壽世人不達其事見六禽閉氣不息
秋冬不食欲效而爲之不知物類各自有性猶磁石
取鐵不能移毫毛矣

問曰穀寧可絕不牟子曰吾未解大道之時亦嘗學
焉辟穀之法數千百術行之無効爲之無徵故廢之
耳觀吾所從學師三人或自稱七百五百三百歲然
吾從其學未三載間各自殞沒所以然者蓋由絕穀
不食而啖百果享肉則重盤飲酒則傾罇精亂神昏
穀氣不克耳目迷惑姪邪不禁吾問其故何答曰老
子云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徒當日損耳然吾觀之
但日益而不損也是以各不至知命而死矣且堯舜
周孔各不能百載而末世愚惑欲服食辟穀求無窮
之壽哀哉

問曰爲道之人云能却疾不病弗御鍼藥而愈信有
之乎何以佛家有病而進鍼藥耶牟子曰老子云物

壯則老謂之小道不道早已唯有得道者不生亦不壯不壯亦不老不老亦不病不病亦不朽是以老子以身爲大患焉武王居病周公乞命仲尼有疾子路請禱吾見聖人皆有疾矣未覩其無病也神農嘗草殆死者數十黃帝稽首受鍼於岐伯此之三聖豈當不如今之道士乎察省斯言亦足以廢矣

問曰道皆無爲一也子何以分別羅列云其異乎更令學者狐疑僕以爲費而無益也牟子曰俱謂之草衆草之性不可勝言俱謂之金衆金之性不可勝言同類殊性萬物皆然豈徒道乎昔楊墨塞羣儒之路學不得前人不得步孟軻闢之乃知所從師曠彈琴俟知音之在後聖人制法真君子之將觀也玉石同置竊頓爲之於悒朱紫相奪仲尼爲之歎息日月非不明衆陰蔽其光佛道非不正衆私掩其公是以吾分而別之臧文之智微生之直仲尼不假者皆正世之語何費而無益乎

問曰吾子訕神仙抑奇怪不信有不死之道是也何爲獨信佛道當得度世乎佛在異域子足未履其地目不見其所徒觀其文而信其行夫觀華者不能知實視影者不能審形殆其不誠乎牟子曰孔子曰視



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度哉昔呂望周公
問於施政各知其後所以終顏淵乘駟之日見東野
車之馭知其將敗子貢觀邾魯之會而昭其所以喪
仲尼聞師曠之絃而識文王之操季子聽樂覽衆國
之風何必足履目見乎

問曰僕嘗遊于闕之園數與沙門道人相見以吾事
難之皆莫對而詞退多改志而移意子獨難改革乎
牟子曰輕羽在高遇風則飛細石在落得流則轉唯
泰山不爲飄風動磐石不爲疾流移梅李遇霜而落
葉唯松栢之難凋矣子所見道人必學未泯見未博
故有屈退耳以吾之頑且不可窮況明道者乎子不
自改而欲改人吾未聞仲尼追盜跖湯武法桀紂者
矣

問曰神仙之術秋冬不食或入室累旬而不出可謂
澹泊之至也僕以爲可尊而貴殆佛道之不若乎牟
子曰指南爲北自謂不惑以西爲東自謂不矇以鴟
梟而笑鳳凰執螻蛄而調龜龍蟬之不食君子不貴
蛙蟻穴藏聖人不重孔子曰天地之性以人爲貴不
聞尊蟬蟻也然世人固有啖菖蒲而棄桂薑覆甘露
而啜酢漿者矣毫毛雖小視之可察泰山之大背之



不見志有留與不留意有銳與不銳魯尊季氏而卑仲尼吳賢宰嚭不肖子胥子之所疑不亦宜乎

問曰道家云堯舜周孔七十二弟子皆不死而仙佛家云人皆當死莫能免何哉牟子曰此妖妄之言非聖人所語也老子曰天地尚不得長久而況人乎孔子曰賢者避世仁孝常在吾覽六藝觀傳記堯有殂落舜有蒼梧之山禹有會稽之陵伯夷叔齊有首陽之墓文王不及誅紂而沒武王不能待成王大而崩周公冇改葬之篇仲尼有兩楹之夢伯魚有先父之年子路有蘊醢之語伯牛有亡命之文曾參有啓足之詞顏淵有不幸短命之記苗而不秀喻皆著在經典聖人至言也吾以經傳爲證世人爲驗云而不死者豈不惑哉

問曰子之所解誠悉備焉固非僕等之所聞也然子所理何以止著三十七條亦有法乎牟子曰夫轉蓬漂而車輪成窠木流而舟楫設蜘蛛布而罽羅陳鳥跡見而文字作故有法成易無法成難吾覽佛經之要有三十七品老氏道經亦三十七篇故法之焉於是入聞之踈然失色叉手避席逡巡俯伏曰鄙人矇瞽生於幽仄敢出愚言弗慮禍福今也聞命霍如



湯雪請得華情洒心自敕願受五戒作優婆塞

正誣論

未詳作者

有異人者誣佛曰尹文子有神通者惑彼胡狄胡狄
父子身凡無耻侵害不厭屠裂羣生
不可遜讓厲不可談諱喻故具諸事云云又令得道
弟子變化云云又禁其殺生斷其婚姻使無子孫伐
胡之術孰良於此云云

正曰誣者既云無佛復云文子有神通復云有得道
弟子能變化恢廓盡神妙之理此真有冒無心之語
也夫尹文子卽老子弟子也老子卽佛弟子也故其
經云聞道竺乾有古先生善入泥洹不始不終永存
綿綿竺乾者天竺也泥洹者梵語晉言無爲也若佛
不先老子何得稱先生老子不先尹文何故請道德
之經耶以此推之佛故文子之祖宗衆聖之元始也
安有弟子神化而師不能乎且夫聖之宰世必以道
莅之遠人不服則綏以文德不得已而用兵耳將以
除暴止戈拯濟羣生行小殺以息大殺者也故春秋
之世諸侯征伐動仗正順敵國有聲必鳴鼓以彰其
過總義兵以臨罪人不以闇昧而行誅也故服則柔
而撫之不苟姪刑極武勝則以喪禮居之殺則以悲



哀泣之是以澆貶誘執大杜絕滅之源若懷惡而討不義假道以成其暴皆經傳變文譏貶累見故會宋之盟抑楚而先晉者疾衷甲之詐以崇咀信之美也夫敵之怨惠不及後嗣惡止其身四重罪不濫此百王之明制經國之令典也至于季末之將佳兵之徒患道薄德衰始任詐力競以譎詭之計濟殘賊之心野戰則肆鋒極屠城則盡坑無遺故白起劍首於杜郵董卓屠身於宮門君子知其必亡舉世哀其夾戮兵之弊也遂至於此此爲可痛心而長歎者矣何有聖人而欲大縱陰毒翦絕黎元者哉且十室容賢而況萬里之廣重華少於東夷文命出乎西羌聖哲所與豈有常地或發音於此默化於彼形教萬方而理運不差原夫佛之所以夾跡於中岳而矚奇於西域者蓋有至趣不可得而縷陳矣豈有聖人疾敵之強而其欲覆滅使無矛盾哉此何異氣厲股流不調良淑縱火中原蘭猶俱焚桀紂之虐猶將不然乎縱令胡國信多惡逆以暴易暴又非權通之旨也引此爲辭適足肆謫言眩愚豈允情合義有心之難乎又誣云尹文子欺之天有三十二重云云又妄牽樓炭經云諸天之宮廣長二十四萬里面開百門門廣



萬里云云

正曰佛經說天地境界高下階級悉條貫部分敘而有章而誣者或附着生長枉造偽說或顛倒淆亂不得要實何有二十四萬里之地而容四百萬里之門乎以一事覆之足明其錯謬者多矣臧獲牧豎猶將知其不然況有識乎欲以見博祗露其愚焉

又誣云佛亦周徧五道徧犯衆過行凶惡猶得佛此非怖爲惡者之法也又計生民善者少而惡者多惡人死輒克六畜爾則開闢至今足爲久矣今畜宜居十分之九而人種已應希矣

正曰誠如所言佛亦曾爲惡耳今所以得佛者改惡從善故也若長惡不悛迷而後遂往則長夜受苦輪轉五道而無解脫之由矣今以其能掘衆惡之栽滅三毒之燼修五戒之善盡十德之美行之累劫倦而不已曉了本際暢三世空故能解生死之虛外無爲之場耳計天下蜚蟲之數不可稱計人本之在九州之內若毫末之在焉體十分之九豈可言哉故天地之性以人爲貴衆期所以自得於三乘達貴賤之分明也今更不復自顧於人類不醒惡於畜生以芻水爲甘膳以羈絡爲非謫安則爲之無所多難也



又誣云有無靈下經無靈下經妖怪之書耳非三墳
五典訓誥之言也通才達儒所未究覽也三曾五祖
之言又似解奏之文此殆不詰而虛妄自露矣今且
聊復應之凡俗人常謂人死則滅無靈無鬼然則無
靈則無天曹無鬼則無所收也若子孫奉佛而乃追
誑祖先祖或是賢人君子平生之時未必與子孫
同事而天曹便收伐之令顏冉之尸羅枉戮之痛仁
慈祖考加虐毒於貴體此豈聰明正直之神乎若其
非也則狐貉魍魎疰癘之鬼何能反制仁賢之靈而
困禁戒之人乎以此爲誣鄙醜書矣

又誣云道人聚斂百姓大構塔寺華飾奢侈靡費而
無益云云

正曰夫教有濃淺適時應物悉已備於首論矣請復
伸之夫恭儉之心莫過堯舜而山龍華蟲黼黻締繡
故傳曰錫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五
色比象昭其物也故王者之居必金門玉陛靈臺鳳
闕將使異乎凡庶令貴賤有章也夫人情從所親而
輿感故聞鼓鼙之音親羽旄之象則思將帥之臣聽
琴瑟之聲觀庠序之儀則思朝廷之臣遷地易觀則
情貌俱變令悠悠之徒見形而不及道者莫不貴崇

高而忽及陋是以諸奉佛者仰慕遺跡思存髣髴故
銘列圖像致其虔肅剝捐珍玩以增崇靈廟故上士
遊之則忘其蹄筌取諸遠味下士遊之則美其華藻
玩其炳蔚先悅其耳目漸率以義方三塗汲引莫有
遺逸猶器之取水隨量多少唯穿底無當乃不受耳
又專誣以禍福爲佛所作可謂元不解矣聊復釋之
夫吉凶之與善惡猶善惡之乘形聲自然而然而不得
相免也行之由已而理玄應耳佛與周孔但其明忠
孝信順從之者言背之者凶示其渡水之方則使貴
舟楫不能令步涉而得濟也其誨人之法教厄死之
術亦猶神農唱粒食以克饑虛黃帝垂衣裳以禦寒
暑若 而望飽裸袒以求溫不能強與之也夫扁
鵲之所以稱良醫者以其應疾投藥不失其宜耳不
責其令有不死之民也且扁鵲有云吾能令當生者
不死不能令當死者必生也若夫爲子則不孝爲臣
則不忠乎守膏肓而不悟進良藥而不御而受禍臨
死之日更多咎聖人淺恨良醫非徒東走其勢投奔
矣

又誣云沙門之在京洛者多矣而未嘗聞能令主上
延年益壽上不能調和陰陽使年豐民富消災却疫



克靜禍亂云云下不能休糧絕粒呼吸清醇扶命度厄長生久視云云

正曰不然莊周有云達命之情者不務命之所無奈何審期分之不可遷也若令性命可以智德求之者則發旦二子足令文父致千齡矣顏子死則稱天喪予惜之至也無以延之耳且陰陽數度期運所當百六之極有時而臻故堯有滔天之洪湯有赤地之災涿鹿有漂樁之血坂泉有橫野之屍何不坐而消之救其未然耶且夫熊經鳥曳導引吐納輟黍稷而御英葉吸風露以代糧糧俟此而壽有待之倫也斯則有時可夭不能無窮者也沙門之視松喬若未孩之兒耳方將抗志於二儀之表延祚於不死之鄉豈能居心管近與涓彭爭長哉難者苟欲聘飾非之辯立距諫之強言無節奏義無宮商嗟夫北里之亂雅惡緣之奪黃也其餘噪之音曾無紀綱一遵先師不答之章

又誣云漢末有笮融者合兵徐州刺史陶謙謙使之督運而融先事佛遂斷盜官運以自利入大起佛寺云云行人悉與酒食云云後爲劉繇所攻見殺云云



正曰此難不待繩約而自縛也夫佛教率以慈仁不殺忠信不愆廉貞不盜爲首老子云兵者不祥之器邇者言而融阻兵安忍結附寇逆犯殺一也受人使命取不報主犯欺二也斷割官物以自利入犯盜三也佛經云不以酒爲惠施而融縱之犯酒四也諸戒盡犯則勅之死地矣譬衙吏人解印脫冠而橫道肆暴五尺之童皆能制之矣竿氏不得其死適足助明爲惡之獲殃耳

又誣云石崇奉佛亦至而不免族誅云云

正曰石崇之爲人余所悉也僑盈就酒放僭無度多藏厚歛不恤惛獨論才則有一割之利計德則盡無以焉雖託名事佛而了無禁戒卽如世人貌清心穢色厲內荏口詠禹湯而行偶桀蹈自貽伊禍又誰之咎乎

又誣云周仲智奉佛亦情進而竟復不蒙其福云云正曰尋斯言似乎幸人之災非迂言也仲智雖有好道之意然意未受戒爲弟子也論其率情亮直具涉僞上自是可才而有強梁之累未合道家嬰兒之旨矣以此而遇忌勝之筭喪敗理耳縱如難者之言精進而遭害者有矣此何異顏項夙天吏叔餒死比干



盡忠而陷割心之禍申生爲孝而致雉經之痛若此
之比不可勝言孔子云仁者壽義者昌而彼或有不
免固知宿命之證至矣信矣

又誣云專佛之家樂死惡生屬續待絕之日皆以爲
黜祿之來無復哀感之容云云

上曰難者得無隱心而居物不然何言之逆乎夫佛
自謂得道者能玄同彼我渾齊脩短涉生死之變
泯然無槩步禍福之地而夾心不但樂天知命安時
處順耳其未體之者哀死慎終之心乃所以增其篤
也故有大悲弘誓之義譬人之喪猶如哀矜以德報
怨不念舊惡況乎骨肉之痛情隆自然者而可以無
哀感之心者哉夫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恐疇已之淡
也逆情違道於斯見矣

弘明集卷第

校說

第二紙

五行南藏作

第六紙

十七行南藏作

第二十四紙

十二行流通作

音釋

鴉鳴

鴉何葛切鳴音

眠

時史切

竿

疾各切

健

居官切

綸綸

綸丑知切綸乞

悅

吁兒切

喙

許職切

頰

音羽切

文

卷

八

一





梓詳律切持 旭許文切虎 詰陟列切 杼芳無切擊

嫂蘇老切兄 給給文切 綺居宜切 麀居筠切 棗蘇老切

各均切香 瘰疎其切 堙徒結切 貉下各切 圻斤

以均切香 瘰疎其切 堙徒結切 貉下各切 圻斤

物均切香 瘰疎其切 堙徒結切 貉下各切 圻斤

肉均切香 瘰疎其切 堙徒結切 貉下各切 圻斤

切均切香 瘰疎其切 堙徒結切 貉下各切 圻斤

切均切香 瘰疎其切 堙徒結切 貉下各切 圻斤

切均切香 瘰疎其切 堙徒結切 貉下各切 圻斤

弘明集卷第二

梁釋僧祐撰

明佛論一名神不滅論

宋宗炳

夫道之至妙固風化宜尊而世多誕佛咸以我躬不
闕違恤于後萬里之事百年以外皆不以爲然況須
彌之大佛國之偉精神不滅人可成佛心作萬有諸
法皆空宿緣緜邈億劫乃報乎此皆英奇超洞理信
事實黃華之聽豈納雲門之調哉世人又貴周孔書
典自堯至漢九州華夏曾所弗暨殊域何感漢明何
德而獨昭靈彩凡若此情又皆牽附先習不能曠以

支那 卷二 八二



梓詳律切持 旭許文切虎 詰陟列切 杼芳無切擊

嫂蘇老切兄 給給文切 綺居宜切 麀居筠切 棗蘇老切

各均切香 瘰疎其切 堙徒結切 貉下各切 圻斤

以均切香 瘰疎其切 堙徒結切 貉下各切 圻斤

物均切香 瘰疎其切 堙徒結切 貉下各切 圻斤

肉均切香 瘰疎其切 堙徒結切 貉下各切 圻斤

切均切香 瘰疎其切 堙徒結切 貉下各切 圻斤

切均切香 瘰疎其切 堙徒結切 貉下各切 圻斤

切均切香 瘰疎其切 堙徒結切 貉下各切 圻斤

弘明集卷第二

梁釋僧祐撰

明佛論一名神不滅論

宋宗炳

夫道之至妙固風化宜尊而世多誕佛咸以我躬不
闕違恤于後萬里之事百年以外皆不以爲然況須
彌之大佛國之偉精神不滅人可成佛心作萬有諸
法皆空宿緣緜邈億劫乃報乎此皆英奇超洞理信
事實黃華之聽豈納雲門之調哉世人又貴周孔書
典自堯至漢九州華夏曾所弗暨殊域何感漢明何
德而獨昭靈彩凡若此情又皆牽附先習不能曠以

支那 弘明集卷第二 八二

玄覽故至理匪遐而疑以自沒悲夫中國君子明於禮義而闇於知人心寧知佛心乎今世業近事謀之不減猶興喪及之況精神我也得焉則清升無窮失矣則永墜無極可不臨深而求履薄而慮乎夫一局之爽形美之淺而爽秋之心何嘗有得而乃欲率井蛙之見妄抑大猷至獨陷神於天筭之下不以甚乎今以茫昧之識燭幽冥之故既不能自覽鑒於所失何能獨明於所得唯當明精闇向推夫善道居然宜修以佛經爲指南耳彼佛經也包五典之德深加遠大之實合老莊之虛而重增皆空之盡高言實理肅焉感神其映如日其清如風非聖誰說乎謹推世之所見而會佛之理爲明論曰今自撫顛至頂以去陵虛心往而勿已則四方上下皆無窮也生不獨造必溥所貴仰追所傳則無始也奕世相生而不已則亦無竟也是身也既日用無裨之實親由無始而來又將傳於無竟而去矣然則無量無邊之曠無始無終之久人固相與陵之以自敷者也是以居赤縣於八極曾不疑焉今布三千日月羅萬二天天下恒沙闕國界飛塵紀積劫普冥化之所容俱眇末其未央何獨安我而疑彼哉夫秋毫處滄海其懸猶有極也今



緩彝倫於太虛爲藐胡可言哉故世之所大道之所
小人之所遐天之所邈所謂軒轅之前遐哉邈矣者
體天道以高覽蓋昨日之事耳書稱知遠不出唐虞
春秋屬辭盡於王業禮樂之良敬詩易之溫潔今於
無窮之中煥三千日月以列照麗萬二千天下以貞
觀乃知周孔所述蓋於蠻觸之域應求治之靈感且
寧之於一生之內耳逸乎生表者存而未論也若不
然也何其篤於爲始形而略於爲神哉登蒙山而小
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是其際矣且又墳典已逸俗儒
所編專在治跡言有出於世表或散沒於史策或絕
滅於坑焚若老子莊周之道松喬列真之術信可以
洗心養身而亦皆無取於六經而學者唯守救蠱之
闕文以書禮爲限斷聞窮神積劫之遠化炫目前而
承忽不亦悲夫嗚呼有似行乎層雲之下而不信日
月者也今稱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者
蓋謂至無爲道陰陽兩渾故曰一陰一陽也自道而
降便入精神常有於陰陽之表非二儀所究故曰陰
陽不測耳君平之說一生二謂神明是也若此二句
皆以明無則以何明精神乎然羣生之神其極雖齊
而隨緣遷流成蘆妙之識而與本不滅矣今雖舜生



於瞽舜之神也必非瞽之所生則商均之神又非舜之所育生育之前素有靈妙矣既本立於未生之先則知不滅於既死之後矣又不滅則不同愚聖則異知愚聖生死不韋不滅之分矣故云精神受形周徧五道成壞天地不可稱數也夫以累瞳之實誕于頑瞽器均之身受禮黃中愚聖天絕何數以合乎豈非重華之靈始靈於在昔結因往劫之先緣會萬化之後哉今則獨絕其神昔有接靈之累則練之所盡矣神之不滅及緣會之理積習而聖三者鑿於此矣若使形生則神生形死則神死則宜形殘神毀形病神困據有腐則其身或屬纊臨盡而神意平全者及自庸執手病之極矣而無變德行之主斯殆不滅之驗也若必神生於形本非緣合今請遠取諸物然後近求諸身夫五嶽四瀆謂無靈也則未可斷矣若許其神則歎唯積土之多瀆唯積水而已矣得一之靈何生水土之靈哉而感託巖流肅成一體設使山崩川竭必不與水土俱亡矣神非形作合而不滅人亦然矣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矣若貲形以造隨形以滅則以形爲本何妙以言乎夫精神四達並流無極上際於天下盤於地聖之窮機賢之研微逮于宰賜莊



稽吳札子房之倫精用所乏皆不疾不行坐徹宇宙而形之臭腐甘嗜所貴皆與下愚同矣寧當復稟之以生隨之以滅邪又宜思矣周公郊祀后稷宗祀文王世或謂空以孝卽問諫者何以了其必空則必無以了矣苟無以了則文稷之靈不可謂之滅矣齋三日必見所爲齋者寧可以常人之不見而斷周公之必不見哉羸博之葬曰骨肉歸於土冤氣則無不之非滅之謂矣夫至治則天大亂滔天其要心神之爲也堯無理不照無欲不盡其神精也桀無惡不肆其神悖也桀非不知堯之善知己之惡惡己亡也體之所欲悖其神也而知堯惡亡之譏常合於神矣若使不居君位千歲勿死行惡則楚毒交至微善則少有所寬寧當復不稍滅其惡漸修其善乎則向者神之所舍知堯之識必當少有所用矣又加千歲而勿已亦可以其談都澄遂精其神如堯者也夫辰月變則律呂動晦望交而蚌蛤應分至啓閉而燕鴈龍蛇蛰焉出沒者皆先之以冥化而後發於物類也凡厥羣有同見陶於冥化矣何數事之獨然而萬化之不盡然哉今所以殺人而死傷人而刑及爲縲紲之罪者及今則無罪與今有罪而同然者皆由冥緣前造而



人理後發矣夫幽顯一也靈遊於幽而醜發於顯既無怪矣行凶於顯而受毒於幽又何怪乎今以不滅之神合知堯之讖幽顯於萬世之中苦以創惡樂以誘善加有日月之宗垂光助照何緣不虛已鑽仰一變至道乎自恐往劫之桀紂皆可徐成將來之湯武況今風情之倫少而汎心於清流者乎由此觀之人可作佛其亦明矣夫生之起也皆由情兆今男女構精萬物化生者皆精由情構矣情構於已而則百眾神受身大似知情爲生本矣至若五帝三后雖超情窮神然無理不順苟昔緣所會亦必循俯入精化相與順生而數萬族矣況今以情貫神一身死壞安得不復受一身生死無量乎識能澄不滅之本稟日損之學損之又損必至無爲無欲欲情唯神獨照則無當於生矣無生則無身無身而有神法身之謂也今黃帝虞舜姬公孔父世之所仰而信者也觀其縱轡升天龍潛鳥颺反風起禾絕粒弦歌亦皆由窮神爲體故神功所應偶儻無方也今形理雖對當其隨感起滅亦必有非人力所致而至者河之出闕洛之出書冀莢無栽而敷玄珪不琢而成桑殺在庭條然大拱忽爾以亡火流王屋而爲烏鼎之輕重大小皆翕



歛變化感靈而作斯實不思議之明類也夫以法身
之極靈感妙衆而化見照神功以朗物復何奇不肆
何變可限豈直仰陵九天龍行九泉吸風絕粒而已
哉凡厥光儀符瑞之偉分身漏出移轉世界巨海入
毛之類方之黃虞姬孔神化無方向者衆瑞之奄賸
顯沒既出形而入神同惚恍而玄化何獨信此而抑
彼哉冥覺法王清明卓朗信而有徵不違顏咫尺而
昧者不知哀矣哉夫洪範庶徵休咎之應皆由心來
逮白虹貫日太白入昴寒谷生黍崩城隕霜之類皆
發自人情而遠形天事固相爲形影矣夫形無無影
聲無無響亦情無無報矣豈直貫日隕霜之類哉皆
莫不隨情曲應物無遁形但或結於身或播於事交
際紛綸顯昧渺漫詭覩其際哉衆變盈世羣象滿目
皆萬世已來精感之所集矣故佛經云一切諸法從
意生形又云心爲法本心作天堂心作地獄義由此
也是以清心潔情必妙生於英麗之境濁情滓行永
悖於三塗之域何斯唱之迢遙微明有實理而直疏
覓沐想飛誠悚志者哉雖然夫億等之情皆相緣成
識識感成形其性實無也自有津悟已來孤聲豁然
滅除心患未有斯之至也請又述而明之夫聖神玄



照而無思營之識者由心與物絕唯神而已故虛明之本終始常住不可凋矣今心與物交不一於神雖以顏子之微微而必乾乾鑽仰好仁樂山庶乎屢空皆心用乃識必用用妙接識識妙續如火之炎炎相即而成燭耳今以悟空息心心用止而情識歇則神明全矣則情識之構既新故妙續則悉是不一之際豈常有哉使庖丁觀之必不見全牛者矣佛經所謂變易離散之法法識之性空夢幻影響泡沫水月豈不然哉顏子知其如此故處有若無撫實若虛不見有犯而不校也今觀顏子之屢虛則知其有之實無矣況自茲以降喪真彌遠雖復進趨大道而與東走之疾同名狂者皆違理謬感遁天妄行彌非真有矣況又質味聲色復是情偽之所影化乎且舟壑潛謝變速奔電將來未至過去已滅見在不住瞬息之頃無一毫可據將欲何守而以爲有乎甚矣僞有之蔽神也今有明鏡於斯紛穢集之微則其照藹然積則其照肫然彌厚則照而昧矣質其本明故加穢猶照雖從藹至昧要隨鏡不滅以之辨物必隨穢彌失而過謬成焉人之神理有類於此僞有累神成精靈之識識附於神故雖死不滅漸之以空必將習漸至盡



而窮本神矣泥洹之謂也是以至言雲富從而歸以空焉夫巖林希微風水爲虛盈懷而往猶有曠然況聖穆乎空以虛授人而不清心樂盡哉是以古之乘虛入道一沙一佛未詎多也

或問曰神本至虛何故沾受萬有而與之爲緣乎又本虛既均何故分爲愚聖乎又既云心作萬有未有萬有之時復何以累心使感而生萬有乎答曰今神妙形靈而相與爲用以妙緣靈則知以虛緣有矣今愚者雖鄙要能處今識昔在此憶彼皆有神功則練而可盡知其本均虛矣心作萬有備於前論據見視實三者固已信然矣但所以然者其來無始無始之始豈有始乎亦玄之又玄矣莊周稱再求問曰未有天地可知乎仲尼曰古猶今也蓋謂雖在無始之前仰尋先際初自茫渺猶今之再求耳今神明始創及羣生最先之祖都自杳漠非追想所及豈復學者通塞所預乎夫聖固凝廢感而後應耳非想所及卽六合之外矣無以爲感故存而不論聖而弗論民何由悟今相與踐地戴天而存踐戴之外豈有紀極乎禹之弼成五服敷土不過九州者蓋道世路所及者耳至於大荒之表賜谷濛汜之際非復人理所預則神



聖已所不明矣况過此彌往渾淪冥茫豈復議其邊陲哉今推所踐戴終至所不議故一體耳推今之神用求昔之所始終至於聖人之所存而不論者亦一理相貫耳豈獨可議哉皆由冥緣隨宇宙而無窮物情所感者有限故也夫衆心稟聖以成識其猶衆目會日以爲見離婁察秋毫於百尋者賞其妙目假日而覩耳今布毫於千步之外目力所置無假以見而於察微避危無所少矣何爲以千步所昧還疑百尋之毫乎今不達緣本情感所置無以會聖而知取至於致道之津無所少矣何爲以緣始之昧還疑旣明之化矣哉

或問曰今人云不解緣始故不得信佛此非感邪聖人何以不爲明之答曰所謂感者抱升之分而理有未至要當賞聖以通此理之實感者也是以樂身滯有則朗以苦空之義兼愛弗弘則示以投身之慈體非俱至而三乘設分業異修而六度明津梁之應無一不足可謂感而後應者也是以聞道靈鷲天人咸暢造極者蔚如也豈復遠疑緣始然後至哉理明訓足如說修行何所不備而猶必不信終懷過疑於想所不及者與將隕之疾積藥不服流矢通中忍痛不

拔要求矢藥造構之始以致命絕夫何異哉皆由猜
道自昔故未會無言致使今日在信妄疑耳豈可以
爲實理之感哉非理妄疑之感固無以感聖而尅明
矣夫非我求蒙蒙而求我固宜虛已及身隨順玄化
誠以信往然後悟隨應來一悟所振終可遂至冥極
守是妄疑而不歸純欲衽者方將長淪惑網之災豈
有旦期背向一差升墜天絕可不慎乎

或問曰孔氏之訓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仁
之至也亦佛經說菩薩之行矣老子明無爲無爲之
至也卽泥洹之極矣而曾不稱其神通成佛豈孔老
有所不盡與明道欲以扇物而掩其致道之實乎無
實之疑安得不生答曰教化之發各指所應世漸乎
亂洙泗所弘應治道也純風彌周二篇乃作以息動
也若使顏冉宰賜尹喜莊周外讀儒玄之跡以導世
情所極內稟無生之學以精神理之末世孰識哉至
若冉季子游子夏子思孟軻林宗康成蓋公嚴平班
嗣楊王之流或分盡於禮教或自畢於任選而無欣
於佛法皆其寡緣所窮終無僭濫故孔老發音指導
自斯之倫感向所暨故不復越叩過應儒以弘仁道
在抑動皆已撫教得崖莫匪爾極矣雖慈良無爲與



佛說通流而法身泥洹無與盡言故弗明耳且凡稱
無爲而無不爲者與夫法身無形普入一切者豈不
同致哉是以孔老如來雖三訓殊路而習善共轍也
或問曰自三五以來暨於孔老洗心佛法要將有人
而獻酬之跡曾不乍聞者何哉答曰余前論之旨已
明俗儒而編專在治跡言有出於世表或散沒於史
策或絕滅於坑焚今又重敷所懷夫三皇之書謂之
三墳言大道也爾時也孝慈天足豈復訓以仁義純
朴弗離若老莊者復何所扇若不明神本於無生空
衆性以照極者復以何道大道乎斯文沒矣世訛識
哉史遷之述五帝也皆云生而神靈或弱而能言或
自言其名懿淵疏通其知如神旣以類夫大乘菩薩
化見而生者矣居軒轅之丘登崆峒陟凡俗幽陵騁
木之遊逸跡超浪何以知其不由從如來之道哉以
五帝之長世堯治百年舜則七十廣成天隗鴻崖巢
許夸父北人姑射四子之流玄風畜積洋溢於時而
五典餘類唯唐虞二篇而至寡關子長之記又謂百
家之言黃帝文不雅馴摺紳難言唯採殺伐治跡猶
萬不記一豈至道之盛不見於殘缺之篇便當皆虛
妄哉今以神明之君遊浩然之世攜七聖於具茨見



神人於姑射一化之生復何足多談微言所精安知非窮神億劫之表哉廣成之言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卽首楞嚴三昧矣得吾道者上爲皇下爲王卽亦隨化升降爲飛行皇帝轉輪聖王之類也失吾道者上見光下爲土亦生死於天人之界者矣感大隗之風稱天師而退者亦十號之稱矣自恐無生之化皆道深於若時業流於玄勝而事沒振古理隨文翳故百家所撫若曉而昧又指紳之儒不謂雅馴遂令狗世而不深於道者仗史籍而抑至理從近情而忽遠化困精神於永劫豈不痛哉伯益述山海天壽之國假人而愛人郭璞傳古謂天壽卽天竺浮屠所興假愛之義亦如來大慈之訓矣固亦旣聞於三五之世也國典弗傳不足疑矣凡三代之下及孔老之際史策之外竟何可量孔之問禮老爲言之闕尹之求復爲明道設使二篇或沒其言獨存於禮記後世何得不謂柱下翁直是知禮老儒豈不體於玄風乎今百代衆書飄蕩於存亡之後理無備在豈可斷以所見絕獻酬於孔老哉東方朔對漢武劫燒之說劉向列仙叙七十四人在佛經學者之管窺於斯又非漢明而始也但馳神越世者衆而顯結誠幽微者寡而隱



故潛感之實不揚於物耳道人澄公仁聖於石勒虎
之世謂虎曰臨淄城中有古阿育王寺處猶有形像
承露盤在深林巨樹之下入地二十丈虎使者依圖
搜求皆如言得近姚略叔父爲晉王於河東蒲坂古
老所謂阿育王寺處見有光明鑿求得佛遺骨於石
函銀匣之中光曜殊常隨路迎觀於浦上比丘今見
存辛寺由此觀之有佛事於齊晉之地久矣哉所以
不說於三傳者亦猶于寶孫盛之史無語稱佛而妙
化實彰有晉而盛於江左也

或問曰若諸佛見存一切洞徹而感神之力諸法自
在何爲不矚光儀於當今使精靈同其信悟灑神功
於窮迫以拔冤枉之命而令君子之流於佛無覩故
同其不信俱陷闡提之苦秦趙之衆一日之中白起
項籍坑六十萬夫古今莫倫及諸受坑者誠不悉有
宿緣大善盡不覩無一緣而悉積大惡而不覩佛之
悲一日俱坑之痛惻然畢同坐視窮酷而不應何以
爲慈乎緣不傾天德不遷世則不能濟何以爲神力
自在不可思議乎魯陽迴日耿恭飛泉宋九江虎遠
江而蝗避境猶皆心力橫徹能使非道玄通况佛神
力融起之氣冶籍之心以活百萬之命殊易夫納須



彌於芥子甚仁於毀身乎一虎一鴿矣而今想焉而弗見告焉而弗聞請之而無救寂寥然與大空無別而於其中有作沙門而燒身者有絕人理而剪六情者有苦力役傾貲寶而事廟像者頓奪其當年而不見其所得吁可惜矣若謂應在將來者則向六十萬命善惡不同而在滅同矣命善惡雖異身後所當獨何得異見世殊品既一不蒙甄別將來浩蕩爲欲何望況復恐實無將來乎經云足指按地三千佛土皆見及盲聾瘖瘂牢獄毒痛皆得安寧夫佛遠近存亡有戒無戒等以慈焉此之有心宜見苦痛宜寧與彼一矣而經則快多是語實則竟無暫應安知非異國有命世逸羣者構此空法以脅異翼善交言有微遠之情事有澄肅之美純而易信者一已輪身遂相承於不測而勢無止薄乎答曰今不覩其路故於夷謂險誠瞰其塗則不見所難矣夫常無者道也唯佛則以神法道故德與道爲一神與道爲二二故有照以通化一故常因而無造夫萬化者因各隨因緣自作於大道之中矣今所以稱佛云諸法自在不可思議者非曰爲可不由緣數越宿命而橫濟也蓋衆生無量神功所導皆依崖曲暢其照不可思量耳譬之洪



水四凶誓頑象傲皆化之固然堯舜弗能易矣而必
各依其崖澤水流凶尤若克諧其德豈不大哉夫佛
也者非他也蓋聖人之道不盡於濟生之俗敷化於
外生之世者耳至於因而而不爲功自物成直堯之殊
應者耳夫鍾律感類猶心玄會況夫靈聖以神理爲
類乎凡厥相與冥遊於佛國者皆其烈士清神積劫
增明故能感諸洞徹致使釋迦發暉十方交映多寶
涌見燈王入室豈佛之獨顯乎哉能見矣至若今之
君子不生應供之運而域乎禹績之內皆其誠肯于
昔故會垂于今雖復清若夷齊貞如柳季所志苟殊
復何由感而見佛乎況今之所謂或自斯已還雖復
禮義熏身高名覆世而情深於人志不附道雖人之
君子而實天之小人靈極之容復何由感應豈佛之
偏隱哉我弗見矣若或有隨緣來生而六度之誠發
自宿業感見獨朗亦當屢有其人然雖道俗比肩復
何由相知乎然則靈妙在我故見否殊應豈可以已
之不曜於光儀而疑佛不見存哉夫天地有靈精神
不滅明矣今秦趙之衆其神與宇宙俱來成敗天地
而不滅起籍二將豈將頓滅六十萬神哉神不可滅
則所滅者身也豈不皆如佛言常滅羣生之身故其



身受滅而數會於起籍乎何以明之夫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至於雞彘犬羊之命皆乾坤六子之所一也民之咀命充身暴同蛛蟻爲網矣鷹虎非搏噬不生人可飯蔬而存則虐已甚矣天道至公所布者命寧當許其虐命而抑其冥應哉今六十萬人雖當美惡殊品至於忍咀羣生恐不異也美惡殊矣故其生之所享固可實殊害生同矣故受害之日固亦可同今道家之言世之所迷無以云焉至若于公邠吉虞怡德應于後嚴延年田蚡晉宜殺報交驗皆書於魏漢世所信視大活人而慶流子孫況精神爲殺活之主無殃慶於後身乎殺活彼身必受報已身況通塞彼神而不榮悴於已神乎延年所殺皆凡等小人寶嬰王陵宰牧之豪賈不殊貴賤異其致報一也報之所加不論豪賤將相晉王不二矣豈非天道至平才與不才亦各其子理存性命不在貴賤故邪然則鮪魚雖賤性命各正於乾道矣觀大鳥之迴翔小鳥之啣唯葛盧所聽之牛西巴所感之鹿情愛各深於其類矣今有孕婦稚子於斯而有剝而剔之燔而炙之者則謂冤痛之殃上天所感矣今春獵胎孕燔菹羔雛亦天道之所一也豈得獨無報哉但今相與理緣於



飲血之世改漁非可頓絕是以聖王庖厨其化益順
民之殺以減其害踐庖聞聲則所不忍因豺獮以爲
節疾非時之傷孕解且而不網明含氣之命重矣孟
軻擊賞於爨鐘知王德之去殺矣先王撫鹿救急故
雖深其仁不得頓苦其禁如來窮神明極故均重五
道之命去殺爲衆戒之首萍沙見報於白兔釋氏受
滅於昔魚以示報應之勢皆其窮寃精深迂而不昧
矣若在往生能聞於道教修法戒則必不墜長平而
受坑馬服矣及在既墜信法能徹必超今難若緣業
先重難有前報及戒德後臻必不復見坑來身矣所
謂灑神功於窮迫以拔寃枉之命者其道如斯慈之
至矣今雖有世美而無道心犯害衆命以報就迫理
之當也佛乘理居當而救物以法不蹈法則理無橫
濟豈佛無實乎譬之扁鵲救疾以藥而不信不服疾
之不瘳豈鵲不妙乎魯陽耿恭遠祖九江所以能迴
日飛泉蟲虎避德者皆以烈誠動乎神道神道之感
卽佛之感也若在秦趙必不陷於難矣則夫陷者皆
已無誠何由致感於佛而融冶起籍哉夫以通神之
衆萃窮化之堂故須彌可見於芥子之內耳又雖今
則虎鴆昔或爲人嘗有緣會故值佛嘉運投身濟之



割股代之苟無感可動以命償殺融冶之奇安得妄
作吹萬之死感其自己而疑佛哉夫志之篤也則想
之而見告之斯聞矣推周孔交夢傳說形求實至古
今悠隔傳巖遐阻而玄對無礙則可以信夫深想西
感觀無量壽佛越境百億超至無功何云大空無別
哉夫道在練神不由存形是以沙門祝形燒身屬神
絕往神不可滅而能奔其往豈有負哉契閻人理疇
嘔六情何獲於我而求累於神誠自剪絕則日損所
情實漸於道苦力策觀傾費夏居未幾有之俄然身
滅名實所收不出盜跨構館栖神象淵然幽穆形從
其微神隨之遠微則應清遠則福妙盜跨與道孰爲
優乎頓奪其當年所以超升潛行協於神明福德彰
於後身豈能見其所得哉夫人事之動必貫神道物
無妄然要當有故而然矣若使幽冥之報不如向論
則六十萬命何理以坑乎既以報坑必以報不坑矣
今戰國之人眇若安期幽若四皓龍顏而帝列地而
君英聲茂實不可稱數同在羿之彀中獨何然乎豈
不各是前報之所應乎既見福成於往行則今行無
負於後身明矣見世殊品既宿命所甄則身後所當
獨何容濫經之所奇自謂當佛化見之時皆由素有



嘉會故其遇若彼今曾無暫應皆答在無緣而反誣
至法空構嗚呼神鑿孔昭侮聖人之殃亦可畏也敢
問空構者將聖人與賢人與小人與夫聖無常心蓋
就物之性化使遂耳若身死神滅但當一以儒訓盡
其生極復何事哉而誰以不滅欺以成佛使燒祝髮
膚絕其眸合所過苗裔數不可量且夫彥聖有無常
所或潛有塞矣空構何利而其毒大若知非聖賢之
爲矣若人哉樊須之流也則亦歛身周孔畏懼異端
敢妄作哉若自茲已降則不肖之倫也又安能立家
九流之外增徽老莊之表而照列於千載之後龍樹

提婆馬鳴迦旃延法勝山賢達摩多羅之倫曠載五
百仰述道訓大智中百論阿毗曇之類皆神通之才
也近孫綽所頌耆域健陀勒等八賢支道林像而讚
者竺法護于法蘭道遠開公則皆神映中華中朝竺
法行時人比之樂令江左尸梨蜜羣公高其卓朗郭
文舉廓然遠允而所奉唯佛凡自龍樹以達寧皆失
身於向所謂不肖者之誑乎然則黃面夫子之事豈
不明明也哉今影骨齒髮遺器餘武猶光於本國此
亦道之證也夫殊域之性多有精察黠才而嗜欲類
深皆以厥祖身立佛前累葉親傳世祇其實影跡遺



事昭化融顯故其喬王則傾國奉戒四衆苦徹死而無悔若理之詭授事不實奇亦豈肯傾已破欲以尊無形者乎若影物無實聲出來往則古今來者何爲苦身離欲若是之至往而反者宜其沮懈而類皆更篤乎粗可察矣論曰夫自古所以不顯治道者將存其生也而苦由生來昧者不知矣故諸佛悟之以苦導以無生無生不可頓體而引以生之善惡同善報而彌升則朗然之盡可階焉是以其道浩若滄海小無不津大無不通雖邈與務治存生者反而亦固陶潛五典勸佐禮教焉今世之所以慢禍福於天道者類若史遷感伯夷而慨者也夫孔聖豈妄說也哉稱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而顏冉天疾厥胤蔑聞商臣考終而莊則賢霸凡若此類皆理不可通然理豈有無通者乎則納慶後身受殃三塗之說不得不信矣雖形有存亡而精神必應與見世而報夫何異哉但因緣有先後故對至有遲速猶一生禍福之早晚者耳然則孔氏之訓貴釋氏而通可不曰玄極不易之道哉夫人理飄紛存沒若幻籠以百年命之孩老無不盡矣雖復黃髮齡背猶自覺所經俄頃況其短者乎且時則無止運則無窮既往積劫無數無邊皆一瞬



一閱以及今耳今積瞬以至百年曾何難及而又鮮
克半焉夫物之媚於朝露之身者類無清遐之實矣
何爲甘吳腐於漏刻以枉長存之神而不自疎於遐
遠之風哉雖復名法佐世之家亦何獨無分於大道
但宛轉人域驚於世路故唯覺人道爲盛而神想蔑
如耳若使迴身中荒升岳遐覽妙觀天宇澄肅之曠
日月照洞之奇寧無列聖威靈尊嚴乎其中而唯唯
人羣忽忽世務而已哉因將懷遠以開神道之想感
寂以昭明靈之應矣昔仲尼修五經於魯以化天下
及其眇邈太蒙之顛而天下與魯俱小豈非神合於
八選故超於一世哉然則五經之作蓋於俄頃之間
應其所小者耳世又何得以格佛法而不信哉請問
今之不信爲謂黔首之外都無神明邪爲之亦謂有
之而直無佛乎若都無神明唯人而已則誰命玄鳥
降而生商孰遺巨跡感而生棄哉漢魏晉宋咸有瑞
命知視聽之表神道炳焉有神理必有妙極得一以
靈非佛而何夫神也者倏方玄應不應不預存從實
致化何患不盡豈須詭物而後訓乎然則其法之實
其教之信不容疑矣論曰羣生皆以精神爲主故於
玄極之靈咸有理以感堯則遠矣而百獸儆德豈非



感哉則佛爲萬感之宗焉日月海嶽猶有朝夕之禮
秩望之義況佛之道衆高者窮神於生表中者受身
於妙生下則免夫三趣乎今世教所弘致治於一生
之內夫玄至者寡順世者衆何嘗不相與唯習世情
而謂死則神滅乎是以不務遵志清遐而多循情寸
陰故君子之道鮮焉若濫以佛法則厥身非我蓋一
憇逆旅耳精神乃我身也靡長存而無已上德者其
德之暢於已也無窮中之爲美徐將清升以至盡下
而惡者方有自新之迴路可補過而上遷是以自古
精靈之中深已懷遠祇行於今以擬來業而邁至德
者不可勝數是佛法之效矣此皆世之所壅佛之所
開其於類豈不曠然融朗妙有通塗哉若之何忽而
不奉乎夫風經炎則暄吹林必涼清水激濁澄石必
明神用得喪亦存所託今不信佛法非分之必然蓋
處意則然誠試避心世物移朕清微則佛理可明事
皆信矣可不妙處其意乎贊此明信已往終將克王
神道百世先業皆可幽明永濟孝之大矣衆生沾仁
慈之至矣凝神獨妙道之極矣洞朗無礙明之盡矣
發軔常人之心首路得轍縱可多歷劫數終必運集
玄極若是之奇也等是人也背轍失路蹭蹬長往而



永沒九地可不悲乎若不然也世何故忽生懿聖復
育愚鄙上則諸佛下則蚡飛蠕動乎皆精神失得之
勢也今人以血身七尺死老數紀之內既夜消其半
矣喪疾衆故又苦其半生之美盛榮樂得志蓋亦何
幾而壯齒不居榮必懼辱樂實連憂亦無全泰而皆
競入流俗之險路諱陟佛法之曠塗何如其智也世
之以不達緣本而悶於佛理者誠亦衆矣夫緣起浩
汗非復追想所及失得所關無理以感卽六合之外
故佛而不論已具前論請復循環而伸之夫聖人之
作易天之垂象吉凶治亂其占可知然原其所以然
之狀聖所弗明則莫之能知今以所莫知廢其可知
逆占違天而動豈有不亡者乎不可以緣始弗明而
背佛法亦猶此也又以不憶前身之意謂神不素存
夫人在胎孕至於孩齠不得謂無精神矣同一生之
內耳以今思之猶冥然莫憶況經生死歷異身昔憶
安得不亡乎所憶亡矣而無害神之常存則不達緣
始何妨其理常明乎子路問死子曰未知生安知死
問事鬼神則曰未知事人焉知事鬼豈不以由也盡
於好勇篤於事君固宜應以一生之內至於生死鬼
神之本雖曰有問非其實理之感故性與天道不可



得聞佛家之說衆生有邊無邊之類十四問一切智
者皆置而不答誠以答之無利益則墮惡邪然則稟
聖奉佛之道固宜謝其所絕餐其所應如渴者飲河
挹洪流以盈已豈須窮源於崑山哉凡在佛法若違
天破理不可得然則疑之可也今無不可得然之破
而有順天清神之實豈不誠然哉夫人之生也與憂
俱生患禍發於時事災沴奮於冥昧雖復雅貴連雲
擁徒百萬初自獨以形神坐待無常家人嗚嗚婦子
嚶嚶俄復淪爲惚恍人理曾何足恃是以過際宜競
賒詢冥化縱欲侈害神既無滅求滅不得復當乘罪
受身今之無賴羣生蟲豸萬等皆殷鑒也爲之謀者
唯有委誠信佛託心履戒以授精神生蒙靈援死則
清升清升無已運將作佛佛固言爾而人侮之何以
斷人之勝佛乎其不勝也當不下墜彼惡承受其劇
乎嗚呼六極苦毒而生者所以世無已也所聞所見
精進而死者臨盡類多神意安定有危迫者一心稱
觀世音略無不蒙濟皆向所謂生蒙靈援死則清升
之符也夫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日昃不遑食兆民賴
之於一化內耳何以增茂其神而王萬化乎今依周
孔以養民味佛法以養神則生爲明后沒爲明神而



常王矣如來豈欺我哉非崇塔像容養濫吹之僧
以傷財害民之謂也物之不窺遠實而覩近弊將橫
以誦法矣蓋尊其道信其教悟無常空色有慈心整
化不以尊蒙輕絕物命不使不肖竊假非服豈非道
之以德齊之以禮天下歸仁之感乎其在容與之位
及野澤之身何所足惜而不自濟其精神哉昔遠和
尚澄業廬山余往憇五旬高潔貞厲理學精妙固遠
流也其師安法師靈德自竒微遇比丘並含清真皆
其相與素洽乎道而後孤立於山是以神明之化遠
于巖林驟與余言於崖樹澗壑之間曖然乎有自言
表而肅人者凡若斯論亦和尚據經之旨云爾夫善
卽者因鳥跡以書契窮神與人之頌緹縈一言而霸
業用逐肉刑永除事固有俄爾微感而終至沖天者
今無隔鄰言以警其所感奄然身沒安知不以之超
登哉

弘明集卷第二

音釋

蚌蛤

蚌古合切 蛤古切 縹縹力追切 縹光結

爛

爛以贖切 爛未明也 爛未明也 爛未明也 爛未明也

假

假未明也 假未明也 假未明也 假未明也 假未明也

五文

五文假未明也 假未明也 假未明也 假未明也 假未明也



所送琳道人白黑論辭清致美但吾闕於照理猶未
遠其意既云幽冥之理不盡於人事周孔疑而不辨
釋氏辨而不實然則人事之表幽闇之理爲取廓然
唯空爲猶有神明邪若廓然唯空衆聖莊老何故皆
云有神若有神明復何以斷其不實如佛言今相與
共在常人之域料度近事猶多差錯以陷患禍及博
奕麤藝注意研之或謂生更死謂死實生近事之中
都未見有常得而無喪者何以決斷天地之外億劫
之表冥冥之中必謂所辨不實邪若推據事不容得
實則疑之可也今人形至靈人神實妙以形從神豈
得齊終心之所感崩城隕霜白虹貫日太白人昂氣
禁之醫心作水火冷煖輒應況今以至明之智至精
之志專誠妙徹感以受身更生於七寶之土何爲不
可實哉又云析毫空樹無傷垂蔭之茂離材虛室無
損輪奐之美貝錦以繁采發華和羹以鹽梅致旨以
塞本無之教又不然矣佛經所謂本無者非謂衆緣
和合者皆空也垂蔭輪奐處物自可有耳故謂之有
諦性本無矣故謂之無諦吾雖不悉佛理謂此唱居
然甚矣自古千變萬化之有俄然皆已空矣當其盛
有之時豈不常有也必空之實故俄而得以空邪亦



如惠子所謂物方生方死日方中方睨死睨之實恒
預明於未生未中之前矣愚者不覩其理唯見其有
故齊侯攝爽鳩之餘爲而泣戀其樂賢者心與理一
故顏子庶乎屢空有若無實若虛也自顏已下則各
隨深淺而味其虛矣若又踰下縱不能自清於至言
以傾愛競之惑亦何常無髮翦於一毫豈當反以一
火增寒而更令戀嗜好之欲乎乃云明無常增渴瘡
之情陳苦僞篤競辰之慮其言過矣又以舟壑塘駟
之論已盈耳於中國非理之奧故不舉爲教本謂剖
析此理更由指掌之民夫舟壑潛謝佛經所謂見在
不住矣誠能明之則物我常虛豈非理之奧邪蓋悟
乏者寡故不以爲教本耳支公所謂未與佛同也何
爲以素問於中國而蔑其至言哉又以效神光無徑
寸之明驗靈變無纖芥之實徒稱無量之壽孰見期
顧之叟諸若此類皆謂於事不符夫神光靈變及無
量之壽皆由誠信幽奇故將生乎佛土親映光明其
壽無量耳今沒於邪見慢誕靈化理固天隔當何由
覩其事之符乎夫心不貪欲爲十善之本故能俯絕
地獄仰生天堂卽亦服義蹈道理端心者矣今內懷
虔仰故禮拜悔罪達夫無常故情無所吝委妻子而



爲施豈有邀於百倍復何得乃云不由恭肅之意不
乘無吝之情乎泥洹以無樂爲樂法身以無身爲身
若本不希擬亦可爲增耽逸之慮肇好奇之心若誠
餐仰則耽逸稍除而獲利於無利矣又何關利競之
俗乎又云道在無欲而以有欲要之俯仰之間非利
不動何誣佛之深哉夫佛家大趣自以八苦皆由欲
來明言十二因緣使高妙之流朗神明於無生耳欲
此道者可謂有欲於無欲矣至於啓導羣近天堂地
獄皆有影響之實亦由于公以仁活招封嚴氏以好
殺致誅畏誅而欲封者必舍殺而修仁矣屬妙行以
希天堂謹五戒以遠地獄雖有欲於可欲實踐日損
之清塗此亦西行而求郢何患其不至哉又嫌丹青
眩媚采之目土木誇好壯之心成私樹之權結師黨
之勢要厲精之譽肆陵競之志固黑涅之醜或可謂
作法於涼其弊猶貪耳何得乃慢佛云作法於貪邪
王莽竊六經以篡帝位秦皇因朝覲而構阿房寧可
復罪先王之禮教哉又云宜廢顯晦之跡存其所要
之旨示來生者蔽虧於道釋不得已請問其旨爲欲
何要必欲使修利遷善以遂其性矣夫聖無常心就
萬物以爲心耳若身死神滅是物之真性但當卽其



必滅之性與周孔并力致教使物無稟則遷善之實豈不純乎何誰以不滅欺以佛理使燒祝髮膚絕其脾合所過苗裔數不可量爲害若是以傷盡性之美釋氏何爲其不得已乎若不信之流亦不肯修利而遷善矣夫信者則必審域健陀勒夷陀密竺法乘帛法祖竺法護于法蘭竺法行於道遠闕公則佛圖澄尸梨蜜郭文舉釋道安支道林遠和尚之倫矣神理風操似殊不在琳比丘之後寧當妄有毀人理落簪於不實人之化哉皆靈竒之實引繇邈之心以成神通清真之業耳足下籍其不信遠送此論且世之疑者咸亦妙之故自力白答以塵露衆情夫世之然否佛法都是人興喪所大何得相與共處以可否之間吾故罄其愚思制明佛論以自獻所懷始成已今人書寫不及此信晚更遣信可聞當付往也宗炳白

荅宗居士書

釋均

何承天

何承天前送均善論并諮求雅旨來荅周至及以爲茲理典喪宜明不可但處以可否之間吾雖不能一切依附亦不甚執偏見但求夜光於巨海正自未得耳以爲佛經者善九流之別家雜以道墨慈悲愛施與中國不異大人君子仁爲己任心無憶念且以形



像彩飾將諧常人耳目其爲糜損尚微其所弘益或著是以兼而存之至於好事者遂以爲超孔越老唯此爲貴斯未能求立言之本而眩惑於末說者也知其言者當俟忘言之人若唯取信天堂地獄之應因緣不滅之驗抑情菲食盡勤禮拜庶幾陰羅帳之蓋升彌燈之座淳于生所以大謔也論云衆聖老莊皆有鬼神聖王所以爲教初不昧其有也若果有來生報應周孔寧當緘默而無片言邪若夫嬰兒之臨坑凡人爲之駭但聖者豈獨不仁哉又云人形至靈人神實妙以形從神豈得齊終答曰形神相貴古人譬以薪火薪弊火微薪盡火滅雖有其妙豈能獨傳又云心之所感崩城隕霜白虹貫日太白入昴氣禁之醫冷煖輒應專誠妙感以受身更生七寶之土何爲不可哉答曰崩城隕霜貫日入昴不明來生之譬非今論所宜引也又見水火之禁冀其能生七寶之鄉猶觀大冶銷金董其能自陶鑄終不能亦可知也又曰有諦無諦此唱居然甚安自古千變萬化有俄然皆已空矣當其盛有之時豈不常有必空之實愚者不知其理唯見其有答曰如論云當其盛有之時已



有必空之實然則卽物常空空物爲一矣今空有未
殊而賢愚異稱何哉昔之所謂道者於形爲無形於
事爲無事恬漠沖粹養智怡神豈獨愛欲未除宿緣
是畏唯見其有豈復是過以此嗤齊侯猶五十步笑
百步耳又云舟壑潛謝佛經所謂見在不住誠能明
之則物我常虛荅曰潛謝不住豈非自生入死自有
人無之謂乎故其言曰有駭形而無損心有且宅而
無憤死買生亦云化爲異物又何足患此達乎死生
之變者也而區區去就在生慮死心繫無量志生天
堂吾黨之常虛異於是焉又云神光靈變及無量之
壽皆由誠信幽奇故映其明今沒於邪見理固天隔
荅曰今亦不從慢化者求其光明但求之於誠信者
耳尋釋迦之教以善權救物若果應驗若斯何爲不
見其靈變以曉邪見之徒豈獨不愛數十百萬之說
而吝俄頃神光徒爲化聲之辯竟無明於真智終年
疲疫而不知所歸豈不哀哉又云內懷虔仰故禮拜
悔罪達夫無常故情無所吝委妻子而爲施豈有邀
於百倍荅曰繁巧以興事未若除貪欲而息競遵戒
以洗悔未若剪榮冀以全朴況乃誘所尚以祈利忘
天屬以要譽謂之無邀吾不信也又云泥洹以無樂



爲樂法身以無身爲身若誠能餐仰則馳逸稍除獲
利於無利矣荅曰泥洹以離苦爲樂法身以接苦爲
身所以使餐仰之徒不能自絕耳果歸於無利勤者
何獲而云獲於無利耶此乃形神俱盡之證恐非雅
論所應明言也又云欲此道者可謂有欲於無欲矣
至若啓導羸近者有影響之實亦猶于公以仁活致
封嚴氏以好殺致誅厲妙行以希天堂謹五戒以遠
地獄雖有欲於可欲實踐日損之塗此亦西行而求
郢何患其不至荅曰謂羸近爲啓導比報應於影響
不亦善乎但影響所因必稱形聲尋常之形安得八
萬由旬之影乎所滯若有欲於無欲猶是常滯於所
欲夫耳目殊司工藝異業末技所存慮信不並是以
金石克諧泰山不能呈其高鴻鵠方集冥秋不能傳
其音而欲以有欲成無欲希望就日損雖云西行去
郢茲遠如之何又云若身死神滅是物之真性但當
與周孔并力致教何爲誰以不滅欺以佛理使燒祝
髮膚絕其脾合以傷盡性之美荅曰華戎自有不同
何者中國之人稟氣清和合仁抱義故周孔明性習
之教外國之徒受性剛強貪欲忿戾故釋氏嚴五戒
之科來論所謂聖無常心就物之性者也懲暴之戒



莫苦乎地獄誘善之勸莫美乎天堂將盡殘害之根
非中庸之謂周孔則不然順其天性去其甚秦姪盜
著於五刑酒辜明於周誥春田不圍澤見生不忍死
五犯三驅釣而不網是以仁愛普洽澤及鈍魚嘉禮
有常俎老者得食肉春耕秋收蠶織以時三靈格思
百神咸秩方彼之所爲者豈不弘哉又甄供灌之賞
嚴疑法之罰述痛宰之問爲勸化之本演煮蒿之答
明來生之驗袷服盱衡而矜斯說者其處心亦悍矣
論又稱香墮尸梨之屬神理風操不在琳比丘後足
下旣明常人不能料度近事今何以了其勝否於百
年之前數千里之外邪若琳比丘者僧貌而天虛似
夫深識真僞殊不肯忌經護師崇飾巧說吾以是敬
之孫興公論云法護之濶達于法蘭之純博足下
欲比中土何士也及楚英之修仁寺罕融之廟行僅
寧復有清真風操乎昔在東邑有道舍沙門自吳中
來深見勸警甚有懇誠因留二宿相爲說練形澄神
之緣罪福起滅之驗皆有條貫吾拱聽謹言申旦忘
寢退以爲士所以立身揚名著信行道者實賴周孔
之教子路稱聞之而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吾所行者
多矣何遽捨此而務彼又尋稱情立文之制知來生



之爲奢究終身不已之哀悟受形之難再稱聖人我
師周公豈欺我哉緣足下情爲故具陳始末想耆舊
大智誨人不倦於此未默耳前已遣取明佛論遲尋
至冀或朗然於心何承天白

荅何衡陽書

宗炳

敬覽來論抑裁佛化畢志儒業意義檢著才筆辨覈
善可以警策世情實中區之美談也觀足下意非謂
制佛法者非聖也但其法權而無實耳未審竟何以
了其無實今相與斷見事大計失得略半也靈化超
於玄極之表其故糺結於幽冥之中曾無神人指掌
相語徒信史之闕文於焚燒之後便欲以廢頓神化
相助寒心也夫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物有不得
其所若已納之於隍今誰以不滅欺以成佛使覺首
赭衣焚身然指不復用天分以養父母夫婦父子之
道從佛法已來沙河以西三十六國未暨中華絕此
緒者億兆人矣東夷西羌或可聖賢及由金日磾得
來之類將生而不得生者多矣若使佛法無實納隍
之酷豈可勝言及經之權爲合何道而云欲以矯誰
過正以治外國剛強忿戾之民乎夫忿戾之類約法
三章交實見罰尚不信懼寧當復以卽色本無泥洹

法身十二因緣微塵劫數之言以治之乎稟此訓者皆足下所謂稟氣清和懷仁抱義之徒也贊清和以疎微言厲義性以習妙行故遂能澄照觀法法照俱空而至於道皆佛經所載而足下所信矣至若近世通神令德若孫興公所讚八賢支道林所頌五哲皆時所共高故二子得以綴筆復何得其謂妄語乎孫稱竺法護之淵達于法蘭之淳博吾不關雅俗不知當比何士然法蘭弟子道遠未逮其師孫論之時以對勝流云謂度文乘也是護蘭二公當又出之吾都不識琳比丘又不悉世論若足下謂與文乘等者自可不後道遠猶當後護蘭也前評未爲失言誠能僧貌天虛深識真僞何必非天帝釋化作故激厲以成佛邪白黑論才足以爲誠實也來告所疑若實有來生報應周孔何故默無片言此固偏見之恒疑也真宜所共明夫聖神玄發感而後應非先物而唱者也當商周之季民墜塗炭殺逆橫流舉世情而感聖者亂也故六經之應治而已矣是以無佛言焉劉向稱禹貢九州蓋述山海所記申毒之民假人而愛人郭璞謂之天竺浮屠所興雖此之所夷然萬土星陳於太虛竟知孰爲華哉推其假愛之感故浮屠之化應



焉彼之蠱者雜有亂虐君臣治此之精者隨時抱道
情佛事亦存雖可有稟法性於伊洛淪真際於洙泗
苟史佚以非治道而不書卜商以皆儒術而弗編縱
復或存於複壁之外典復爲秦王所燒周孔之無言
未必審也夫玄虛之道靈仙之事世典未嘗無之而
夫子道言遠見莊周之篇蓬池之宴乃從汲冢中出
然則治之五經未可以塞天表之奇化也難又曰若
卽物常空空物爲一空有未殊何得賢愚異稱夫佛
經所稱卽色爲空無復異者非謂無有有而空耳有
也則賢愚異稱空也則萬異俱空夫色不自色雖色
而空緣合而有本自無有皆如幻之所作夢之所見
雖有非有將來未至過去已滅是在不住又無定有
凡此數義皆玄至致極之理以言斥之誠難朗然由
此觀物我亦實覺其昭然所以曠焉增洗汰之清也
足下當何能安之又云形神相賞古人譬之薪火薪
弊火微薪盡火滅雖有其妙豈能獨存夫火者薪之
所生神非形之所作意有精靈感而得形隨之精神
極則超形獨存無形而神存法身常住之謂也是以
始自凡夫終則如來雖一生尚蠱苟有識向萬劫不
沒必習以清昇螟蛉有子螺贏負之況在神明理陰



寶積之蓋昇燈王之座何爲無期又疑釋迦以盡權
救物豈獨不愛數十百萬之說而恪俄頃神光不以
曉邪見之徒夫雖云善權感應顯昧各依罪福昔佛
爲衆說又放光明皆素積妙誠故得神遊若時言成
已著之筌故慢者可觀光明發由觀照邪見無緣瞻
灑今觀經而不慢其慢先灑夫復何益若誠信之賢
獨朗神照足下復何由知之而言者會復謂是妄說
耳恒星不見夜月也考其年月卽佛生放光之夜也
管幼安風夜泛海同侶皆沒安於閣中見光投光赴
島閣門獨濟夫佛無適莫唯善是應而致應若王祥
郭巨之類不可稱說卽亦見光之符也豈足下未見
便無佛哉又陳周孔之盛唯方佛爲弘然此國治世
君王之盛耳何精神無滅冥運而已一生瞬息之中
八苦備有雖尅儒業以整俄頃而未幾已滅三監之
難父子相疑兄弟相戮七十二子雖復升堂入室年
五十者曾無數人顏夭冉疾由醢予族賜滅其鬚匡
陳之苦豈可勝言忍饑弘道諸國亂流竟何所救以
佛法觀之唯見其哀豈非世物宿緣所萃邪邪若所被
之實理於斯猶未爲深弘若使外率禮樂內修無生
澄神於泥洹之境以億劫爲當年豈不誠弘哉事不



傳後理未可知幸勿據蠱跡而云周孔則不然也人皆謂佛妄語山海經說死而更生者甚衆崑崙之山廣都之野軒轅之丘不死之國氣不寒暑鳳卵是食甘露是飲陰牙琪之樹飲朱泉人皆數千歲不死及化爲黃能入于羽淵申生伯有之類丘明所說亦不少矣皆可推此之蠱以信彼之精者也承音有道聞佛法而欲裋者必不啻作蒲城之死士可知矣當由所聞者未高也邪足下所聞者高於今猶可變豹也人是精神物但使歸信靈極粗稟教誠縱復微薄亦足爲感感則彌升豈非脫或不滅之良計邪昔不滅之實事如佛言而神背心毀自逆幽司安知今生之苦毒者非徒生之故爾邪輕以獨見傲尊神之訓恐或自貽伊阻也佛經說釋迦文昔爲小乘比丘而毀大乘猶爲此箇苦地獄經歷劫數況都不信者邪復何以斷此經必虛乎足下所詰前書中語爲因琳道人章句耳其意旣已盡達不能復一二辯荅所製明佛論已事幸有通今付往足下力爲善尋具告中否老將死以此續其書耳此書至便倚案荅殊不審悉

宗炳白

荅宗居士書

何承天



重告并省大論置陣如項籍既足下以賤漢祖況弱
士乎證譬堅明文詞淵富誠欲廣其利澤施及凡民
深知君子之用心也足下方欲影響以神其教故宜
緘默成人之美但當謂外國之事或非中華所務是
以有前言耳果今中外宜同余則陋矣敢謝不敏雖
然猶有所懷夫明天地性者不致惑於迂怪識感衰
之遲者不役心於理表儻令雅論不因善權篤誨皆
由情發豈非司人之蔽哉未緣言對聊以代面何承
大白

喻道論

晉孫綽

或有疑至道者喻之曰夫六合遐邇庶類殷充千變
萬化渾然無端是以有方之識各期所見鱗介之物
不達阜壤之步毛羽之族不識流浪之勢自得於宮
井者則怪遊溟之量翻者於數仞者則疑冲天之力
纏東世教之內肆觀周孔之跡謂至德窮於堯舜微
言盡乎老易焉復覩夫方外之妙趣寰中之玄照乎
悲夫章甫之委裸俗韶夏之棄鄙俚至真絕於漫習
大道廢於曲士也若窮途而不遷者非辭喻之所感
試明其旨庶乎有悟於其聞者焉
夫佛也者體道者也道也者導物者也應感順通無

爲而無不爲者也無爲故虛寂自然無不爲故神化
萬物萬物之末卑高不同故訓致之術或精或麤悟
上識則舉其宗本不順者復殃放酒者羅刑姪爲大
罰盜者抵罪三辟五刑犯則無赦此王者之常制宰
牧之所司也若聖王御世百司明達則向之罪人必
見窮測無逃形之地矣使姦惡者不得容其私則國
無違民而賢善之流必見旌叙矣且君明臣公世清
理治猶能令善惡得所曲直不濫況神明所益無遠
近幽深聰明正直罰惡祐善者哉故毫釐之功錙銖
之業報應之期不可得而差矣歷觀古今禍福之證
皆有由緣載籍昭然豈可掩哉何者陰謀之門子孫
不昌三世之將道家明忌斯非兵凶戰危積殺之所
致邪若夫魏野從治而致結草之報子都守信而受
驄驥之錫齊襄委罪故有陸車之禍晉惠棄禮故有
弊韓之困斯皆死者報生之驗也至於宣孟懲駟桑
之饑漂母哀淮陰之憊並以一餐極其懸餒而趙蒙
倒戈之祐母荷千金之賞斯一獲萬報不踰世故立
德闇昧之中而慶彰萬物之上陰行陽曜自然之勢
譬猶灑粒於土壤而納百倍之收地穀無情於人而
自然之利至也



或難曰報應之事誠皆有徵則周孔之教何不去乎
而少正卯刑二叔伏誅邪答曰客可謂達教聲而不
體教情者也謂聖人有殺心乎曰無也答曰子誠知
其無心於殺殺固百姓之心耳夫時移世異物有薄
淳結繩之前陶然太和暨於唐虞禮法始興爰逮三
代刑網滋彰刀斧雖嚴而猶不懲至於君臣相滅父
子相害吞噬之甚過於豺虎聖人知人情之固於殺
不可一朝而息故漸抑以求厥中猶蝮蛇螫足斬之
以全身癰疽附體決之以救命亡一以存十亦輕重
之所權故刑依秋冬所以順時殺春蒐夏苗所以簡
胎乳三驅之禮禽來則韜弓聞聲視生肉至則不食
鈞而不網弋不射宿其於蠅蟲每加憐惻至於議獄
緩死皆災肆赦刑疑從輕寧失有罪流涕授鉞哀矜
勿喜生育之恩篤矣仁愛之道盡矣所謂爲而不恃
長而不宰德被而功不在我日用而萬物不知舉茲
以求足以悟其歸矣

或難曰周孔適時而教佛欲頓去之將何以懲暴止
姦統理羣生者哉答曰不然周孔卽佛佛卽周孔蓋
外內名之耳故在皇爲皇在王爲王佛者梵語晉訓
覺也覺之爲義悟物之謂猶孟軻以聖人爲先覺其



旨一也應世執物益亦隨時周孔救極弊佛教明其本耳其爲首尾其致不殊卽如外聖有深淺之跡堯舜世夷故二后高讓湯武時難故兩君揮戈淵默之與赫斯其跡則胡越然其所以跡者何嘗有際哉故逆尋者每見其二顧通者無往不一

或難曰周孔之教以孝爲首孝德之至百行之本本立道生通於神明故子之事親生則致其養沒則奉其祀三千之考莫大無後體之父母不敢夷毀是以樂正傷足終身含愧也而沙門之道委離所生棄親卽疏剝剔鬚髮殘其天親生廢色養終絕血食骨肉之親等之行路背理傷情莫此之甚而云弘道教仁廣濟羣生斯何異斬刈根本而修枝幹而言不殞碩茂末之聞見皮之不存毛將安附此大乖於世教子將何以祛之答曰此誠窮俗之所甚惑倒見之爲大謬謬嗟而不能默已者也夫父子一體惟命同之故母囑其指兒心懸駭者同氣之感也其同無間矣故唯得其歡心孝之盡也父隆則子貴子貴則父尊故孝之爲貴貴能立身行道永光厥親若匍匐懷袖日御三牲而不能令萬物尊已舉世我賴以之養親其榮近矣夫緣督以爲經守柔以爲常形名兩絕親我



交忘養親之道也既已明其宗且復爲客言其次者夫忠孝名不並立穎叔違君書稱純孝石碣戮子武節乃全傳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策名委質二乃辟也然則結纓公朝者子道廢矣何則見危授命誓不顧親皆名注史筆事標教首記注者豈復以不孝爲罪故諺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明其雖小違於此而大順於彼矣且蘇放遐裔而禹不告退若令委堯命以尋父屈至公於私感斯一介之小善非大者遠者矣周之泰伯遠棄骨肉託跡殊域祝髮文身存亡不反而論稱至德書者大賢誠以其忍兩面之尊保冲虛之貴三讓之功遠而毀傷之過微也故能大革夷俗流風垂訓夷齊同餓首陽之上不恤孤竹之胤仲尼目之爲仁賢評當者寧復可言悖德乎梁之高行毀容守節宋之伯姬順理忘生並名冠烈婦德範諸姬乘二婦之倫免愚悖之譏耳率此以談在乎所守之輕重可知也昔佛爲太子棄國學道欲全形以遁恐不免雜髮故釋其鬚髮變其章服既外示不及內修簡易於是捨華殿而卽曠林解龍袞以衣鹿裘遂垂條爲宇藉草爲茵去櫛梳之勞息湯沐之煩頓馳騫之響塞欲動之門目遇玄黃耳絕淫聲口忘甘



苦意放休戚心去於累胷中抱一截平營鬼內思安
般一數二隨三止四觀五還六淨遊志三四出入十
二門禪定拱默山停淵淡神若寒灰形猶枯木端坐
六年道成號佛三達六通正覺無上雅身丈六金色
焜耀光遏日月聲協八風相三十二好姿八十形偉
翠有神足無方於是遊步三界之表恣化無窮之境
迴天憐地飛山結流存亡倏忽神變繇邈意之所指
無往不通大電羣邪遷之正路衆魔小道靡不遵服
于斯時也天浩地潤品物咸亨蠢蠕之生浸毓靈液
枯槁之類改瘁爲榮還照本國廣敷法音父王感悟
亦升道場以此榮親何孝如之於是後進篤志之士
被服弘訓思齊高軌皆由父老不異所尚承歡心而
後動耳若有兄弟之列者則服養不廢既得弘修大
業而恩紀不替且令逝沒者得福報以生天不復顧
歎於世祀斯豈非兼普大通之道乎夫東鄰宰牛西
鄰禱祀殷美黍稷周尚明德典喪之期於茲著矣佛
有十二部經其四部專以勸孝爲事慇懃之旨可謂
至矣而俗人不詳其源流未涉其場肆便譬言妄說
輒生攻難以螢燭之見疑三光之盛芒隙之滴怪淵
海之量以誣罔爲辨以果敢爲名可謂狎大人而侮



弘明集卷第四

梁釋僧祐撰

達性論

何承天

夫兩儀既位帝王參之宇中莫尊焉天以陰陽分地以剛柔用人以仁義立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靈三才同體相須而成者也故能稟氣清和神明特達情綜古今智周萬物妙思窮幽願制作倖造化歸仁與能是爲君長撫養黎元助天宣德日月淑清四靈來格祥風協律玉燭揚輝九穀芻豢陸產水育醲賦百品備其膳羞棟宇舟車銷金合土緣紵玄黃供



弘明集卷第四

梁釋僧祐撰

達性論

何承天

夫兩儀既位帝王參之宇中莫尊焉天以陰陽分地以剛柔用人以仁義立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靈三才同體相須而成者也故能稟氣清和神明特達情綜古今智周萬物妙思窮幽願制作倖造化歸仁與能是爲君長撫養黎元助天宣德日月淑清四靈來格祥風協律玉燭揚輝九穀芻豢陸產水育醲賦百品備其膳羞棟宇舟車銷金合土緣紵玄黃供



其器服文以禮度娛以八音庶物殖生罔不備設夫
民用儉則易足易足則力有餘力有餘則志情泰樂
治之心於是生焉事簡則不擾不擾則神明靈神明
靈則謀慮審濟治之務於是成焉故天地以儉素訓
民乾坤以易簡示人所以訓示慤慤若此之篤也安
得與夫飛沈蠃蠕並爲衆生哉若夫衆生者取之有
時用之有道行火俟風暴收漁獵射獮所以順天時
也大夫不鷹帶庶人不數罟行葦作歌霄魚垂化所
以愛人用也庖厨不遘五犯是翼殷后政祝孔鈞不
綱所以明仁道也至於生必有死形斃神散猶春榮
秋落四時代換奚有於更受形哉詩云愷佛君子求
福不回言弘道之在已也三后在天言精靈之升遐
也若乃內懷警欲外憚權教慮深方生施而望報在
昔先師未之或言余固不敏罔知請事焉矣

釋達性論

宋顏延之

前得所論深見弘慮崇致人道黜遠生類物有明微
事不愆義維情輔教足使異門掃軌況在斯同豈忘
所附徒恐琴瑟專一更失闡諧故略廣數條取盡後
報足下云同體二儀共成三才者是必合德之稱非
遭人之目然總庶類同號衆生亦合識之名豈上哲

之謚然則議三才者無取於張隸言衆生者亦何濫於聖智雖情在序別自不思亂倫若能兩籍方教俱舉達義節彼離文採此其實則可便倍害自和析符復合何詎快快執呂以毀律且大德曰生有萬之所同同於所方萬豈得生之可異不異之生宜其爲衆但衆品之中愚慧羣差人則役物以爲養物則見役以養人雖始或因順終至裁殘庶端萌超情嗜不禁生害繁慘天理鬱滅皇聖哀其若此而不能頓奪所滯故設候物之教謹順時之經將以開仁育識反漸息忝耳與道爲心者或不劑此而止又知大制生死同之榮落類諸區有誠亦宜然然神理存沒倘異於枯芟變謝就同草木便當煙盡而復云三后升遐精靈在天若精靈必在果異於草木則受形之論無乃更貴來說將由三后粹善報在生天邪欲毀後生反立升遐當毀更立固知非力所除若徒有精靈尚無體狀未知在天當何憑以立吾怯於庭斷故務求依倣而進退思索未獲所安凡氣數之內無不感對施報之道必然之符言其必符何猜有望故遺惠者無要在功者有期期存未善去惠乃至人有賢否則意有公私不可見物或期報因謂樹德皆要且經世恒



談貴施者勿憶士子服義猶惠而弗有況在聞道要
更不得虛心而動必懷嗜事盡憚權邪曾不能引之
上濟每驅之下淪雖深誚校責亦已厚言不代足下
纓城素堅難爲飛書而吾自居憂患情理無託近辱
爽告欲其布意裁往釋慮不或值顏延之白

荅顏光祿

何承天

敬覽芳訊研復淵旨區別三才步驗精粹宣演道心
褒賞施士貫綜幽明推誠及物行之於已則美敷之
於教則弘殆無所聞退尋嘉誨之來將欲令參觀斗
極復迷反運思或昧然未全曉洽故復重伸本懷足
下所謂共成三才者是必合德之稱上哲之人亦何
爲其然夫立人之道取諸仁義惻隱爲仁者之表耻
惡爲義心之端牛山之木剪性於鑿斧恬漠之想汨
慮於利害誠宜滋其萌蘖援其善心遂乃存而不算
得無過與又云議三才者無取於泯隸言衆生者亦
何濫於聖智既已聞命猶未知二塗當以何爲判將
伊顏下歷寧喬札上附企望不憊以祛未了必令兩
籍俱舉官和符合豈不盡善又曰大德曰生有萬之
所同同於所方萬豈得生之可異非謂不然人生雖
均被大德不可謂之衆生譬聖人雖同稟五常不可

謂之衆人奚取於不異之生必宜爲衆哉來告云人則役物以爲養物則見役以養人大判如此便是頤同鄙議至於情嗜不禁害生慘物所謂甚者秦者聖人固已去之又云以道爲心者或不劑此而止請問不止者將自己不殺邪今受教咸同邪若自己不殺取足市廓故是遠庖厨意必欲推之於編戶吾見雅論之不可立矣又云若同草木便當煙盡精靈在天將何憑以立夫神鬼惚恍逆亂爲變發揚悽愴亦于何不之仲由屈於知死賜也失於所問不更受形前論之所明言所惡之方請附夫子之對及施報之道必然之符當謂于氏高門侯積善之慶博陽不伐膺公侯之祚何關於後身乎又云經世恒談施者勿憶士子服義惠而弗有誠哉斯言微恨設報以要惠說徒之所先悅報而爲惠舉世之常務疑經受累劫之罪勤施獲積倍之報不似吾黨之爲道者是以快怏耳知欲引之上濟亦甚所不惜但丈夫處實者頗陋前識之華故不爲也若乃施非周急惠存功譽揆諸高明亦有耻乎此吾率其恒心久而不化內慚瘳子未暇有所謂也何承天白

重釋何衡陽

顏延之



薄從歲事躬斂山田田家節隙野老爲僑言止殺稼
務盡耕牧談年計禍無開達義重獲微辨得用昭慰
啓告精至愈慚固結今復忘書往懷以翰未述夫藉
意探理不若析之聖文三才之論故當本諸三畫三
畫旣陳中稱君德所以神致太上崇一元首故前謂
自非體合天地無以元應斯弘知研其清慮未肯存
同猶以兼容罔棄廣載不遺爲物之志誠爲優瞻恐
理位雜起疑陽遂衆若惻隱所發窮博愛之量耻惡
所加盡祐直之正則上仁上義吾無間然但情之者
寡利之者衆預有其分而未臻其極者不得以配擬
二儀耳今方使極者爲師不極者爲貴扶其敬讓去
其伎爭令鑿斧鑿刃利害寢端驅百代之民出信厚
之塗則何萌不滋何善不援而誣以不算未值其意
三才等列不得取偏才之器衆生爲號不可濫無生
之人故此去珉隸彼甄聖智兩籍俱舉旨在於斯若
喬札未能道一皇王豈獲上附伊顏猶共賴氣化宜
乎下歷二塗之判易於臚指又知以人生雖均被大
德不可謂之衆生譬聖人雖同稟五常不可謂之衆
人夫不可謂之衆人以茂人者神明也今已均被同
衆復何諱衆同故當殊其特靈不應異其得生徒忌



衆名未虧衆實得無似蜀梁逃畏卒不能避所謂役
物爲養見役養人者欲言愚慧相傾僭算相制事由
智出作非出天理是以始矜萌起終哀鬱滅豈與足
下爲秦百品共其指歸凡動而益流下民之性化而
裁之上聖之功謹爲垣防猶患踰盜況乃罔不備設
以充侈志方開所奉何議去甚故知慘物之談不得
與薄夫同憂樂殺意偏好生情博所云與道爲心者
博乎生情將使排虛率遂踰實莫反利澤通天而不
爲惠庸適恩止胎卯事法豺獮邪推此往也非唯自
已不復委咎市鄙乎庖厨且市庖之外非無御養神
農所書中散所述公理美其事仲彥精其業是亦古
有其傳今聞其人何必以刳剝爲稟和之性爛淪爲
翼善之具哉若以編戶難齊憂鄙論未立是見二叔
不咸慮周德先亡儻能伸以遠圖要之長世則日計
可滿歲功可期精靈草木果已區別遊竟之荅亦精
靈之說若雖有無形天下寧有無形之有顧此惟疑
宜見正定仲尼不荅有無未辨足下旣辨其有豈得
同不辨之荅雖于嗜學懼未獲所附或是晚晦塗隔
隱著事懸遂令明月廢照世智限心知謂必符之言
體之極于罔講求反意如非相盡或世人守璞受讓



玉市將譯胥牽俗還說國情苟未照盡請復具伸近
釋報施首稱氣數者以爲物無妄然各以類感感類
之中人心爲大心術之動隸歷所不能得及其積致
于可勝原而當漸取世見據爲高證莊周云莽鹵滅
裂報亦如之孫卿曰報應之勢各以類至後身著戒
可不敬與慈護之人深見此數故正言其本非邀其
末長美過惡反民大順濟有生之類入無死之地令
慶周兆物尊冠百神安宜祚極于胤福限卿相而已
常善以救善亦從之勢猶影表不慮自來何言乎要
惠悅報疑罪勤施似由近驗吝情遠猜德教故方罰
矜功而濫咎忘賢遺存異義公私殊意已備前白若
不重云想處實陋拳者復見其居厚去薄耳若施非
周急惠而期譽乃如之人誠道之盡惟子之耻丘亦
耻之

重荅顏光祿

何承天

吾少信管見老而彌篤既言之難云將湮腐方寸故
願憑流颺以託鱗融厚故意委懷惠以重釋稽證周
明華辭博贖夫良玉時玷賤夫指其瑕望舒抱兔野
人覘其缺豈伊好辯未獲云已復進請益之間庶以
研盡所滯來告云三才之論故當本諸三畫三畫既



陳中稱君德所以神致太上崇一元首若如論旨以
三畫爲三才則初擬地爻三議天位然而遯世無悶
非厚載之目君子乾乾非蒼蒼之稱果兩儀罔託亦
何取於立人但爻在中和宜應蓄德耳又云惻隱窮
博愛之量耻惡盡祐直之方則爲上仁上義便是計
體仁義者爲三才尋又云喬札未獲上附伊顏宜其
下歷則黃裳之人其猶弗及雖贖之旨高下無准故
惑者未悟也夫陰陽陶氣剛柔賦性圓首方足容貌
匪殊惻隱耻惡悠悠皆是但參體二儀必舉仁義爲
端取知欲限以名器慎其所假遂令惠人潔士比性
於毛羣庶幾之賢同氣於介族立象之意豈其然哉
又云已均被同衆復何諱衆同故當殊其特靈不應
異其得生夫特靈之神既異於衆得生之理何嘗嘗
同生本於理而理異焉同衆之生名將安附若執此
生名必使從衆則混成之物亦將在例邪又云謹爲
垣防猶患踰盜況乃闕不設備以充侈志方開所奉
何議去甚足下始云皇聖設候物之教謹順時之經
將以反漸息泰今復以方開所奉爲難未詳此將難
鄙議將譏聖人也又云市庖之外豈無御養神農所
書中散所述何必以刳剝爲稟和爛淪爲翼善夫禮



陸繹原宗社三牲脫脚豆俎以供賓客七十之老俟
肉而飽豈得雅陳列草石取備上藥而已吾所愛不
立者非謂洪論難持退嫌此事不可頓去於世耳又
云天下寧有無形之有顧此唯疑宜見正定尋來旨
似不嫌有鬼當謂鬼宜有質得無惑天竺之書說鬼
別爲生類故邪昔人以鬼神爲教乃列於典經布在
方策鄭喬吳札亦以爲然是以雲和六變寶降天神
龍門九成人鬼咸格足下雅乘周禮近忽此義方詰
無形之有爲支離之辯乎又云後身著戒可不敬與
慈護之人深見此數未詳所謂慈護者誰氏之子若
據外書報應之說皆吾所謂權教者耳凡講求至理
曾不折以聖言多採譎怪以相扶翼得無似以水濟
水邪又云物無妄然必以類感常善以救善亦從之
勢猶影表不慮自來斯言果然則類感之物輕重必
倖影表之勢脩短有度致飾土木不發慈愍之心順
時蒐狩未根慘虐之性天宮華樂焉賞而上升地獄
幽苦奚罰而淪陷唱言窮軒輕立法無衡石一至於
此且阿保傳愛慎及溷腴良庖提刀情怵介族彼聖
人者明並日月化關三統若令報應必符亦何妨於
教而緘局義唐之紀理閉周孔之世肇結網罟與累



億之罪仍制牲牢開長夜之罰遺彼天厨甘此芻豢
曾無拯溺之仁橫成納隍之酷其爲不然宜簡淵慮
若謂窮神之智猶有所不盡雖高情愛竒想亦未至
於侮聖也足下論仁義則云情之者少利之者多言
施惠則許其遺賢忘報在情既少孰能遺賢利之者
多曷云忘報若能推樂施之士以期欲人之疇演忘
報之意引向義之心則義實在斯求仁不遠至於濟
有生之類入無死之地慶周兆物尊冠百神斯旨宏
誕非本論所及無乃秦師將遁行人言肆乎豈其相
迫居吾語子聖人在上不與百神爭長有始有卒焉
得無死之地夫辯章幽明研精庶物反初結繩終繁
文教性以道率故絕規舉之名範圍造化無傷博愛
之量以收以漁養兼賢鄙三品之獲實充寶庖金石
發筭笙簧協節醉酒飽德介茲萬年處者弘日新之
業仕者敷先王之教誠著明君澤被萬物龍章表觀
鳴玉節趨斯亦堯孔之樂地也及其不遇考槃阿澗
以善其身殺鷄爲黍聊寄懷抱或負罪罰烹揚隆名
於長世或屠羊鼓刀陵高志於浮雲此又君子之處
心也何必陋積善之延祚希無驗於來世生昔當年
之眞懽徒疲役而靡歸繫風捕影非中庸之美慕夷



駭妖違通人之致醇膜揖讓終不並立竊願吾子捨兼而遵一也及蜀梁二叔甘人驛胥之譬非本義所斷故不復具云

重釋何衡陽

顏延之

聖慮難原神應不測中散所云中人自竭莫得其端豈其淺斥所可深抽徒以魏文大布見刊異世滕修蝦鬚取愧當時故於度外之事怯以意裁耳足下已審其虛實方書之不朽獨鑿堅精難復疑問聊寫餘懷依荅條釋事緯殃福義雜胡華雖存簡章自至煩文過此已往余欲無言

荅曰若如論旨以三畫爲三才則初擬地爻三議天位然而遯世無闕非厚載之目君子乾乾非蒼蒼之稱果兩儀罔託亦何取於立人但爻在中和宜應君德耳釋曰聞之前學淳象始於三畫兼卦終於六爻三畫立本三才之位六爻未變羣龍所經是以重卦之後則以出處明之故遯世乾乾潛藏皆行聖人適時之義兼之道也若以初爻非地三位非天以爲兩儀罔託立人無取未知足下前論三才同體何因而生若猶受之繫說不執師訓何獨得之復卦喪之單象如義文之外更有三才此自春秋新意吾無識焉

且遜世乾乾雖非覆載之名一體之中未失卑高之實豈得以變動之辭廢立本之義又知以爻在中和宜應君德若徒有中和之爻竟無中和之人則爻將何放若中和在德則不得人皆中和體合之論固未可殊越

荅曰上仁上義便是許體仁義者爲三才尋又云僞札未獲上附伊顏宜其下麗則黃裳之人其猶弗及雖廣之旨高下無准故惑者未悟釋曰所云上仁上義謂兼總仁義之極可以對饗天地者耳非謂少有耻愛便爲三才前釋已具怪復是問四彼域中唯王是體知三此兩儀非聖不居易者同歸可無重惑案東魯階差僭札理不允備何由上附至位依西方準墨伊顏未獲法身故當下麗生品來論挾姪議釋故兩解此意冀以取了反致辭費聖作君師賢爲臣貴接暢神功影響大業行藏可共默語亦同體分至此何負黃裳議者徒見不得等位元首橫生誚恨而不知引之極地更非守節之情指斷如斯何謂無準荅曰夫陰陽陶氣剛柔賦性圓首方足容貌匪殊惻隱耻惡悠悠皆是但參體二儀必舉仁義爲端耳釋曰若謂圓首方足必同耻惻隱之實容貌匪殊皆可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參體二儀躋跖之徒亦當在三才之數邪若誠不得則不可見橫目之同便與大人同列悠悠之倫品量難齊既云仁者安仁智者利仁又云力行近仁畏罪強仁若一之正位將真僞相冒莊周云天下之善人寡不善人多其分若此何謂皆是

荅曰知欲限以名器慎其所假遂令惠人潔士比性於毛羣庶幾之賢同氣於介族立象之意豈其然乎釋曰名器有限良由質體不備雖欲假之疑陽謂何含靈爲人毛羣所不能同稟氣成生潔士有不得異象放其靈非象其生一之而已無乃誣漫

荅曰已均被同衆云云特靈之神既異於衆得生之理何嘗贊同生本於理而理異焉同衆之生名將安附若執此生名必使從衆則混成之物亦將在例邪釋曰吾前謂同於所方豈得生之可異足下荅云非謂不然又曰奚取不異之生必宜爲衆是則去吾爲衆而取吾不異豈有不異而非衆哉所以復云故當殊其特靈不應異其得生耳今荅又謂得生之理何嘗贊同生本於理而理異焉請問得生之理故是陰陽邪吾不見其異而足下謂未嘗贊同若有異理非復煦蒸邪則陰陽之表更有受生塗起三世詎宜堅



立使混成之生與物同氣豈混成之謂若徒假生名
莫見生實則非向言之匹言生非生卽是有物不物
李叟此說或更有其義以無詰有頗爲未類

荅曰謹爲垣坊云云始云皇聖設候物之教謹順時
之經將以反漸息泰今復以方開所泰爲難未詳此
將難鄙議爲議聖人也釋曰前觀本論自九穀以下
至孔鈞不網始知高議謂凡有宰作皆出聖人躬爲
尸匠以率先下民也孤鄙拙意自謂每所施爲動必
有因聖人從爲之節使不遷越此二懷之大斷彼我
所不同吾將節其奢流故有息泰之說足下方明備
說未知於何去甚而中荅又云所謂甚者聖人固已
去之不了此意故近復以所泰爲問荅云未詳誰難
或自忌前報

荅曰市庖之外云云夫醴蓬蘭栗宗社三牲臠脚豆
俎以供賓客七十之老俟肉而飽豈得唯陳草石取
備上藥而已而憂不立者非謂洪論難持退嫌此事
不可頓去於世耳釋曰神農定生周人備教既唱粒
食又言上藥既用犧牢又稱蘋蘩祭膳之道故無定
方前舉市庖之外復有御饗者捐奪刳淪之滯以明
延性不一非謂經世之事皆當取備草石然芻豢之



功希至百齡芝朮之懿亟聞千歲由是言之七十之老何必謝恩於肉食但自封一域者捨此無術耳想不可頓去於世猶是前釋所云不能頓奪所滯也始獲符同敢不歸美既知不可頓去或不謂道盡於此荅曰天下寧有無形之有云云尋來旨似不嫌有鬼嘗謂鬼宜有質得無惑天竺之書說鬼別爲生類邪昔人以鬼神爲教乃列于典經布在方策鄭僑吳札亦以爲然是以雲和六變實降天神龍門九成人鬼咸格足下雅秉周禮返忽此義方詰無形之有爲支離之辯乎釋曰非唯不嫌有鬼乃謂有必有形足下不無是同處有復異是以此及質詰欲以求盡請捨天竺之說謹依中土之經又置別爲生類共議登遐精靈體狀有無固然宜報定典策之中鬼神累萬所不了者非其名號比獲三論每來益衆萬鬼畢至竟未片荅雖啓告周博非解企渴無形之有既不匠立徒謂支離以爲通說若以嚴正爲支離者將以浮漫爲直達乎

荅曰後身著戒云云未詳所謂慈護者誰氏之子若據外書報應之說皆吾所謂權教者耳凡講求至理曾不析之聖言多採譎怪以相扶翼得無似以水濟



永乎釋曰慈護之主計亦久聞其人責以誰子將以
文殊釋氏和謂報應之說皆是權教權道隱深非聖
不盡雖予通識慮亦未見其極吾疲於推求而足下
逸於獨了良有惡然若權教所言皆爲欺妄則自然
之中無復報應吾儒於擊決足下烈於專斷亦又懼
焉神高聽卑庸可誣哉想云聖言者必姬孔之語今
之所談皆其信順之事而謂曾不析之復是未經詳
思來論立姬廢釋故吾引釋符姬答不越問未覺多
採由金日磾不生華壤何限九服之外不有窮理之
人內外爲判誠亦難乎若自信其度獨思耳目習議
之表皆爲譎怪則吾亦已矣

荅曰又云物氣妄然必以類感云云斯言果然則類
感之物輕重必律影表之勢脩短有度致飾土木不
發慈愍之心順時鬼符未根慘虐之性天宮華樂焉
賞而上升地獄幽苦奚罰而淪陷唱言窮軒輕立法
無衡石一至於此釋曰影表之說以徵感報來意疑
不必俾嫌其無度卽復除福應也福應非他氣數所
生若滅福應卽無氣數矣足下功存步驗而還伐所
知想信道爲心者必不至此若謂不慈於土木之飾
有甚於順時之殺者無乃大負夫人之心黃屋玉璽



非必堯舜之情崇居麗養豈是釋迦之意責天官之
實求地獄之罰頗類昔人亞夫之詰英布之問有味
乎其言此蓋衆息心之所詳吾可得而略之

荅曰且阿保傳愛慎及洞裊良庖提刀情怵介族彼
聖人者明並日月化闔三統若令報應必符亦何妨
於教而絨局義唐之紀埋閉周孔之世肇結綱罟興
累億之罪仍制牲牢開長夜之罰遺彼天厨甘此芻
豢曾無極溺之仁橫成納隍之酷其爲不然宜簡淵
慮若謂窮神之智猶有所不盡雖高情愛奇想亦未
至於侮聖釋曰知謂報應之義絨義周之世以此推
求爲不符之證義唐邈矣人莫之詳尚書所載不過
數篇方言德刑之美選記禍福之源今帝典王策猶
不書性命之事而徵闕文以爲古必無之斯亦師心
之過也且信順歟慶咸列姬孔之籍謂之埋閉如小
逕并但言有遠近教有淺深故使智者與此而奪彼
邪夫生必有欲欲必有求欲歎則爭求給則恬爭則
相害恬則相安綱罟之設將蠲害以取安乎且畋漁
牲牢其事不異足下前荅已知牲牢不可頓去於今
世復謂畋漁不可獨棄於古未爲通類矣好生惡死
每下愈篤故宥其死者順其情奪其生者逆其性至

人尚矣何爲犯順而居逆哉是知不能頓奪所滯故
因爲之制耳聖靈雖茂無以寂憐愍之心弱喪之民
何可勝論罪罰之來將物自取之事遂難致不由天
厨見遺物近易耽故常芻豢是甘拯溺出隍衆誓所
共但化物不同非道之異不盡之讓亦如過當子長
愛奇本不類此

荅曰足下論仁義則云情之者少利之者多言施惠
則詳其遺賢忘報在情既少孰能遺賢利之者多曷
云忘報若能興樂施之士以期欲仁之曠演忘報之
意引向義之心則義寔在斯求仁不遠釋曰情仁義
者寡利仁義者衆聞之莊書非直孤說未獲詳校遮
見彈責夫在情既少利之者多不能遺賢曷云忘報
實吾前後勤勤以爲不得配擬二儀者耳復非篤論
所應據正若樂施忘報卽爲體仁忘報而施便爲合
義可去欲字并除向名在斯不遠誰不是慕

荅曰濟有生之類云云斯旨宏誕非本論所及無乃
秦師將遁行人言肆乎釋曰足下論挾姬釋吾亦荅
兼戎周足下以此抑彼謂福及高門吾伸彼釋此云
慶周兆之物足下據此所見謂祚止公侯吾信彼所
聞云尊冠百神本議是爭曷云不及夫論難之本以



易奪爲體失之已外輒云宏誕求理之塗幾乎塞矣
師道言肆或不在此

荅曰豈其相迫居吾語于聖人在上不與百神爭長
有始有卒焉得無死之地云云釋曰豈其相迫一何
務德居吾語于又何壯辭凡爲物之長豈爭之所得
非唯不爭必將下之不可見尊冠百神便謂與百神
爭長無乃取之滕薛棄之體仁和謂物有始卒無不
死之地求之域內實如來趣前釋所謂勝類諸區有
誠亦宜然者。至如山經所圖仙傳所記事圖世載
已不可原况復道絕恒情理隔常照必以於我不然
皆當絕棄此又所不得安

荅曰夫辨章山明研精庶物云云釋曰逮省此章盛
陳列代文博體周頗善師法歌誦聖世足爲繁聲討
求道義未是要說耳昔在幼壯微涉羣紀皇王之軌
賢智之跡側聞其略敢辱其詳惠示之篤實勤執事
答曰何必陋積慶之延祚希無驗於來生躡膜揖讓
終不並足竊願吾子捨兼而遵一云云釋曰不陋積
慶已伸信順之條貫希來生之亦具感報之說藻袞
大裘同用一體躡膜揖讓何爲不俱行一世理有可
兼無謂宜捨



弘明集卷第五

梁釋僧祐撰

更生論

宋羅含

善哉向生之言曰天者何萬物之總名人者何天中之一物因此以談今萬物有數而天地無窮然則無窮之變未始出於萬物萬物不更生則天地有終矣天地不爲有終則更生可知矣尋諸舊論亦云萬兆懸定羣生代謝聖人作易已備其極窮神知化窮理盡性苟神可窮有形者不得無數是則人物有定數彼我有成分有不可滅而爲無彼不得化而爲我聚



弘明集卷第五

梁釋僧祐撰

更生論

宋羅含

善哉向生之言曰天者何萬物之總名人者何天中之一物因此以談今萬物有數而天地無窮然則無窮之變未始出於萬物萬物不更生則天地有終矣天地不爲有終則更生可知矣尋諸舊論亦云萬兆懸定羣生代謝聖人作易已備其極窮神知化窮理盡性苟神可窮有形者不得無數是則人物有定數彼我有成分有不可滅而爲無彼不得化而爲我聚



散隱顯環轉於無窮之塗賢愚壽夭還復其物自然
貫次毫分不差與運泯復不識不知遐哉邈乎其道
冥矣天地雖大渾而不亂萬物雖衆區已別矣各自
其本祖宗有序本支百世不失其舊又神之與質自
然之偶也偶有離合死生之變也質有聚散往復之
勢也人物變化各有其往往有本分故復有常物散
雖混淆聚不可亂其往彌遠故其復彌近又神質冥
期符契自合世皆悲合之必離而莫慰離之必合皆
知聚之必散莫識散之必聚未之思也豈遠乎若
者凡今生之生爲卽昔生生之故事卽故事於體無
所屑其意與已冥終不自覺孰云覺之哉今談者徒
知向我非今不知今我故昔我耳達觀者所以齊
死生亦云死生爲寤寐誠哉是言

與羅君章書

宋孫盛

省更生論括囊變化窮尋聚散思理旣佳又指味辭
致亦快是好論也然吾意猶有同異以今萬物化爲
異形者不可勝數應理不失但隱顯有年載然今萬
化猶應多少有還得形者無緣盡當須冥遠耳目不
復開逐然後乃復其本也吾謂形旣粉散知亦如之
紛錯混淆化爲異物他物各失其舊非復昔日此有



情者所以悲歎若然則足下未可孤以自慰也

荅孫安國書

羅含

獲書文略旨辭理亦兼情雖欣清酬未喻乃懷區區
不已請尋前本本亦不謂物都不化但化者各自得
其所化顧者亦不失其舊體孰主陶是載混裁判言
然之至分而不可亂也如此豈徒一更而已哉將與
無窮而長更矣歟而復始其數歷然未能知今安能
知更蓋積悲忘言諮求所通豈云唯慰聊以寄散而
已矣

神不滅論

宋鄭道子

多以形神同滅照識俱盡夫所以然其可言乎十世
既以周孔爲尸矣仁義禮教先結其心神明之本絕
而莫言故感之所體自形已還佛唱至言悠悠弗信
余陸弱喪思於淪溺仰尋玄旨研求神要悟夫理精
於形神妙於理寄象傳心靈舉其證庶鑒諸將悟遂
有功於滯惑焉夫形神混會雖與生俱存至於靈妙
分源則有無區異何以言之夫形也五臟六腑四肢
七竅相與爲一故所以爲生當其受生則五常殊授
是以肢體偏痺耳目互缺無奪其爲生一形之內其
猶如茲况神靈照妙統衆形形與氣息俱運神與



妙覺同流雖動靜相貫而精靈異源豈非各有其本
相因爲用者邪近取諸身卽明其理庶可悟矣一體
所貫肌骨則痛癢所知爪髮則知之所絕其何故哉
豈非肌骨所以爲生爪髮非生之本也而此下有
生在本形生
以本末爲興廢況神爲生本其源至妙豈得與七尺
同枯戶牖俱盡者哉推此理也則神之不滅居可知
矣

客難曰子之神形盡矣卽取一形之內知與不知
稍矣然形神雖靈妙異源俱以有爲分夫所以爲有
則生爲其本既孰有本已盡而貴乎本者獨得存乎
出生之表則尸然冥盡既冥盡矣非但無所立言亦
無所立其識矣識不立則神將安寄既無所寄安得
不滅乎子之難辯則辨矣未本諸心故有若斯
之難乎夫萬化皆有也榮枯盛衰死生代乎一形盡
一形生此有生之始終也至於水火則彌貫羣生賸
而不匱豈非火體因物水理虛順生不自生而爲衆
生所贊因卽爲功故物莫能竭乎同在生域其妙如
此況神理獨絕器所不隣而限以生表冥盡神無所
寄哉因斯而談太極爲兩儀之母兩儀爲萬物之本



彼太極者渾元之氣而已猶能總此化根不變其一
矧神明靈極有無兼盡者邪其爲不滅可以悟乎

雖曰子推神照於形表指太極於物先誠有其義然
理貴厭心然後談可究也夫神形未嘗一時相違相
違則無神矣草木之無神無識故也此形盡矣神將
安附而謂之不滅哉苟能不滅則自乖其靈不貴形
矣旣不貴形何理與形爲生終不相違不能相違則
生本是同斷可知矣荅曰有斯難也形神有源請爲
子循本而釋之天火因薪則有火無薪則無火薪雖
所以生火而非火之本火本自在因薪爲用耳若待
薪然後有火則燧人之前其無火理乎火本至陽陽
爲火極故薪尸火所寄非其本也神形相貴亦猶此
矣相貴相因生塗所由耳安在有形則神存無形則
神盡其本惚恍不可言矣請爲吾子廣其類以明之
當薪之在水則火盡出水則火生一薪未改而火前
期神不賴形又如茲矣神不待形可以悟乎

難曰神不待形未可頓辨就如子言苟不待形則貴
形之與獨照其理常一雖曰相貴而本不相關佛理
所明而必陶鑄此神以濟彼形何哉荅曰子之問有
心矣此悠悠之所惑而未暨其本者也神雖不待形



然彼形必生必生之形此神必宅必宅必生則照感
爲一自然相濟自然相濟則理極於陶鑄陶鑄則功
存功存則道行如四時之於萬物豈有心於相濟哉
理之所順自然之所至耳

難曰形神雖異自然相濟則敬聞矣于既譬神之於
形如火之在薪薪無意於有火火無情於寄薪故能
合用無窮自與化永非此薪之火移於彼薪然後爲
火而佛理以此形既盡更宅彼形形神去來由於罪
福請問此形非爲是形邪爲是神邪若形也則大
冶之一物耳若神也則神不自濟繫於異形則子形
神不相贊之論於此而證矣答曰宜有斯問然後理
可盡也所謂形神不相贊明其異本耳既以爲生生
生之內各周其用苟用斯生以成罪福神豈自妙其
照不爲此形之用邪若其然也則有意於賢愚非忘
照而玄會順理玄會順理盡形化神宅此形子不疑
於其始彼此一理而性於其終邪

難曰神卽形爲照形因神爲用斯則然矣悟既由神
感亦在神神隨此形故有賢愚賢愚非神而神爲形
用三世周迴萬劫無算賢愚靡始而功顯中路無始
之理玄而中路之功未就有在未之功而拔無始之



初者邪若有嘉通則請從後塵答曰子責其始有是
言矣夫理無始終玄極無涯既生既化罪福往復自
然所生耳所謂聰明誠由耳目耳目之本非聰明也
所謂賢愚誠應有始既爲賢愚無始可知矣夫有物
也則不能管物唯無物然後能爲物所歸若有始也
則不能爲終唯無始也然後終始無窮此自是理所
必然不可徵事之有始而責神同於事神道玄遠至
理無言髣髴其宗相與爲悟而自末微本動失其統
所以守此一觀厥階其峯若肆辯競辭余知其息矣
洪範說生之本與佛同矣至乎佛之所演則多河漢
此溺於日用耳商臣極逆後嗣隆業顏冉德行早天
無聞周孔之教目爲方內推此理也其可知矣請廣
其證以究其詳夫稟靈乘和體極淳粹堯生丹朱頑
凶無章不識仁義瞽瞍誕舜原生則非所有求理應
傳美其事若茲而謂佛理爲迂可不悟哉

新論形神

君山未開釋氏之教至薪火之譬後
之言者乃闢與之會於論形神已設

故有取焉

晉桓譚

余嘗過故陳令同郡杜房見其讀老子書言老子用
恬煥養性致壽數百歲今行其道寧能延年却老乎
余應之曰雖同形名而質性才幹乃各異度有強弱



堅脆之姿焉愛養適用之直差愈耳譬猶衣履器物
愛之則完全乃久余見其有麻燭而地垂一尺所
則因以喻事言精神居形體猶火之然燭矣如善扶
持隨火而側之可毋滅而竟燭燭無火亦不能獨行
於虛空又不能後然其地地猶人之耆老齒墮髮白
肌肉枯腊而精神弗爲之能潤澤內外周徧則氣索
而死如火燭之俱盡矣人之遭邪傷病而不過供養
良醫者或強死死則肌肉筋骨常若火之傾刺風而
不獲救護亦道滅則膚餘幹長焉余嘗夜坐飲內中
然麻燭燭半際欲滅卽自曰勸視見其皮有剝斃乃
扶持轉側火遂度而復則維人身或有虧剝劇能養
慎善持亦可以得度又人莫能識其始生時則老亦
死不當自知夫古昔平和之世人民蒙美盛而生皆
堅強老壽咸百年左右乃死死時忽如卧出者猶果
物穀實久老則自墮落矣後世遭衰薄惡氣娶嫁又
不時勤苦過度是以身生子皆俱傷而筋骨血氣不
充強故多凶短折中年夭卒其過病或疾痛惻怛然
後終絕故咨嗟憎惡以死爲大故昔齊景公美其國
嘉其樂云使古而無死何若晏子曰上帝以人之歿
爲善仁者息焉不仁者如焉今不思勉廣日學自通



以趨立身揚名如但貪利長生多求延壽益年則惑
之不解者也或難曰以燭火喻形神恐似而非焉今
人之肌膚時剝傷而自愈者血氣通行也彼蒸燭缺
傷雖有火居之不能復全是神氣而生長如火燭
不能自補完蓋其所以爲異也而何欲同之應曰火
則從一端起而人神氣則於體當從內稍出合於外
若由外滕達於內固未必由端往也譬猶炭火之熨
赤如水過渡之亦小滅然復生焉此與人血氣生長
肌肉等顧其極或爲灸或爲炮耳曷爲不可以喻
哉余後與劉伯師夜爨脂火坐語燈中脂索而炷燧
禿將滅息則以示曉伯師言人衰老亦如彼禿燈矣
又爲言前爨一燭事伯師曰燈燭盡當益其脂易其
燭人老衰亦如彼自歷續余應曰人既稟形體而立
猶彼持燈一燭及其盡極安能自盡易盡易之乃在
人人之麗薰亦在天天或能爲他其肌骨血氣充強
則形神枝而久生惡則絕傷猶火之隨脂燭多少長
短爲遲速矣欲燈燭自盡易以不能但促斂旁脂以
榮漬其頭轉側蒸幹使火得安居則皆復明焉及本
盡者亦無以變今人之養性或能使隨齒復生白髮
更黑肌顏光澤如彼促脂轉燭者至壽極亦獨死耳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明者知其難求故不以自勞愚者欺或而冀復盡脂
易燭之力故汲汲不息又草木五穀以陰陽氣生於
土及其長大成實實復入土而後能生猶人與禽獸
昆蟲皆以雄雌交接相生之有長長之有老老之
有死若四時之代謝矣而欲變易其性求為異道惑
之不解者也

沙門不敬王者論

五篇

晉釋慧遠

晉成康之世車騎將軍庾木疑諸沙門抗禮萬乘所
明理何驃騎各二家各至元與中太尉桓公亦
同此義謂庾言之未盡與八座書云佛之爲化雖誕

以荒浩推乎親聽之外以敬爲本此出處不異蓋所
期者殊非敬若宜廢也老子同王侯於三大原其所
重皆在於貴生通運豈獨以聖人在位而比稱二儀
哉將以天地之大德曰生通生理物存乎王者故尊
其神器而體實唯隆豈是虛相崇重義存弘御而已
沙門之所以生生貴國存亦日用於理命豈有受其
德而遺其禮沾其惠而廢其敬哉于時朝士名賢答
者甚衆雖言未悟時並互有其美徒咸盡所懷而理
蘊於情遂令無上道服毀於塵俗亮到之心屈乎人
事悲夫斯乃交喪之所由千載之否運深懼大法之



將淪感前事之不忘故著論五篇究敘微意豈曰淵
鑿之待宸露蓋是伸其罔極亦庶後之君子崇敬佛
教者式詳覽焉

在家一

原夫佛教所明大要以出家爲異出家之人凡有四
科其弘敬通物則功侔帝王化兼治道至於感俗悟
時亦無世不有但所遇有行藏故以廢興爲隱顯耳
其中可得論者請略而言之在家奉法則是順化之
民情未變俗跡同方內故有天屬之愛奉主之禮禮
敬有本遂因之而成教本其所因則功由在昔是故
因親以教愛使民知其有自然之恩因嚴以教敬使
民知有自然之重二者之來實由冥應應不在今則
宜尋其本故以罪對爲刑罰使懼而後慎以天堂爲
爵賞使悅而後勸此皆卽其影響之報而明於教以
因順爲通而不革其自然也何者夫厚身存生以有
封爲滯累根深固存我未忘方將以情欲爲苑囿聲
色爲遊觀眺涵世樂不能自勉而特出是故教之所
檢以此爲涯而不明其外耳其外未明則大同於順
化故不可受其德而遺其禮沾其惠而廢其敬是故
悅釋迦之風者輒先奉親而敬君變俗投簪者必待



命而順動若君親有疑則退求其志以俟同悟斯乃
佛敎之所以重貴生助王化於治道者也論者立言
之旨貌有所同故位夫內外之分以明在三之志略
敘經意宜寄所懷

出家二

出家則是方外之賓跡絕於物其爲敎也達患累緣
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
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則不重運通之貴息患不由
於存身則不貴厚生之益此理之與形乖道之與俗
反者也若斯人者自誓始於落簪立志形乎變服是
故凡在出家皆遷世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變俗
則服章不得是世典同禮遷世則宜高尚其跡夫然
者故能拯溺俗於沈流拔幽根於重劫遠通三乘之
津廣開天人之路如令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
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亦已協契皇極在宥生民矣
是故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
不失其敬從此而觀故知超化表以尋宗則理深而
義篤躬泰息以語仁則功末而惠淺若然者雖將面
冥山而旋步猶或耻聞其風豈況與夫順化之民尸
祿之賢同其孝敬者哉



求宗不順化三

問曰尋夫老氏之意天地以得一爲大王侯以體順爲尊得一故爲萬化之本體順故有運通之功然則明宗必存乎體極體極必由於順化是故先賢以爲美談衆論所不能異異夫衆論者則義無所取而云不順化何邪荅曰凡在有方同稟生於大化雖羣品萬殊精靈異貫統極而言唯有靈與無靈耳有靈則有情於化無靈則無情於化無情於化化畢而生盡生不由情故形朽而化滅有情於化感物而動動必以情故其生不絕其生不絕則其化彌廣而形彌積情彌滯而累彌深其爲患也焉可勝言哉是故經稱泥洹不變以盡爲宅三界流動以罪苦爲場化盡則因緣永息流動則受苦無窮何以明其然夫生以形爲桎梏而生由化有化以情感則神滯其本而智昏其照介然有封則所存唯已所涉唯動於是靈響失御生塗日開方隨貪愛於長流豈一受而已哉是故反本求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塵封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則生可滅不以生累其神則神可冥冥神絕境故謂之泥洹泥洹之名豈虛稱也哉請推而實之天地雖以生生爲大而未能令生者



不死王侯雖以存存爲功而未能令存者無患是故
前論云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
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義存於此義存於此斯沙門
之所以抗禮萬乘高尚其事不爵王侯而沾其惠者
也

體極不兼應四

問曰歷觀前史上皇已來在位居宗者未始異其原
本本不可二是故百代同典咸一其統所謂唯天爲
大唯堯則之如此則非智有所不照自無外可照非
理有所不盡自無理可盡以此而推視聽之外廓無
所寄理無所寄則宗極可明今諸沙門不悟文表之
意而惑教表，文其爲謬也固已甚矣若復顯然有
驗此乃希世之聞荅曰夫幽宗曠邈神道精微可以
理尋難以事詰既涉乎教則以因時爲檢雖應世之
見優劣萬差至於曲成在用感卽民心而通其分分
至則止其智之所不知而不關其外者也若然則非
體極者之所不兼兼之者不可並御耳是以古之語
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此但方
內之階差而猶不可頓設況其外者乎請復推而廣
之以遠其旨六合之外存而不論者非不可論論之



或乖六合之內論而不辯者非不可辯辯之或疑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辯而不議者非不可議議之者或亂此三者皆卽其身耳目之所不至以爲關鍵而不關視聽之外者也因此而求聖人之意則內外之道可合而明矣常以爲道法之與名教如來之與堯孔發致雖殊潛相影響出處誠異終期則同詳而辯之指歸可見理或有先合而後乖有先乖而後合先合而後乖者諸佛如來則其人也先乖而後合者歷代君王未體極之主斯其流也何以明之經云佛有自然神妙之法在物以權廣隨所入或爲靈仙轉輪聖帝或爲卿相習師道士若此之倫在所變現諸王君子莫知爲誰所謂合而後乖者也或有始創大業而功化未就跡有參差故所受不同或期功於身後或顯應於當年聖王則之而成教者亦不可稱筭雖押引無方必歸塗有會此所謂乖而後合者也若令乖而後合則擬步通塗者必不自崖於一揆若令先合而後乖則釋迦之與堯孔發致不殊斷可知矣是故自乖而求其合則知理會之必同自合而求其乖則悟體極之多方但見形者之所不兼故惑衆塗而駭其異耳因茲而觀天地之道功盡於運化帝王之



德理極於順通若以對夫獨絕之教不變之宗固不得同年而語其優劣亦已明矣

形盡神不滅五

問曰論旨以化盡爲至極故造極者必違化而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是以引歷代君王使同之佛教令體極之至以權居統此雅論之所託自必於大通者也求之實當理則不然何者夫稟氣極於一生生盡則消液而同無神雖妙物故是陰陽之所化耳既化而爲生又化一爲死既聚而爲始又散而爲終因此而推固知神不俱化原無異統精靈一氣始終同宅宅全則氣聚而有靈宅毀則氣散而照滅散則反所受於天本滅一復歸於無物反覆終窮皆自然之數耳孰爲之哉若令本異則異氣數合合則同化亦爲神之處形猶火之在木其生必存其毀必滅形離則神散而罔寄木朽則火寂而靡託理之然矣假使同異之分昧而難明有無之說必存乎聚散聚散氣變之總名萬化之生滅故莊子曰人之生氣之聚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死生爲彼徒苦吾又何患古之善言道者必有以得之若果然邪至理極於一生生盡不化義可尋也答曰夫神者何邪精極而爲靈者也



精極則非卦象之所圖故聖人以妙物而爲言雖有上智猶不能定其體狀窮其幽致而談者以常識生疑多同自亂其爲誣也亦已深矣將欲言之是乃言夫不可言今於不可言之中復相與而依俦神也者罔應無生妙盡無名感物而動假數而行感物而非物故物化而不滅假數而非數故數盡而不窮有情則可以物感有識則可以數求數有精靈故其性各異智有明闇故其照不同推此而論則知化以情感神以化傳情化之母神爲情之根情有會物之道神有冥移之功但悟徹者反本惑理者逐物耳古之論道者亦未有所同請引而明之莊子發玄音於大宗曰大塊勞我以生息我以死又以生爲人羈死爲反真此所謂知生爲大患以無生爲反本者也文子稱黃帝之言曰形有靡而神不化以不化乘化其變無窮莊子亦云特犯人之形而猶喜若人之形萬化而未始有極此所謂知生不盡於一化方逐物而不反者也二子之論雖未究其實亦嘗徇宗而有聞焉論者不尋無方生死之說而惑聚散於一化不思神道有妙物之靈而謂精靈同盡不亦悲乎火木之喻原自聖典失其流統故幽典莫尋微言遂淪於常教



令談者賞之以成疑向使時無悟宗之匠則不知有先覺之明冥傳之功沒世靡聞何者夫情數相感其化無端因緣密構潛相傳寫自非達觀孰識其變自非達觀孰識其會請爲論者驗之以實火之傳於薪猶神之傳於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前薪非後薪則知指窮之術妙前形非後形則悟情數之感深惑者見形朽於一生便以謂神情俱喪猶覩火窮於一木謂終期都盡耳此由從養生之談非遠尋其類者也就如論假令神形俱化始自天本愚智貴生同稟所受門所受者爲受之於形邪爲受之於神邪若受之於形凡在有形皆化而爲神矣若受之於神是以神傳則丹朱與帝堯齊聖重華與瞽瞍等靈其可然乎其可然乎如其不可固知冥緣之構着於在昔明闇之分定於形初雖靈均善運猶不能變性之自然況降茲已還乎驗之以理則微言而有微効之以事可無惑於大道

論成後有退居之賓步朗月而宵遊相與共集法堂因而問曰敬尋雅論大歸可見殆無所間一日試重研究蓋所未盡亦少許處耳意以爲沙門德式是變俗之殊制道家之名器施於君親固宜略於形敬今



所疑者謂甫創難就之業遠期化表之功潛澤無現法之効來報玄而未應乃今王公獻供信士屈體得無坐受其德陷乎早計之累虛沾其惠貽夫素餐之譏邪主人良久乃應曰請爲諸賢近取其類有人於此奉宣時命速通殊方九譯之俗問王者以當賞以糒糧錫以舉服不荅曰然主人曰類可尋矣夫稱沙門者何邪謂其發蒙俗之幽昏啓化表之玄路方將以兼忘之道與天下同往使希高者挹其遺風漱流者味其餘津然雖大業未就觀其超步之跡所悟固已弘矣然則通之功賞存之益尚未酬其始誓之心況荅三之勞乎又斯人者形雖有待情無近寄視夫四事之俱若黷蚊之過乎其前者耳濡沫之惠復焉足語哉衆賓於是始悟冥塗以開轍爲功息心以淨畢爲道乃欣然怡襟詠言而退晉元興三年歲次閏逢于時天子蒙塵人百其憂凡我同志僉懷綴旒之歎故因述斯論焉

沙門袒服論

釋慧遠

或問曰沙門袒服出自佛教是禮與荅曰然問曰三代殊制其禮不同質文之變備於前典而佛教出乎其外論者咸有疑焉若有深致幸誨其未聞荅曰玄



古之民大朴未虧其禮不文三王應世故與時而變
因茲以觀論者之所執方內之格言耳何以知其然
中國之所無或得之於異俗其民不移故其道未亡
是以天竺國法盡敬於所尊表誠於神明率皆袒服
所謂去飾之基者也雖記籍未流茲土其始似有聞
焉佛出於世因而爲教明所行不左故應右袒何者
將辨貴賤必存乎位位以進德則尚賢之心生是故
沙門遁名分以背時不退已而求先又人之所能皆
在於右若動以順則觸事生累過而能復雖中賢
猶未得況有於此者乎請試言之夫形以左右成

體理以邪正爲用二者之來各乘其本滯根不拔則
事求愈應而理相贊其道微明世習未移應微難
辨袒服旣彰則形隨事感理悟其心以御順之氣表
誠之體而邪正兩行非其本也是故世尊以袒服篤
其誠而閉其邪使名實有當敬慢不雜然後開出要
之路導真性於久迷令淹世之賢不自絕於無分希
進之流不惑塗而旋步於是服膺聖門者咸履正思
願異跡同軌緇素風而懷古昔華俗以洗心尋本達
變卽返悟達形服相愧理深其感如此則情化專向
修之弗倦動必以順不覺形之自恭斯乃如來勸誘



之外因斂麤之妙跡而衆談未喻或欲革之反古之道何其深哉

難袒服論

何鎮南

見荅問袒服指訓兼弘標末文於玄古貴形理於近用使敬慢殊流誠服俱盡殆無間然至於所以明順猶有未同何者儀形之設蓋在時而用是以事有內外乃可以淺深應之李釋之與周孔漸世之與遺俗在於因循不同必無逆順之殊明矣故老明兵凶處右禮以喪制下左且四等窮奉親之至三驅顯王跡之仁在後而了其旨可見寧可寄至順於凶事表吉誠於喪容哉邇自所以肉袒亦猶許男與觀皆自以所乘者逆必不測之罰以斯而證順將何在故率所懷想更詳盡令內外有歸

荅何鎮南

釋慧遠

敬尋問旨蓋是開其達塗照所未盡令精靈並順內外有歸三復斯誨所悟良多常以爲道訓之與名教釋迦之與周孔發致雖殊而潛相影響出處誠異終期則同但妙跡隱於常用指歸昧而難尋遂令至言隔於世典談士發殊塗之論何以知其然聖人因弋釣以去其甚順四時以簡其煩三驅之禮失前禽而



弗吝網罟之設必待化而方用上極行華之仁內匪
釋迎之慈使天下齊已物我同觀則是合抱之一毫
豈直有間於優劣而非相與者哉然自跡而尋猶大
同於兼愛遠求其實則階差有分分外之所通未可
勝言故漸茲以進德令事顯於君親從此而觀則內
外之教可知聖人之情可見但歸塗未啓故物莫之
識若許其如此則袒服之義理不容疑來告記謂宜
更詳盡故復究敘本懷原夫形之化也陰陽陶鑄受
左右之體昏明代運有死生之說人情咸悅生而懼
死好進而惡退故先王既順民性撫其自然令吉

凶殊制左右異立由是吉事尚左進爵以厚其生凶
事尚右哀容尸以其性斯皆本其所受因順以通教
感於事變懷其先德者也世之所貴者不過生存生
存而屈伸進退道盡於此淺深之應於是乎在沙門
則不然後身退已而不謙卑時來非我而不辭辱卑
以自牧謂之謙居衆人之所惡謂之順謙順不失其
本則日損之功易積出要之路可遊是故遁世遺榮
反俗而動動而反俗者與夫方內之賢雖貌同而實
異何以明之凡在出家者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
以息患知生由稟化不順化以求宗推此而言



固知發軔歸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世務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則生可絕不以生累其神則神可冥然則向之所謂吉凶成禮奉親事君者蓋是一域之言耳未始出於有封有封未出則是翫其文而未達其變若然方將滯名教以徇生乘萬化而背宗自至順而觀得不曰逆乎漸世之與遺俗指存於此

明報應論

同

釋慧遠

問曰佛經以受罪重地獄斯罰冥科幽司應若影響余有疑焉何者夫四大之體卽地水火風耳結而

成身以爲神之奇生栖照津暢明識雖託之以存而

其理天絕豈以相礙之間固亦無受傷之地滅之既

無害於神亦由滅天地間水火耳又問萬物之心愛

欲森繁但私我有已情慮之深者耳若因情致報乘

惑生應則自然之跡順何所寄哉荅曰意謂此二條

始是來問之關鍵立言之津要津要旣明則羣疑同

釋始涉之流或因茲以悟可謂朗滯情於常識之表

發奇唱於未聞然佛教深玄微言難辯苟未統夫指

歸亦焉能暢其幽致當爲依傍大宗試敘所懷推夫

四大之性以明受形之本則假於異物託爲同體生



若遺塵起滅一化此則慧觀之所入智忍之所遊也
於是乘去來之自運雖聚散而非我寓羣形於大夢
實處有而同無豈復有封於所受有係於所戀哉若
斯理自得於心而外物未悟則悲獨善之無功感先
覺而典懷於是思弘道以明訓故仁恕之德存焉若
彼我同得心無兩對遊刃則泯一玄觀交兵則莫逆
相遇傷之豈唯無害於神固亦無生可殺此則文殊
案劍跡逆而道順雖復終日揮戈措刃無地矣若然
者方將託鼓舞以盡神運干鍼而成化雖功被猶無
賞何罪罰之有若反此而尋其源則報應可得而
明推事而求其宗則罪罰可得而論矣嘗試言之夫
因緣之所感化之所生豈不由其道哉無明為惑
網之淵貪愛為衆累之府二理俱遊冥為神用吉凶
悔吝唯此之動無明掩其照故情想凝滯於外物貪
愛流其性故四大結而成形形結則彼我有封情滯
則善惡有主有封於彼我則私其身而身不忘有主
於善惡則戀其生而生不絕於是甘寢大夢昏於同
迷抱疑長夜所存唯著是故失得相推禍福相襲惡
積而天殃自至罪成則地獄斯罰此乃必然之數無
所容疑矣何者會之有本則理自冥對兆之雖微勞



極則發是故心以善惡爲形聲報以罪福爲影響本以情感而應自來豈有幽司由御失其道也然則罪福之應唯其所感感之而然故謂之自然自然者卽我之影響耳於夫主宰復何功哉請尋來問之要而驗之於實難吉全許地水火風結而成身以爲神宅此卽宅有主矣問主之居宅有情邪無情邪若云無情則四大之結非主宅之所感若以感不由主故處不以情則神之居宅無情無痛痒之知神旣無知宅又無痛痒以安物則是伐卉剪林之喻無明於義若果有情四大之結是主之所感也若以感由於主故處必以情則中之居宅不得無痛痒之知神旣有知宅又受痛痒一物固不得同天地間水火風明矣因茲以談夫神形雖殊相與而化內外誠異渾爲一體自非達觀就得其際邪苟未之得則愈又愈迷耳凡稟形受命莫不盡然也受之旣然各以私戀爲滯滯根不拔則生理彌固愛源不除則保之亦深設一理逆情使方寸迷亂而況舉體都亡乎是故同道相乘共生警隙禍心未冥則構怨不息縱復悅畢受惱情無遺憾形聲旣著則影響自彰理無先期數合使然也雖欲逃之其可得乎此則因情致報乘感生應



但立言之旨本異故其會不同耳

問曰若以物情重生不可致喪則生情之由私戀之惑耳宜明以達觀曉以大方豈得就其迷滯以爲報應之對哉答曰夫事起必由於心報應必由於事是故自報以觀事而事可變舉事以責心而心可反推此而言則知聖人因其迷滯以明報應之對不就其迷滯以爲報應之對也何者人之難悟其日固久是以佛教本其所由而訓必有漸知久習不可頓廢故先示之以罪惡罪惡罪惡以宅心善惡滯於私戀則推我權於罪福則罪惡善惡以宅心善惡滯於私戀則推我以通物二理通物二理以情無所係故能尊賢容衆恕已施安達尋影響之以釋往復之迷迷情既釋然後大方之言可曉保生之累可絕夫生累者雖中賢猶未得豈常智之所達哉

三報論

因俗人疑善惡無現報作

釋慧遠

經說業有三報一曰現報二曰生報三曰後報現報者善惡始於此身卽此身受生報者來生便受後報者或經二生三生百生千生然後乃受受之無主必由於心心無定司感事而應應有遲速故報有先後先後雖異咸隨所遇而爲對對有強弱故輕重不同



斯乃自然之賞罰三報之大略也非夫通才達識入
要之明罕得其門降茲已還或有始涉大方以先悟
爲著龜博綜內籍反三隅於未聞師友仁匠習以移
性者差可得而言請試論之夫善惡之興由其有漸
漸以之極則有九品之論凡在九品非其現報之所
攝然則現報絕夫常類可知類非九品則非三報之
所攝何者若利害交於目前而頓相傾奪神機自運
不待慮而發發不待慮則報不旋踵而應此現報之
一隅絕夫九品也又三業殊體自同有定報定則
時來必受非所慮之所移智力之所免也將推而極





202500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NAN, R.O.C.



弘明集卷第六

梁釋

撰

釋駁論

晉釋道恒

晉義熙之年如聞江左表何二賢並商略治道諷刺時政雖未觀其文意者似依傍韓非五蠹之篇遂譏世之闕發五橫之論而沙門無事猥落其側余恐眩曜時情永淪邪惑不勝憤惋之至故設賓主之論以釋之

有東京東教君子詰於西鄙傲散野人曰僕曾預聞佛法冲邃非名教所議道風玄遠非器象所擬清虛



簡勝非近議所闕妙絕羣有非常情所測故每爲時君之所尊崇貴達之所欽仰於是衆庶朋契雷同奔向咸共嗟詠稱述其美云若榮漬風流則精義入微研究理味則妙契神用潔塵垢於胸心脫桎梏於形表超俗累於籠樊邈世務而高蹈論真素則夷齊無以踰其操遺榮寵則巢許無以過其志味玄旨則顏冉無以參其風去紛穢則松喬無以比其潔信如所談則義無間然足但今觀諸沙門通非其才羣居猥雜未見秀異下 煙渭渾波泯若薰猶同篋若源清則津流應鮮下 則條穎必茂考其言行而始終不

偷究其本末

後 有無校僕之所以致怪良由於此如

皇帝之志智

下 之失力皆在鑑鑄之間陶鑄以成

聖者苟道不虛下 才必應器然沙門既出家離俗高尚其志違天屬之親捨榮華之重毀形好之飾守清節之禁研心唯理屬已唯法投足而安蔬食而已使德行卓然爲時宗仰儀容邕肅爲物軌則然觸事蔑然無一可採何其棲託高遠而業尚鄙近至於營求孜孜無暫寧息或墾殖田圃與農夫齊流或商旅博易與衆人競利或矜恃醫道輕作寒暑或機巧異端以濟生業或占相孤虛妄論吉凶或詭道假權要射



時意或聚畜委積願養有餘或指掌空談坐食百姓
斯皆德不稱服行多違法雖暫有一善亦何足以標
高勝之美哉自可廢之以一風俗此皆無益於時政
有損於治道是執法者之所深疾有國者之所大患
且世有五橫而沙門處其一焉何以明之乃大設方
便鼓動愚俗一則誘喻一則迫脅云行惡必有累劫
之殃修善便有無窮之慶論罪則有幽冥之伺語福
則有神明之祐及厲引導勸行人所不能行逼強切
勸勉爲人所不爲上減父母之養下損妻孥之分
會同盡銷淨古寺廟極壯麗之美割生民之珍玩

崇無用之虛費

私家之年儲闕軍國之實費張空

聲於將來國

於未兆聽其言則洋洋而盈耳觀

其容則落落而注目考覘事以求微並未見其驗真
所謂擊影捕風莫知端緒亮僕情之所未安有識者
之所巨惑若有嘉信請承下風脫有暫悟永去其滯
矣主人憮然有聞慨爾長歎咄異哉子之所陳何其
陋也夫鄙俗不可以語大道者滯於形也曲士不可
以辯宗極者局於名也今將爲子略舉一隅自可思
反其宗矣蓋聖人設教應器投法受量有限故化之
以漸錄善心於毫端忘鄙吝於丘壑片行之善永爲



身貴一念之福終爲神用始覆一簣不可貴以爲山之功方趣絕境不中窮以括囊之實然海之所以稱大者由無皦潔之清道之所以稱晦跡者以無赫然之觀夫怨親婉孌有心之所滯而沙門遺之如脫屣名位財色世情之所重而沙門視之如秕糠可謂忍人所不能去斯乃標尚之雅趣弘道之勝事而云蔑然豈非妙賞之謂乎又且志業不同歸向塗乖岐逕分轍不相領悟未見秀異故其宜耳古人每歎才之爲難信矣周書 上亂臣十人唐虞之盛元凱二八

孔門三千並海內翹秀簡充四科數不盈十於中伯

牛癘疾回也六 商也怪格賜也貨殖子也難離由也凶懷求也四 江不稱職仲弓雖辟出於犁色而

舉世推德爲人九 之宗欽尚高軌爲搢紳之表百代詠其遺風千載仰其景行至於沙門乃若其剝節酷相瓦礫斯豈君子弘通之道雅正之論哉此由或人入斑輪之作坊不稱指南之巧妙但譏拙者之傷手真可謂服膺下流志存鄙劣昔丞相問客俗言鴟梟食母寧有是乎客答但聞慈烏反哺耳柏乃悵然自愧失言今子處心將無似相之問也君子遏惡揚善反是謂何又云投足而安且林野蕭條每有寇盜之



患誠傍人出動嬰交遊之譏處身非所則招風塵之累婆娑田里則犯人間之論二三無可進退唯谷宇宙雖曠莫知所厝又云蔬餐而已夫人間有不贍之匱山澤無委積之儲方宜取給復乘之以法所向九折於何得立若堂堂聖世而有首陽之餓夫明明時雍而有赴海之死客於雅懷何如然體無毛羽不可袒而無衣腹亦匏瓜不可繫而不食自未造極要有所貴年豐則取足於百姓時儉則肆力以自供誠非所宜事不得以蛇螫手斬以求全推其輕重蓋所存者大雖一已不求無獲求之不必一塗但合

濟之有理亦可兼多方以爲煩穢其欲役使不得妄動何故執之有伯成躬耕以墾殖沮溺耦作以

修農陶朱商賈以營生於陵灌蔬以自供崔文賣藥以繼乏君平卜筮以補空張衡術數以馳名馬鈞奇巧以騁功此等直是違俗遁世之人耳未正見有邈然絕塵與物天隔而咸共嗟詠不輟於口然沙門之中跡超諸乏耻與流輩動有萬數至於體道神化超落人封非可算計而未曾致言何其黨乎宜共思校事實不可古今殊論衆寡異辭希同爲貴猥多致賤恐非求精數理之譚也云自可廢之以一風俗是何



言歟聖人不誣十室三人必有師賞芳蘭並茂而欲
蘊崇焚之不亦暴乎其中自有德宇淵邃器標特望
或翹楚皦潔棲寄清遠或禪思入微澄神絕境或敷
演微言散幽釋滯或精勤福業勸化崇善凡出家之
本落髮抽簪之日皆心口獨誓情到懇至雖生死彌
綸玄滄長遠要自驅策必階於道金輪之榮忽若塵
垢帝釋之重茂若秕糠始者精誠乃有所感自非一
舉頓詣體備罰足其間何能不有小失且當錄其真
素略舉玄黃 舉一槩無復甄別不可以管蔡之
黨姬宗盡誅 仁之暴合潮流放此無異人苦頭虱

因欲并首俱 患在足刺遂欲通服全解不亦濫乎
云無益於時 損於治道夫弘道者之益世物有

日用而不知 荀氏云無爲之化百姓皆曰我自然
斯言當矣是以千木高枕而魏國大治庚桑善誨而
稷墨歸仁沙門在世誠無目前考課之功名教之外
實有冥益近取五戒訓物非六經之疇遠以八難幽
發非刑法之匹請以三藏銓罪非律令之流暢以般
若辯惑非老莊之謂道品無漏拔苦因緣則存而不
論周孔之教理盡形器至法之極兼練神明精粗升
降不可同日而語其優劣矣昔孛助化以道佐治國



境晏然民知其義年豐委積物無疵厲非益謂何云
世有五橫沙門處其一焉凡言橫者以其志無業尚
散誕莫名或博奕放蕩而傾竭家財或各挂編戶而
浮游卒歲或尸祿素餐而莫肯用心或執政居勢而
魚食百姓或馳競進趣而公私並損或肆暴恣虐而
動造不軌斯皆傷教亂正大敗風俗由是苟悅奮筆
而遊俠之論興韓非彈毫而五蠹之文作以之爲橫
理故宜然施之少門不亦誣乎國家方上與唐虞競
巍巍之美下周齊郁郁之化不使箕穎專有傲
世之寶商洛有標嘉遁之客甫欲大扇逸民之風崇

肅方外之士見子處懷經略時政乃欲踵亡秦虎狼
之豈術襲商古 泚之弊法坑焚儒典治無綱紀制

大半之稅家無財設三五之禁備民如賊天下熬
然人無聊生使羸氏之族不訖於三世二子之禍卽
戮於當時臨刑之日方乃追恨始者立法之謬本欲
寧國靜民不意堤防太峻反不容已事旣往矣何嗟
之及云一則誘喻一則迫脅且衆生緣有濃薄才有
利鈍解有難易行有淺深是以啓誨之道不一悟發
之由不同抑揚頓挫務使從善斯乃權謀之警策妙
濟之津梁殊非誘迫之謂也云罪則冥伺福則神祐



夫舍德至淳則衆善歸焉易曰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又曰爲不善於幽昧之中鬼得而誅之豈非冥伺神明之祐哉善惡之報經有誠證不復具列云會盡僧儲寺極壯麗此修福之家傾竭以儲將來之費殫盡自爲身之大計耳殆非神明歆其壯麗衆僧貪其滋味由農夫之播殖匠者之構室將擇楨材以求堂宇之飾精簡種子以規嘉穀之實故稼穡必樹於沃壤之地卜居要選於爽塏之處是以知三尊爲衆生福田十日修己之功德耳云割生民之珍玩崇無用之十夫博施兼愛仁者之厚德崇節宗

廟孝敬之至心止教若此道亦如之物有損之而益爲之必獲且十相糞土施惠爲神用譬朽木之爲舟乃濟度之津要何虛費之有哉欲端坐而望自然拱嘿以希安樂猶無柯而求伐不食而徇飽焉可得乎苟身之不修已爲困矣何必乃蔽百姓之耳目擁天下之大善既自飲毒復欲鳩人何酷如之可謂亡我陷彼相與俱禍是以盲聾瘖瘂之對經幽處彌劫之殃調達之報歷地獄無間之苦云罄私家之年儲關軍國之貲實聖王御世淳風遐被震道綱以維六合布德網以籠羣僑川無扣浪之夫谷無含歎之士



四民咸安其業百官各盡其分海內融通九州同貫
戎車於是寢駕甲士却走以糞嘉穀委於中田食儲
積而成朽童稚進德日新黃髮盡於眉壽當共擊壤
以頌太平鼓腹以觀盛化子何多慮之深橫憂時之
不足不亦過乎云恪大官而腫口臨滄海而攝腹眞
子之謂也云繫影捕風莫知端緒夫僞辯亂眞大聖
之所悲嗟時不識寶卞和所以慟哭然妙旨希夷而
體之者道冲虛簡詣而會之者得用遠能津梁頌溺
拔幽極滯美時化流無外故神暉一震則感動
大千瘳澤豐具九州蒙潤是以釋梵悟幽旨而歸

誠帝王望玄卡而委質八部挹靈化而洗心士庶親
眞儀而奔爭焉故非域中之名教肅肅焉殆是

方外之冥軌總瑤峭峻故罕得其門器宇幽遠稀
入其室是以道濟彌綸而理與之乖德包無際而事
與之隔子執迷自畢溟齒不悟益有以也夫日月麗
天而瞽者莫覩其明雷電震地而聾者不聞其響是
誰之過與而方欲議官商之音茂文章之觀眞過之
甚者昔文鱗改視於初曜須跋開聽於後緣子何辜
之不幸獨懷疑以終年比衆人之所悲最可悲之所
先於是遽巡退席悵然自失良久曰聞大道之說彌



貫古今大判因緣窮理盡性立理不爲當年弘道不
期一世可謂原始會終歸於命矣僕實滯癯長夜未
達其旨故每造有封今幸聞大夫之餘論結解疑散
豁然醒覺若披重霄以親朗日發蒙益而悟真慧僕
誠不敏敬奉嘉誨矣

正二教論

通士有爲庚夏論
者數作此則王之

南齊明僧紹

及聞殊論銳言置家有懼誣聖將明其歸故先詳正
所證二經之句庶可兩悟幽津

論稱道經云

人闡之于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

名曰清妙者也其晝寢乘日之精入清妙口中後

年四月八日亥半時剖右腋而生墮地卽行七步舉
手指天曰天

下唯我爲尊三界皆苦何可樂者

正曰道家之

旨其在老氏二經數玄之妙備乎莊生七章而得一
盡靈無聞形變之奇彭殤均壽未覩無死之唱故恬
其天和者不務變常安時處順夫何取長生若乘日
之精入口剖腋年事不符託異合說稱非其有誕議
神化秦漢之妄妖延魏晉言不經聖何云真典乎

論稱佛經云釋迦成佛已有塵劫之數或爲儒林之

宗國師道士

此皆於實正經
非方便之說也

正曰佛經之宗根明極



教而三世無得俗證覺道非可事顯然精深所會定慧有徵於內緣感所應因果無妄於外夫釋迦發窮源之真唱以明神道之所通也故其練精研照非養正之功微善階極異殆庶自崖道濟在忘形而所貴非全生生不貴存存何功忘功而功著寂滅而道常出乎無始入乎無終塵應非身塵劫非遐此其所以爲教也

論曰二經之旨若合符契正曰夫佛開三世故圓應無窮老止生。教極澆淳所以在形之教不譏殊生圓應之化。物類是周孔老莊誠帝王之師而非前說之證。塞異教又違符合之驗矣

論曰道則佛。則道也正曰既教有方圓豈觀其同夫由佛者固可以權老學老者安取同佛苟挾競慕高撰會雜妄欲因其同樹邪去正是乃學非其學自漏道靈祇多不量見耻守器矣

論曰其人不同其爲必異各成其性不易其事又曰或照五典或布三乘教在華而華言化夷而夷語又曰佛道齊乎達化而有夷夏之別正曰寂感遠通在物必暢佛以一音隨類受悟在夷之化豈必三乘教華之道何拘五教沖用因感既夷華未殊而俗之所



異執乖聖則雖其人不同然其教自均也

論曰端委搢紳諸率之容也翦髮緇衣羣夷之服也正曰將求理之所貴宜無本禮俗沿襲異道唯其時物故君子豹變民文先革顯孫膺訓喪志學殷夫致德韶武則禪代異典後聖有作豈限夷華況由之極教必拘國服哉是以繫其恒方而迷深動蹟矣水陸既變致速有節舟車之譬得無翩乎而刻船守株固以兩見所歸

論曰下棄妻

廢宗祀嗜欲之物咸以禮伸孝敬

三典獨以法尸德祀順曾莫之覺又曰全形守祀繼善之教也爰覓易姓絕惡之學也理之可貴者道事之可賤者曰今以廢宗祀爲犯順存嗜欲以申禮則是孝敬三典在我爲得俗無必賤矣毀貌絕惡自彼爲鄙道無必貴矣愛俗拘奮崇華尚禮貴賤迭置義成獨說徒欲蠶粥於凡觀豈期本理於聖言邪

論曰泥洹仙化各是一術佛號正真道稱正一一歸無死真會無生正曰侯王得一而天下貞莫議仙化死而不亡者壽不論無死臆說誣濫辭非而澤大道既隱小成互起誠哉是言其諸誣說謗慢欲以苟濟



其違求之聖言固不容譏矣今之道家所教唯以長
生爲宗不死爲主其練映金丹餐霞餌玉靈升羽蛻
尸解形化是其託術驗而竟無覩其然也又稱其不
登仙死則爲鬼或召補天曹隨其本福雖大乖老莊
立言本理然猶可無違世教損欲趣善乘化任往忘
生生存存之旨實理歸於妄而未爲亂常也至若張
葛之徒又皆離以神變化俗怪誕惑世符呪章劾咸
託老君所傳而隨稍增廣遂復遠引佛教證成其僞
立言舛雜師之依考之典義不然可知將令真妄
渾流希悟者之莫之能辯誣亂已甚矣

客既悉於佛老之正猶未值其津今將更盡言其隅
而使自反乎

照研心二教兩得乃可動靜兼盡
所遇斯乘也老子之教蓋修身治國絕棄貴尚事止
其分虛無爲本柔弱爲用內視反聽深根寧極渾思
天元恬高人世浩氣養和失得無變窮不謀通致命
而竣達不謀已以公爲度此學者之所以詢仰餘流
而其道若存者也安取乎神化無方濟世不死哉其
在調霞羽蛻精變窮靈此自繕積前成生既異氣故
雖記奇之者有之而言理者弗由矣稽之神功爰及
物類大若麟鳳怪瑞小則雀雉之化夫既一受其形



而希學可致乎至乃顏孔道隣親貴納之極固將仰
靈塵而止欲從末由則分命之不妄有推之可明矣
故仲尼貴知命而必有所不言伯陽去奇尚而固守
以無爲皆將以抑其誕妄之所自來也然則窮神盡
教固由之有宗矣道成事得各會之有元矣夫行業
著於前生而強學以求致其功積習成於素戾而橫
慕以妄易其爲首燕求越其希至何由哉故學得所
學而學以誠也爲其可爲而爲可致也則夫學鏡生
靈中天設教一測變存而不論經世之深孔老之
極也爲於未不盡照窮緣殊生其理練爲歸真神功

之正佛教之一也是乃神明其宗老全其生守生者
蔽明宗者通一止大方乃雖蔽而非妄動由其宗

則理通而照極故必德貴天全自求其道崇本貴通
功歸四大不謀非然守教保常孔老之純得所學也
超宗極覽尋流討源以有生爲塵毒故息敬於君親
不敬議其化異不執方而駭奇妙寂觀以祐思功積
見而要來則佛教之梓明於爲也故夫學得所學則
可以貴全生靈而教尊域中矣明爲於爲將乃滅習
反流而邈天人矣過此已往未之或知洗慮之得其
將在茲



門論

南齊張融

吾門世恭佛舅氏奉道道也與佛逗極無二寂然不動致本則同感而遂通達迹成異其猶樂之不洽不隔五帝之秘禮之不襲三皇之聖豈三與此皆殊時故不同其風異世故不一其義安可輒駕庸愚誣網神極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獄是非昔有鴻飛天道積遠難亮越人以為是楚人以為乙人自楚越耳鴻常一鴻乎夫澄本雖一吾自俱宗其本鴻迹既分一翔其所集汝可專遵於佛迹而無侮於道本書是一何兩孔周劍山茨少子致書諸遊

生者曰張融曰為哀鳴於將死人善言於就墓頃既病感生哀此

由幾氣況驚舟失桅於空壑山足無絆於澤中故視陰之開雖寸每遽不縫不徙也欲使魄後餘意繩墨第姪故為門律數感其一章通源二道今奏諸賢以為何若

難張長史門論

南齊周顒

周劍山茨歸書少子曰周顒頓首懋製來班承復峻其門則參于無器誠不待獎敬尋同本有測高心雖神道所歸吾知其主然自釋之外儒綱為弘過此而能與仲尼相若者黃老實雄也其教流漸非無邪弊



素樸之本義有可崇吾取捨舊懷處有涇渭與奪之際不至朱紫但蓄積懷抱未及厝言耳途軌乖順不可認同異之聞文宜有歸辨來言謂致本則同似非吾所謂同時殊風異又非吾所謂異也久欲此中微舉條裁幸因雅趣試共極言且略如左遲聞深況通源曰道也與佛逗極無二寂然不動致本則同感而遂通達達誠異周之問曰論云致本則同請問何義是其所謂本乎言道家者豈不以二篇爲主言佛教者亦應以二篇爲宗二篇所貴義極虛無般若所觀照窮法性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住寂之方其旨則別論所謂逗極無二者爲逗極極於虛無當無二於法性邪將二一幻更有異本儻虛無法性其趣不殊乎若有異本思告異本之情如其不殊願聞不殊之說

通源曰殊時故不同其風異世故不一其義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獄是非昔有鴻飛天道積遠難亮越人以爲鳧楚人以爲乙人自楚越耳鴻常一鴻乎夫澄本雖一吾自俱宗其本鴻跡旣分吾已翔其所集周之問曰論云時殊故不同其風是佛教之異於道也世異故不一其義是道言之乖於



佛也道佛兩殊非是則乙唯足下所宗之本一物爲
鴻耳驅馳佛道無免二乖未知高鑒緣何識本輕而
宗之其有旨乎若猶取二教以位其本恐戰獄方興
未能聽訟也若雖因二教同溯教源者則此教之源
每泐教而見矣自應鹿巾環杖悠然目擊儒墨閭閻
從來何諍苟合源共是分跡幾非則二跡之用宜均
去取奚爲翔集所向勤務唯佛專氣抱一無謹於道
乎言精旨遠企聞後要

通源曰汝可於佛跡而無侮於道本周之問曰
足下專遵佛跡無侮道本吾則心持釋訓業愛儒言
未知足下雅意佛儒安在爲當本一末殊爲本末俱
異邪既欲結我方相究涉理類所關不得無請

答周顥書

張融

張融白吾未能忘身故有情身分外既化極覓首復
爲子弟留地不欲使方寸舊都日夜荒沒平生所困
橫槓而草所以製是門律以律其門非佛與道門將
何律故告氣緩命憑覬申陰數感十應通源定本實
欲足下發予奇意果能翔贖起情妙見正析既赴所
志今爲子言

周之問曰論云致本則同請問何義是其所謂本乎



答彼周曰夫性靈之爲性能知者也道德之爲道可知者也能知而不知所可知非能知之義可知而不知爲能知所知非夫可知矣故知能知必赴於道可知必知所赴而下士雷情波照鼓欲噪精神明驅動識用沈蕩所以倒心下灌昭隔於道至若伯陽專氣致柔停虛任魄載管抱壹居凝通靜靜唯通也則照無所沒魄緒停虛故融然自道足下欲使伯陽不靜寧可得乎使靜而不怕道亦于何而可得今旣靜而兩神神靜而吾未之前聞也故逗極所以一爲性遊簡且韻狂狂曠不能復行次戰思定霸宇內但敷生靈以疎志庶足下罔象以捫珠是以則帝屬五而神常一皇而道無二鬼乙之交定者鴻乎吾所以直其繩矣

周之問曰言道家者豈不以二篇爲主言佛教者亦應以般若爲宗二篇所貴義極虛無般若所觀照窮法性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住寂之方其旨則別答彼周曰法性雖以卽色圓空虛無誠乃有外張義然環會其所中足下當加以半思也至夫遊無蕩思心塵自拂思以無蕩一舉形上是雖忘有老如霧釋然而有忘釋不伐老當其神地悠悠精和坐廢寂然以湛



其神遂通以沖其用登其此地吾不見釋家之與老氏陽其此意吾孰識老氏之與釋家逗極之所以無二親情故妙得其一矣直以物感既分應物難合令萬象與視聽交錯視聽與萬象相橫著之既已深却之必方淺所以若下之翁且藏卽色順其所有不震其情尊其所無漸情其順及物有潛去人時欲無既可西風畫舉而致南精夕夢漢寬中寐不其可乎若卿謂老氏不盡乎無則非期於得意若卿謂盡無而不盡有得意吾所期卿若疑老氏盡有而不亮以教則釋家才盡何以峻迹斯時卿若以釋家時宜

迹峻其猶老氏奇峻此迹逗極之同茲焉余意

周之問曰論然故不同其風是佛教之異於道

也世異故不一其義是道言之乖於佛也道佛兩殊非是則乙答彼周曰非是則乙迹固然矣迹固其然吾不復答但得其世異時殊不宜異其所以之異周之問曰未知高鑿緣何識本答彼周曰綜識於本已吐前牘吾與老釋相識正如此正復是目擊道斯存卿欲必曲鞠其辭吾不知更所以自訟

周之問曰若猶取二教以位其本恐戰獄方興未能聽訟也答彼周曰得意有本何至取教



周之問曰若雖因二教同測教源者則此教之源每
於教而見矣答彼周曰誠哉有是言吾所以見道未
壹於佛但吾之卽此言別有奇卽耳

周之問曰自應鹿巾環杖悠然目擊儒墨間從來
何諍答彼周曰虞芮二國之闢田非文王所知也碎
白玉以泯闢其別有尊者乎況夜戰一鴻妄巾鳧乙
斯自鹿巾之空負頭上環杖之自誣掌中吾安得了
之哉

周之問曰苟人共是分迹幾非則二迹之用宜均
去取奚爲翔隼夙向勤務唯佛專氣抱一無謹於道
乎答彼周曰竊惑多端神情數廣吾不翔翮於四果
卿尚無疑其乎吾不翔翮於五通而於集道復何
晦且寶聖宜本迹匪情急矧五已有所集方復移其
翔者邪卿得其無二於兩楹故不峻督其去取

周之問曰吾則心持釋訓業愛儒言未知足下雅意
佛儒安在爲當本一末殊爲本末俱異邪答彼周曰
吾乃自元混百聖同投一極而近論通源儒不在議
足下今極其儒當欲列儒圍道故無屬垣耳隙思潛
師夜以遂圖掩天城恐難升之險非子所躋則吾見
師之出不見其入也吾已謂百聖同所投何容本末



俱其異更以瀝勢倒兵恣鄉智勇吾之勇智自縱橫
湊出

重答張長史書

周顒

周顒頓首夫可以運寄情抱非理可師中外聲調登
塗所奉而使此中介分然去留無薄是則怏怏失路
在我奚難足下善欲言之吾亦言之未已也輒復往
研遲承來析

通源曰法性雖以卽色圖空虛無誠乃有外張義所
以苦下之翁。卽色順其所有不震其情尊其所
無漸情其順周之問曰苦下之藏卽色信矣斯言也

更恐有不及於卽色容自託以能藏則能藏者廣或
不獨出於應。夫有之爲有物知其有無之爲無
人識其無老氏之署有題無無出斯域是吾三宗鄙
論所謂取捨驅馳夫有能越其度者也佛教所以義
奪情靈言詭聲律益謂卽色非有故擅絕於羣家耳
此塗未明在老何積但紛紛橫涉皆由著有迕道淪
俗茲焉是患旣患由有滯而有性未明矯有之家因
崇無術有性不明雖則巨蔽然違誰尚靜涉累實微
是道家之所以有埤弘教前白所謂黃老實雄者也
正何舊說昔云老不及聖若如斯論不得影響於釋



宗矣吾之位老不至乃然夫大士應世其體無方或
爲儒林之宗或爲國師道士斯經教之成說也乃至
宰官長者咸託身相何爲老生獨非一跡但未知涉
觀淺深品位高下耳此皆大明未啓權接一方日月
出矣燭火宜廢無餘旣說衆權自寢足下猶欲坑遺
燦於日月之下明此火與日月通源旣情崇於日月
又無侮於火本未知此火本者將爲名乎將或實哉
名而已邪道本安在若言欲實之日月爲實矣斯則
事盡於一佛矣其道也通源之旨源與誰通

通源曰當其地悠悠精和坐廢登其此地吾不見

釋家之與老氏涉其此意吾孰識老氏之與釋家又
曰今旣靜而神靜而道二吾未之前聞也又曰
伯陽專氣致柔停虛任魄魄緒停虛故融然自道也
又曰心塵自拂一舉形上周之問曰足下法性雖以
卽色圖空虛無誠乃有外張義竊謂老釋重出對分
區野其所境域無過斯言然則老氏之神地悠悠自
悠悠於有外釋家之精和坐廢每坐廢於色空登老
氏之地則老異於釋涉釋氏之意則釋氏殊於老神
旣靜而不兩靜息兩而道二足下未之前聞吾則前
聞之矣苟然則魄緒停虛是自虛其所謂虛融然自



道亦非吾所聞道若夫心塵自拂一舉形上皆或未涉於大方不敢以通源相和也

通源曰足下欲使伯陽不靜寧可而得乎使靜而怕道亦于何而不得周之問曰甚如來言吾亦慮其未極也此所謂得在於神靜失在於物虛若謂靜於其靜非曰窮靜魄於其魄不云盡魄吾所許也無所間然

通源曰若卿謂老氏不盡乎無則非想期於得意若卿謂盡無而有得意復爽吾所期周之問曰盡有盡無非極夢備知無知有吾許其道家唯非有非無之一地道言不及耳非有非無三宗所蘊儻餘慮唯足下其念不使得意之相爽移失於有歸耳

通源曰非是則乙躡固然矣躡固其然吾不復答又曰吾與老釋相識正如此正復是目擊道斯存又曰得意有本何至取教又曰誠哉有是言吾所以見道來一於佛周之問曰足下之所目擊道存得意有本想法性之真義是其此地乎佛教有之足下所取非所以何至取教也目擊之本卽在教躡謂之是乙則其鴻安漸哉諸法真性老無其盲目擊高情無存老



跡皆跡兩亡索宗無所論所謂無侮於道本當無侮於何地哉若謂探道家之跡見其來一於佛者則是真諦實義公文可見矣將訟於道章而得之乎爲訟於德篇而遇之也若兩無所訟而玄德於方寸者此自足下懷抱與老釋而爲三耳或可獨樹一家非老情之所敢逮也

通源曰虞芮二國之關田非文王所知也斯自鹿巾之空負頭上環杖之自誣掌中吾安能了之哉周之問曰足下謂之且藏卽色則虛空有闕矣足下謂法性以卽色闕空則法性爲備矣今有人於此操環杖而言法性鹿巾之士執虛無而來請曰爾不同我吾與爾爾從容倚棘聽斷於其間曰皆不可也謂其鹿巾空負於頭上環杖自誣於掌中以足下之精明特達而判訟若斯良虞芮之所以於邑也

通源曰吾不翔翻於四果卿尚無疑其集佛吾翻不翔於五通而於集道復何晦周之問曰足下不翔翻於四果猶動集於佛教翻不翔於五通何獨棄於道跡乎理例不通方爲彼訴

通源曰當欲列儒闡道故先屬垣隙周之問曰足下通源唯道源不及儒吾因疑其闕是以相訪但未知



融然自道唯道能融將道之融然修儒可會邪雖非
義本縱言宜及想釋本多暇幸惠餘音
余尋周張難問雖往復積卷然兩家立意理在初番
故略其後文肯存義本

與顧道士書

謝鎮之

謝鎮之白敬覽夷夏之論辯推一源詳據二典清辭
斐聲官商有體玄致疊壺其可味乎吾不涯管昧竭
闕幽宗苦不思探蹟無階豪翰但鏡復逾三未消鄙
惑聊述所疑後釋論始云佛是老子老子是佛
又似仙化比沂沮長生等無死爰引世訓以符玄教

纂其辭例蓋似均也未識翦華廢祀亦猶蟲誼鳥聒
非所宜效請論之案周孔以儒墨爲典老莊以棄
教明筌此皆開漸遊方未猶洪祐也且蟲鳥殊類化
道本隔夫欲言之宜先究其由故人參二儀是謂三
才三才所統豈分夷夏則知人必人類獸必獸羣近
而徵之七珍人之所愛故華夷同貴恭敬人之所厚
故九服攸敦是以關雎之風行乎四國況大化所陶
而不洽三千哉若據經而言蓋聞佛之興世也古昔
一法萬界同軌釋迦文初修菩薩時廣化羣生於成
佛而有其上預靈慈澤皆來生我國我閭浮提也但



久迷生死隨染俗流釐失正路未悟前覺耳以聖人
俯三達之智各觀其根知區品不同故說三乘而接
之原夫真道唯一法亦不二今權說有三殊引而同
歸故遊會說法悟者如沙塵極沈濟惑無出此法是
以當來過去無邊世界共斯一揆則知九十有五非
其流也明矣彼乃始言其同而末言其異故知始之
所同者非同末之所異者非異將非謬擊瓦釜濫諧
黃鍾邪豈不誣哉至如全形守祀戴冕垂紳披氈纒
貝埋塵焚火王始之音婁羅之韻此俗禮之小異耳
今見在鳥而鳥鳴在獸而獸啣允執萬之一音感異
類而殊應便使夷夏隔化一何混哉舟枯車溺可以
譬彼夫俗禮者出乎忠信之薄非道之淳修淳道者
務在反俗俗既可反道則可淳反俗之難故宜祛其
甚泰祛其甚泰必先墮冠削髮方衣去食墮冠無世
飾之費削髮則無筭櫛之煩方衣則不假工於裁製
去食則絕情想於嗜味此則爲道者日損豈夷俗之
所制及其敷文與籍三藏四合此則爲學者日益豈
華風之能造又云佛經繁顯道經簡幽推此而言是
則幽者鑽仰難希顯則涉求易望簡必不足以示理
繁則趣會而多津佛法以有形爲空幻故忘身以濟



衆道法以吾我爲真實故服食以養生且生而可養
則及日可與千松比霜朝菌可與萬椿齊雪邪必不
可也若深體三界爲長夜之宅有生爲大夢之主則
思覺悟之道何貴於形骸假使形之可練生而不死
此則老宗本異非佛理所同何以言之夫神之寓形
猶於逆旅苟趣舍有宜何戀戀於檐宇哉夫有知之
知可形之形非聖之體雖復堯孔之生壽不盈百大
聖泥洹同於知命是以永劫已來澄練神明神明既
澄照絕有無名超四句此則正真終始不易之道也
又刻船者祈心於金質守株者期情於羽化故封有
而行六度凝滯而如靈芝有封雖乖六度之體爲之
或能濟物凝滯必不羽化卽事何足兼人尋二源稍
迹曠局異懷居然優劣如斯之流非可具詰彼皆自
我之近情非通方之宏識則知殊俗可以道甄哀哉
玄聖既邈斐然競興可謂指蟲迹爲蒼文餌螯乳爲
醍醐良可哀也佛道汪洋智量不可以言窮應迹難
以形測其辯有也則萬相森陳若干峙並立其析無
也則泰山空盡與秋毫俱散運十力以摧靡弘四等
以濟俗抗般若之法炬何幽而不燭潛三昧之法威
何遠而不伏寧疑夷夏不效哉



重與顧道士書

并頌

謝鎮之

謝鎮之白猥辱反釋究詳淵況既和光道佛而溼涓釋李觸類長之爰至基爽敷佛彌過精旨踰昧夫飾樞寶珍曜夜不售所謂馳走滅跡跳動息影焉可免乎循雅論所據正以蟲鳥異類夷夏舛俗余以三才均統人理是一俗訓小殊法教大同足下答云存乎周易非胡書所擬便謂素旗已舉不復伸檢玄旌爲素麾異乎曹子之觀旗輒復略諸近要以標大歸然譬珠雖隱暮四易顯聊以寄謔儻不貽忤夫太極剖判兩儀妄構五陰合輿形識謬彰識以流染因結形以愛滯緣生義皇之前民多專愚專愚則巢居穴處飲血茹毛君父子自相視胡越猶若禽獸又比蒙童道教所不入仁義所未移及其媿慾淪波觸崖思濟思濟則祈善祈善則聖應夫聖者何邪感物而遂通者也夫通不自通感不自感感恒在此通每自彼自彼而言應鏡高堂自此而言萬象斯歸故知天竺者居娑婆之正域處淳善之嘉會故能感通於至聖土中於三千聖應既彼聲被則此覩日月之明何假離朱之察聞雷霆之音奚事子野之聽故早高殊物不嫌同道左右兩儀無害天均無害天均則雲行法



教不嫌同道則雨施夷夏夫道者一也形者二也道者真也形者俗也真既猶一俗亦猶二盡二得一宜一其法滅俗歸真必反其俗是以如來制軌玄劫同風假令孔老是佛則爲韜光潛導匡教偏心立仁樹義將順近情是以全形守祀恩接六親攝生養性自我外物乃爲盡美不爲盡善蓋是有涯之制未鞭其後也何得擬道善提比聖牟尼佛教敷明要而能博要而能博則精疎兩汲精疎兩汲則剛柔一致是以清津幽暢誠易準夫以規爲圓者易以手爲圓者難將不捨其所難從其所易邪道家經籍簡陋多生穿鑿至如靈寶妙真採攝法華制用尤拙及如上清黃庭所尚服食咀石餐霞非徒法不可效道亦難同其中可長唯在五十之道全無爲用全無爲用未能遣有遣有爲懷靈芝何養佛家三乘所引九流均接九流均接則動靜斯得禪通之理是三中之一耳非其極也禪經微妙境相精深以此締真尚不能至今云道在無爲得一而已無爲得一是則玄契千載玄契千載不俟高唱大明宗引會導達風流者若當廢學精思不亦息哉豈道教之咎一作邪敬尋所辨非徒止不解佛亦不解道也反亂一首聊酬啓齒



弘明集卷第七

梁釋僧祐撰

難顧道士夷夏論

并書

宋朱昭之

見足下高談夷夏辨商二教條勒經旨冥然玄會妙
唱善同非虛言也昔應吉甫齊孔老於前吾賢又均
李釋於後萬世之殊塗同歸於一朝歷代之疑爭怡
然於今日賞深悟遠獨慰者多益世之談莫過於此
至於各言所好便復肝膽楚越不知苦甘之方雖二
而成體之性必一乃互相攻擊異端遂起往反紛類
斯害不少惜矣初若登天光被俗表未如入淵明夷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弘明集卷第七

梁釋僧祐撰

難顧道士夷夏論

并書

宋朱昭之

見足下高談夷夏辨商二教條勒經旨冥然玄會妙唱善同非虛言也昔應吉甫齊孔老於前吾賢又均李釋於後萬世之殊塗同歸於一朝歷代之疑爭怡然於今日賞深悟遠獨慰者多益世之談莫過於此至於各言所好便復肝膽楚越不知苦甘之方雖二而成體之性必一乃互相攻擊異端遂起往反紛類斯害不少惜矣初若登天光被俗表未如入淵明夷



輝淪夫導師失路則迷塗者眾故忘其淺昧遽相牽
拯令先布其懷未陳所恨想從善如流者不惜乘於
一往耳山川悠遠良話未期聊寄於斯以代誓對情
旗一接所釋不淺朱昭之白

夫聖道虛寂故能圓應無方以其無方之應故應無
不適所以自聖而檢心本無名於萬會物自會而爲
稱則名號以爲之彰是以智無不周者則謂之爲正
覺通無不順者則謂之爲聖人開物成務無不達也
則謂之爲道然則聖不過覺覺不出道君可知也何
須遠求哉但華夷殊俗情好不同聖動常因故設教
或異然曲禮淨戒數同三百威儀容止又等三千所
可爲異政在佛道之名形服之間耳達者尚復以形
骸爲逆旅袞冕豈足諭哉所可爲嫌砥在設教之始
華夷異用當今之俗而更兼治遷流變華一條宜辨
耳今當之言聖人之訓動必因順東國貴華則爲袞
冕之服禮樂之容屈伸俯仰之節衣冠簪佩之飾以
弘其道蓋引而近之也夷俗重素故教以極質髡落
微容衣裳弗裁閉情開照期神曠劫以長其心推而
遠之也道法則採餌芝英餐霞服丹呼吸太一吐故
納新大則靈飛羽化小則輕強無疾以存其身卽而



效之也三者皆應之一用非吾所謂至也夫道之極者非華非素不卽不殊無近無遠誰舍誰居不偏不黨勿毀勿譽圓通寂寞假字曰無妙境如此何所異哉但自皇徽已來各弘其方師師相傳不相關涉良由彼此兩足無復我外之求故自漢代已來淳風轉澆仁義漸廢大道之科莫傳五經之學彌寡大義既乖微言又絕衆妙之門莫遊中庸之儀弗覩禮術既壞雅樂又崩風俗寢頓君臣無章正教陵遲人倫失序於是聖道彌綸天運遠被玄化東流以慈係世仁衆生民蹟所先習欣所新聞革面從和精義復興典故微言之室在在重建玄詠之寶處處而有此可以事見非真布之空談將無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故邪意者夫聖人之撫百姓亦猶慈母之育嬰兒始食則餌以甘肥甘肥旣厭復改以脂審脂審旣厭則五體休和內外平豫爲益至矣不其然乎理旣然矣而橫厝非貶妄相分別是未悟環中不可與議二賢推盪往反解材之勢縱復得解非順理之作順理析之豈待推盪足下發源開端明孔老是佛結章就議則與奪相應何指紳擎蹠爲諸華之容稽首佛足則有狐蹲之貶端委罄折爲侯甸之恭右膝著地增



狗踞之辱請問若孔是正覺釋爲邪見今日之談吾不容聞許爲正真何理鄙誦既虧畏聖之箴又忘無苟之禮取之吾心所恨一也又云全形守祀繼善之教毀貌易性絕惡之學是商臣之子有繼善之功覆障毀落有絕惡之志推尋名實爲恨二也又云下棄妻孥上廢宗祀夫鬼神之理冥漠難明故子路有問宜尼弗釋當由生死道殊神祿難測豈爲聖不能言良恐賢不能得三達之鑒照之有在足下已許神化東流而復以來絜相乘與奪無定爲恨三也又云切法可以進謙弱除法可以退夸強三復此談顛倒不類夫謙弱易回可以賒和而進夸強難化應以苦切乃退隱心檢事不其然乎米糠在目則東西易位偏著分心則辭義舛惑所言乖當爲恨四也又云抑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夫道言真實敬同高唱覆載萬物養育衆形而云明者獨進似若自私佛音一震則四等兼羅三乘同順天龍俱靡而云昧者競前亦又近誣探賸之談而妄生瘡疣游辭放發爲恨五也又云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之術破惡之方吾無聞然夫惡止善行乃法教所以興也但未知興善之術術將誰然若善者已善奚用興善善者非善又



非與善則與善之名義無所託今道者善也復以與善取之名義太爲繼富不以振惡爲教福矣大道兼弘而欲局之爲恨六也又云殘忍剛愎則師佛爲長慈柔虛受則服道爲至夫摧伏勇猛迴靡殘暴實是牟尼之巨勳不乖於慧旨但道力剛明化功彌遠成性存存恩無不被梟鷄革心威無不制而云唯得虛受太爲淺畧將無意淪偏著不悟狹劣傷道邪披尋第目則先誠臆說建言肆論則不覺情遷分石難持爲恨七也又云八象西戎諸典廣略兼陳金剛般若文不踰千四句所弘道周萬法盡妙兩施繁約共有典法細誠科禮等碎精蠱橫生言乖乎實爲恨八也又云以國而觀則夷虐夏溫請問炮烙之苦豈康竺之刑流血之悲詎齊晉之于剗剔之苦害非左衽之心秋露合垢匪海濱之士推檢性情華夷一揆虛設溫巖爲恨九也又云博奕賢於慢遊講誦勝於戲謔尋夫風流所以得傳經籍所以不廢良由講誦以得通諮求以成悟故曰學而不講是吾憂也而方之戲謔太爲慢德請問善誘之筌其將安寄初未得意而欲忘言爲恨十也有此十恨不能自釋想望君子更爲伸之謝生亦有參差足下攻之已審且專所請不



復代匠

謬頌道士夷夏論

并書

宋朱昭之

朱廣之叩頭見與謝常侍往復夷夏之論辯章同歸之義可謂簡見通微清練之談也至於聃尚端冕之飾屏破翦落之素申以擊跪之恭辱以狐蹲之肅極東華人杜絕外法舟車之喻雖美平恕之情未篤致會之源既坦笈寄之塗方壅然則三乘之悟宵望茲土六度之津於今長訣披經翫理悵快良深謝生貶沒仙道褒明佛教以羽化之術爲浮濫之說幾形之唱爲履真之文徒知已指之爲指不知彼指之無殊豈所以通方得意善同之謂乎僕夙漸法化晚味道風常以崇空貴無宗趣一也蹄網雙張義無偏取各隨曉入唯心所安耳何必龍象可襲而瓔珞難來者哉自貧來多務研攷沈潛緘卷巾牘奄逾十載幼習前聞零落頓盡蘊志空年開瞻靡階每獨慷慨迺夜輒啓旦忘寐而清心遠信纏苦彌篤若夫信不泐理則輕況無主轉憶之賓因斯而起是以罄率狂管書述鄙心願重爲啓誨數導厥疑廣之叩頭

論云擊跪罄折侯甸之恭也狐蹲狗踞荒流之肅也疑曰夫邦殊用隔久自難均至於各得所安由來莫



辨侯甸之容所言當矣狐狗之目將不獨傷

論云若謂其致既均其法可換者而車可涉川舟可行陸乎必不可也疑曰夫法者所以法情情非法也法既無定由情不一不一之情所向殊塗剛柔並馳華戎必同是以長川浩漫無當於此矣平原遠陸豈取於彼邪舟車兩乘何用不可

論云既不全同又不全異下棄妻孥上廢宗祀疑曰若夫廢祀於上不能絕棄於下此自擬異入同非同者之過也寧可見犁牛不登宗廟之用而永棄於牢饋之具邪

論云嗜慾之物皆以禮伸孝敬之典獨以法屈悖德犯順魯莫之覺疑曰若悖德犯順無施而可恭敬惠從和觸地而通是以損膳行道非徵凶之宅服冕素餐非養正之方屈伸之望可相絕於此矣

論云理之可貴者道也事之可賤者俗也今捨華效夷義將安取若以其道邪道固符合矣若以其俗邪俗則天乖矣疑曰至道虛通故不爵而尊俗無不滯故不黜而賤賤者不能無累尊者自然天足天足之境既符俗累之域亦等道符累等又誰美誰惡故俱是聖化唯照所惑惑盡明生則彼我自忘何煩遲遲



捨效之際耿介於華夷之間乎

論云無生之教賒無死之化切切法可以進謙弱賒法可以退夸強疑曰無生卽無死無死卽無生名反實合容得賒切之別邪若以跡有差降故優劣相懸者則宜以切抑強以賒引弱故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致教之方不其然乎

論云佛教文而博道教質而精精非蠢人所信博非精人所能疑曰夫博聞強識必緣照遠廣敦修善行必因理入微照明則理無不精理精則明無不盡然則精博同功相爲利用博猶精也豈蠢人所能信精猶博也豈弘通所獨闕

論云佛言華而引道言實而析析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疑曰夫華不隔理則爲達鑿所陶實未屆虛故爲鑽實所業陶業有厚者爲質昧邪爲待明邪若其質昧則明不獨進若必待明則昧不獲前若明昧俱得何須押引妙況難章所宜更辯

論云佛經繁而顯道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顯則正路易遵遵正則歸塗不迷見妙則百慮咸得疑曰簡則易從云何難見繁則難理豈得易遵遵正則歸塗不迷可以階道之極雖非幽簡自然玄造何假難



明之術代茲易曉之路哉

論云若殘忍剛愎則師佛爲長慈柔虛受則服道爲至疑曰夫邪見枉道法所不存慈悲喜捨是所漸錄喜心則能受捨亦必虛虛受之義宥然復會未知殘復之人更依何法若謂所受者異則翻成刻船何相符之有乎

論云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之術又以中夏之性不可倣西戎之法疑曰興善之談美矣勿倣之誨意所未安請問中夏之性與西戎之人爲夏性純善戎人根惡如令根惡則於理何破使其純善則於義何興故知有惡可破未離於善有善可興未免於惡然則善惡參流深淺互列故羅雲慈惠非假東光桀跡凶虐豈鍾西氣何獨高華之風鄙戎之法邪若以此善異乎彼惡殊乎此惡則善惡本乖寧得同致

論云踰夾之儀婁羅之辯猶蟲誼鳥聒何足述倣疑曰夫禮以伸敬樂以感和雖敬由禮伸而禮非敬也和因樂感樂非和也故上安民順則玉帛停筐風淳俗泰則鍾鼓輟響又鍾帛之運不與二儀並位蓋以極頓權時不得已而行耳然則道義所存無係形容苟造其反不嫌殊周全祇踰處跪孰曰非敬敬以伸



心執曰非禮禮敬玄符如何徒捨舍識之類人標其所貴貴不在言言存貴理是以麟鳳懷仁見重靈篇猩猩能語受蚩禮章未知之所論義將何取若執言捐理則非知者所據若仗理忘言則彼以破相明宗故李叟之常非名欲所及維摩靜默非巧辨所追檢其言也彼我俱遣尋其旨也老釋無際俱遣則濡沫可遣無際則不負高貴何乃遠望般若名非智慧便相挫賊比類蟲鳥研復逾日未愜鄙懷且方俗殊韻豈專胡夏近唯中邦齊魯不同權與傲落亦古今代述以其無妨指錄故傳授世習若其非也則此未爲是如其是也則彼不獨非既未能相是則均於相非想茲漢音流入彼國復受蟲語之尤烏聒之誚婁羅之辯亦可知矣一以此明筵楹可齊兩若兼除不其通乎夫義奧淵微非所宜參誠欲審方玄匠聊伸一往耳傾心遙佇遲聞後裁

駁顧道士夷夏論

并書

宋釋慧通

余端夏有陳亡事忽景披顧生之論昭如發蒙見辨異同之原明是非之趣辭豐義顯文華情奧每研讀忘倦愬若萱草真所謂洪筆君子有懷之作也然則察其指歸疑笑良多譬猶盲子採珠懷赤菽而反以



爲獲寶璧質聽樂聞驢鳴而悅用爲知音斯蓋吾子
夷夏之談以爲得理其乖甚焉見論引道經益有味
如昔老氏著述文指五千其餘淆雜並淫謬之說也
而別稱道經從何而出旣非老氏所創寧爲真典庶
更三思儻祛其惑

論云孔老非佛誰則當之道則佛也佛則道也以斯
言之殆迷厥津故經云摩訶迦葉彼稱老子光淨童
子彼名仲尼將知老氏非佛其亦明矣實猶吾子見
理未弘故有所固執然則老氏仲尼佛之所遣且宣
德示物過福而後佛教流焉然夫大道難遵小成易
習自往古而致歎非來今之所慨矣老氏著文五千
而穿鑿者衆或述妖妄以迴人心或傳淫虐以振物
性故爲善者寡染惡者多矣僕謂搢紳之飾幣折之
恭頌奠之禮斯蓋大道廢之時也仁義所以生孝敬
所以出矣智欲方起情僞日滋聖人因禁之以禮教
制之以法度故禮者忠信之薄取亂之首也旣失無
爲而尚有爲寧足加哉夫剪髮之容狐蹲之敬永沈
之俗僕謂華色之不足吝貨財之不可守亦已信矣
老氏謂五色所以令人目盲多藏必之後失故乃剪
髮玄服捐財去世讓之至也是以泰伯無德孔父嘉



焉斯其類矣夫胡跪始自天竺而四方從之天竺天地之中佛教所出者也斯乃大法之整肅至教之齊嚴吾子比之狐蹲厥理奚徵故夫凶鬼助惡強魔毀正子之謂矣譬猶持瓢以滅江海側掌以蔽日月不能損江海之泉掩日月之明也至夫太古之初物性猶淳無假禮教而能緝正弗施刑罰而自治死則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至無期哀至便哭斯乃上古之淳風良足效焉子欲非之其義何取又道佛二教喻之舟車夫有識聞之莫不莞爾而笑僕謂天道弗言聖人無心是以道由人弘非道弘人然則聖人神鑿靡所不通智照寧有不周而云指其專一不能兼濟譬猶靈彈朝覲稱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音故形殊則音異物異則照殊日不爲異物而殊照風不爲殊形而異音將知其日一也其風一也稟之者不同耳吾子以爲舟車之喻義將焉允然夫大教無私至德弗偏化物共旨導人俱致在戎狄以均響處胡漢而同音聖人寧復分地殊教隔寓異風豈有夷邪寧有夏邪昔公明儀爲牛彈清角之操伏食如故非牛不聞不合其耳也轉爲蚤蚤孤犢之聲於是奮耳掉尾踈躑而聽之今吾子所聞者益蚤蚤之音也夷夏



之別斯旨何在又云下棄妻孥上廢宗祀嗜欲之物皆以禮伸孝敬之典獨以法屈夫道俗有晦明之殊內外有語默之別至於宗廟享祀禘祫皇考然則孝敬之至世莫加焉若乃煙香父臺韻法晨宮禮拜懺悔祈請無輟上逮歷劫親屬下至一切蒼生若斯孝慈之弘大非愚瞽之所測也夫國貴民爲本君恃民而立國之所以寧民之力也推如來談似爲空設又云刻船桑門守株道士空爭大小互相彈射披撫華論深釋久滯尋文求義於何允歸夫外道淫奔彌齡積紀沈晦弗遷淪惑寧反遊涉墟鄉泛越鄙落公因聖術私行淫亂得道如之何斯可耻昔齊人好獵家貧犬鹿窮年馳騁不獲一獸於是退而歸耕今吾子有知歸耕得筭又云大道旣隱小成互起辯訥相傾孰與正之夫正道難毀邪理易退譬若輕羽在高遇風則飛細石在谷逢流則轉唯泰山不爲飄風所動磐石不爲疾流所迴是以梅李見霜而落葉松栢歲寒之不凋信矣夫姪妖之術觸正便挫子爲大道誰爲小成想更論之然後取辯若夫顏回見東野之馭測其將敗子貢觀邾魯之風審其必亡子何無知若斯之甚故標愚智之別撰賢鄙之殊聯舉一隅示子



望能三反又云泥洹仙化各是一術佛號正真道稱
正一一歸無死真會無生無生之教賒無死之教切
斯蓋吾子聰辯能言鄙夫蔑以如之然則泥洹滅度
之說著乎正與仙化入道之唱理將安附老子云生
生之厚必之死地又云天地所以長久者以其不自
生也夫忘生者生存存生者必死子死道將屆故謂
之切其殊切乎諺曰指南爲北自謂不惑指西爲東
自謂不蒙子以必死爲將生其何反如之故潛居斷
糧以修仙術僕聞老氏有五味之戒而無絕穀之訓
矣是以蟬蛻不食君子誰重蛙蟻穴藏聖人何貴且
自古聖賢莫不歸終吾子獨云不死何斯濫乎故舜
有蒼梧之墳禹有會稽之陵周公_有改葬之篇仲尼
有兩楹之夢曾參有啓足之辭顏回有不幸之歎子
不聞乎豈謬也哉昔者有人未見麒麟問常見者曰
麟何類乎荅曰麟如麟也問者曰若嘗見麟則不問
也而云麟如麟何邪荅云麟麋身牛尾鹿蹄馬背問
者乃曉然而悟今吾子欲見麟邪將不見告又云道
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僕謂老教指乎五千過斯
已外非復真籍而道文重顯愈深疑怪多是虛託妍
辭空稱麗句譬周人懷鼠以質璞鄭子觀之而且退



斯之謂矣。尋此而言，將何克允？又云：殘忍剛愎，則師佛爲長。慈柔虛受，則服道爲至矣。故老子云：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學文，故人所以敷行誠籍，顯著文教，將爲愚瞽之故，非爲賢哲之施矣。違之者必凶，順之者必吉。夫強梁剛愎之人，下愚之類也。夫教慈愍，方便爲之，將非虛邪學文，和慈柔虛受，僕謂宜空談今學道，反之陳黃書，以爲真典，佩紫錄，以爲妙術。士女無分，閨門混亂，或服食以祈年長，或姪姢以爲瘳疾。慈柔之論於焉，何託？又道述審而微，利用在已。故老子云：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也；及吾無身，吾又有何患？老氏以身爲大患，吾子以軀爲長保，何其乖之多也。夫後身而身先，外身而身存，惟云在已，未知此談以何爲辯。又云：婁羅之辯，各出彼俗，自相領解，猶蟲誼鳥聒，何足述效？僕謂餌辛者不知辛之爲辛，而無羨於甜香悅臭者，不覺臭之爲臭，而弗耽椒蘭，猶吾子淪好淫僞，寧有想於大法。夫聖教妙通，至道淵博，旣不得謂之爲有，亦不得謂之爲無。無彼我之義，並異同之說矣。夫言猶射也，若筈之離弦，非悔恨所及，子將慎言乎？而云蟲誼鳥聒，意則何依。近者孫子猖狂，顯行無道，妖姪喪禮，錢逆廢義，賢士同



志而已愚夫輒爲迴心姦僞盈室惡侶填門墟邑有
痛切之悲路陌有羅苦之怨夫天道損盈鬼神福謙
然後自招淪喪

戎華論折頽道士夷夏論

宋釋僧愍

昔維摩者內乘高路功亮事外龍隱人間志揚淵海
神灑十方理正天下故乃跡臨西土協同幽唱若語
其靈變也則能令乾坤倒覆促延任意若語其真照
也則忘慮而幽凝言絕者也如此之人可謂居士未
見君稱居士之意也君今七慢之岳未摧五欲之谷
未填慧陽之日未耀無明之雲未晴永冥之風未息
夜遊之迷未旋君旣解僧常品而山號居士乎貧道
遙餐器量知君未堪斯據然此雖大法之淺號而亦
未易可當矣省君夷夏論意亦具照來心貧道踐學
天壇希囑茲況而此所論者才無玩文之麗識無鑿
齒之效照無寸光澤無露潤萬塗斯闕有何義哉而
復內乘茫思獲心關計輕弄筆墨仰卜聖旨或混道
佛合同或論深淺爲異或說神邦優劣或毀清正賓
寶夫苦李繁子而枝折藥大謬唱而受梟此皆是上
世之成制後賢之遠匠矣今將示君道佛之名義異
也夫佛者是正靈之別號道者是百路之都名老子



者是一方之哲佛據萬神之宗道則以仙爲貴佛用
漏盡爲研仙道有千歲之壽漏盡有無窮之靈無窮
之靈故妙絕杳然千歲之壽故乘龍御雲御雲乘龍
者生死之道也杳然之靈者常樂永淨也若斯者故
能璇璣並應跡臨王城宮疎遶闕細委重軒故放彼
萬國普越三空龍飛華館整駕道場於是初則唱於
鹿苑次則集於天宮中則播於靈鷲後則扇於熙連
故乃巨光遐照白日寢暉華軒四蓋梵駕天垂九天
齊歌翠仙悟機敢預有緣莫不雲會歸焉唯有周皇
邊霸道心未與是以如來使普賢威行西路三賢並
導東都故經云大士迦葉者老子其人也故以詭教
五千翼匠周世化緣旣盡迴歸天竺故有背關西引
之遊華人因之作化胡經也致令寡見之衆詠其華
焉君未詳幽旨輒唱老佛一人乎聞大聖現儒林之
宗便使周孔莊老斯皆是佛若然者君亦可卽老子
邪便當五道羣品無非是佛斯則是何言歟眞謂夸
父逐日必渴死者也君言夷夏論者東有騷濟之醜
西有羌戎之流北有亂頭被髮南有剪髮文身姬孔
施禮於中故有夷夏之別戎華者東盡於虛境西則
窮於幽鄉北則弔於溟表南則極乎牢閭如來扇化



中土故有戎華之異也君責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者子出自井坂之淵未見江湖之望矣如經曰佛據天地之中而清導十方故知天竺之土是中國也周孔有雅正之制如來有超俗之憲雅正制故有異於四夷超俗憲故不同於周孔制四夷故八方推德憲加周孔故老子還西老子還西故生其羣戎四夷推德故踰增其迷夫正禮巨易真法莫移正禮巨易故秦伯則於吳越而整服真法莫移故佛教則東流而無改緣整服故令裸壤翫裳法無改故使漢賢落髮翫裳故使彤暹中夏落髮故使仰齊西風形暹中夏故使山藏而空慢遠齊西風故使近見者莫不信也若謂聖軌無定應隨方異者秦伯亦可裸步江東君今亦可未服裳也故雖復方類不同聖法莫異君言義將安取者謂取正道也於是道指洞玄爲正佛以空空爲宗老以太虛爲與佛以卽事而淵老以自然而化佛以緣合而生道以符章爲妙佛以講導爲精太虛爲與故有中無無矣卽事而淵故觸物斯與矣自然而化故霄堂莫登矣緣合而生故尊位可升矣符章爲妙故道無靈神矣講導爲精故研尋聖心矣有中無無故道則非大也觸物斯與故聖路遐曠



也霄堂莫登故云云徒勞也尊位可升故智士亡身也道無靈神故傾顏何求也研尋聖心故沙門雲興也爾乃故知道經則少而淺佛經則廣而深道經則渺而穢佛經則弘而清道經則濁而漏佛經則素而貞道經則近而闇佛經則遠而明君染服改素實參高風也首冠黃巾者卑鄙之相也皮革苦頂者莫非華風也販符賣籙者天下邪俗也搏頰扣齒者倒惑之至也反縛伏地者地獄之貌也符章合氣者姦狡之窮也斯則明闇已顯真僞已彰君可整率匹侶徊涉清衢貧道雅德內領同奉聖真豈有惡乎想必不逆允於往示耳

弘明集卷第七

校訛

第二紙

二行南藏作道佛

第十六紙

十二行流通作研

音釋

黷

徒谷切

盪

徒朗切

餼

虛氣切

猩

音生

蚩

徒也

赤胎

切

莞

胡管切

覲

古候切

踈蹠

踈徒抽切

蹠

徒踐切

蹠

禘

徒計切

禘

徒計切

姣

古巧切

臭

尸殺切

藪

徒也

也

少

苦

徒也



渣糝淪滯險難余甚悼焉聊詮往迹庶鏡未然照迷
童於互鄉顯妙趣於塵外休風冥被彼我情判豈是
言聲所能攬寫

禁經上價一逆

夫言籍雲舒貫空有之美聖賢功績何莫由斯實學
者之淵海生民之日月所以波溢菩薩慈悲等照震
電光於炎塗弭魔賊於險澤汎靈舟於信風接浮生
於苦海聞道諸經製雜凡意教迹邪險是故不傳怪
哉道化空被禁銅觀今學者不顧嚴科但得金帛便
與其經質者造之至死不覩貪利無慈逆莫過此又
其方術穢濁不清乃扣齒爲天鼓咽唾爲醴泉馬屎
爲靈薪老鼠爲芝藥貴此求道焉能得乎昔秦皇漢
武不獲輕身使徐福公孫遠冥雲波所候通仙影響
無陳夫閉心祛欲則事與道隣豈假驟涉之勞咽唾
嗑齒者乎

妄稱真道二逆

夫質懋縹霞者言神丹之功開明淨智者必蕩花之
氣雖保此爲真而未能無終況復張陵妄稱天師既
侮慢人鬼卽身受報漢典平末爲躡蛇所喻子衡奔
尋無處畏負清議之報譏乃假設權方以表靈化之



中等焉望漢室反易天明罪悉伏誅次有子魯復稱
鬼道神祇不佐爲野麋所突末後孫恩復稱紫道不
以民賤之輕欲圖帝貴之重作雲霧於幽竇發妄想
於空玄水仙惑物枉殺老稚破國壞民豈非兇逆是
以宋武皇帝惟之慨然乃龍飛千里虎步三江掩撲
羣妖不勞浹辰含識懷懼草木春光

章書代德五逆

夫至化餘塵不可誣蔽詮益靈鬼務依明德道無真
體妄逐妖空輒言東行醉酒沒故如此頑骨寧非陋
僻又遷達七祖文意淺薄乞免擔沙石長作道鬼犬
聖智窮微有念斯照何煩祭酒橫費紙墨若必須辭
訴然後判者始知道君無玄鑒之能天曹無天眼之
照三官疲於謹案伺吏勞於討捕聞其奏章本擬急
疾而戊辰之日上必不達不達太上則生民枉死嗚
呼哀哉實爲五逆

畏鬼帶符妖法之極一

夫真心履順者妖忤革其氣是以至聖高賢無情於
萬化故能洞遊金石臥宿煙霞此純誠感通豈佩帶
使然哉其經辭致媵慢鬼弊云左佩太極章右佩昆
吾鐵指日則停暉擬鬼千里血若受黃書赤章言卽



是靈仙琅屐入靖不朝太上至於使六甲神而跪拜
闔廟如郭景純亦云仙流登國度應竟不免矣愚癡顛倒豈識儀節聞其
著符昔時軍標張角黃符于魯戴絳盧棟紫標孫恩
孤虛並矯惑王師終滅人鬼

制民課輸欺巧之極二

夫五斗米教出自天師後生邪濁復立米民世人厭
畏是以子明杜恭俱困魔騭又滄矣齋者事起張魯
氏夷雜化故制斯法乃鹽驥泥中黃鹵泥面搗頭懸
柳埏埴使熱此法指在邊陲不施華夏至義熙初有
王公其次貪寶憚苦竊者打拍吳陸修靜甚知源僻
猶塗撲額懸糜而已癡僻之極李勿言道

解厨纂門不仁之極三

夫開闢大施與物通美左道餘氣乃纂門解厨矜身
與食懷吮班之態昔張子魯漢中解福大集祭酒及
諸鬼卒鬼卒鬼民鬼吏鬼道此是子魯輕於民夷作此名也又天師係師編師及三女師此是張
善自稱美也又後始道男冠又女官道和性都功祭酒
此是荒時極化名也又前道三洞法師長安僧神作
此名也又充生道民僧公玉珠陵縣民王靈朝作也
又道士臥臥制酒水賦此是世人之所目也又天公
都漢傳經者是陸修靜傍依世制此名也又天公
地公及稱巨妾太平之道五斗米道大道紫道鬼神
神若仙此作賦時假威名也又膠東樂大拜五利將
軍馳有勇士而無臣節酣進過常遂致霄逸醜聲遐
漢武之末不復稱之也



布遠達岷方劉璋教曰夫靈仙養命猶節松霞而厚
身嗜味奚能尚道士魯聞之憤耻意深罰其掃路世
傳道士後會舉標以防斯難兼制厨令酒限三升漢
末已來謂爲制酒至王靈期削除登目先王道民並
其賑錫雖有五利之貴更爲妖物之名

度厄苦生虛妄之極四

夫質危秋蒂命薄春水業風吹蕩蓬迴化境所以景
公任於緣命孫子記爲行尸迷徒湫學不識大方至
有疾病衰禍妄甚妖祟之原淵鬼鵬以爲災渡危厄
於遐川詹鈞星於懸溜雪丹章於華山乃感翠眉貌
談詬冥鬼云三官使者已送光歸返者故然空喪辭
貨斯實祭酒規巾櫛之利蠶食百姓公私並損致使
火宅驚於至聖歸歌動於人思矣

夢中作罪頭癡之極五

夫天屬化始乃識照爲原棄捨身命草木非數然大
地丘山莫非我故塵滄川瀉漫皆是我淚血以此而
觀誰非親友或夢見先亡輒云變怪夫人鬼雖別生
滅固同恩愛之情時復影響羣邪無狀不識逆順召
食鬼吏兵奏章斷之割截幽靈單心誰照幸願未來
勿尚迷言使天堂無輟食之思水河靜災念之聲



輕作寒暑兇伎之極六

夫淵默心口者萬行之真德而塵界衆生率無慈愛
愆兇邪佞符章競作懸門貼戶以誑愚俗高賢有識
未之安也造黃神越章用持殺鬼又制赤章用持殺
人趣悅世情不計殃罪陰謀懷嫉經有舊準死入鐵
鉗火獄生出鴟鴞瘡痘精骸昏朽淪離永劫誰知斯
乎老鬼民輩道相不然事之宜質夫諫刺雖苦智者
甘聞故略致言幸試三思能拂迹改圖卽與大化同
風矣良其不韋請俟明德備照登曲以曉長夜豈是
今日弱辭所陳哉

滅惑論

梁劉勰

惑造三破論者義證庸近辭體鄙拙雖至理定於深
識而流言惑於淺情委巷陋說誠不足辨又恐野聽
將謂信然聊擇其可採略標雅致

三破論云道家之教妙在精思得一而無死入聖佛
家之化妙在三昧神通無生可冀詔死爲泥洹未見
學死而不得死者也滅惑論曰二教真僞煥然易辨
夫佛法練神道教練形形器必終礙於一垣之裏神
識無窮再撫六合之外明者資於無窮教以勝慧闇
者戀其必終誰以仙術極於餌藥慧業始於觀禪禪



練真識故精妙而泥洹可冀藥駐僞器故精思而翻騰無期若迺棄妙寶藏遺智養身據理尋之其僞可知假使形翻無際神闡玲飛戾天寧免爲烏夫泥洹妙果道惟常住學死之談豈析理哉

三破論云若言太子是教主主不落髮而使人髡頭主不棄妻使人斷種實可笑哉明知佛教是滅惡之術也伏聞君子之德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滅惑論曰太子棄妻落髮事顯於經而反白爲黑不亦罔乎夫佛家之孝所苞蓋遠理由乎心無繫於髮若愛髮棄心何取於孝昔秦伯虞仲斷髮文身夫子兩稱至德中權以俗內之賢宜修世禮斷髮讓國聖哲美談况般若之教業勝中權菩提之果理妙克讓者哉理妙克讓故捨髮取道業勝中權故棄迹求心準以兩賢無缺於孝審以聖境夫何怪乎第一破曰入國而被國者誰言說僞典造無費苦尅百姓使國空民窮不助國生人減損況人不蠶而衣不田而食國滅人絕由此爲失日用損費無纖毫之益五災之害不復過此滅惑論曰大乘圓極窮理盡妙故明二諦以遣有辨三空以標無四等弘其勝心六度振其苦業誰言之訕訕一作誰豈傷日月夫塔寺之

與闡揚靈教功立一時而道被千載昔禹會諸侯玉帛萬國至於戰伐存者七君更始政阜民戶殷盛赤眉兵亂千里無煙國滅人絕寧此之由宗索之時石穀十萬景武之世積粟紅腐非秦末多沙門而漢初無佛法也驗古準今何損於政

第二破曰人家而破家使父子殊事兄弟異法遺棄二親孝道頓絕憂娛各異歌哭不同骨血生營服屬永棄悖化犯順無昊天之報五逆不孝不復過此滅感論曰夫孝理至極道俗同貫雖內外跡殊而神用一揆若命綴俗因本修教於儒禮運稟道果固弘孝於梵業是以諮親出家法華明其義聽而後學維摩標其例豈忘本哉有由然也彼皆照悟神理而鑿燭人世過駟馬於格言逖川傷於上誓故知瞬息盡養無濟幽靈學道拔親則冥苦永滅審妙感之無差辨勝果之可必所以輕重相權去彼取此若乃服制所施事由追遠禮雖因心抑亦公世昔三皇至治堯舜所慕死則衣之以薪葬之中野封樹弗修直斬無紀豈可謂三皇教民棄於孝乎爰及五帝服制煥然未聞堯舜執禮追責三皇三皇無責何獨疑佛佛之無服理由拔苦三皇廢喪事公淳樸淳樸不疑而拔苦

見尤所謂朝三暮四而喜怒交設者也明知聖人之
教觸感圓通三皇以淳樸無服五帝以恣情制喪釋
迦拔苦故棄俗反真檢迹異路而玄化同歸

第三破曰入身而破身人生之體一有毀傷之疾二
有髡頭之苦三有不孝之逆四有絕種之罪五有亡
體從誠唯學不孝何故言哉誠令不跪父母便就從
之兒先作沙彌其母後作阿尼則跪其兒不禮之教
中國絕之何可得從滅惑論曰夫棲形稟識理定前
業入道居俗事繫因果是以釋迦出世化洽天人御
國統家並證道跡未聞世界普同出家良由緣感不
二故名教有二摺紳沙門所以殊也但始拔塵域理
由戒定妻者愛累髮者形飾愛累傷神形飾乖道所
以澄神滅愛修道棄飾理出常均教必翻俗若乃不
跪父母道尊故也父母禮之尊道故也禮新冠見母
其母拜之喜其備德故屈尊禮卑也介冑之士見君
不拜重其秉武故尊不加也緇弁輕冠本無神道介
冑凶器非有至德然事應加恭則以母拜子勢宜停
敬則臣不跪君禮典世教周孔所制論其變通不由
一軌況佛道之尊標出三界神教妙本羣致玄宗以
此加人寶尊冠冑冠冑及禮古今不疑佛道加敬將



欲何怪

三破論云佛舊經本云浮屠羅什改爲佛徒知其源
惡故也所以詔爲浮屠胡人凶惡故老子云化其始
不欲傷其形故斃其頭名爲浮屠況屠割也至僧禪
後改爲佛圖本舊經云喪門喪門由死滅之門云其
法無生之教名曰喪門至羅什又改爲桑門僧禪又
改爲沙門沙門由沙汰之法不足可稱滅感論曰漢
明之世佛經始過故漢譯言音字未正浮音似佛桑
音似沙聲之誤也以圖爲屠字之誤也羅什語通華
戎識兼音義改正三豕固其宜矣五經世典學不因
譯而馬鄭注說音字互改是以昭穆不祀謬師貲於
周頌允塞宴安乖聖德於堯典至教之深寧在兩字
得意忘言莊周所領以文害志孟軻所譏不原大理
唯字是求宋人申東豈復過此

三破論曰有此三破之法不施中國本止西域何言
之哉胡人無二剛強無禮不異禽獸不信虛無老子
入關故作形像之教化之又云胡人麤獷欲斷其惡
種故令男不娶妻女不嫁夫一國伏法自然滅盡滅
感論曰雙樹晦跡形像代典固已理精無始而道被
無窮者矣案李叟出關運當周季世閉賢隱故往而



忘歸接輿避世猶滅其迹况遁外域詭見其蹤於是
姦猾祭酒造化胡之經理拙辭鄙廝隸所傳尋西胡
怯弱北狄凶熾若老子滅惡棄德用刑何愛凶狄而
反滅弱胡遂令獵狁橫行毒流萬世豺狼當路而狐
狸是誅淪滯爲酷覆載無聞商鞅之法未至此虛伯
陽之道豈其然哉且未服則設像無施信順則孥戮
可息旣服教矣方加極刑一言失道衆僞可見東野
之語其如理何

三破論云蓋聞三皇五帝三王之徒何以學道並感
應而未聞佛教爲是九皇怒之爲是佛教未出若是
佛教未出則爲邪僞不復云云滅惑論曰神化變通
教體匪一靈應感會隱現無際若緣在妙化則菩薩
弘其道化在靈緣則聖帝演其德夫聖帝菩薩隨感
現應殊教合契未始非佛固知三皇已來感滅而名
隱漢明之教緣應而像現矣若迺三皇德化五帝仁
教此之謂道似非太上養農敷治未聞奏章堯舜緝
政寧肯書符湯武行暴豈當餌丹五經典籍不齒天
師而求授聖帝豈不悲哉

三破論云道以氣爲宗名爲得一尋中原人士莫不
奉道今中國有奉佛者必是羌胡之種若言非邪何

以奉佛滅惑論曰至道宗極理歸乎一妙法真境本
固無二佛之至也則空玄無形而萬象並應寂滅無
心而玄智彌照幽數潛會莫見其極冥功日用靡識
其然但言萬象既生假名遂立梵言菩提漢語曰道
其顯跡也則金容以表聖應俗則王宮以現生拔愚
以四禪爲始進慧以十地爲階總龍鬼而均誘涵奏
動而等慈權教無方不以道俗乖應妙化無外豈以
華戎阻情是以一音演法殊譯共解一乘敷教異經
同歸經典由權故孔釋教殊而道契解同由妙故梵
漢語隔而化通但感有精靈故教分道俗地有東西
故國限內外其彌綸神化陶鑄羣生無異也固能拯
拔六趣總攝大千道惟至極法惟最尊然至道雖一
岐路生迷九十六種俱號爲道聽名則邪正莫辨驗
法則真僞自分案道家立法厥品有三上標老子次
述神仙下襲張陵太上爲宗尋柱史嘉遜實惟大賢
著書論道貴在無爲理歸靜一化本虛柔然而三世
弗紀慧業靡聞斯迺導俗之良書非出世之妙經也
若乃神仙小道名爲五通福極生天體盡飛騰神通
而未免有漏壽遠而不能無終功非何藥德浴業修
於是愚狡方士僞託遂滋張陵米賊述記昇天葛玄



野豎著傳仙公愚斯惑矣智可罔與今祖述李史則
教失如彼憲章神仙則體劣如此上中爲妙猶不足
筭况效陵魯黜事章符設教五斗欲拯三界以蚊負
山庸詎勝乎標名大道而教甚於俗舉號太上而法
窮下愚何故知邪貪壽忌天合識所同故肉芝石華
諳以翻騰好色爾情世所莫異故黃書御女誑稱地
僊肌革盈虛羣生共愛故寶惜泮唾以灌靈根避災
苦病民之恒患故斬縛魑魅以快愚情憑威恃武俗
之舊風故吏兵鉤騎以動淺心至於消災淫術厭勝
姦方理穢辭辱非可筆傳事合氓庶故此屋歸宗是
以張角李弘毒流漢季盧悚孫恩亂盈晉末餘波所
被寔蕃有徒哥非通侯而輕立民戶瑞無虎竹而濫
求租稅糜費產業蠱惑士女運速則蠟國世平則蠶
民傷政萌孽豈與佛同且夫涅槃大品寧比玄妙上
清金容妙想何羨鬼室空屋降伏天魔不慕幻邪之
詐淨修戒行豈同畢券之醜積弘善於方寸訖與藏
官將於丹田響洪鐘於梵音豈若鳴天鼓於唇齒校
以形迹精蠱已懸熒以至理真僞豈隱若以蠱笑精
以僞詢真是替對離朱曰我明也

釋三破論

十九條
道土假張離作

釋僧順



論曰泥洹是死未見學死而得長生此滅種之化也
釋曰夫生生之厚至於無生則張毅單豹之徒是其
匹矣是以儒家云人莫不愛其死而患其生老氏云
及吾無身吾有何患莊周亦自病痛其一身此三者
聖達之流叵以生爲患夫欲求無生莫若泥洹泥洹
者無爲之妙稱談其跡也則有王宮雙樹之文語其
實也則有常住常樂之說子方輪迴五道何由聞涅
槃之要或有三盲摸象得象耳者爭云象如簾箕得
象鼻者爭云象如春杵雖獲象一方終不得全象之
實子說泥洹是死真摸象之一盲矣

論云太子不廢妻使人斷種釋曰夫聖實湛然跡有
表應太子納妃於儲貳者蓋欲示人倫之道已足遂
能棄茲大寶忽彼恩愛耳至如諸天夕降白驥飛城
十號之理斯在何妻子之可有哉且世之孥孺爲累
最深饑寒則生於盜賊飽煖則發於驕奢是以厲婦
夕產忽求火照唯恐似已復更爲厲凡夫之種若厲
產焉經云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仰尋此旨則是佛種
捨家從道棄厲就佛爲樂爲利寧復是加子迷於俗
韻滯於重惑夢中之夢何當曉哉

論云太子不剃頭使人落髮釋曰在家則有二親之



愛出家則有嚴師之重論其愛也髮膚爲上稱其嚴也剪落爲難所以就剃除而歡若辭父母而長往者蓋欲去此煩惱卽彼無爲髮膚之戀尚或可棄外物之徒有何可惜哉不輕髮膚何以尊道不辭天屬何用嚴師譬如喪服出紹大宗則降其本生隆其所後將使此子執人宗廟之重割其歸顧之情還本政自一恭非恩之薄所後頓伸三年實義之厚禮記云出必降者有愛我而厚其例矣經云諸天奉刀持髮上天不剃之談是何言也子但勇於穿鑿怯於尋旨相爲慨然

論云子先出家母後作尼則敬其子失禮之甚釋曰出家之人尊師重法棄俗從道寧可一無二而求且太子就學父王致敬漢祖善嘉令之言以太皇爲臣魏之高貴敬齊王作私晉之儲后臣厥父於公庭引此而判則非疑矣

論云剃頭爲浮圖釋曰經云浮圖者聖瑞靈圖浮海而至故云浮圖也吳中石佛汎海幢來卽其事矣今子毀圖像之圖爲刑屠之屠則秦伯端委而治故無慚德仲雍剪髮文身從容致化遭子今日必羅吠聲之尤事有似而非非而似者外書以仲尼爲聖人內



經云尼者女也或有謂仲尼爲女子子豈信之哉猶如屠圖之相類亦何以殊

論云喪門者死滅之門也釋曰門者本也明理之所出入出入從本而興焉釋氏有二法門老子有眾妙之門書云禍福無門皆是會通之林藪機妙之淵宅出家之人得其義矣喪者滅也滅塵之勞通神之解卽喪門也乘當爲乘字之誤耳乘門者卽大乘門也煩想旣滅過物斯乘故先云滅門末云乘門焉且八萬四千皆稱法門奚獨喪乘二門哉

論云胡人不信虛無老子入關故作形像之化也釋曰原夫形像始立非爲教本意當由滅度之後係戀罔已旃檀香像亦有明文且仲尼旣卒三千之徒承言典慕以有若之貌最似夫子坐之講堂之上令其說法門徒諮仰與往日不殊曾參勃然而言曰子起此非子之座推此而談思仰可知也羅什法師生自殊方聰敏淵博善談法相禪負佛經流布闡輔詮以真俗二名驗以境照雙寂振無爲之高風激玄流於未悟所謂遺之至於無遺也子謂胡人不信虛無誠非篤論君子且強理有優劣不係形像子以形像而語不亦攻乎異端



論云剃頭本不求佛爲服凶胡今中國人士不以正神自訓而取頑胡之法釋曰夫六戎五狄四夷八蠻不識王化不聞佛法者譬如畜生事均八難方今聖主隆三五之治闡一乘之法天人同慶四海訢訢岐行蒙息咸受其賴喘蠕之蟲自云得所子脫不自思厝言云云宜急緘其舌亦何勞提耳

論云沙門者沙汰之謂也釋曰息心達源號曰沙門此則練神濯穢反流歸潔卽沙汰之謂也子欲毀之而義逾美真可仰之彌高鎮之彌堅者也

論云入國破國釋曰夫聖必緣感無往非應結繩以後民澆俗薄末代王教挺揚堯孔至如沙法所沾固助俗爲化不待形戮而自淳無假楚撻而取正石主師澄而與國古王諮勃以隆道破國之文從何取說論云入家破家釋曰釋氏之訓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備有六睦之美有何不善而能破家唯聞末學道士有赤章呪咀發擿陰私行壇被髮呼天叩地不問親疎親相厭殺此卽破家之法矣

論云入身破身釋曰夫身之爲累甚於桎梏老氏以形骸爲糞土釋迦以三界爲火宅出家之士故宜去奢華棄名利悟蓮旅之難常希寂滅之爲樂流俗之



徒反此以求全卽所謂殺生者不死生者不生也
近代有好名道士自云神術過人尅期輕舉白日登
天曾未數丈橫墜於地迫而察之正大鳥之雙翼耳
眞所謂不能奮飛者也驗滅亡於卽事不旋踵而受
誅漢之張陵誣調貢高呼曰米賊亦被夷剪入身破
身無乃角弓乎

論曰歌哭不同者釋曰人哭亦哭俗內之冥跡臨喪
能歌方外之坦情原壤喪親登木而歌孔子過而不
非者此亦是名教之一方耳

論云不朝宗者釋曰孔子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
事公侯儒者俗中之一物尚能若此況沙門者方外
之士乎昔伯成子高子州交伯但希玄慕道似不近
屑人事

論云剃頭犯毀傷釋曰髮膚之解具於前答聊更略
而陳之凡言不敢毀傷者正是防其非僻觸冒憲司
五刑所加致有殘缺耳今沙門者服膺聖師遠求十
地剃除鬚髮被服法衣立身不乖揚名得道還度天
屬有何不可而入毀傷之義守文之徒未達文外之
旨耳輪扁尚不移術於其兒予何言哉

論云出家者未見君子皆是避役釋曰噫咲何子之



難喻邪左傳云言者身之文莊周云言不廣不足以明道余欲無言其可得乎夫出家之士皆靈根宿固德宇淵深湛乎斯照確乎不板者也是以其神凝其心道超然遐想宇宙不能點其胃懷澹爾無寄塵垢何能攪其方寸割慈親之重恩棄房櫪之歡愛虛室生白守玄行禪或頭陀林野委身偈歌或靜節蔬餐精心無怠將勤求十力超登無上解脫天羅銷散地網兆百福於未萌濟蒼生於萬劫斯實大丈夫之宏圖非吾子所得聞也避役之談是何言歟孔子稱喙三尺者雖言出於口終不以長舌犯人則子之喙三尺矣何多口之爲累傷人之深哉

論云三丁二出一何無緣者釋曰無緣卽是緣無緣生有緣卽是緣有緣起何以知其然邪世有闔門入道故曰緣有緣起有生不識比丘者故曰緣無緣生十六王子同日出家隨父入道是則緣之所牽闔門頓至何其宜出二之有哉無緣者自就無緣中求反諸已而已矣子方永陸無間遑復論此將不欲倒置干戈乎若能反迷殊副所望

論云道家之教育德成國者釋曰道有九十六種佛爲最尊梵志之徒蓋是培塿假使山川之神能出雲



兩者亦是有國有家之所祀焉其云育德成國不無
多少但廣濟無邊永拔塗炭我金剛一聖巍巍獨雄
夫太極剖判之初已自有佛但于時衆生因緣未動
故宜且昧名稱何以言之推三皇已上何容都無禮
易則乾坤兩卦履豫二爻便當與天地俱生雖曰俱
生而名不俱出者良由機感不發施用未形其理常
在其跡不著耳中外二聖其揆一也故法行云先道
三賢漸誘俗教後以佛經革邪從正李老之門釋氏
之偏禪矣經云處處自說名字不同或爲儒林之宗
國師道士或寂寞無爲而作佛事金口所說合若符
契何爲東西跳梁不避高下邪嗟乎外道籍我智慧
貴我神力遂欲糞亂我經文虔劉我教訓人之無良
一至於此也

論云道者氣釋曰夫道之名以理爲用得其理也則
於道爲備是故沙門號曰道人陽平呼曰道士釋聖
得道之宗彭聃居道之末得道宗者不待言道而道
自顯居道之末者常稱道而道不足譬如仲尼博學
不以一事成名游夏之徒全以四科見目莊周有云
生者氣也聚而爲生散而爲死就如子言道若是氣
便當有聚有散有生有死則子之道是生滅法非常



弘明集卷第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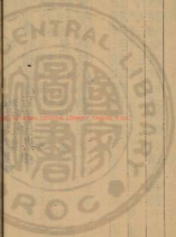
梁釋僧祐撰

立神明成佛義記

并流傳序注

梁武帝

夫神道冥默宣尼固已絕言心數理妙柱史又所未說非聖智不周近情難用語遠故也是以先代玄儒談遺宿業後世通辯亦淪滯來身非夫天下之極慮何得而詳焉故惑者聞識神不斷而全謂之常聞心念不常而全謂之斷云斷則迷其性常云常則惑其用斷因用疑本謂在本可滅因本疑用謂在用弗移莫能精求互起偏執乃使天然覺性自沒浮談聖王



弘明集卷第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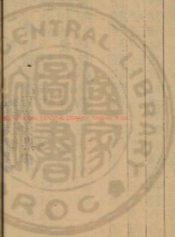
梁釋僧祐撰

立神明成佛義記

并流傳序注

梁武帝

夫神道冥默宣尼固已絕言心數理妙柱史又所未說非聖智不周近情難用語遠故也是以先代玄儒談遺宿業後世通辯亦淪滯來身非夫天下之極慮何得而詳焉故惑者聞識神不斷而全謂之常聞心念不常而全謂之斷云斷則迷其性常云常則惑其用斷因用疑本謂在本可滅因本疑用謂在用弗移莫能精求互起偏執乃使天然覺性自沒浮談聖王



稟以玄符御茲大寶覺先天垂則觀民設化將恐支離詭辯搆義橫流徵叙繁絲伊誰能振釋教遺文其將喪矣是以著斯雅論以弘至典績早念身空栖心內教每餐法音用忘寢疾而闇情難曉觸理多疑至於佛性大義頓迷心路既天誥遠流預同撫觀萬夜獲開千昏永曙分除之疑問然俱澈竊惟事與理亨無物不識用隨道合奚心不辨故行雲徘徊猶感美音之和游魚踴躍賞清絲之韻況以入神之妙發自天衷此臣所以舞之蹈之而不能自己者也敢以膚受謹爲注釋登伊雜管用窮天奧庶幾固惑所以釋焉

夫涉行本乎立信

臣績曰夫愚心闇誠必發大明非不信信者意歸依理無違之心也故玉振以一信爲本四信以下是漸宗信既立萬善自行行善造果

謂之信立出乎正解

臣績曰夫邪正不辨將何取解行也信故立信之本實乎正解

正則外邪莫擾

臣績曰信一信者則萬邪滅矣

則內識無疑

臣績曰識者心也誠成實論云心志然

信解所存其宗有在

臣績曰信者有本之旨顯乎下

何者源神明以不斷爲精精神必歸妙果

臣績曰向也源者謂神乎故經云吾見死者形壞體化而神不滅道行善惡禍福自追此即不滅斷之義也若化同草木則豈曰精乎以其不斷故終斷妙極惡心此說則獨理皆明明於衆理何行不成信解之宗此之謂也



卷之三 經云 妙果體極常住精神不免無常 足所以體唯極常精

神妙行未滿故 無常者前滅後生剎那不住者也 若心

之不免遷變 曰剎那是天竺國音迅速之聲名也生而即滅 若心

寧有住乎故淨名歎曰此丘即時生老滅矣 用心於攀緣前識必異後者斯則與境俱往誰成佛

乎 臣竊曰夫心隨境轉是其外用後雖精前終非實 經云心為正因終成佛果 臣竊曰若佛因其義有

者善善是也正者善是也善善有助發之功故曰 緣因隨緣是其正本故曰正因經說云終成佛果斯

驗不斷 又言若無明轉則變成明案此經意理如可 求何者夫心為用本本一而用殊殊用自有與廢一

本之性不移 臣竊曰陶冰虛誠本識則明明闇相一 本者即無明神明也 臣竊曰神明本闇尋無明之稱

非太虛之目土石無情豈無明之謂 臣竊曰夫別了 明審是非匪情莫談太虛無情故不明愚智土石無

心寧辨解感故知解惑存乎有心思智在乎有識既 謂無明則 故知識慮應明體不免惑惑慮不知故曰

無明 臣竊曰明為本性所以應明識染外塵故內不 哉 而無明體上有生有滅生滅是其異用無明心義

不改 臣竊曰既有其體便有其用語用非體 將恐見 其用異便謂心隨境滅 臣竊曰惑者迷其體用故不

不即無體無用故云不離用義非體故云不即見 其不離而迷其不即迷其不即便謂心隨境滅 故

繼無明名下加以住地之目此顯無明即是神明神



支那 卷之三 六

明性不遷也

臣績曰無明係以往地蓋是所其迷體而抱惑之徒未曾論也何以知

然如前心作無間重惡後議起非想妙善善惡之理大慙而前後相去甚迥斯用果無一本安得如此相

續

臣績曰不有一本則用無所依而惑者是知前惡見其類猶為一故舉大善斥相續之迷

自滅惑識不移後善雖生關心莫改臣績曰未曾以善惡生滅虧其也故經言若與煩惱諸結俱者名為無明若與一切

善法俱者名為明豈非心識性一隨緣異乎

臣績曰若善惡互起豈謂俱乎而相對其言而故知生滅遷變

酬於往因善惡交謝生乎現境臣績曰生滅由於本非現境故之然善惡生於今境非本盡令其歸也而心為其本未曾異矣臣績曰雖復用由不同其

體莫以其用本不斷故成佛之理皎然隨境遷謝故生死可盡明矣臣績曰成佛於然其本也生死可盡若本而無用則成無所滅矣

成若本而無用則成無所滅矣

難神滅論

并序○本論范顯作

梁蕭琛

內兄范子縝著神滅論以明無佛自謂辯摧衆口日服千人予意猶有感焉聊欲薄其稽疑詢其未悟論至今所持者形神所訟者精理若乃春秋孝享為之宗廟則以為聖人神道設教立禮防患愚杜伯關弓伯有被介復謂天地之間自有怪物非人死為鬼如此便不得詰以詩書校以往事唯可於形神之中辨其



離合脫形神一體存滅因異則范子奮揚蹈厲金湯
邈然如靈質分途典毀區別則予尅敵得僞能事畢
矣又予雖明有佛而體佛不與俗同爾兼陳本意係
之論左焉

問曰子云神滅何以知其滅邪答曰神卽形也形卽
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

問曰形者無知之稱神者有知之名知與無知卽事
有異神之與形理不容一形神相卽非所聞也答曰
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
形之與神不得相異

難曰今論形神合體則應有不離之證而直云神卽
形形卽神形之與神不得相異此辨而無徵有乖篤
喻矣予今據夢以驗形神不得共體當人寢時其形
是無知之物而有見焉此神遊之所接也神不孤立
必憑形器猶人不露處須有居室但形器是穢闇之
質居室是蔽塞之地神反形內則其識微昏昏故以
見爲夢人歸室中則其神暫壅壅故以明爲昧夫人
或夢上騰玄虛遠適萬里若非神行便是形往邪形
旣不往神又弗離復焉得如此若謂是想所見者及
其安寐身似僵木氣若寒夾呼之不聞撫之無覺旣



云神與形均則是表裏俱勸既不外接聲音寧能內
典思想此卽形靜神馳斷可知矣又疑凡所夢者或
反中詭遇趙簡子夢童子謀數可吳入鄰晉小臣或
夢負公登天而負公出諸國之類是也或
理所不容呂歸夢射月中之兔吳后或先覺未兆呂
夢天名吳等曰虞君人夢寐或假借象類蔡茂夢木
君于謀欲亡魯之類是也或假借象類蔡茂夢木
君于謀欲亡魯之類是也或假借象類蔡茂夢木
君于謀欲亡魯之類是也或乍驗乍
否格宗夢得神說漢文夢獲部
不通也否事衆多不復具載此皆神化茫渺幽明
不測易以約通難用理檢若不許以神遊必宜求諸
形內恐塊爾潛靈外絕觀觀雖復扶以六夢濟以想
因理亦不得然也

問曰神故非質形故非用不得爲異其義安在答曰
名殊而體一也

問曰名旣已殊體何得一答曰神之於質猶利之於
刃形之於用猶刃之於利利之名非刃也刃之名非
利也然而捨利無刃捨刃無利未聞刃沒而利存豈
容形亡而神在

難曰夫刃之有利砥礪之功故能水截蛟螭陸斷兕
虎若窮利盡用必摧其鋒鏑化成鈍刀如此則利滅
而刃存卽是神亡而形在何云捨利無刃名殊而體
一邪刃利旣不俱滅形神則不共亡雖能近取譬理



實乖矣

問曰刃之與利或如來說形之與神其義不然何以言之木之質無知也人之質有知也人既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豈非木有其一人有其二邪答曰異哉言乎人若有如木之質以爲形又有異木之知以爲神則可如來論也今人之質質有知也木之質質無知也人之質非木質也木之質非人質也安在有如木之質而復有異木之知

問曰人之質所以異木質者以其有知耳人而無知與木何異答曰人無無知之質猶木無有有知之形問曰死者之形骸豈非無知之質邪答曰是無知之質也

問曰若然者人果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矣答曰死者有如木之質而無異木之知生者有異木之知而無如木之質

問曰死者之骨骼非生者之形骸邪答曰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區已革矣安有生人之形骸而有死人之骨骼哉

問曰若生者之形骸非死者之骨骼死者之骨骼則應不由生者之形骸不由生者之形骸則此骨骼從



何而至答曰是生者之形骸變爲死者之骨骼也

問曰生者之形骸雖變爲死者之骨骼豈不因生而有死則知死體猶生體也答曰如因榮木變爲枯木枯木之質寧是榮木之體

問曰榮體變爲枯體枯體卽是榮體如綵體變爲縷體縷體卽是綵體有何咎焉答曰若枯卽是榮榮卽是枯則應榮時彫零枯時結實又榮木不應變爲枯木以榮卽是枯故枯無所復變也又榮枯是一何不先枯後榮要先榮後枯何也綵縷同時不得爲喻

問曰生形之謝便應豁然都盡何故方受死形綿歷未已邪答曰生滅之體要有其次故也夫歛而生者必歛而滅漸而生者必漸而滅歛而生者飄驟是也漸而生者動植是也有歛有漸物之理也

難曰論云人之質有知也木之質無知也豈不以人識涼煥知痛癢養之則生傷之則死邪夫木亦然矣當春則榮在秋則悴樹之必生拔之必死何謂無知今人之質猶如木也神留則形立神去則形廢立也卽是榮木廢也卽是枯木子何以辨此非神知而謂質有知乎凡萬有皆以神知無以質知者也但草木蠃蟲之性裁覺榮悴生死生民之識則通安危利害

何謂非有如木之質以爲形又有異木之知以爲神邪此則形神有二居可別也但木稟陰陽之偏氣人含一靈之精照其識或同其神則異矣骨骸形骸之論死生授受之說義旣前定事又不經安用曲辨哉

問曰形卽神者手等亦是神邪答曰皆是神分

問曰若皆是神分神應能慮手等亦應能慮也答曰手等有痛癢之知而無是非知慮

問曰知之與慮爲一爲異答曰知卽是慮淺則爲知深則爲慮

問曰若爾因有二慮慮旣有二神有二乎答曰人體

惟一神何得二

問曰若不得二安有痛癢之知而復有是非之慮答曰如手足雖異總爲一人是非痛癢雖復有異亦總爲一神矣

問曰是非之慮不關手足當關何也答曰是非之慮心器所主

問曰心器是五臟之心非邪答曰是也

問曰五臟有何殊別而心獨有是非之慮答曰七竅亦復何殊而所用不均何也

問曰慮思無方何以知是心器所主答曰心病則思

乖是以知心爲慮本

問曰何知不寄在眼等分中邪答曰若慮可寄於眼分眼何故不寄於耳分

問曰慮體無本故可寄之於眼分眼自有本不假寄於他分答曰眼何故有本而慮無本苟無本於我形而可編寄於異地亦可張甲之情寄王乙之軀李丙之性託趙丁之體然乎哉不然也

難曰論云形神不殊手等皆是神分此則神以形爲體體全卽神全體傷卽神缺矣神者何識慮也今人或斷手足殘肌膚而智思不亂紛孫臏刖趾兵畧愈明膚浮解腕儒道方謚此神與形離形傷神不害之切證也但神任智以役物託器以通照視聽香味各有所憑而思識歸乎心器譬如人之有宅東閣廷賢南軒引景北牖招風西櫺映月主人端居中靈以牧四事之用焉若如來論口鼻耳目各有神分一目病卽視神毀二目應俱盲矣一耳疾卽聰神傷兩耳俱應聾矣今則不然是知神以爲器非以爲體也又云心爲慮本慮不可寄之他分若在於口眼耳鼻斯論然也若在於他心則不然矣耳鼻雖共此體不可以相雜以其所司不同器用各異也他心雖在彼形而



可得相涉以其神理均妙識處齊功也故書稱啓爾
心沃朕心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齊桓師管仲之
謀漢祖用張良之策是皆本之於我形寄之於他分
何云張甲之情不可託王乙之軀李丙之性勿得寄
趙丁之體乎

問曰聖人之形猶凡人之形而有凡聖之殊故知形
神異矣答曰不然金之精者能照穢者不能照能照
之精金寧有不照之穢質又豈有聖人之神而寄凡
人之器亦無凡人之神而託聖人之體是以八彩重
瞳助華之容龍顏馬口軒啤之狀此形表之異也比
于之心七竅並列伯約之膽其大如拳此心器之殊
也是以知聖人區分每經常品非惟道華羣生乃亦
形超萬有凡聖均體所未敢安

問曰子云聖人之形必異於凡敢問陽貨類仲尼項
籍似虞帝舜項孔陽智革形同其故何邪答曰珉似
玉而非玉鷓類鳳而非鳳物誠有之人故宜爾項陽
貌似而非實似心器不均雖貌無益也

問曰凡聖之殊形器不一可也聖人圓極理無有二
而立且殊姿陽文異狀神不係色於此益明答曰聖
與聖同同於聖器而器不必同也猶馬殊毛而齊逸



玉異色而均美是以晉棘楚和等價連城驕駟盜驪俱致千里

問曰形神不二既聞之矣形謝神滅理固宜然敢問經云爲之宗廟以鬼饗之何謂也答曰聖人之教然也所以從孝子之心而厲淪薄之意神而明之此之謂矣

問曰伯有被甲彭生豕見墳素著其事寧是設教而已邪答曰妖怪茫茫或有或亡強死者衆不皆爲鬼彭生伯有何獨能然乍人乍豕未必齊鄭之公子也問曰易稱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又曰載鬼一車其義云何答曰有禽焉有獸焉飛走之別也有人焉有鬼焉幽明之別也人滅而爲鬼鬼滅而爲人則吾未知也

難曰論云豈有聖人之神而寄凡人之器亦無凡人之神而託聖人之體今陽貨類仲尼項籍似帝舜即是凡人之神託聖人之體也珉玉鸞鳳不得爲喻今珉自名珉玉實名玉鸞號鸞鳳曰神鳳名旣殊稱貌亦爽實今舜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非有珉玉二名唯觀重瞳相類又有女媧蛇軀皐陶馬口非眞聖神入於凡器遂乃託于蟲畜之體此形神殊別明暗



不同茲益昭顯也若形神爲一理絕前因者則聖應
誕聖賢必產賢勇怯愚智悉類其本旣形神之所陶
甄一氣之所孕育不得有堯瘠朱罵賤頑舜聖矣論
又云聖同聖器而器不必同猶馬殊毛而齊逸今毛
復是逸氣邪馬有同毛色而異駑駿者如此則毛非
逸相由體無聖器矣人形骸無凡聖之別而有貞脆
之異故遐靈栖於遠質促神寓乎近體唯斯而已耳
向所云聖人之體指直語近舜之形不言器有聖智
非矛盾之說勿近於此惑也

問曰知此神滅有何利用答曰浮屠害政桑門蠹俗
風驚霧起馳蕩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財以
趣僧破產以趨佛而不恤親戚不憐窮匱者何邪良
由厚我之情深濟物之意淺是以圭撮涉於貧友吝
情動於顏色千鍾委於富僧歡懷暢於容髮豈不以
僧有多餘之期友無遺棄之報務施不關周給立德
必於在己又惑以茫昧之言懼以阿鼻之苦誘以虛
誕之辭欣以兜率之樂故捨逢掖襲橫衣廢俎豆列
瓶鉢家家棄其親愛人人絕其嗣續至使兵挫於行
間吏空於官府粟罄於情游貨殫於土木所以姦宄
佛勝頌聲尚權惟此之故也其流莫已其病無垠若



知陶甄稟於自然森羅均於獨化忽焉自有况爾而無來也不禦去也不追乘夫天理各安其性小人甘其墾畝君子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可窮也蠶以衣衣不可盡也下有餘以奉其上上無爲以待其下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爲己可以爲人可以匡國可以霸君用此道也

難曰佛之有無寄於神理存滅既有往論且欲略言今指辨其損益語其利害以弼夫子過正之談子云釋氏靈俗傷化費貨損役此惑者爲之非佛之尤也佛之立教本以好生惡殺修善務施好生非止欲繁育鳥獸以人靈爲重惡殺豈可得殺宥逋逃以哀矜斷察修善不必贍丈六之形以忠信爲上務施不苟使殫財土木以周給爲美若悉絕嗣續則必法種不傳如並起浮圖又亦播殖無地凡人且猶知之況我慈氏寧樂爾乎今守株桑門迷務俗士見寒者不施之短褐遇餒者不錫以糠豆而競聚無識之僧爭造衆多之佛親戚棄而弗舁祭祀廢而弗修良繒碎於剝上丹金糜于塔下而謂爲福田期以報業此並體佛未深解法不妙雖呼佛爲佛豈曉歸佛之旨號僧爲僧寧達依僧之意此亦神不降福予無取焉夫六



家之術各有流弊儒失於僻墨失於蔽法夫於峻名
失於訐咸由祖述者失其傳以致泥溺今子不以僻
蔽誅孔墨峻訐責韓鄧而獨罪我如來貶茲正覺是
忿風濤而毀舟楫也今悖逆之人無賴之子上罔君
親下虐倚類或不忌明憲而乍懼幽司憚閻羅之猛
畏牛頭之酷遂悔其穢惡化而遷善此佛之益也又
罪福之理不應殊於世教背乎人情若有事君以忠
奉親唯孝與朋友信如斯人者猶以一眚掩德蔑而
棄之裁犯蟲魚陷于地獄斯必不然矣夫忠莫踰於
伊尹孝莫尚乎曾參若伊公宰一畜以膳湯曾子烹
隻禽以養點而皆同趨炎鑊俱赴鋒樹是則大功沒
於小過奉上反於惠下昔彌子矯駕猶以義弘免戮
嗚呼曾謂靈匠不如衛君乎故知此爲忍人之防而
非仁人之誠也若能鑿彼流宕疊不在佛觀此禍福
識悟教誘思息末以尊本不拔本以拯末念忘我以
弘法不後法以利我則雖曰未佛吾必謂之佛矣

難神滅論

并序

曹思文

論曰神卽形也形卽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
神滅也難曰形非卽神也神非卽形也是合而爲用
者也而合非卽矣生則合而爲用死則形逝而神逝



也何以言之昔者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秦穆公七日乃寤並神遊於帝所帝賜之鈞天廣樂此其形留而神逝者乎若如論言形滅則神滅者斯形之與神應如影響之必俱也然形既病焉則神亦病也何以形不知人神獨遊帝而欣歎於鈞天廣樂乎斯其寐也魂交故神遊於蝴蝶卽形與神分也其覺也形開遽遽然周也卽形與神合也然神之與形有分有合合則其爲一體分則形亡而神逝也是以延陵季子而言曰骨肉歸復于土而魂氣無不之也斯卽形亡而神不亡也然經史明證灼灼也如此寧是形亡而神滅者也

論曰問者曰經云爲之宗廟以鬼饗之通云非有鬼也斯是聖人之教然也所以達孝子之心而厲淪薄之意也難曰今論所云皆情言也而非聖旨請舉經記以證聖人之教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若形神俱滅復誰配天乎復誰配帝乎且無神而爲有神宣尼云天可欺乎今稷無神矣而以稷配斯是周且其欺天乎果其無稷也而空以配天者旣其欺天矣又其欺人也斯是聖人之教教以欺妄也設欺妄以立教者復何達



孝子之心屬淪薄之意哉

原尋論旨以無鬼爲義試重詰之曰孔子菜羹瓜祭祀其祖禰也記云樂以迎來哀以送往神既無矣迎何所迎神既無矣送何所送迎來而樂斯假欣於孔貌送往而哀又虛淚於丘體斯則夫子之祭禮也欺僞滿於方寸虛假盈於廟堂聖人之教其若是乎而云聖人之教然也何哉

思文啓竊見范縝神滅論自爲賓主遂有三十餘條思文不惟闇蔽聊難論大旨二條而已庶欲以此傾其根本謹冒上聞但思文情用淺置懼不能徵折詭經仰贖天照伏追震悸謹啓

詔答所難二條當別詳覽也

答曹舍人

并啓

梁范縝

難曰形非卽神也神非卽形也是合而爲用者也而合非卽也答曰若合而爲用者明不合則無用如蚩駘相贊廢一則不可此乃是滅神之精據而非存神之雅決于意本欲請戰而定爲我援兵邪

難曰昔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秦穆公七日乃寤並神遊於帝所帝賜之鈞天廣樂此形留而神逝者乎答曰趙簡子之上賓秦穆之遊上帝旣云耳聽鈞天



居然口嘗百味亦可身安廣廈目悅玄黃或復披文
繡之衣控如龍之轡故知神之須待既不殊人四肢
七竅每與形等隻翼不可以適遠故不比不飛神無
所關何故憑形以自立

難曰若如論旨形滅則神滅者斯形之與神應如影
響之必俱也然形既病焉則神亦病也何以形不知
人神獨遊帝所答曰若如來意便是形病而神不病
也今傷之則痛是形痛而神不痛也惱之則憂是形
憂而神不憂也憂慮痛廢形已得之如此何用勞神
於無事邪神以爲生則合而爲用氣痛感同也死則
則下當五神遊則故遊帝與形不同也

難曰其寐也魂交故神遊於蝴蝶卽形與神分也其
覺也形開遽遽然周也卽形與神合也答曰此難可
謂窮辯未可謂窮理也子謂神遊蝴蝶是真作飛蟲
邪若然者或夢爲牛則負人轅軻或夢爲馬則入人
跨下明且應有死牛死馬而無其物何也又鴈繞閭
門此人卽死豈有遺其肝肺而可以生哉又日月麗
天廣輪千里無容下從匹婦近入懷袖夢幻虛假有
自來矣一旦實之良足偉也明結想霄坐周天海神
昏於內妄見異物豈莊生實亂南園趙簡真登閭閻
邪外弟蕭琛亦以夢爲文句甚悉想就取視也



難曰延陵變子而言曰骨肉歸復于土而魂氣無不
之也斯卽形亡而神不亡也答曰人之生也質氣於
天稟形於地是以形銷於下氣滅於上氣滅於上故
言無不之無不之者不測之辭耳豈必其有神與知
邪

難曰今論所云皆情言也而非聖旨請舉經記以證
聖人之教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
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若形神俱滅復誰配天平復
誰配帝乎答曰若均是聖達本自無教教之所設實
在歎首黔首之情常貴生而賤死死而有靈則長畏
敬之心死而無知則生慢易之意聖人知其若此故
廟祧壇墀以篤其誠心肆筵授几以全其罔已尊祖
以窮郊天之敬嚴父以配明堂之享且忠信之人寄
心有地強梁之子茲焉是懼所以聲教照於上風俗
淳于下用此道也故經云爲之宗廟以鬼享之言用
鬼神之道致茲孝享也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明厲其
追遠不可朝死夕亡也子貢問死而有知仲尼云吾
欲言死而有知則孝子輕生以殉死吾欲言死而無
知則不孝之子棄而不葬于路問事鬼神夫子云未
能事人焉能事鬼適言以鬼享之何故不許其事邪

死而有知輕生以殉是也何故不明言其有而作此
悠漫以答邪研求其義死而無知亦已審矣宗廟郊
社皆聖人之教迹彝倫之道不可得而廢耳

難曰且無神而爲有神宜尼云天可欺乎今稷無神
矣而以稷配斯是周且其欺天乎旣其欺天又其欺
人斯是聖人之教以欺妄以欺妄爲教何達孝子之
心厲淪薄之意哉答曰夫聖人者顯仁藏用窮神盡
變故曰聖達節而賢守節也寧可求之蹄筌局以言
教夫欺者謂傷化敗俗導人非道耳苟可以安上治
民移風易俗三光明於上黔黎悅於下何欺妄之有
乎請問湯放桀武伐紂是弑君非邪而孟子云聞誅
獨夫紂未聞弑君也子不責聖人放弑之迹而勤勤
於郊禋之妄乎郊丘明堂乃是儒家之淵府也而非
形神之滯義當如此何邪

難曰樂以迎來哀以送往云云答曰此義未通而自
釋不復費辭於無用禮記有斯言多矣近寫此條小
恨未周邪

思文啓始得范纘答神滅論猶執先迷思文試料其
理致衝其四證謹冒奏聞但思文情識愚淺無以析
其鋒銳仰塵聖鑒伏追震悚謹啓



詔答只一二續既背經以起義乖理以致談滅聖難以聖責乖理難以理詰如此則言語之論畧成可息

重難神滅論

曹思文

論曰若合而爲用者明不合則無用如蛩駉之相賁廢一則不可此乃是滅神之精據而非存神之雅決子意本欲請戰而定爲我援兵也論又云形之於神猶刃之於利未聞刃沒而利存豈形亡而神在又仲延陵之言卽形消於下神滅於上故云無不之也又云以聖配天非欺天也猶湯放武伐非弑君也子不責聖人放弑之迹而勤勤於郊禋之妄邪難曰蛩駉駉駉是合用之證耳而非形滅卽神滅之據也何以言之蛩非駉也駉非蛩也今滅蛩蛩而駉駉不死斬駉駉而蛩蛩不亡非相卽也今引此以爲形神俱滅之精據又爲救兵之良援斯倒戈授人而欲求長存也悲夫斯則形滅而神不滅之證一也論云形之與神猶刃之於利未聞刃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雅論據形神之俱滅唯此一證而已愚有感焉何者神之與形是二物之合用卽論所引蛩駉相賁是也今刃之於利是一物之兩名耳然一物兩名者故捨刃則無利也二物之合用者故形亡則神逝也今引



一物之二名以徵二物之合用斯差若毫釐者何千里之遠也斯又是形滅而神不滅之證二也又仲延陵之言曰卽是形消於下神滅於上論云形神是一體之相卽今形滅於此卽應神滅於形中何得云形消於下神滅於上而云無不之乎斯又是形滅而神不滅之證三也又云以稷配天非欺天也猶湯放桀武伐紂非弑君也卽是權假以除惡乎然唐虞之君無放伐之患矣若乃運非太平世值三季權假立教以救一時故權稷以配天假文以配帝則可也然有虞氏之王天下也禘黃而郊營祖頤而宗堯既淳風未殄時非權假而令欺天罔帝也何乎引證若斯斯又是形滅而神不滅之證四也斯四證既立而根本自領其餘枝葉庶不待風而靡也

論曰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此義不假通而自釋不復費於無用禮記有斯言多矣又云夫言欺者謂傷化敗俗耳苟可以安上治民復何欺妄之有乎難曰前難云迎來而樂是假欣於孔貌送往而哀又虛淚於丘體斯實鄙難之雲梯弱義之鋒的在此言也而答者曾不慧解唯云不假通而自釋請重言之曰依如論旨旣已許孔是假欣而虛淚也又許稷之配天是



指無以爲有也宣尼云亡而爲有虛而爲盈斯爻象之所不占而格言之所攸棄用此風以扇也茲化何得不傷茲俗於何不败而云可以安上治民也何哉論云已通而昧者未悟聊重往諮側聞提耳

弘明集卷第九

校訛

第十八紙七行流通

音釋

縝章忍切 齟魚糾切 螭丑交切 鏑五各切 臄臄切 臄臄切 臄臄切

人各謂也 縝魚糾切 螭丑交切 鏑五各切 臄臄切 臄臄切 臄臄切

居清切在 齟魚糾切 螭丑交切 鏑五各切 臄臄切 臄臄切 臄臄切

內爲充 齟魚糾切 螭丑交切 鏑五各切 臄臄切 臄臄切 臄臄切

也放 齟魚糾切 螭丑交切 鏑五各切 臄臄切 臄臄切 臄臄切

黔巨鹽切 里里切 祧吐斐切 遠遠切 墀時職切 營帝營切 高高切

氏辛 黔巨鹽切 里里切 祧吐斐切 遠遠切 墀時職切 營帝營切 高高切

丹陽居士賀慈恩慈照慈英慈壽慈輝仰承先嚴賀學禮道願施黃刻此弘明集第九卷計字九千零七十四個該銀四兩七錢二分五厘宛陵釋如圭對上元陶邦本書句容潘靈德刻高曆丙辰歲冬十一月在山化城寺誌



弘明集卷第十

梁釋僧祐撰

敕答臣下神滅論

梁武帝

位現致論要當有體欲談無佛應設賓主標其宗旨
辨其短長來就佛理以屈佛理則有佛之義既蹟神
滅之論自行豈有不求他意妄作異端運其隔心鼓
其騰口虛畫翫瘠空致詆訶篤時之蟲驚疑於往來
滯覺之龜河漢於遠大其故何也淪蒙息而爭一息
抱孤陋而守井幹豈知天地之長久溟海之壯闊孟
軻有云人之所知不如人之所不知信哉觀三聖設



弘明集卷第十

梁釋僧祐撰

敕答臣下神滅論

梁武帝

位現致論要當有體欲談無佛應設賓主標其宗旨
辨其短長來就佛理以屈佛理則有佛之義既蹟神
滅之論自行豈有不求他意妄作異端運其隔心鼓
其騰口虛畫翫瘠空致詆訶篤時之蟲驚疑於往來
滯覺之龜河漢於遠大其故何也淪蒙息而爭一息
抱孤陋而守井幹豈知天地之長久溟海之壯闊孟
軻有云人之所知不如人之所不知信哉觀三聖設



教皆云不滅其文浩博難可具載止舉二事試以爲言祭義云唯孝子爲能饗親禮運云三日齊必見所祭若謂饗非所饗見非所見違經背親言語可息神滅之論朕所未詳

與王公朝貴書

并六十一人答

梁釋法雲

主人答臣下審神滅論今遣相呈夫神妙寂寥可知而不可說義經丘而未曉理涉巨而猶昏主上擬天照本襲道赴機垂答臣下旨訓周密孝享之禮旣彰桀懷曾史之墓三世之言復闡紂協波喻之情預彰草木誰不耿耿希同挹風猷共加弘讚也釋法雲呈

答

臨川王宏

得所送敕答神滅論伏覽淵旨理精辭詣二教道叶於當年三世棟梁於今日足使迷途自反妙趣愈光

答

建安王偉

辱告惠示敕答臣下審神滅論天識昭遠聖情淵察伏覽玄徽實曉庸昧猥能存示深承篤顧蕭偉和南

答

長沙王淵

惠示敕答臣下審神滅論睿旨淵凝機照深邈可以筌蹄惑見訓誘蒙心鑽仰周環洗滌塵慮遂能存示



戰眷良深蕭淵業和南

答

梁沈約

神本不滅久所伏膺神滅之談良用駭惕近約法師殿內出亦蒙敕答臣下一本惟受頂戴尋覽忘疲豈徒伏斯外道可以永摧魔衆孔釋兼弘於是乎在實不刊之妙旨萬代之舟航弟子亦卽彼論微歷疑覈比展具以呈也沈約呈

答

范岫

岫和南伏見詔旨所答臣下審神滅論敝照淵深動鑿機初敷引外典弘茲內教發蒙啓滯訓誘未悟方使四海稟仰十方讚抃異見杜口道俗同欣謹加習誦寤寐書紳惠以逮示深承眷憶范岫和南

答

王瑩

辱告伏覽敕旨神不滅義睿思機深天情雲發標理明例渙若水消指事造言赫如日照用啓蒙愚載移瞽蔽凡厥含識莫不挹佩謹以書紳奉之沒齒弟子王瑩和南

答

王志

辱告伏覽敕答臣下神滅論旨高義博照若發蒙弟子夙奉釋教練服舊聞有自來矣非唯雷同遠大贊



激天肯而已且垂答二解厭伏心靈蒸燭聞見更不知何以闡揚玄猷光彰聖述且得罔象不溷於真內外無紛如之滯寔懷嘉抃猥惠來示佩眷唯深王志和南

答

袁昂

辱告并伏見敕答臣下審神滅論奉讀循環頓醒昏縛夫識神冥漠其理難窮粵在庸愚豈能探索近取諸骸內尚日用不知況乎幽昧理歸惑解仰尋聖典旣顯言不無但應宗教歸依其有就有猶未能盡性遂於不無論無斯可遠矣自非神解獨脫機蹙絕倫何能妙測不斷之言深悟相續之旨兼引喻二證方見神在嗷然求之三世不滅之理彌著可謂鑽之彌堅仰之彌高者也方使衆惑塵開羣迷反路伏誦無斃舞蹈不勝弟子袁昂和南

答

蕭昂

辱告并伏見詔答臣下審神滅論夫三世雖明一乘教遠或有偏蔽猶執異端聖上探隱索微擬神繫表窮理盡性包括天人內外辨析辭旨典奧豈直羣生靡惑實亦闡提卽曉方宣揚四海垂範來世惠使聞見唯深佩服孤子蕭昂頓首和南

答

天旨所答臣下神滅論一日蠱蒙垂示辱告重送伏加研讀窮理盡寂精義入神文義兼明超深俗表詳求三世皎若發蒙非直謹加誦持輒令斑之未悟惠示承眷至第子徐勉和南

徐勉

答

杲和南伏覽敕旨答臣下審神滅論夫從無住本在默阻思伏加來藏空絕難言故使仲初建薪火之執宣遠廣然滅之難傳疑衆談踳淪曠稔宸聽天縱聖照生知了根墜葉隨方便遂乃辨禮矯枉指孝示隅良由迷發俗學使俗以洗泥道惑資外文卽就外以明內任言出以出奇因所據理固以城壘三世負荷羣生現在破關當來捫網一牘之間于何不利片言之益豈可觀縷主因蕞慶至德同時預奉餘論頂戴踊躍惠示不遺深抱篤念陸杲和南

陸杲

答

第子琛和南辱告伏見敕旨所答臣下審神滅論妙測機神發揮禮教實足使淨法增光儒門敬業物悟緣覺民思孝道人倫之本於茲益明詭經亂俗不攜自壞論讀藻抃頂戴不勝家第闈短招愆今在北理

蕭琛



公私煎懼情慮震越無以仰讚洪漠對揚精義奉化
聞道伏用悚忤眷獎單示銘佩仁誘第子蕭琛和南

答

王彬王絨

辱告伏見敕旨答臣下審神滅論聖恩淵凝天理孤
絕辯三世則釋義明舉二事則孝道暢塞鑽鑿之路
杜異途之口足使魔堞永淪正峰長峻弟子伏膺至
道預奉天則喜躍之心寧復恒準王彬絨頓首和南

答

陸煦

猥辱逮告伏見至尊答臣下審神滅論俯仰膜拜衆
徊空首竊聞聖惟一揆唐虞未有前言知幾其神今
日獨奉梁詔道載則萬有擠其淪迷德壽則九服揚
其照筮方旨振民育德百年均其攝受勞民動物千
古咸其折伏法師智深決定受持之持僉允志洽通
敏承神之神諧克陸煦和南

答

徐緄

緄和南辱告非逮示敕答神滅論伏覽淵旨疏心蕩
累竊唯希夷之本難尋妙密之源莫觀自非上聖無
以談其宗非夫至睿焉能導其極皇上窮神體寂鑿
道居微發德音則三世自彰布善言而千里承響誠
叶禮敬義感人祇理扇玄風德被幽顯悠悠巨夜長



昏倏曉蠢蠢愚生一朝獨悟勵鹿苑之潛功澍法流於日用鴻名永播懋實方馳迷滯知反淪疑自息弟子歸向早深倍兼抃悅輒奉以周旋弗敢云墜但蠶測管窺終懷如失耳徐緄和南

答

王疎

枉告并奉覽敕答臣下審神滅論聖旨玄照啓寤羣蒙義顯幽微理宣寂昧夫經述故身之義繫彼遊魂之談愚淺所辯詳已爲非滅況復睿思弘遠盡理窮微引文證典潏然永釋肉眼之人虔恭迴向惑累之衆俊改浮心發明既往訓導將來伏奉淵教欣蹈因已王疎和南

答

柳暉

辱告惠示敕所答臣下神滅論夫指歸無二宗致本一續故不斷釋訓之弘規入室容聲孔經之深旨中外兩聖影響相符雖理在固然而疑執相半伏奉淵旨照若發蒙顧會玄趣窮神知寂測情盡狀天地相似千載關疑從春水而俱泮一世顛倒與浮雲而俱開祇誦環徊永用懸解存及之願良以悲哉弟子柳暉頓首白

答

柳燈

辱告惠示敕答臣下審神滅論淵旨冲逸理窮幾奧
竊以修因趣果神無兩識由道得滅佛惟一性殷人
示民有知孔子祭則神在或理傳妙覺或義闡生知
而楊墨紛綸徒然穿鑿凝滯逐往將掩名教聖情玄
覽理證無間振領持綱舒張毛目抑揚三代汲引同
歸實假雙祛朗然無礙伏奉循環疑客俱盡來告存
及悲抱唯深柳燈頓首白

答

王茂

茂和南辱告伏見敕旨答神滅論頂戴欣歡不及抃
舞神理悠曠雖非建言所極列聖遺文炳然昭著莫
不撫枉虔襟式遵盛典豈可妄陳虛矯厚誣前誥謂
來緣之不期棄享薦之至禮迷路茫茫歸途靡薄苦
空一到有悔無追王上舍明體聖妙窮真假發義照
辭舟航淪溺豈唯天人讚仰信亦諸佛迴光弟子夙
昔棲心本憑淨土數延休幸預逢昌世方當積累來
因承陶慈誘藻悅之誠非止今日未獲祇敘常深翹
眷比故循詣此白無伸王茂和南

答

庾詠

辱告惠示至尊答臣下神滅論伏覽未周煙雲再廓
竊唯蠕動有知草木無識神滅替論欲以有知同此



無識乃謂種智亦與形骸俱盡此實理之可悲自非
德合天地均大域中屬反流之日值欬化之幾則二
諦之言無以得被三世之談幾乎息矣聖上愍此四
生方淪六道研校孔釋共相提證使窮陸知海幽都
見日至言與秋陽同朗羣疑與春水俱釋雖發論弘
道德感沖襟而預聞訓誘俯欣前業法師服膺法門
深同此慶謹當讚味吟誦始終無教弟子虔詠和南

答

蕭昂

辱告宣示敕答臣下審神滅論聖旨披析使惑者渙
然神之不滅著於通語理既渺默故致有迷主上識
照知來鑿踰藏往摘機外之妙思攻異端之妄說又
引禮經取驗虛實孝敬之道於此方弘孤子蕭昂頓
首和南

答

度曇隆

辱告伏見主上答臣下審神滅論昏蒙啓悟煥爾照
朗夫至理虛寂道趣空微上聖極智乃當窮其妙實
步浮生自不辨深達玄淵如聞立論者經典垂訓皆
是教跡至於在佛胡書詭恠難以理期此則言語道
斷仰勞聖思爲臣下剖釋羣情豈不欣讚銘挹明旨
抱用始終法師曲誨彌增慚哉弟子度曇隆和南



答

惠示敕答臣下審神滅論披覽未周情以抃悅至上
凝神天縱將聖多能文奧不刊辭溢繁表義證周經
孝治之情爰著旨該釋典大慈之心彌篤謹置之座
隅陳之機枕寢典鑽閱永用書紳班示不遺戢眷良
厚第子蕭靡和南

蕭靡

答

辱告惠示送主上所答羣臣仰諮神滅論伏覽循眾
載深鑽奉發蒙祛蔽朗若披雲竊以事蘊難形非聖
莫闡理寂區位在感感若非神超繫表思越機前
豈能燭此微言若開金石洞茲妙境曾靡榛蹊踰之
以必薦示之以如在使夫持論者不終泥於遙轍專
謬者無永沈於惑海預奉淵暮執不權肅茲此酬白
不申繫舞王僧孺呈

王僧孺

答

辱告惠示敕答臣下審神滅論夫昊蒼玄默本絕言
議性與天道固亦難聞而愛育之仁依方感動開誘
之教訟事降設矜局蛙於井谷哀聰於寸陰思發
神衷言徵理鏡引據前經文約旨遠凝神杳翳一理
能貫墳典紛綸一言以蔽顯列聖之潛旨決終古之

王揖



滯惑存滅由斯而曉孝敬同茲而隆信足以警誠重
昏儀範百代所謂聖慕揚揚豈言孔章者也弟子既
慚辯理彌憐知音遂得預聞道訓頒觀妙藻式抃下
陳永佩聖則弟子王揖和南

答

王泰

一日曲蒙謙私預聞范中書有神形借滅之論斯人
逕挺不近人情直以下才未能折五鹿之角耳辱告
垂示聖旨徵引孝道發揚冥致謹當尋誦永祛矇惑
弟子王泰頓首和南

答

蔡傳

辱告奉宣敕旨答諮神滅論夫神理玄妙良難該辯
雖復前聖眷言後英猶惑敝旨爰釋皎若發蒙固以
陵萬古而擅奇悟方來以不朽伏奉朝聞載深抃躍
謹以書紳永祛迷滯蔡傳和南

答

王仲欣

仲欣白辱告惠示詔所答臣下神滅論伏讀漏麗抃
不勝躍皇帝敝性自天機神獨遠五禮外照三明內
映金輪徐轉則道濟八紘玉瓊既陳則孝隆七廟開
慧日於清漢垂法雲於大千如在之義重關茲晨常
任之明永證來劫故以德冠百王聲高萬古弟子棲



心法門崇信大典舞蹈之誠獨深鳧藻王仲欣和南

答

沈績

弟子績和南垂示敕答臣下神滅論伏深欣躍弟子竊唯道不自弘弘實由人人須其識識須其位周易所稱聖人大寶曰位豈其意乎然或位而不人或人而不位三者云備其理至難故宣尼絕筆於獲麟孟軻反身於天爵誠無其位也嗚呼真化殆將淪沒今天子以仁聖威明據至尊之位蓋層山可以衆煦飄其和不可移也鐘鼓可以難狃亂其鳴不可聞也將使慄慄黔首濟其長夜自非德合天地誰能若斯弟子早沐虛風既聞之矣然而燕雀之集猶或相昏飛蓬之門尚自交構聖旨爰降辭高理愜敦以人天之善誠以莫大之刑一言作訓內外俱闡夫以孺子入井凡民猶或傷之況乃聖慈御物必以隱惻爲心邪能指白馬之非白猶見屈於中庸至於神宰機外志存弘化惠應摧其頰舌焉足道哉神牘天貴本非窺覩遂能存示用慚寡德弟子沈績和南

答

司馬筠

辱告并垂示敕答臣下審神滅義伏讀周流式歌且舞夫識慮沈隱精靈幽妙近步無以追凡情不能測

外聖知其若此所以抑而不談故涉孔父其尚昏經
姬公其未曙而碌碌之徒忘理信目雖畫管窺異見
鋒起苟徇離賢之名遂迷霜露之實愚感到此深可
矜傷我皇道貫幽顯明驗日月窮天地之極以盡始
終之奧忌猶紫之妨薰米器雉珉之亂鳳玉爰發聖
衷降茲雅義信之以光揚妙覺拯厥沈泥近照性靈
之極遠明孝德之本實使異學剪其邪心四方篤其
羨慕謬以多幸預奉陶均沐澤伏和有兼慶躍流通
曲被佩荷彌深司馬筠呈

答

沈緝

緝和南翁子竊以爲交求之道必取與爲濟至於瀆
蒙不告則空致憧憧條魚之觀殆將可息所以自絕
諮受崇深莫窺誠自愧也徒以闇識因果循循局誠
冀履霜不退堅冰可至耳而法師弘心山藪幸能藏
疾雖未升堂遂招以法流杜夷云召渴馬於滄泉不
待鞭策而至矣垂示上答臣下神滅論晨宵伏讀用
忘疲寢構斯法棟導彼迷流天屬旣伸三世又辯鬼
神情狀於焉可求然謂海實廣廣孰能知謂天蓋高
高不可測聖論鈞深旨超繫表蒙情易驗惡能是空
銘末示終愧鑽仰弟子沈緝和南



答

王緝

惠示敕答臣下審神滅論竊以神一冥默歷聖未傳
宣尼猶稱不言莊生空構其語求之方策歎昧交深
謬觀今論天思淵發妙旨疑深至理既弘孝機兼極
信足韜超萬古照燭來今弟子生屬昌辰預觀聖藻
既永渙於懷抱信曉惑於隨便凡厥靈和孰不鑽仰
矧伊蒙蔽激扑寔深王緝和南

答

韋叡

至理虛寂冥晦難辨言有以無言無實有妙於老談
精於釋教辭炳金書文稽玉牒者由來尚矣主上道
括宇宙明並日月隱顯之機必照有無之要已覽遂
垂以明論訓折臣下導誘既深訓義方洽凡在有心
孰不慶幸蒙示天製謹加讀誦垢吝雲消特兼歡抃
法師果深昔緣因會今法離五慾而入八解去三界
而就一乘復得預聞德者彌足欣讚惠告沾及戢佩
寔深韋叡和南

答

謝綽

綽和南辱告蒙示敕答臣下審神滅論伏覽淵謨用
清魂府既排短說實啓羣疑竊唯人生最靈神用不
極上則知來藏往次乃鄰庶入幾以此觀之理無可



減是以巨儒伸其祀事大慈照其生緣內外發明已足祛滯況復天誨諄諄引論彌博弘費始於黔黎導識業於精英固令開蒙出障坐測重玄異端既絕正路斯反論者慚其墨守范氏悟其膏肓預在有識孰不擊讚但弟子徒懷遊聖終惜管窺頂奉戴躍永歎廢誘謝緯和南

答

范孝才

弟子孝才和南辱告逮示敕旨答臣下審神滅論竊以彭生豕立名現齊公元伯纓垂事高漢史且斬壽爲喻義在必存神之不滅法俗同貫欲滅其神內外咸失所謂管闔穿極寧辨西東蓋度滄溟安知鬻鬻天旨弘深慙慙於妙象聖情隱惻流連於饗祭豈直經教增隆實使蒙愚悟道眷逮所覃曲垂頒及銘茲訓誘方溢寸心弟子范孝才和南

答

王琳

辱告惠示至尊答臣下審神滅論謹罄庸管恭覽聖製聲溢金石理洞淵泉義貫六爻言該三世足使僻學知宗迷途識反弟子生幸休明身叨渥澤復得傾耳天土拭目神藻冠林之誠良無紀極猥惠頒逮銘躍唯重弟子王琳答



答

何炯

炯和南辱所賜書并垂示答臣下審神滅論竊聞神其如在求前王而未測住常住其不移徙伏膺而曉鑽仰淵秘渙爾永開故知紛綸聖跡不由一道參差動應本自因時今澆流已息無明將啓物有其機教唯斯發篤孝治之義明覺者之旨預有靈識誰不知慶豈炎吳所得爭衡非軒唐所能競爽巍纒至德莫或可名昭然大道於斯爲極何炯和南

答

王筠

筠和南辱告垂示上答臣下審神滅論竊聞俊然有見禮典之格言今則不滅法教之弘旨但妙相虛玄神功凝靜自非體道者豈能默領其宗不有知機者無由冥應其會聖主迹同萬機心遊七淨哀愍羣生孀孀庶物滌彼蓋纏曷以解慧祛其蒙惑濟之仁壽信大哉爲君善於智度者也弟子世奉法言家傳道訓而學淺行疎封累猶軫旣得餐稟聖教預聞弘誘一音得解萬善可借并躍之情無以譬說弟子王筠和南

答

孫挹

辱告惠示救答臣下審神滅論伏奉欣仰喜不自支



夫江海淵曠非井畦所達泊然入定豈外道能干故
一毛不動則衆邪退散舟航既濟而彼岸斯登聖后
體蘊二儀德兼三代撫靈機而總極乘上智以調民
發號施令則風行草偃臨朝尊然而化動如神隆五
帝以比蹤超萬劫其方永猶復震金聲於指掌降妙
思以發蒙理既仰而方深趣彌鑽而踰遠均寶珠於
無價齊運華之不塵孝敬被乎羣黎訓範倬於先聖
蚊行喘息同識斯歡翻飛蠕動共陶茲慶班告未臨
用深榮荷謹頂受書紳永啓庸惑弟子孫抱和南

答

蕭珍素

辱告并伏見敕答臣下審神滅論性與天道稱謂理
絕曠劫多幸猥斑妙訓接足頂受歡敬載懷竊謂神
道寂寞法海難邊是以智積麻韋而未測識了色塵
而猶昧豈其庸末所能激仰然自慧雲東漸寶舟南
濟歲序綿長法音流遠明君良宰雖世能宗服至於
躬挹玄源親體妙極者竟未聞焉是使兩諦八解獨
闕皇言九部三藏徧蕪國學嗚呼可爲歎息者也竊
尋神滅之起則人出樓伽經名衛世雖義屈提婆而
餘俗未再故使羣疑異學習以成見若不稟於先覺
實終累於後生聖上道濟天下機洞無方虎觀與龍



宮并闕至德與實相齊導故能符俗教而諦真道卽
孝享以弘覺性照此困蒙拔茲疑網雖復牟尼之柔
軟巧說孔文之博約善誘曷以喻斯巍巍乎十善已
行金輪何遠法師稟空慧於曠生習多聞於此運法
輪轉而八部雲會微言發而天人攝受故能播戒香
於鳳闈藻覺花於宸側信矣哉能以佛道聲令一切
聞者也弟子無記釋藏不逮孔門雖願朝聞終慚吝
薄庶緣無盡之法兼利人我耳疾寒甫爾心慮惛悖
謹力裁白不識詮次傾遲諮展親承至教也弟子蕭
珍素頓首和南

答

伏膺

猥垂斑示至尊所答臣下審神滅論伏奉涓旨頓祛
羣疑天情獨照妙鑒懸覽故非凡愚所可鑽仰然常
師管見亦竊懷佳求今復稟承教義遠尋經旨重規
疊矩信若符契法師宣揚敝理弘讚聖言方使二教
同歸真俗一致預得餐沐誨誘陶染至化林擊下風
實兼舞蹈遵比諮覲乃盡襟誠臨白欣佩不知裁述
伏膺呈

答

賀瑒

辱告垂示敕答臣下審神滅論讚仰反復誦味循環



故知妙蘊機初事隔凡識神疑繫表義絕庸情皇上
敝覽通幽性與天道所以機見英遠獨悟超深述三
聖以導未曉標二事以洗偏惑故係孝之旨愈明因
果之宗彌暢岫山粹典卽此重彰洙水清教於茲再
朗譬諸日月無得踰焉弟子雖冥煩多蔽謬奉格言
研求妙趣猶知蹈舞法師宣揚至道光闢大猷猥惠
未及益增銘荷弟子賀瑒呈

答

劉洽

辱告奉覲敕旨所答臣下審神滅論伏披素札仰瞻
玄談文貫韶夏義測文繫囊括典經牢籠述作弘彼
正教垂之方簡希夷卓爾難得而聞斟酌賢聖剖破
毫髮兼通內外之塗語過天人之際矣自非體茲至
德思與神會豈能深明要道人知企及謹書諸紳永
以爲珮冷乎旣入照若發蒙比故修詣共伸講復也
弟子劉洽頓首呈

答

嚴植之

辱告伏見敕旨答臣下審神滅論夫形分涉蠱或微
隱難悟況識理精密豈庸見能曉所以斷常交驚一
異競奔若中道居懷則欲流可反二邊滯意彼岸長
乖神滅之論斯障實重仰賴聖主棟梁至教明詔爰

發朗若披雲非直冥符訓典俯弘孝義蓋妙達生源
幽窮行本使執禮之性踐霜露而彌篤研神之識仰
禪悅而增心皆當習忍慧途翻流惑海弟子早標素
心未知津濟伏讀歡欣充徧身識猥惠存勗荷眷唯
深嚴植之呈

答

曹思文

辱送敕書弟子適近亦親奉此旨范中書遂迷滯若
斯良為可慨聖上深懼黔黎致惑故垂折衷之詔此
旨一行雖復愚闇之識了知神不滅矣弟子近聊就
周孔以為難今附相簡願惠為一覽之折其詭經不
尋故束展此不多白弟子曹思文和南

答

謝舉

辱告惠示敕答臣下審神滅論竊聞語曰萬物紛紜
則懸諸天象立言淆舛則折乎聖理昭昭自古事蔚
在茲伏尋敕訓垂文義深陶鑄稱象匪臻希微執識
綸幽至極盡性窮神慙斯六蔽哀此四執黜小言之
亂道拯經行於夷路旨肆而隱義宛而彰博約載弘
廣大悉備一音半偈顯茲悟拔慧日心水蕩此塵迷
俾宗奧有歸教思攸在異端自杜誣善知息凝繫表
於繩初導禪流於苦海豈伊含孕三藏冠冕七籍而



已哉弟子幸邀至運側承格誘沐浴歡擊奉以書紳
謝舉和南

答

馬元和

辱告頒示敕旨垂答臣下審神滅論竊聞標機之旨
非凡所窺符神之契唯仁是極故眾教喪徇理詰於
惇善羣經委曲事盡於開濟伏唯至尊先天製物體
道裁化理絕言初思包象外攻塞異端闢道歸一萬
有知宗人天仰式信滄海之舟梁玄霄之日月也神
滅之論宜所未安何者前聖攝教抑引不同括而言
之理實無一易云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之家
必餘殃孝經云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雖未顯
論三世其旨已著薪盡火滅小乘權教妙有湛然究
竟通說因情卽理理實可依且慎終追遠民德歸厚
禮有國有家歷代由之三才之寶不同降清神滅之
爲論妨政寔多非聖人者無法非孝悌者無親二者
俱違難以行於聖世矣弟子庸乏惜於至道濫蒙頒
訪所據凡淺荷惕之誠追以無厝弟子馬元和和南

答

王靖

垂示聖旨答臣下審神滅論伏唯至尊垂拱嚴廓遊
心萬古居無棄日道勝唯機爰訪羣下恢弘孝義磨



藻淵玄理深樞極自非聰明徇齊之君就日望雲之主豈有剖判冥寂明章雅論闡大聖於須臾定俗疑於俄頃非唯理測宸衷亦乃義切臣子舍和飲德之邦衣裳道素之域莫不傾首仁澤沐浴唐風弟子江淮孤生不學無術雖復從師北面一經不明縱憶舊文豈伊髮髯五經紛綸事類弘博神明之旨其義多端至如金石絲竹之響公旦代武之說寧非聖旨且祭義而談尤爲顯據若論無神亦可無聖許其有聖便應有神理且炳然豈容寂絕弟子所見庸淺無以宣揚至澤旣涉訪逮輒率所懷弟子王靖和南

答

陸倕陸任

啓告惠示至尊所答臣下審神滅論昔者異學爭途孟子抗周公之法小乘亂道龍樹陳釋迦之教於是楊墨之黨舌舉口張六師之徒轍亂旗靡言神滅者可謂學僻而堅南路求燕北轅首楚以斯適道千里而遙聖上愍其迷途爰奮天藻鈞深致遠盡化知神俾此因蒙均斯永釋陳茲要道同彼月照弟子並以凡薄沾竊恩紀纓冕則天之朝食提稽古之論贊幸之誠獨知踴躍猥頒告逮謹用書紳陸倕呈

答

王僧恕



辱告惠示敕旨答臣下審神滅論甚哉理之大也斯
寧寸管之所見言性之可聞而隨類儻遇怡然蒙釋
奉戴周旋以次以誦法師德邁當今聲標萬古知十
之談每會起予之富必酬想闡弘聖旨煥然雲消邪
弟子學慚聚螢識非通見何能仰贊洪輝宣猷妙範
者歟但論者執一惑之情循一往之轍固不可以語
大方焉知致遠恐必泥哉夫幽明之理皎然不差因
果相起義無獨立形滅自可以草木爲籌神明常隨
緣而在所以左氏有彭生豕見尚書則祖考來格禮
云若樂九變人鬼可得禮矣結草之報豈其遂滅元
規所夢何得無神神明不滅著之金口丘尼所說彌
有多據若文雖五千詩乃三百得其理者自可一言
而以蔽故不復煩求廣證夫三聖雖有明教百家常
置弘理而尚使狂簡斐然成章攻乎屢作今皇明體
照幽寂識周內外以前聖之久遠感異端之妄典需
然爰發乃垂眷翰使闡提一悟遂獲果通闔浮執惑
豁然洗滯況復搢紳之士爲益因其弘哉弟子餐道
無紀法師許其一簣遂能斑逮神藻使得預沐清風
頂戴歡舞無以自譬哉銘兼深彌其多矣弟子王僧
恕頓首和南



答

明山賓

辱告惠示敕旨答臣下審神滅論源深趣遠豈鹿兔所測隨類得解或亦各欣其所見奉以周旋不勝舞躍法師學冠一時道叶千載起予之寄允在明德想弘宣妙旨無復遺蘊邪弟子業謝專經智非通識豈能仰述淵猷讚揚風教論者限以視聽豈達曠遠目覩百年心惑三世謂形鬼既亡神魂俱滅斯則既違釋典復乖孔教矣焉可與言至道語妙理者哉夫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以孔宣垂範以知歎酬問周文立教以多才代終詩稱三后在天書云祖考來格且濠上英華著方生之論柱下叡哲稱其鬼不神爲薪而火傳文臂而生謝此皆陳之載籍彰彰其明者也夫緣假故有滅業造故無常是以五陰合成終同煙盡四微虛構會均火滅竊謂神明之道非業非緣非業非緣故雖遷不滅能緣能業故苦樂殊報此能仁之妙唱搢紳之所抑也雖教有殊途理還一致今棄周孔之正文背釋氏之真說未知以此將欲何歸正法住世尚有斷常之說况像法也流而無異端之論有神不滅乃三聖同風雖典籍著明多歷年所通儒碩學並未能值皇上智周空有照極神源爰發



聖衷親染神翰弘獎至教啓悟重昏令夫學者永祛
疑惑眷逮不遺使得預餐風訓沐浴頂戴良兼欣載
明山賓和南

答

使黔婁

孝經云生則親安之祭則鬼饗之樂記云明則有禮
樂幽則有鬼神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周官宗伯
職云樂九變人鬼可得而禮祭義云入戶愾然必有
聞乎其歎息之聲尚書云若示三王有太子之責左
傳云鯀神化爲黃能伯有爲妖彭生豕見右七條第
子生此百年早聞三世驗以衆經求諸故實神鬼之
證旣布中國之書菩提之果又表西方之學聖教相
符性靈無泯致言或異其揆唯一但以聖人之化因
物通感抑引從急與奪隨機非會不言言必成務非
時不感感唯濟物而參差業報取捨之滄遂分往還
緣集淪悟之情相舛狎其小識晦茲大旨滯親聞見
莫辨幽微此榆枋所以笑九萬赤縣所以駭大千故
其宜也若斯之倫遂復構穿鑿駕危辯鼓僞言煽非
學是謂異端故宣尼之所害也我皇繼三五而臨萬
機紹七百以御六辯勲格無稱道還淳粹經天緯地
之德左日右月之明皇王之所未曉羣聖之所不備



億兆之所宜通將來之所必至莫不粵其玄波而達其幽致者也伏覽神諭該冠真俗三才載朗九服移心歧行養端猶知舞蹈況在生靈誰不撫節弟子少缺下帷尤蔽名理既符夙志竊深踴躍至如百家恢怪所述良多搜神靈鬼顯驗非一旦般若之書本明斯義既魔從所排輒無兼引自非格言孰能取正畧說七條皆承經典譬猶秋毫之憑五嶽觸氏之附六軍敢瀝微塵祗增悚忤弟子虔默斐和南

答

殷鈞

近辱告惠示主上所答臣下審神滅論性與天道誠不得聞徒觀二諦兼通三聖俱闕片言折妙半字合靈辭存五禮之中旨該六合之外譬河海之紀地猶日月之麗天伏讀歡愉覓影相慶何者弟子夙陶玄化及長不虧常恐識業未弘中塗迴枉或端然靜念心翔翔而靡薄或吐言設論時見屈於辯聰夫大道甚夷而黎元好徑咸用此也今猥奉神旨昭若發蒙且服且誦永爲身寶數日來公私牽挽還輒頓臥未卽白答銜眷彌深殷鈞和南

答

張緝

尋三世炳然二果昭著安可惑六塵而不曉迷五塗



而長沒以爲形謝神滅骸亡識朽此外道之邪見豈可御羅曇之正法所謂輕陳一旅敵堂堂之鋒輒馳騫駘與騏驥而並行恐長劫有盡領蟲方至一身灰壞復受一身精神無異人畜隨緣涅槃明文瑞應高說主上聖照幽深鏡察潭遠譬兩祭而知不滅輪妄作於背親義隨入引而舛入言比性道而難聞弟子少遊弱水受戒樊鄧師白馬寺期法師屢爲設生灰之深趣亟說精神之妙言爾來歸心絕此疑想復觀斯判益破魔徒非但聞觀於今方欲結緣於後徒知歸信關比求名猥惠沾示深承眷篤弟子張綱和南

答

陸璉

璉白逮告垂示敕答臣下審神滅論伏讀天旨照鏡塵蒙弟子門宗三寶少奉道訓雖誠歸至教識暗玄津謹尋內外羣聖開引殊文如來說三乘以標一致言二諦以悟滯方先王詮五禮以通愛敬宣六樂以導性靈或顯三世以徵因果或明誠感以驗應實豈可頓排神源永絕緣識者哉若則善惡之報虛陳祭敬之設爲妄求之情理其可安乎而昧惑之徒尚多偏執是以聖明玄覽遊神妙門動言出理皎若朝暉發文顯證朗如宵燭頓足開建愚昏慳信凡鄙者也



伏習詔旨綜檢心源謹裁還白不宜拊舞弟子陸璉呈

答

張翻

辱告伏見敕答臣下審神滅論盛旨窮機微言合道
生知出六儒之首自然該十聖之外至如感果之規
理照三世孝饗之範義實百王妙會與春水等釋至
趣若秋夏共朗足使調關變情桀跖移志反澆風於
遂古振淳波乎方冊英聲茂實粵不可尚法師精理
之秀擅高日下俱沐聖化獨遊神明深鑒道蘊洞識
宗途弟子昔聞師說悟太傅之旨今偶昌時奉不滅
之訓信以照哲希蒙紆洗塵益足蹈手舞言象豈能
勝張翻和南

答

王珍國

辱告伏見敕答臣下神滅論神之不滅經典明文卽
心語事皎然在理論有神滅實所駭歎天照淵疑妙
旨周博折彼異端弘茲教範信可以朗悟冥塗棟梁
千載矣伏覽歡戴竊深罔極比故詣展遲獲咨伸王
珍國呈

答

曹景宗

枉告所宣答神滅敕理周萬古旨包三世六趣長迷



於此永悟五道恒疑曉若發蒙自非鑿窮八解照俾
十號排罔逸俗安得如此奉佩書紳敢違寢食法師
識踰有境學詣無生掄揚之善煥如東里披翫周瓌
用忘所疾曹景宗白答

答

顏繕

猥枉明詔頒述敕旨審神不滅以答臣下理據炳然
表裏該妙所以慧現獨宣舟梁含氣夫目所不覩帷
屏爲隔耳所不聞遐邇致擁不得以不聞不見便謂
無聲無物今欲詰內教當仗外書外書不殊內教茲
現書云竟氣無所不之佛經又曰而神不滅既內外
符同神在之事無所多疑疑其滅者卽蜉蝣不知晦
朔蟪蛄之非春秋寧識大椿之永久日月之無窮主
上聖明超古微妙通神三世之旨有證孝饗之理斯
光蒼生管見已晦而復曉晚俗淪冥旣迷而更悟第
子宿植逢幸預從餐道投心慈氏歸敬誠深唯辱來
緣可期載懷鳧藻而已弟子顏繕呈

答

沈宏

弟子宏稽首和南辱告伏覽敕答臣下審神滅論夫
唯幾難曉用晦易昏自非凝神斯鑿探願斯朗豈能
極重霧於有感豈能運獨見於無明竊唯大聖御宇



上德表物垂法雲以湛潤開慧日而增暉遠比溟海
近譬井幹粵今遂古孰能識乎此焉至如經喻雀飛
瓶在火滅字存禮云非類弗歆祭乃降祉且夢蘭以
授鄭穆結草以抗杜回凡此羣列不可悉紀又五道
遞往六度同歸皆神之顯驗不滅之幽旨但郗克驪
足豈從邯鄲比蹤盧敖捷至寧與若士齊跡今仰墜
天環俯逮關提所謂若披重霧以攀合璧出幽夜而
眇燭龍短綆爰汲望瀾覩海實歡喜頂戴若無價寶
珠沈宏稽首和南

答

司馬裝

辱告惠示教難滅性論竊以慈波洪被道冠衆靈智
照淵凝理絕羣古七禪八慧之辨三空四諦之微故
以煥乎載籍炳於通誥也所以優陀云喻如百首齊
音同讚妙覺尚不能言萬分之一矣夫業生則報起
因往則果來雖義微而事著亦理幽而證顯自近可
以知遠尋邇可以探遐譬如日月懸天無假离朱之
目鳴鐘在耳不勞子期之聽而議者自昏迷途難曉
苟徇所懷坐顛坑穿伏覽皇上令旨理妙辭縟致極
鉤深究至寂而異闢啓幽途以還晰雖復列聖齊鑣
羣經聯奧靈山金口禪水玉舌終不能捨此以求通





國立中央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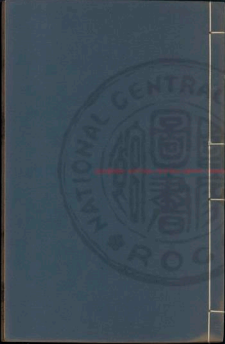




2008020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弘明集卷第十一

梁釋僧祐撰

答宋文帝讚揚佛教事

宋何尚之

元嘉十二年五月乙酉有司奏丹陽尹蕭摹之上言稱佛化被于中國已歷四代塔寺形像所在于計進可以擊心退足以招勸而自項世已來情敬浮末不以精誠爲至更以奢競爲重舊宇頽圯曾莫之修而各造新構以相誇尚申地顯宅於茲殆盡材竹銅綵糜損無極違中越制宜加檢裁不爲之防流通未已請自今已後有欲鑄銅像者悉詣臺自聞典造塔寺



精舍皆先詣所在二千石通發本末依事列言本州
必須報許然後就功其有輒鑄銅制輒造寺舍者皆
以不承用詔書律論銅宅材瓦悉沒入官奏可是時
有沙門慧琳假服僧次而毀其法著白黑論衡陽太
守何承天與琳比狎雅相擊揚著達性論並拘滯一
方詆呵釋教永嘉太守顏延之太子中舍人宗炳信
法者也檢駁二論各萬餘言琳等始亦往還未底績
乃止炳因著明佛論以廣其宗帝善之謂侍中何尚
之曰吾少不讀經比復無暇三世因果未辨致懷而
復不敢立異者正以前達及卿輩時秀率皆敬信故
也范泰謝靈運每云六經與文本在濟俗爲治耳必
求性靈真奧豈得不以佛經爲指南邪顏延年之折
達性宗少文之難白黑論明佛法注注尤爲各理並
足開獎人意若使率土之賓皆純此化則吾坐致太
平夫復何事近蕭舉之請制未全經通卽已相示委
卿增損必有以式過浮淫無傷弘獎者乃當著令耳
尚之對曰悠悠之徒多不信法以臣庸蔽獨秉愚勤
懼以闕薄貽點大效今乃更荷褒拂非所敢當至如
前代羣賢則不負明詔矣中朝已遠難復盡知渡江
已來則王導周顛宰輔之冠蓋王濛謝尚人倫之羽



儀邠超王坦王恭王謐或號絕倫或稱獨步韶氣貞
情又爲物表郭文謝敷戴逵等皆置心天人之際抗
身煙霞之間亡高祖兄弟以清識軌世王元琳昆季
以才華冠朝其餘范汪孫綽張玄殷觀略數十人靡
非時俊又炳論所列諸沙門等帛曇遷者其下輩也
所與比對則庾元規自遠已上護蘭諸公皆將亞迹
黃中或不滿人也近世道俗較談便爾若當備舉夷
夏爰逮漢魏竒才異德胡可勝言寧當空天性靈坐
棄天屬淪惑於巧妄之說自陷於無徵之化哉陛下
思洞機表慮玄象外鉤深致遠無容近取於斯自臣
等已降若能謹推此例則清信之士無乏於時所謂
人能弘道豈虛言哉慧遠法師嘗云釋氏之化無所
不可適道固自教源濟俗亦爲要務世主若能剪其
訛僞獎其驗實與皇之政並行四海幽顯協力共敦
黎庶何成康文景獨可竒哉使周漢之初復兼此化
須作刑清倍當速耳竊謂此說有契理奧何者百家
之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矣千室之邑百人修
十善則百人和厚矣傳此風訓以徧寓內編戶千萬
則仁人百萬矣此舉戒善之全具者耳若持一戒一
善悉計爲數者抑將十有三三矣夫能行一善則去



一惡一惡既去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則萬刑息於國四百之獄何足難錯雅頌之典禮宜倍速卽陛下所謂坐致太平者也論理則其如此微事則臣復言之前史稱西域之俗皆奉佛敬法故大國之衆數萬小國數百而終不相兼并內屬之後習俗頗弊猶甚淳弱罕行殺伐又五胡亂華已來生民塗炭冤橫死亡者不可勝數其中誤獲無辜必釋教是賴故佛圖澄入鄴而石虎殺戮減半洮池塔放光而符健椎鋸用息蒙遜反噬無親虐如豺虎末節感悟遂成善人法逮道人力兼萬夫幾亂河渭西縛甘死以赴師範此非有他敬信故也夫神道助教有自來矣雷霆所擊著雨恒事及廢廟遇震而書爲隱隱築紂之朝宛死者不可稱紀而周宣晉景獨以深刑受崇檢報應之數既有不符徵古今之例祗更增惑而經文載之以彰勸戒萬一影像猶云深切豈若佛教責言義則有可然可信之致考事實又無已乖已妄之咎且觀世大士所降近驗並卽表身世衆目共覩祈求之家其事相繼所以爲勸戒所以爲深切豈當與彼同日而談乎而愚闇之徒苟遂毀蹟忽重殉輕滯小迷大恚僧尼之絕脾胃嫉像塔之費朱紫此猶生民荷覆



載之德日用而不論吏司苦禋瘞之勞有時而詆慢
慧琳承天蓋亦然耳蕭募啓制臣亦不謂全非但傷
靈道俗最在無行僧尼而情貌難分未可輕去金銅
土木雖糜費滋深必福業所寄復難得頓絕臣比思
爲斟酌進退難安今日親奉德音實用夷秦時吏部
郎羊玄保在座進曰此談蓋天人之際豈臣所宜預
竊悉秦楚論強兵之術孫吳盡吞并之計將無取於
此邪帝曰此非戰國之具良如卿言尚之曰夫禮隱
逸則戰士怠貴仁德則兵氣衰若以孫吳爲志苟在
吞噬亦無取堯舜之道豈唯釋教而已帝悅曰釋門
有卿亦猶孔氏之有季路所謂惡言不入於耳

與高明二法師難佛不見形書 宋李森

夫道處清虛四大理常而有法門妙出羣域若稱其
巧能利物度脫無量爲教何以不見真形於世真空
說而無實邪今正就尋西方根源伏願大和尚垂懷
允納下心無惜神誥第于李森和南

答李交州書 宋釋道高

釋道高白奉垂問至聖顯晦之迹理味淵博辭義照
洗敬覽反覆彌高德音使君垣牆崇遠得門自難輒
罄愚管罔象玄珠夫如來應物凡有三焉一者見身



放光動地二者正法如佛在世三者像教髣髴儀軌
髣髴儀軌應今人情情感像孰爲見哉故淨名經
云善解法相知衆生根至於翹頭末城龍華三會人
情感見孰爲隱哉故法華經云時我及衆僧俱出靈
鷲山儼住之宮屏然可期西方根源何爲不覩而世
之疑者多謂經語不符闢寄情少咸以不覩生滯夫
三皇五帝三代五霸姬旦孔丘刪詩制禮並聞史籍
孰覩之哉釋氏震法鼓於鹿園夫子揚德音於鄆魯
皆耳眼所不得俱信之於書契若不信彼不患疑此
既能了彼何獨滯此使君聖思淵遠洞鑒三世願尋
壽量未盡之教近取定光儒童之迹中推大通智勝
之集以釋衆人之幽滯若披重霄於太陽貧道言淺
辭拙語不宜心冀奉見之日當申之於論難耳謹白

與道高法師書

李森

李森和南旋省雅論位序區別辭況沖美欣會良多
所謂感化異時像正殊俗援外以映內微文以驗實
敬範來趣無所間然然夫受悟之由必因鑒觀闡寄
生疑疑非悟本若書契所存異代齊解萬世之後可
不待聖而師矣若乃聲迹並背言象相濟大義既乖
儒墨競典豈徒正信不明將亦謗誤增疊得不取證



於示見印記以自固乎大聖以無礙之慧垂不請之
慈何爲恪昭昭之明晦倍尋之器絕羣望於泥洹之
後興罪垢於三會之先芻狗空陳其能悟乎儀像虛
設其能信乎至於帝王姬孔訓止當世來生之事存
而不論故其隱見廢興權實莫辨今如來軌業彌貫
三世慈悲普潤不得以見在爲限羣迷求解不可以
滅盡致窮是以化度不止於篇籍佛事備列於累萬
問今之所謂佛事者其爲在乎若如雅況所信在此
所驗在彼而聖不世出孔釋異淦卽事而談固非矛
盾矣其可相驗乎未能嘿廢聊復寓言幸更詳究遲
觀清釋

重答李交州書

釋道高

釋道高白重奉深誨義華旨遠三讀九思方服淵致
故知至理非庸近能測微言奧辭非鄙訥所參今謹
率常淺蠡陳所懷夫萬善爲教其途不一有禪宴林
數有修德城傍或曲躬彈指或歌讚頌詠皆耳眼所
共了爲者亦無量斯則受悟之津由閑寄之稱何必
受悟於因鑒觀何必閑寄其則生疑疑亦悟本請當
論之疑則求解解則能悟悟則入道非本如何雖儒
墨之競與九流之是非乃燭火之不息非日月之不



暉何急急於示見而促促於同歸哉今不同季俗無
證驗以微誠亦不謬大聖裕昭昭之光明而世之疑
者據以不覩形遂長迷於大夢橫洗淪而溺生死先
儒往哲爨有舊答既途無異轍輒述而不作夫亡身
投誠必感則俱見不感不見其有見者以告不見其
不見者會不信見聖人何嘗不在羣生何嘗不見哉
聞法音而稱善芻狗非謂空陳覩形像而曲躬靈儀
豈爲虛設姬孔救頽俗而不贈何暇示物以將來若
丘且生過於結繩則明三世而巳問今佛事其焉
在乎低首合掌莫非佛事但令深悟有方殊途同歸
耳前疏所引彼此疑信者正爲世人不見便謂無佛
故取不見周孔爲其繩準耳此乃垂拱而相隨豈矛
盾之謂哉使君生知無假素氣天然居大寶之地運
頽脫之思流浪義苑涉步書園吐握餘暇優遊永日
德音旣宣莫不側聽貧道學業蠱淺彌慚簡札上嗣
謬略懼塵盛藻追增悚愧流汗露寐謹白

與道高法師書

李森

李森和南雅論明受悟之津爰自疑得開寄有餘無
取鑒觀鞠躬讚誦咸足屆道覽復往况彌觀淵默然
所謂像法乖正求悟理蠱借筌會旨無假示見此固



姬孔所以垂訓輝光所以不表取之世典綽焉足矣
放光動地徒何爲乎若正信不止於俯仰而佛事備
舉於形聲大覺所由妙其色涉求之所基始故知信
者必以儒墨致疑學者將由無證自悔吝明無咎於
三五潛景道德愆於十號矣豈不然乎又所謂姬孔
務拯頽季無暇來生設在結繩三世自明亦又不然
七經所陳義兼未來釋典敷載事止緣報故易云積
善餘慶積惡餘殃經云無我無造無受者善惡之業
亦不亡此則緣教常緩兼訓已弘豈謂所務在此所
闕在彼哉來論雖美故自循環之說耳望復擢新演
異以洗古今之滯使夷路坦然積礙大通也深願大
和尚垂納亮歛弟子李森謹呈

答李交州書

宋釋法明

釋法明白巨論爰降敬覽移日馥若幽蘭清若惠風
貧道器非霜頴運非庖生動乖理間獨蹟疑駭良由
辭訥旨滯劇難星陳愚謂貳暗寄奇鑿觀示見鞠躬
歌讚感動靈變並趣道之津梁清升之嘉會故宜寄
觀雙舉疑驗兩行豈得罷絕示見頓漏神彩齊軌姬
孔同範世訓放光動地徒爲空言夫法身凝寂妙色
湛然故能隱顯順時行藏莫測顯則乘如而來隱則



善逝而去卽言求旨何愆於十號哉餘暉所映足光
季俗信者豈以螢燭增疑正向旦日白黑比肩塔像
經書彌滿世界學者豈以無證自悔又引七經義兼
未來積善餘慶積惡餘殃雖新新生滅交臂代謝善
惡之業不得不受此乃過明三世愈亮七經徵輪檢
實則聞命矣前論云帝王姬孔訓止當世來生之事
存而不論故其隱見廢典權實莫辨似若矛盾義將
安寄當仁不讓伏聽洞贖前疏盡述至聖沈浮而義
據未照詞況未泯謹更詳究其弘至道夫羣生長寢
於三有衆識永憊於六塵潛移爲吞噬之主相續爲
迴轉之輪形充逆旅之館神當過憩之賓往來三惡
而苦楚經離八難而酸辛欣崇暫娛憂畏永勤一身
死壞復受一身雖世智辨聰羣書滿腹百家洞了九
流必達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鬼神莫之要聖哲弗
能預未免謬見以翳情疑似以千慮寄懷於巫禡投
誠於符呪執邪以望正存僞以待真運迴於兩心躊
躇於二運放光動地其可見乎所以玄籍流布列筌
待機機動必感感而後應者也自有棲志玄宅下操
幽淵明一生若朝露辨三世之弗虛縱善於清真之
術儉控於濁僞之術植德耘邪而蒼蔚樹福灌正而



扶疏苦節競辰於寸陰潔已爭逝於桑榆懷誠抱向
感而遂通豈不親映光彩而覩其靈變哉若耳眼所
不自了或通夢之所見如漢明因夢以感聖大法於
是而來遊帝主傾誠以歸德英豪斂衽以服化沙門
齊肩於王公僧尼直躬於天子九十六種孰爲高哉
宋武皇帝始登帝位夢一道人提鉢就乞因而言曰
君於前世施維衛佛一鉢之飯今居斯位遣問嚴公
徵其虛實嚴公卽送七佛經呈聞吳主孫權初疑佛
法有靈驗當停罷省遂獲舍利光明照宮金鐵不能
碎爐冶不能融今見帝京建初寺是吳郡有石佛浮
身海水道士巫師人從百數符章鼓舞一不能動黑
衣五六朱張數四薄爾奉接遂相勝舉卽今見在吳
郡北寺惇誠至到者莫不有感朱張連世奉佛由覩
驗致郭文舉祇崇三寶正信堅明手探虎鯁深識安
危蘭公拂嚴雪於猛獸護公感枯泉而洪流並高行
逸羣清身邁俗皆有異迹世咸記焉自茲以外不可
勝論貧道少情學業迄于白首孤陋寡聞彰於已誠
直言朴辭未必可採懼不允當伏追慚悚謹白

荆州宗居士造明佛論稱伯益述山海申毒之國假
人而愛人郭璞注申毒卽天竺浮屠所興

浮屠者劉
那國也



何列仙叙七十四人在佛學者之管闔於斯又非漢明帝而始也道人澄公仁聖於石勒虎之世謂虎曰臨菑城中有古阿育王寺處猶有形像承露盤在深林巨樹之下入地三十餘丈虎使者依圖掘求皆如言得姚略叔父爲晉王於河東蒲坂故老所謂阿育王寺處見有光明鑿求得佛骨於石函銀匣之中光曜殊常隨路迎覩於灑上比丘今見存新寺由此觀之有佛事於齊晉之地久矣所以不說於三傳者亦猶于寶孫盛之史無語稱佛妙化寶彰有晉而盛於江左也

與孔中丞書 一首

南齊蕭子良

覽君書具一二每患浮言之妨正道激烈之傷純和亦已久矣孟子有云君王無好智君王無好勇勇智之過生乎患禍所遵正當仁義爲本今因修釋訓始見斯行之所發誓念履行欲甲高同其美且取解脫之喻不得不小失存其大至於形外之間自不足及言真俗之教其致一耳取之者未達故橫起異同君云積業栖信便是言行相舛豈有奉親一毀一敬而云大孝未之前聞夫人仁之行非殘害加其美廉潔之操不籍貪竊成其德如此則三歸五戒豈得一念



而可捨十善入正寧管想之可遺未見輕其本而能重其末所謂本既傾矣而後枝葉從之今云二途雖異何得相順此言故是見其淺近之談耳君非不親經律所辨何爲偏志一方埋沒通路夫士未嘗離俗施訓卽世之教可以知之若云斯法空成詭妄更增疑惑應當毀滅就卽因而言閨門孝悌者連鄉接黨竟有幾人今可得以無其多結諸訓語經史箴誡悉可焚之不君今遲疑於內教亦復與此何殊哉所以歸心勝法者本不以禮敬標其心就仰祇崇者不以在我故忘物今之感懃克己者政爲君輩之徒耳欲今相與去憍矜除慢傲節情慾制貪求修禮讓習謙恭奉仁義敦孝悌課之以博施廣之以泛愛賞之以英賢拔之以備異復何慚於鬼神乎孜孜策勵良在於斯雖未能奉遵亦意不忘之今未有夜光之投而按劍已起欲相望於道德寧不多愧當由未見此情故常信期心耳在懷則不然每苦其不及司徒之府本五教是勸方共敦斯美行以率無慾使詭譎佞瑩門而自殄浮僞蕩逸踐庭而變迹等彼息心之館齊此無慾之臺不亦善乎一則仰順宸極普天之慈二則敬奉儲皇垂愛之善宵旦而警惕者正患此心無



遂耳悠悠之語好自多端其云願善政言未知傷化
重儻令詭事以忠孝依悅以仁義虛投以禮讓假
狂以方直乃至一日克已天下歸仁況能旬朔有餘
所望過矣本自開心所納正若此矯不多如其此煩
未廣故鄙薄深慨君正應規諫其乖開發未達云何
言傷孝本語損義基於邑有懷非所望也若此事可
棄則欣聞餘善又云未必勸人持戒當令善由下發
必如此而弘教者放勛須四凶革而啓聖虞舜待商
均賢而德明如斯而遂美其可望乎君之此意則應
廣有所折便當詰堯以土階之儉嘉離宮之麗貶禹
以茅茨之陋崇阿房之貴耻汲黯之正容榮祝鮀之
媚色其餘節義貞信謙恭之德皆當改途而反面復
何行之可修也凡聞於言必察其行觀於行必求於
理若理不乖而行不越者請無造於異端真殊途同
歸未必居然一貫頃亦多有與君此意同者今寄言
此紙情不專一者厝心於疑妄國君普宣示之略言
其懷無見髮髯翰迹易煩終不盡意比見君別更委
悉也

又

夫人心之不同猶若其貌豈其容一而等其智乎參



有待之參差足見情靈之乖舛矣一得其志者非言
談之所盡一背其途者豈遊說之所翻見君雖復言
面委盡而不及此處者良由彼我之見既異幸可各
保其方差無須空構是非橫起謗議耳棧心入信者
前良不無此志今以效善之爲樂故挫憊陵以待物
君若以德越往賢聖逾前修智超羣類位極人貴者
自可逍遙世表以道化物高其懷無求自足而退於
前良恐未能懸絕空乘兩途獨異勝法若悠悠相期
本不及言意在薄爲復示期懷耳比面別一二近
聊有此釋滯兩卷想於外已當見之今迭相示若已
覽者付反幸無勞形目脫未覩者爲可一歷意本不
期他翻正是自釋疑滯耳君見之必當撫掌也蕭子
良疏

答蕭司徒書

三首

南齊孔稚珪

稚珪啓民早奉明公提拂之仁深蒙大慈弘引之訓
恩獎所驅性命必盡敢瀝肝髓乞照神襟民積世門
業候奉李老以沖靜爲心以素退成行迹蹈萬善之
淵神期至順之宅民仰攀先軌自絕秋塵而宗心所
向猶未敢墜至於大覺明教般若正源民生平所崇
初不違背常推之於至理理至則歸一置之於極宗



宗極不容二自仰稟明公之訓憑接明公之風導之
以正乘引之以通戒使民六滯頓祛五情方旭迴心
頂禮合掌願持民齊敬歸依早自淨信重律輕條素
已半合所以未變衣鉢眷黃老者實以門業有本不
忍一日頓棄心世有源不欲終朝悔遁既以二道大
同本不敢惜心迴向實願言稱先業直不忍棄門志
耳豈不思樂方廣動志一乘況仰貴明公齊禮道德
加須奉誦明公清信至制淨住子序萬門朗奧億品
宜玄言雖願違心不覺醉更未測明公善誘之妙一
至如此博約紛綸精輝照出欲罷尚其不能欲肯何
以免向而昔而前民固不敏而今而後斯語請事民
之愚心正執門範情於樛老非敢異同始私追尋民
門昔嘗明一同之義經以此訓張融融乃著通源之
論其名少子少子所明會同道佛融之此悟出於民
家民家既爾民復何礙始乃遲遲執迹今輒兼敬以
心一不空棄黃老一則歸依正覺不期一朝霍然大
悟悟之所尊舉自明公不勝踴躍之至謹啓

又

事以聞復竊研道之異佛止在論極極未盡耳道之
論極極在諸天佛乃鄙此不出三界斯則精盡遠近



實有慚於大方矣然尋道家此教指設機權其猶仲尼外典極唯天地蓋起百姓所見二儀而已教本因心取會萬物用其所見順而尊之當其尊地俱窮妙物故老子之橐籥維摩之無我合德天地易家有太極所以因物之崇天仍崇之以極妙而至極終有地固淵于於天表老子亦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已是道在天外稍不以天爲道也何異佛家羅漢亦指極因果方至勝尊自知有餘地道之崇天極猶佛有羅漢果佛竟不止於羅漢道亦於天不息甫信道之所道定與佛道通源矣民今心之所歸輒歸明公之一向道家戒善故與佛家同耳兩同之處民不苟捨道法道之所異輒婉輒入公大乘請於今日不敢復位異同矣服膺之至謹啓下誠伏願採其末悔亮其始位退自悔始自恭自懼謹啓

又

十一月二十九日州民御史中丞孔稚珪啓得示具懷甚有欣然理本無二取捨多途諍論云云常所慨也但在始通道則宜然教而學者則未可君但廣尋諸經不患滯其迹也比面別一二

答孔中丞書

蕭子良

君此書甚佳宜廣示諸未達者

與恒標二公勸罷道書

後秦主姚略

卿等樂道體閑服膺法門噉然之操義誠在可嘉但朕臨四海治必須才方欲招肥遁於山林搜陸沈於屠肆況卿等周旋篤舊朕所知盡各挹幹時之能而潛獨善之地此豈朕求賢之至情卿等兼弘深趣邪昔人有言國有驥而不乘方惶惶而更索是之謂也今敕尚書令顯便奪卿等二乘之福心由卿清名之容室讚時益世豈不大哉苟心存道味寧係白黑望體此懷不以守節爲辭

答秦主書

釋道恒道標

奉去月二十八日詔敕尚書令奪道恒標等法服承命悲懼五情失守俯仰慚惶無地自厝恒等誠才質闕短染法未久所存既重眷慕亦深猥蒙優詔褒飾過美開諭誨勵言理備至但情之所安實懷罔已法服之下誓畢身命兼少習佛法不閑世事徒發非常之舉終無殊異之功雖有拔能之名而無益時之用未見機毫之補將有山嶽之損竊爲陛下不取也光武尚能縱嚴陵之心魏文全管寧之操折至尊之高懷遂匹夫之微志在宥羣方靡不自盡況陛下以道



御物兼弘三寶使四方義學之士萃於京師新異經典流乎遐邇大法之隆於茲爲盛方將闡揚洪化助明振暉嗣祇洹之遺響扇靈鷲之餘風建千載之軌模爲後生之津塗而恒等豈可獨屈於明時不得伸其志願伏願鑒其元元之情特垂曠蕩通物之理更賜明詔聽遂微心則銜恩九泉感德累劫不勝戰悚謹奉以聞

詔恒標二公

姚略

省所奏具意今所以相屈者時所須也不復相推本心以及於此煩感懃廣自料理吾之情趣想卿等體之在素不復煩言便可奉承時命勉菩薩之蹤耳

重答秦王

釋道恒道標

道恒等近自陳寫真悟聖鑿重奉明詔不蒙矜恕伏讀悲惶若無神守陛下仁弘覆載使物悅其性恒等少習法化愚情所樂善以微命與法服俱盡而過恩垂及眷忘其陋勸弘菩薩兼濟之道然志力有限實所不堪非徒餘年苟自求免直愚懷所存私懷必守伏願鑒恕一往之誠不責偏執之咎特賜恩旨聽遂微心屢延明詔隨用悚息不勝元元之至謹重奏以聞



詔恒標二公
得重奏一二具之情事具如前詔但當開意以從時
命無復煩於鄭重也

姚略

詔恒標二公

重答秦主

釋道恒道標

道恒等愚意所執具如前表精誠微薄不能感悟聖
心累蒙遠詔未蒙慈恕俯仰憂怖無復心情陛下道
懷虛納養物無際願開天地之恩得遂一分之志愚
守之誠畢命無辜分受違詔之愆甘引無限展紓聖
聽追用悚息不任罔極之情謹奏以聞

姚畧

與鳩摩羅耆婆書

別已數旬旋有思想漸暖比自何如小虜遠舉更無
處分正有憤然耳頃萬事之殷須才以理之近詔道
恒等令釋羅漢之服尋菩薩之跡想當盤桓耳然道
無不在法師可勸進之荷廢其尋道之心亦何必須
爾也致意遷上人別來何似不審若鏡復何如多事
不能一二爲書恒等亦可煩諸上人勸其令造菩薩
之行

姚畧

與僧遷等書

省疏所引一二具之朕以謂獨善之美不如兼濟之
功自守之節未若拯物之大雖子陵頡頏於光武君



平傲岸於蜀肆周黨辭祿於漢朝杜微稱聾於諸葛
此皆偏尚耿介之士耳何足以關嘿語之要領高勝
之趣哉今九有未乂黔黎荼蓼朕以寡德獨當其弊
思得羣才共康至治法師等雖潛心法門亦毗世宣
教縱不能導物化時勉人爲治而遠美辭世之許由
近高散髮於謝敷若九河橫流人盡爲魚法師等雖
毗世宣教亦安施乎而道恒等伏膺法訓爲日久矣
然其才用足以成務故欲枉奪其志以輔暗政耳若
福報有徵佛不虛言拯世急病之功濟時寧治之勲
功福在此而不在彼可相誨喻時副所望

答秦主書

釋僧韶等

蓋聞太上以道養民而物自是其須有德而天下治
是以古之明王審違性之難御悟任物之易因故堯
放許由於箕山陵讓放杖於魏國高祖縱四皓於終
南叔度辭蒲輪於漢世者晉國戴逵被褐於剡縣謝
敷羅髮於若耶蓋以適賢之性爲得賢也故上有明
君下有葦帶逸民之風垂訓於今矣今道標恒等德
非圓達分在守節且少習玄化伏膺佛道一往之誠
必志匪席至於敷演妙典研究幽微足以啓悟童稚
助化功德使物識罪福則有濟苦之益苟佛不虛言



標等有弘毗邪之訓矣竊聞近日猥蒙優詔使釋法服將擢翠翹於寒條之上曜扶渠於重水之下斯誠陛下仁愛愷悌寬不世之恩然若等眷眷竊有愚心以陛下振道德之綱以維六合恢九德之綱以羅四海使玄風扇千載之前仁義陶萬世之後宇宙之外感純德以化寬九域之內肆玄津以逍遙匹夫無溝壑之怨羨婦無停緯之歎此實所以垂化海內所以仰賴愚謂恒標雖區區一分守所見爲小異然故在羅網之內卽是陛下道化之一臣昔宇佐治十二年未聞釋奪法衣形服世議苟於時有補袈裟之中亦有弘益何足復奪道與俗違其適性昔巢由抗節堯許俱高四皓匪降上下同矣斯乃古今之一揆百代之同風且德非管仲不足軒堂阜智非孔明豈足三顧草廬願陛下放既往之恩從其微志使上不過惠下不失分則皇唐之化於斯而在箕頽之賓復見今日矣若等庸近獻愚直言懼觸天威追用悚息僧若等言

輿遠法師書

晉桓玄

夫至道緇遐佛理幽深豈是悠悠常徒所能習求沙門去棄六親之情毀其形骸口絕滋味被褐帶索山



樓枕石永乖世務百代之中庶或有一髣髴之間今
世道士雖外毀儀容而心過俗人所謂道俗之際可
謂學步邯鄲匍匐而歸先聖有言未知生焉知死而
令一生之中困苦形神方求冥冥黃泉下福皆是管
見未體大化迷而知反去道不遠可不三思運不居
人忽焉將老可復追哉聊贈至言幸能納之

荅桓南郡書

晉釋慧遠

大道淵玄其理幽深銜此高旨實如來談然貧道出
家便是方外之賓雖未踐古賢之德取其一往之志
削除飾好落名求實若使幽冥有枉故當不謝於俗
人外似不盡內若斷金可謂見形不及道哀哉哀哉
帶索枕石華而不實管見之人不足羨矣雖復養素
山林與樹木何異夫道在方寸假練形爲真下和號
慟於荆山患人不別故也昔聞其名今見其人故莊
周悲慨人生天地之間如白駒之過隙以此而尋執
得久停豈可不爲將來作贊言學步邯鄲者新無功
失其本質故使邯人匍匐而歸百代之中有此一也
豈混同以通之貧道已乖世務形權於流俗欲於其
中化未化者雖復沐浴露微柰疑結何一世之榮劇
若電光聚則致離何足貪哉淺見之徒其惑哉可謂

下士聞道大而笑之真可謂迷而不反也貧道形不出人才不應世是故毀其陋質被其割截之服理未能心冥玄化遠存大聖之制豈捨其本懷而酬高誨貧道年與時頽所患未痊乃復曲垂光慰感慶交至檀越信心幽當大法所寄豈有一傷毀其本也將非波旬試鏡之言辭拙寡聞力酬高命益是不逆之懷耳

辭劉刺史舉秀才書

齊釋僧巖

貧道弱齡出家早違俗務遊心釋風志乖孔教雖復道場未卽故亦誅誦循吳方將委質皎默庶超九劫之功分肌哺鶴情存乘雲之馭寧能垂翼中田反跡籠樊捨夫途中之適要茲廟堂之累哉且夫官人以器位必須才未有叨越分之舉終能保其榮也今輒奉還板命願收過恩無令曹公重歎王舟再慚補秀之召非所克堪釋僧巖呈

答僧巖法師書

齊劉君白

莊篇有弱喪之謬釋典有窮子之迷每讀其書爲之長慨敬慎髮膚揚名後史仰顯旣重俯弘爲大遠尋聖言斯教爲最近取諸身實迷情理瞿曇見此亦當莫逆於心況君辨破秋毫識洞今古裂冠不疑拔本



不悟幽冥相駭遐遁致驚昔呂尚抱竿於八十之年志釣由時未遇君沉淪未及董能有美若人耳如其不爾豈不悲哉僕忝益梓蕃庶在明仄觀貢帝庭必盡才懿故欲通所未通屈所未屈如來告紛紜有乖真唱苟爲誕說豈所期邪昔王祥樵採沂側耳順始應州命公孫弘牧豕海上白首方充鄉舉終能致位元台朝天變地道暢當年聲流萬載君意何如敬布腹心想更圖之劉君白答

與劉刺史書

釋僧嚴

紆辱還誨優旨仍降徵莊援釋理據皎然徒欲伏義辨情未由也已雖高義出象微言入神鄙懷所執猶或可曉何者夫知人者哲自審者明忘分昧進良所未安昔成直應命終獲滅名之慚避祖聘能卒招楊鶴之耻若遺我欲效彼追躡王呂恐曝肌能津點額衆矣盜所盜器與盜同罪舉失其才亦賓主交鄙可不慎乎又禮云非指玉帛孝乎豈止保膚故割肌無譏於前代斷髮有加於曩辰斯蓋斬手全軀所存者大夫何怪哉願貸愚執賜遂陋襟釋僧嚴呈

答僧嚴法師書

劉君白

重獲來簡始見玄解皎然之悟可謂相視而笑矣君

識鑒衆流智該理奧每檢感應之源窮尋分石之說
何嘗不句句破的洞盡義宗而苟自謙光非其側席
仍踵覆車無悔敗轍非知之難行之不易也夫去國
三年見似家人者喜作客日久寧不悲心今普捨重
擔而坐坐棄羈旅如還家對孔懷之好敦九族之美
趙門欣欣爲樂已甚況復文明御運姬召協政思賢
讀道日昃忘餐以君之才弘君之德帶玉聲朝披錦
振遠功濟世猷名揚身後與夫髡剪之辱鯨絕之苦
豈可同年而語哉相與契闊久要頗練深志若隱展
禽之賢怨招臧氏不忠之責故力疾題心重敷往白
歲云暮矣時不相待君其勉之勿有噬臍之悔劉君
白答

與劉刺史書

釋僧嚴

比日之事爲可聊作一樂不謂恩旨綢繆芳音驟屆
勞誨之厚一至於斯伏讀末周媿汗交集然鄙志區
區已備前欵且嚴之壯也猶後於人今既老矣豈能
有爲夫以耄耄之年指摩成務此自蒼靈特授假首
失功協佐龍飛之英翼贊革命之主令欲以東畝之
農夫西園之行吏側景前光參躡古列無異策驚足
以均驂騶繫澤雉以雙鸞鶴斯之不倫寧俟深察昔



子秦伏命撫節公孫豫報智伯漆身靡侮今日過賞
德粹兩賢正恨年逼嗟命急濛泥吞炭倒戈永與
願隔臨紙惻愴罔識所陳幸收過眷不復翻覆釋僧
巖呈

答僧巖法師書

劉君白

君談天語地神情如鏡抽毫拂簡智思入淵而幼失
理根踳躓皓髮惜君之才恒用歎息君雖心在雲上
而形居坎下既與黃雀爲羣恐沒鸞鷲之美故率弓
泉之禮屈應賓王之舉徽牘三枉陋札再誦苟自謙
沖固辭年耄度君齒德方亨元吉未能俯志者正當
遊翔擇木待持桐竹實耳鄙命輕召曷足降哉敬揖
清風肅從所尚本圖既乖裁還慚憫劉君白答

弘明集第十一卷

校記

第一紙行十七流通作

第二紙行四流通作

第三紙行二十北藏作

第四紙行十一流通作

第六紙行十流通作

第十三紙行十二流通作

第十一紙行十流通作

第十一紙行十三流通作

第二十五紙行四流通作

第二十七紙行一流通作



弘明集卷第十二

梁釋僧祐撰

余所撰弘明並集護法之論然援錄書表者蓋事深
 故也尋沙門辭世爵祿弗糜漢魏以來歷經英聖皆
 致其禮莫求其拜而度君專威妄起異端桓氏疑陽
 繼相浮議若何公莫言則法相永沈遠上弗論則僧
 事頓盡聖古追慨安可不編哉易之蠱爻不事王侯
 禮之儒行不臣天子在俗四民尚有不屈况棄俗從
 道焉責臣禮故不在於休明而類出於季運也至於
 恒標辭畧遠公距玄雖全已非奇然亦足敦厲法要

ASIAN LIBRAR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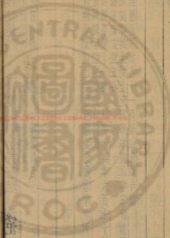


弘明集卷第十二

梁釋僧祐撰

余所撰弘明並集護法之論然援錄書表者蓋事深
 故也尋沙門辭世爵祿弗糜漢魏以來歷經英聖皆
 致其禮莫求其拜而度君專威妄起異端桓氏疑陽
 繼相浮議若何公莫言則法相永沈遠上弗論則僧
 事頓盡聖古追慨安可不編哉易之蠱爻不事王侯
 禮之儒行不臣天子在俗四民尚有不屈况棄俗從
 道焉責臣禮故不在於休明而類出於季運也至於
 恒標辭畧遠公距玄雖全已非奇然亦足敦厲法要

ASIAN LIBRAR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日燭既寤俗之談卽仙三極亦摧魔之說故兼載焉

與釋道安書

晉習鑿齒

興寧三年四月五日鑿齒稽首和南承應眞履正明白內融慈訓兼照道俗齊蔭宗虛者悟無常之旨存有者達外身之權清風藻於中夏鸞響厲乎八冥玄味遠猷何榮如之弟子聞天不終朝而雨六合者彌天之雲也弘淵源以潤八極者四大之流也彼直無爲降而萬物賴其澤此本無心行而高下蒙其潤況哀世降步愍時而生資始繫於度物明道存乎練俗乘不疾之與以涉無遠之道命外身之駕以應十方之求而可得玉潤於一山水結於一谷望開風而不迴儀措此世而不誨度者哉且夫自大教東流四百餘年矣雖蕃王居士時有奉者而眞丹宿訓先行上世道運時遷俗未僉悟藻悅濤波下土而已唯肅祖明皇帝實天降德始欽斯道手書如來之容口味三昧之旨戒行峻於巖隱玄祖暢乎無生大塊旣唱萬竅俱怒呼賢哲君子靡不歸宗日月雖遠光景彌輝道業之隆莫盛於今豈所謂月先道寂將生眞土靈鉢東遷忽驗于茲乎又聞三千得道俱見南陽明學開士陶演眞言上考聖達之誨下測道行之驗深經



普往非斯而誰懷道邁訓舍茲就降是以此方諸僧
咸有傾想目欣金色之瑞耳遲無上之箴老幼等願
道俗同懷繫詠之情非常言也若慶雲東徂摩尼廻
躍一躡七寶之座暫視明哲之燈雨甘露於豐草植
梅檀於江湄則如來之教復崇於今日玄波逸響重
蕩濯於一代矣不勝延豫裁書致心意之蘊積曷云
能暢弟子襄陽習鑿齒稽首和南

雅好佛道
手摹畫像

東晉梁賢堂頌序
云爾祖明皇帝

與張新安論孔釋書

譙王

佛教以罪福因果有若影響聖言明審令人寒心然
自上古帝皇文武周孔典謨訓誥靡不周備未有述
二世顯叙報應者也彼衆聖皆窮理盡性照曉物緣
何得忍視陷溺莫肯援接曾無一言示其津逕且鈞
而不綱弋不射宿博碩肥膾上帝是享以此觀之蓋
所難了想二三子揚推而陳使剗然有證祛其惑焉
答譙王論孔釋書

張新安

仰復淵旨匪邇伊教俯惟未造鞠躬汎對竊以爲遂
通資感涉悟籍緣誠徽良因則河漢滋惑故待問擬
乎撞鐘啓發俟於排憤夫妙學窮理乃聖乃神光景
燭八維頰仰觀九有然而運值百齡竇均萬劫者豈



非嘉緣未構故業化莫孚哉是以聖靈輟軌斯文莫
載靡得明徵理歸指斥宗致祇以微顯凝而成潛徒
冥遠之生導三世之源積善啓報應之轍網宿昭仁
菴苗一作弘弘信既以漸漬習成吝滯日祛然後道暢
皇漢之朝訓敷永平之祀物無韡焚人斯草偃定知
放華猶昏文宣末旭非旨睽以異通諒理均而俱蹟
者附會玄遠孰衷冒言謬犯不避輕率狂簡

與沙門論踞食書

鄭道子

夫聖人之訓修本祛末卽心爲教因事成用未有反
性違形而篤大化者也雖復形與俗乖事高世表至
於拜敬之節揖讓之禮由申所至道俗不殊也故齋
講肄業則備其法服禮拜有序先後有倫敬心內克
而形肅於外稽首至地不容企踞之禮斂衽十拜事
非偏坐所預而以踞食爲心用遺儀爲斂屨事理相
違未見其通者也夫有爲之教義各有之至若般舟
苦形以存道道親而形疎行之有理用之有本踞食
之教義無所弘進非苦形退貽慢易見形而不及道
者失其恭肅之情而啓駭慢之言豈聖人因事爲教
章甫不適越之義邪原其所起或出於殊方之性或
於矯枉之中指有所救如病急則藥速非服御長久

之法也夫形教相稱事義有倫既制其三服行其禮拜節以法鼓列以次序安得企踞其間整慢相背者哉在昔宜然則適事所至一日之用不可爲永年之訓理可知也故問仁者衆而復禮爲本今禪念化心而守跡不變在理旣未於用又盡苟所未達敢不布懷鄭君頓首

與王司徒諸公論沙門踞食書 宋范泰

范泰敬白公卿諸賢今之沙門坐有二法昔之祗洹似當不然據今外國言語不同用舍亦異聖人隨俗制法因方弘教尚不變其言何必苦同其制但一國不宜有二一堂寧可不同而今各信偏見自是非彼不尋制作之意唯此雷同爲美鎮之無主遂至於此無虛於受人有同於必執不求魚兔之實競攻釜蹄之末此風不革難乎取道樹王六年以致正覺始明玄宗自敷高座皆結跏趺坐不偏踞也坐禪取定義不夷俟據之食美在乎食不求飽此皆一國偏法非天下通制亦由寒鄉無絺綌之禮日南絕瓊裘之律不可見大禹解裳之初便謂無復章甫請各兩捨以付折衷君子范泰區區正望今集一食之同過此已往未之或知禮以和貴僧法尚同今升齋堂對聖像



堂如神在像中四雙八輩義無云異自矜之情寧可
試暫不我釋公往在襄陽偏法已來思而不變當有
其旨是以投錫乘車義存同衆近禪師道場天會亦
方其坐豈非存大畧小理不兼舉故邪方坐無時而
偏踞有時自方以恒適異爲難嘗變取同爲易且主
人降已敬賓有自來矣更諮義公了不見酬是以敬
白同意以求厥中願惠咳唾之餘以蔽怯弱之情

答范伯倫諸檀越書

宋釋慧義等

祇洹寺釋慧義等五十人敬白諸檀越夫沙門之法
正應謹守經律以信順爲本若欲違經反律師心自
是此則大法之深患穢道之首也如來制戒有開有
閉開則行之無礙閉則莫之敢犯戒防沙門不得身
手觸近女人凡持戒之徒見所親漂溺深水視其死
亡無敢救者於是世人謂沙門無慈此何道之有是
以如來爲世識嫌開此一戒有難聽教如來立戒是
畫一之制正可謹守而行豈容以意專輒改作俗儒
猶尚謹守夏五莫敢益其月者將欲深防穿鑿之徒
杜絕好新樂異之客而況三達制戒豈敢妄有通塞
范檀越欲令此衆改偏從方求不異之和雖貪和之
爲美然和不以道則是求同非求和也祇洹自有衆



已來至於法集未嘗不有方偏二衆既無經律爲證而忽欲改易佛法此非小事實未敢高同此寺受持僧祇律爲日已久且律有明文說偏食法凡八議若無偏食之制則無二百五十矣云食不得置於牀上所棄之食置於右足邊又云不得懸足累脛此豈非偏食之明證哉戒律是沙門之秘法自非國主不得預聞今諸檀越疑惑方偏欲生典廢貧道不得不推其輕重畧舉數條示其有本甘受宣戒之舉佛法通塞繼諸檀越通則共獲獲法之功塞必相與有滅法之旱幸願三思令顯無恨

重答法師慧義等書

范泰

前論已包此通上人意強氣猛弗之尋耳戒以防非無非何戒故愚惑之夫其戒隨俗變律華夏本不偏企則聚骨交脛之律故可得而畧手食之戒無用匙筯之文何重偏坐而輕手食律不得手近女人尋復許親溺可援是爲凡夫之疑果足以改聖人之律益知二百五十非自然定法如此則固守不爲全得師心未足多怪夏五闕文固守不爲疑明慎所見苟了何得顧衆而動企之爲義意在宜進欲速則事不得行端坐則不安其居時有踞傲之夫故非禮法所許



一堂兩制上人之同沢焉莫逆弟子之和孑然單獨
何敢當五十大陣是用畏敵而默庶乎上善之救

與生觀二法師書

范泰

外國風俗還自不同提婆始來義觀之徒莫不沐浴
鑽仰此蓋小乘法耳便謂理之所極謂無生方等之
經皆是魔書提婆末後說經乃不登高座法顯後至
泥洹始唱便謂常住之言衆理之最般若宗極皆出
其下以此推之便是無主於內有聞轉變譬之於射
後破奪先則知外國之律非定法也偏坐之家無時
而正高座說法亦復企踞外國舍多用手戒無匙節
慧義之徒知而不改至於偏坐永爲不慚同自爲矛
盾其誰能解弟子意常謂與人同失賢於自代其是
推心樂同非敢許以求直今之奉法白衣決不可作
外國被服沙門何必苦守偏俗

論沙門踞食表

三首

范泰

臣言陛下體達佛理將究其致遠心遐期研精入微
但恨起予非昔對揚未易臣少信大法積習善性頗
聞餘論髣髴玄宗往者侍坐過蒙眷誘意猥詞訥不
能有所運通此之爲恨畢世無已臣近難慧義踞食
蓋區區樂同之意不敢求長於人側餐下風已達天

聽臣請此事自一國偏法非經通永制外國風俗不同言論亦異聖人不變其言何獨苦改其用言以宣意意達言忘儀以存敬敬立形廢是以聖人因事制誠隨俗變法達道乃可無律思夫其防彌繁用捨有時通塞惟理膠柱守株不以疎乎今之沙門匠之善誘道無長壹各信所見妙能虛受乃至競異於一堂之間不和於時雍之世臣竊耻之況於異臣者乎司徒弘達悟有理中不以臣言爲非今之令望信道未篤意無前定以兩順爲美不斷爲大俟此而制河可清矣慧嚴道生本自不企慧觀似悔始位伏度聖心已當有在今不望明詔孤發但令聖旨粗達宰相則下觀而化孰曰不允皇風方當遠暢文軌將就大同小異雖微漸不可長青青不伐將尋斧柯故宜自邈及遠今無思不服江左中興高座來遊愛樂華夏不言此制釋公信道最篤不苦其節思而不改容有其旨羅什卓犖不羈不可測落髮而不偏踞如復可尋禪師初至詰闕求通欲以故林入踞理不可開故不許其進後東安衆集果不偏食此卽先朝舊事臣所親見者也謹啓

又

臣言陛下近遊祗洹臣固請碑讀如憶髣髴有許法
駕旣遊臣輒仰刊碑上曰皇帝讚正此三字而已專
輒之臯思臣所甘至於記福冥中未知彼濟若賜神
筆數字臣歿且不朽以之弘獎風尚有益而無損萬
機脫有未暇聖旨自可笑咬之左史侍衛之臣寧無
自效之心裨謀世叔何遠之有不勞聖慮亦冕旒
之意也臣事久謝生塗已盡區區在心唯來世而已
臣受恩深重祿賜有餘自度終無報於聖世已矣蓋
首並結草之誠願陛下哀而弗責臣言詔知與慧表
論踞食近亦粗聞率意不異來旨但不看佛經無經
制以所見耳不知慧嚴云何道生便是懸同慧觀似
未肯悔其始位也此自可與諸道人更求其中邪祗
洹碑讚乃不憶相許既非所習加以無暇不獲相副
甚以爲恨

又

臣言奉被明詔悚懼屏營管穴偏見不足陳聞直以
事已上達不寧寢熟今敕又令更求其中是用猖狂
復申本懷臣謂理之所在幸可不以文害意五帝不
相襲禮三王不沿其樂革命隨時其義重大莊周以
古今譬舟車孟軻以專信書不如無書是故證羊非

直聞斯兩用大道之行天下爲家臣之區區一堂之
同而況異俗偏制本非中庸之教生義觀得蒙弘接
聖旨脫有下問望其依理上酬不敢以多自助取長
於人慈觀答臣都無理據唯衷臣以過言貶臣以于
非推此疑其必悔未便有反善帖辭臣弘亦謂爲然
慈義弘陣已崩走伏路絕恃此爲救難乎自免況復
司契在上道辭知窮臣近難慈觀專復上呈如左臣
以愚鄙將智而老豈惟言之不中深懼不覺其僭侍
衛之臣實時之望旣不能矜臣此意又不能誨臣不
逮此皆臣自招之自咎而已伏願陛下錄其一往之
至不以知拙爲罪復敦冒昧干穢竊恃古典不加刑
之耳

秦沙門不應盡敬表

右序

晉何充等

晉咸康六年成帝幼冲庾永輔政謂沙門應盡敬王
者尚書令何充等議不應敬下禮官詳議博士議與
充同門下承永旨爲駁尚書令何充及僕射褚翌諸
葛恢尚書馮懷謝廣等秦沙門不應盡敬

尚書令冠軍撫軍都鄉侯臣充散騎常侍左僕射長
平伯臣翌散騎常侍右僕射建安伯臣恢尚書關中
侯臣懷守尚書昌安子臣廣等言世祖武皇帝以盛



明華命肅祖明皇帝聰聖玄覽豈于時沙門不易屈
膝顧以不變其修善之法所以通天下之志也愚謂
宜遵承先帝故事於義爲長

代晉成帝沙門不應盡敬詔

晉庾冰

夫萬方殊俗神道難辨有自來矣達觀傍通誠當無
怪況跪拜之禮何必尚然當復原先王所以尚之之
意豈直好此屈折而坐遷彙辟哉固不然矣因父子
之敬建君臣之序制法度崇禮秩豈徒然哉良有以
矣既其有以將何以易之然則名禮之設其無情乎
且今果有佛邪將無佛邪有佛邪其道固弘無佛邪
義將何取繼其信然將是方外之事方外之事豈方
內所體而當矯形骸違常務易禮典棄名教是吾所
甚疑也名教有由來百代所不廢昧且丕顯後世猶
殆始之爲弊其故難尋而今當遠慕芒昧依稀未分
棄禮於一朝廢教於當世使夫凡流傲逸憲度又是
吾之所甚疑也縱其信然縱其有之吾將通之於神
明得之於曾懷耳軌憲宏模固不可廢之於正朝矣
凡此等類皆晉民也論其才智又常人也而當因所
說之難辨假服飾以陵度抗殊俗之傲禮直形骸於
萬乘又是吾所弗取也諸君並國器也悟言則當測



幽微論治則當重國典苟其不然吾將何述焉

沙門不應盡敬表

何充等

尚書令冠軍撫軍都鄉侯臣充散騎常侍左僕射長平伯臣翌散騎常侍右僕射建安伯臣恢尚書關中侯臣懷守尚書昌安子臣廣等言詔書如右臣等聞短不足以讚揚聖旨宜賜大義伏省明詔震懼屏營輒共尋詳有佛無佛固非臣等所能定也然尋其遺文鑽其要旨五戒之禁實助王化賤昭昭之名行貴冥冥之潛操行德在於忘身抱一心之清妙且與自漢世迄于今日雖法有隆衰而弊無妖妄神道經久未有其比也夫詛有損也祝必有益臣之愚誠實願塵露之微增潤蒿俗區區之況上俾皇極今一令其拜遂壞其法令修善之俗廢於聖世習俗生常必致愁懼隱之臣心竊所未安臣雖矇蔽豈敢以偏見疑誤聖聽直謂世經三代人更明聖今不爲之制無虧王法而幽冥之格可無壅滯是以復陳愚誠乞垂省察謹啓

重代晉成帝沙門不應盡敬詔 庾冰

省所陳具情旨幽昧之事誠非寓言所盡然其較畧及大人神常度粗復有分例耳大都百王制法雖質



文隨時然未有以殊俗參治怪誕雜化者也豈曩聖之不達而來聖之宏通哉且五戒之才善粗擬似人倫而更於世主畧其禮敬邪禮重矣敬大矣爲治之綱盡於此矣萬乘之君非好尊也區域之民非好卑也而卑尊不陳王教不得不一二之則亂斯叢聖所以憲章體國所宜不惑也通才博採往往備其事修之家可以修之國及朝則不可斯豈不遠也省所陳果亦未能了有之與無矣縱其了猶謂不可以參治而況都無而當以兩行邪

重奏沙門不應盡敬表

何充等

臣等雖誠闇蔽不通遠旨至於乾乾夙夜思循王度寧苟執偏管而亂大倫直以漢魏逮晉不開異議尊卑憲章無或替虧也今沙門之慎戒專專然及爲其禮一而已矣至於守戒之篤者亡身不吝何敢以形骸而慢禮敬哉每見燒香呪願必先國家欲福祐之隆情無極已奉上崇順出於自然禮儀之簡蓋是專一守法是以先聖御世因而弗革也天網恢恢疎而不失臣等悽悽以爲不合致拜於法無虧因其所利而惠之使賢愚莫敢不用情則上有天覆地載之施下有守一修善之人謹復陳其愚淺願蒙省察謹啓

子時皮水談
履克不能敬

與八座論沙門敬事書

桓玄

玄再拜白頓首八日垂至舊諸沙門皆不敬王者何
更雖已論之而並率所見未是以理屈也更意在尊
主而理據未盡何出於偏信遂淪名體夫佛之爲化
雖誕以茫浩推於視聽之外然以敬爲本此處不異
蓋所期者殊非敬恭宜廢也老子同王侯於三大原
其所重皆在於貴生通運豈獨以聖人在位而比稱
二儀哉將以天地之大德曰生通生理物存乎王者
敬尊其神器而禮寔惟隆豈是虛相崇重義存君御
而已哉沙門之所以生生貴存亦日用於理命豈有
受其德而遺其禮沾其惠而廢其敬哉旣理所不容
亦情所不安一代之大事宜共求其衷相復相與研
盡之比八日今得詳定也桓玄再拜頓首

答桓玄論沙門敬事書

晉桓謙等

中軍將軍尚書令宜陽關國侯桓謙等惶恐死罪奉
誨使沙門致敬王者何使雖論意未究盡此是大事
宜使允中實如雅論誨然佛法與老孔殊趣禮教正
乖人以髮膚爲重而髡削不疑出家棄親不以色養
爲孝土木形骸絕欲止競不期一生要福萬劫世之



所貴已皆落之禮教所重意悉絕之貴父事君天屬之至猶離其親愛豈得致禮萬乘勢自應廢彌歷三代置其絕羈當以神明無方亦不以涯檢視聽之外或別有理今便使其致恭恐應革者多非惟拜起又王者奉法出於敬信其禮而變其儀復是情所未了卽而容之乃是在宥之弘王令以別答公難孔固張敞在彼想已面諭所懷道竇諸道人並足酬對高旨下官等不諳佛理率情以言愧不足覽謙等惶恐死罪

與王中令難沙門應敬王事

桓玄

沙門抗禮至尊正自是情所不安一代大事宜共論盡之今與八座書向已送都今付此信君是宜在此理者遂聞德音

答桓太尉

王謐

領軍將軍吏部尚書中書令武岡男王謐惶恐死罪奉誨及道人抗禮至尊并見與八座書具承高旨容音之唱辭理兼至近者亦相聞公道未獲究盡尋何使二旨亦恨不悉以爲二論漏於偏見無曉然厭心處真如雅誨夫佛法之典出自天竺宗本幽遐難以言辨既涉乎教故可畧而言耳意以爲殊方異俗雖



所安每乖至於君御之理莫不必同今沙門雖意深於敬不以形屈爲禮迹充率土而趣超方內者矣是以外國之君莫不降禮良以道在則貴不以人爲輕重也尋大法宣流爲日諒久年踰四百歷代有三雖風移政易而弘之不異豈不以獨絕之化有日用於陶漸清約之風無害於隆平者乎故王者拱已不恨恨於缺戶沙門保真不自疑於誕世者也承以通生理物在乎王者考諸理歸實如嘉論三復德音不能已已雖欲奉酬言將無寄猶以爲功高者不賞惠深者忘謝雖復一拜一起亦豈足答濟通之德哉公眷躬未遺猥見逮問輒率陳愚管不致嫌於所奉耳願不以人廢言臨白反側謚惶恐死鼻

難王中令

桓玄

來示云沙門雖意深於敬而不以形屈爲體難曰沙門之敬豈皆畧形存心懺悔禮拜亦爲於事爰暨之師逮于上座與世人揖跪但爲小異其制耳旣不能忘形於彼何爲忽儀於此且師之爲理以貴悟爲德君道通生則理宜在本在三之義豈非情理之極哉來示云外國之君莫不降禮良以道在則貴不以人爲輕重也難曰外國之君非所宜喻而佛教之興亦



其旨可知豈不以六夷驕強非常教所化故大設靈
奇使其畏服既畏服之然後順軌此蓋是本懼鬼神
福報之事豈是宗玄妙之道邪道在則貴將異於雅
旨豈得被其法服便道在其中若以道在然後爲貴
就如君言聖人之道道之極也君臣之敬愈敦於禮
如此則沙門不敬豈得以道在爲貴哉

來示云歷年四百歷代有三而弘之不異豈不以獨
絕之化有日用於陶漸清約之風無害於隆平者乎
難曰歷代不革非所以爲證也曩者晉人畧無奉佛
沙門徒衆皆是諸胡且王者與之不接故可任其方
俗不爲之檢耳今主上奉佛親接法事事異於昔何
可不使其禮有準日用清約有助于教譬如君言此
蓋是佛法之功非沙門傲誕之所益也今篤以祇敬
將無彌濃其助哉

來示云功高者不賞惠深者忘謝雖復一拜一起豈
足答濟通之恩難曰夫理至無酬誠如來示然情在
罔極則敬自從之此聖人之所以緣情制禮而各通
其寄也若以功深惠重必畧其謝則釋迦之德爲是
深邪爲是淺邪若淺邪不宜以小道而亂大倫若深
邪豈得彼肅其恭而此施其敬哉



答桓太尉

晉王謐

難曰沙門之敬豈皆畧形存心懺悔禮拜亦篤於事哉答曰夫沙門之道自以敬爲主但津塗旣殊義無降屈故雖天屬之重形體都盡也沙門所以推宗師長自相崇敬者良以宗致旣同則長幼成序貴通有係則事與心應原佛法雖曠而不遺小善一分之功報亦應之積毫成山義斯著矣

難曰君道通生則理應在本在三之義豈非情理之極哉答曰夫君道通生則理同造化夫陶鑄敷氣功則弘矣而未有謝惠於所稟厝感於理本者何良以冥本幽絕非物象之所舉運通理妙豈羸迹之能酬是以夫子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謂也

難曰外國之君非所應喻佛教之典亦其旨可知豈不以六夷驕強非常教所化故大設靈奇使其畏服答曰夫神道設教誠難以言辨意以爲大設靈奇示以報應此最影響之實理佛教之根要今若謂三世爲虛誕罪福爲畏懼則釋迦之所明殆將無寄矣常以爲周孔之化救其甚弊故言迹盡乎一生而不開萬物之塗然遠探其旨亦往往可尋孝悌仁義明不謀而自周四時之生殺則矜慈之心見又屢抑仲由



之問亦似有深旨但教體既殊故此處常昧耳靜而求之殆將然乎殆將然乎

難曰君臣之敬愈敦於禮如此則沙門不敬豈得以道在爲貴哉答曰重尋高論以爲君道運通理同三大是以前條已粗言意以爲君人之道竊同高旨至於君臣之敬則理盡名教今沙門既不臣王侯故敬與之廢耳

難曰歷代不革非所以爲證也曩者晉人畧無奉佛沙門徒衆皆是謠胡且王者與之不接故可任其方俗不爲之檢耳答曰前所以云歷有年代者正以容養之道要當有以故耳非謂已然之事無可改之理也此蓋言勢之所至非盡然所據也胡人不接王者又如高唱前代之不論或在於此邪

難曰此蓋是佛法之功非沙門傲誕之所益今爲以氏敬將無彌濃其助哉答曰敬尋來論是不誣佛理也但傲誕之迹有虧大化誠如來誨誠如來誨意謂沙門之道可得稱異而非傲誕今若以千載之末淳風轉薄橫服之徒多非其人者敢不懷愧今但謂自理而默差可遣人而言道耳前答云不以人爲輕重微意在此矣

難曰若以功深惠重必畧其謝則釋迦之德爲是深邪爲是淺邪若淺邪不宜以小道而亂大倫若深邪豈得彼肅其恭而此弛其敬哉答曰以爲釋迦之道深則深矣而瞻仰之徒彌篤其敬者此蓋造道之倫必貴行功行功之美莫尚於此如斯乃積行之所因來世之關鍵也且致敬師長功猶難抑況擬心宗極而可替其禮哉故雖俯仰累劫而非謝惠之謂也

難王中令

桓玄

示猶復未釋所疑因來告復粗有其難夫情敬之理豈容有二皆是自內以及外耳既入於有情之境則不可得無也若如來言王者同之造化未有謝惠於所稟厝感於理本是爲功玄理深莫此之大也則佛之爲化復何以過茲而來論云津塗旣殊則義無降屈宗致旣同則長幼成序資通有係則事與心應若理在己本德深居極豈得云津塗之異而云降屈邪宗致爲是何邪若以學業爲宗致者則學之所學故是發其自然之性耳苟自然有在所由而稟則自然之本居可知矣貫通之悟更是發瑩其末耳事與心應何得在此而不在彼又云周孔之化救其甚弊故盡於一生而不開萬劫之塗夫以神奇爲化則其

教易行異於督以仁義盡於人事也是以黃金妖惑之徒皆赴者如雲若此爲實理行之又易聖人何緣捨所易之實道而爲難行之末事哉其不然也亦以明矣將以化教殊俗理在權濟恢誕之談其趣可知又云君臣之敬理盡名教今沙門既不臣王侯故敬與之廢何爲其然夫敬之爲理上紙言之詳矣君臣之敬皆是自然之所生理篤於情本豈是名教之事邪前論已云天地之大德曰生通生理物存乎王者苟所通在斯何得非自然之所重哉又云造道之倫必賞功行積行之所因來世之關鍵也擬心宗極不可替其敬雖俯仰累劫而非謝惠之謂請復就來旨而借以爲難如來告是敬爲行首是敦敬之重也功行者當計其爲功之勞耳何得直以珍仰釋迎而云莫尚於此邪惠無所謝達者所不惑但理根深極情敬不可得無耳臣之敬君豈謝惠者邪

答桓太尉

王澄

奉告并垂重難具承高旨此理微緬至難厝言又一代大事應時詳盡下官才非拔幽特乏研析且妙難精詣益增茫惑但高旨旣臻不敢默已輒復率其短見妄酬來誨無以啓發容致祇用反側願復詢諸道

人通才獨其不逮公云宗致爲是何邪若以學業爲宗致者則學之所學故是發其自然之性耳苟自然有在所由而稟則自然之本居可知矣今以爲宗致者是所趣之至道學業者日用之筌蹄今將欲趣彼至極不得不假筌蹄以自運耳故知所假之功未是其絕處也夫積學以之極者必階巖以及妙魚獲而筌廢理斯見矣公以爲神奇之化易仁義之功難聖人何緣捨所易之實道而爲難行之末事哉其不然也亦以明矣意以爲佛之爲教與內聖永殊旣云其殊理則無並今論佛理故當依其宗而立言也然後通塞之塗可得而詳矣前答所以云仁善之行不殺之旨其若似可同者故引以就此耳至於發言抗論津徑所歸固難得而一矣然愚意所見乃更以佛教爲難也何以言之今內聖所明以爲出其言善應若影響如其不善千里違之如此則善惡應於俄頃禍福交於目前且爲仁由已弘之則是而猶有棄正而卽邪背道而從欲者矣況佛教論一生於彈指期要終於永劫語靈異之無位設報應於未兆取之能信不亦難乎是以化暨中國悟之者渺故本起經云正言似反此之謂矣公云行功者當計其爲功之勞何



得直以珍仰釋迦而云莫尚於此邪請試言曰以爲
佛道弘曠事數彌繁可以練神成道非唯一事也至
於在心無倦於事能勞珍仰宗極便是行功之一耳
前答所以云莫尚於此者自謂擬心宗轍其理難尚
非謂禮拜之事便爲無取也但既在未盡之域不得
不有心於希通雖一分之輕微必終期之所須也公
云君臣之敬皆是自然之所生理篤於情本豈是名
教之事邪敬哉高論不容間然是以前答云君人之
道竊同高旨者意在此也至於君臣之敬事盡揖拜
故以此爲名教耳非謂相與之際盡於形迹也請復
重伸以盡微意夫大上之世君臣已位自然情愛則
義著化本於斯時也則形敬幾闕君道虛運故相安
之理秦臣遇冥陶故事盡於知之因此而推形敬不
與心爲影響殆將明矣及親審既生茲禮乃與豈非
後聖之制作事與時應者乎此理虛邈良難爲辨如
其未允請俟高尚

與王中令書

桓玄

來難手筆甚佳殊爲斐然可以爲釋疑處殊是未至
也遂相攻難未見其已今復料要明在三之理以辨
對輕重則敬否之理可知想研微之功必在苦愈析



耳八日已及今與右僕射書使令施行敬事尊主之道使天下莫不敬雖復佛道無以加其尊豈不盡善邪事雖已行無預所論宜究也想諸人或更有精析耳可以示仲文

重雉王中令

桓玄

比獲來示并諸人所論並未有以釋其所疑就而爲難始以流遷今復重伸前意而委曲之想是有以頓白馬之帶知辨制之有耳夫佛教之所重全以神爲資是故師徒相宗莫二其倫凡神之明闇各有本分之所貴稟之有本師之爲功在於發悟管猶荆璞而瑩拂之耳若質非美玉琢磨何益是爲美惡存乎自然深德在於貴始拂瑩之功實已求焉既懷玉在中又匠以成器非君道則無以伸遂此生而通其爲道者也是爲在三之重而師爲之末何以言之君道兼師而師不兼君教以弘之法以齊之君之道也豈不然乎豈可以在理之輕而奪宜尊之敬三復其理愈所疑駭制作之旨將在彼而不在此錯而用之其弊彌甚想復領其趣而貴其事得之濛上耳

重答桓太尉

王澄

重虧嘉誨云佛之爲教以神爲貴神之明闇各有本



分師之爲理在於發悟至於君道則可以伸遂此生
通其爲道者也示爲師無該通之美君有兼師之德
弘崇主之大禮折在三之深淺實如高論實如高論
下官近所以脫言鄙見至於往反者緣顧問既萃不
容有隱乃更成別辯一理非但習常之惑也既重研
妙旨理實恢邈曠若發蒙於是乎在承已命庾恒施
行其事至敬時定公私幸甚下官瞻仰所悟義在擊
節至於濠上之誨不敢當命也

與遠法師書

桓玄

沙門不敬王者既是情所不了於理又是所未論一
代大事不可令其體不允近與八座書今示君君可
述所以不敬意也此便當行之於事一二令詳遣想
君必有以釋其所疑耳王領軍大有任此意近亦同
遊謝中面共諮之所據理殊未釋所疑也令郭江州
取君答可旨付之

答桓太尉書

釋慧遠

詳省別告及八座書問沙門所以不敬王者意義在
尊主崇上遠存名體徵引老氏同王侯於三大以貴
生運通之道故宜重其神器若推其本以尋其源咸
稟氣於兩儀受形於父母則以生生通運之道爲弘



贊存日用之理爲大故不宜受其德而遺其禮沾其
惠而廢其敬此檀越立意之所據貧道亦不異於高
懷求之於佛教以尋沙門之道理則不然何者佛經
所明凡有二科一者處俗弘教二者出家修道處俗
則奉上之禮尊親之敬忠孝之義表於經文在三之
訓彰於聖典斯與王制同命有若符契此一條全是
檀越所明理不容異也出家則是方外之賓迹絕於
物其爲教也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
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故不
重運通之贊息患不由於存身故不貴厚生之益此
理之與世乖道之與俗反者也是故凡在出家皆隱
居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變俗服章不得與世典
同禮隱居則宜高尚其迹夫然故能拯溺族於沈流
拔幽根於重劫達通三乘之津廣開人天之路是故
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
其敬若斯人者自誓始於落簪立志成於暮歲如今
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
固已協契皇極大庇生民矣如此豈坐受其德虛沾
其惠與夫尸祿之賢同其素餐者哉檀越頃者以有
其服而無其人故澄清簡練容而不雜此命旣宣皆



人百其誠遂之彌深非言所喻若復開出處之迹以弘方外之道則虛襟者挹其遺風漱流者味其餘津矣若澄簡之後猶不允情其中或真僞相冒涇渭未分則可以道廢人固不應以人廢道以道廢人則宜去其服以人廢道則宜存其禮禮存則制教之旨可尋迹廢則遂志之歡莫由何以明其然夫沙門服章法用雖非六代之典自是道家之殊制俗表之名器名器相涉則事乖其本事乖其本則禮失其用是故愛夫禮者必不虧其名器得之不可虧亦有自來矣夫遠遵古典者猶存告朔之餼羊儼羊猶可以存禮豈況如來之法服邪推此而言雖無其道必宜存其禮禮存則法可弘法可弘則道可尋此古今所同不易之大法也又袈裟非朝宗之服鉢盂非廊廟之器軍國異容戎華不雜剃髮毀形之人忽斷諸夏之禮則是異類相涉之象亦竊所未安檀越奇韻挺於弱年風流邁於季俗猶參究時賢以求其中此而推之必不以人廢言貧道西垂之年假日月以待盡情之所惜豈存一已苟恪所執蓋欲令三寶中興於命世之運明德流芳於百代之下耳若一旦行此佛教長淪如來大法於茲泯滅天人感歎道俗華心矣貧道



幽誠所期復將安寄緣眷遇之隆故殫其所懷執筆
悲憫不覺涕泗橫流

重答遠法師書

桓玄

知以方外遺形故不貴爲生之益求宗不由順化故
不重運通之貴又云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
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若如來言理本無重則無
緣有致孝之情事非贊遙不應復有致恭之義君親
之情許其未盡則情之所寄何爲絕之夫累著在於
心滯不由形敬形敬蓋是心之所用耳若乃在其本
而縱以形敬此復所未之論又云崇教兩弘亦有處
俗之教或澤流天下道洽六親固以協贊皇極而不
虛沾其德矣夫佛敬存行各以事應因緣有本必至
無差者也如此則爲道者亦何能違之哉是故釋迦
之道不能超白淨於津梁雖未獲須陀故是同國人
所蒙耳就如來言此自有道深德之功固非今之所
謂宜教者所可擬議也來示未能共求其理便大致
慨然故是未之喻也想不惑留常之滯而謬情理之
用耳

許沙門不致禮詔

桓玄

門下佛法宏誕所不能了推其篤至之情故寧與其



敬耳今事既在已苟所不了且當寧從其畧諸人勿復使禮也便皆使聞知

答桓玄詔

晉下嗣之
袁格之

十二月三日侍中臣卞嗣之給事黃門侍中臣袁格之言詔書如右神道冥昧聖詔幽遠陛下所弘者大爰逮道人奉佛者耳率土之民莫非王臣而以向化法服便抗禮萬乘之主愚情所未安拜起之禮豈虧其道尊卑大倫不宜都廢若許其名教之外闕其拜敬之儀者請一斷引見啓可紀識謹啓

詔

桓玄

何緣爾便宜奉詔

答桓玄詔

馬範卞嗣之

太亨二年十二月四日門下通事令史臣馬範侍中臣嗣之言啓事重被明詔崇沖挹之至復謙光之道愚情眷眷竊有未安治道雖殊理至同歸尊君尊親法教不乖老子稱四大者其尊一也沙門所乘雖異跡不超世豈得不同乎天民陛下誠欲弘之於上然卑高之禮經治之典愚謂宜俯順羣心永爲來式請如前所啓謹啓

詔

桓玄



置之使自已亦是兼愛九流各遂其道也

答桓玄詔

下嗣之

侍中祭酒臣嗣之言重被明詔如右陛下至德圓虛使吹萬日已九流各徇其美顯昧並極其致靈澤幽流無思不懷羣方所以貴通天人所以交暢臣聞佛教以神慧爲本導達爲功自斯已還蓋是斂麤之用耳神理緬逸求之於自形而上者虔肅拜起無虧於戒若行道不失其爲恭王法齊敬於率土道憲兼隆內外咸得矣臣前受外任聽承疎短乃不知去春已有明論近在直被詔便率其愚情不懼允合還此方見斯事屢經神筆宗致悠邈理析微遠非臣駑鈍所能擊讚沙門抗禮已行之前代今大明既升道化無外經國大倫不可有關請如先所啓攝外施行謹啓

詔

桓玄

自有內外兼弘者何其於用前代理卿區區借此更非讚其道也

答桓玄詔

下嗣之

始元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侍中祭酒臣嗣之言重奉詔自有內外兼弘者聖旨淵通道冠百王伏讚仰歎非愚淺所逮辱主祇法臣下之節是以拳拳頻執



所守明詔超邈遠畧常均臣關短不達追用愧悚輒奉詔付外宜攝遵承謹啓

與僚屬沙汰僧衆教

桓玄

夫神道茫昧聖人之所不言然惟其制作所弘如將可見佛所貴無爲慙慙在於絕欲而比者陵遲遂失斯道京師競其奢淫榮觀紛於朝市天府以之傾匱名器爲之穢黷避役鍾於百里逋逃盈於寺廟乃至一縣數千猥成屯落邑聚遊食之羣境積不羈之衆其所以傷治害政塵滓佛教固已彼此俱弊實汚風軌矣便可嚴下在此諸沙門有能伸述經誥暢說義理者或禁行修整奉戒無虧恒爲阿練若者或山居養志不營流俗者皆足以宣寄大化亦所以示物以道弘訓作範幸兼內外其有違於此者皆悉罷道所在領其戶籍嚴爲之制避申下之并列上也唯廬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例

與桓太尉論料簡沙門書

釋慧遠

佛教陵遲穢雜日久每一尋思憤慨盈懷常恐運出非意混然淪淪此所以夙宵歎懼忘寢與食者也見檀越澄清諸道人教實應其本心夫溼以渭分則清濁殊流枉以直正則不仁自遠推此而言符命旣行



必二理斯得然令飾僞取容者自絕於假通之路信
道懷真者無復負俗之嫌如此則道世交與三寶復
隆於茲矣貧道所以寄命江南欲託有道以存至業
之隆替寔由千人值檀越當年則是貧道中興之運
幽情所託已冥之在昔是以前後書疏輒以憑寄為
先母尊告慰眷懷不忘但恐年與時乖不盡檀越感
隆之化耳今故謄白數條如別疏

經教所開凡有三科一者禪思入微二者諷味遺典
三者興建福業三科誠異皆以律行為本檀越近制
似大同於此是所不疑或有與福之人內不毀禁而
迹非阿練若者或多誦經諷詠不絕而不能暢說義
理者或年已宿長雖無三科可記而體性真正不犯
大非者凡如此輩皆是所疑今尋檀越所遣之例不
應問此而外物惶惑莫敢自寧故以別白夫形跡易
察而真僞難辨自非遠鑒得之信難若是都邑沙門
經檀越視聽者固無所疑若邊局遠司識不及遠則
未達教旨或因符命濫及善人此最其深憂若所在
執法之官意所未詳又時無宿望沙門可以求中得
令送至大府以經高鑒者則於理為弘想檀越神慮
已得之於心直是貧道常近之情故不能不及耳若



有族姓子弟本非役門或世奉大法或弱而天悟欲棄俗入道求作沙門推例尋意似不塞其清塗然要須諮定使洗心向味者無復自疑之情昔外國諸王多參懷聖典亦有因時助弘大化扶危救弊信有自來矣檀越每期情古人故復畧叙所聞

與桓太尉論州符求沙門名籍晉釋支遁

隆安三年四月五日京邑沙門等頓首白夫標極有宗則仰之者至理契神冥則沐浴彌深故尼父素室顏氏流連豈不以道隆德盛直往忘返者哉貧道等雖人凡行薄奉修三寶愛自天至信不待習但日損功德撫心增儼願聖主誓王復躬弘其道得使山居者騁業城傍者閑道緣皇澤曠灑朽榦蒙榮然沙門之於世也猶虛舟之寄大壑耳其來不以事退亦乘閑四海之內竟自無宅邦亂則振錫孤遊道洽則欣然俱萃所以自逸而至良有以也將振宏綱於季世展誠心於百代而頃頗被州符求沙門名籍煎切甚急未悟高旨野人易懼抱憂實深遂使禪人失靜勤士廢行喪精絕氣達旦不寐索然不知何以自安伏願明公扇唐風於上位待白足於其下使懷道獲濟有志俱全則身忘體盡畢命此矣天聽殊邈或未具

簡謹以上聞伏追悚息

啓齊武帝論檢試僧事

齊釋道盛

昔者仲尼養徒三千學天文者則戴圓冠學地理者則履方屨楚莊周諳褒公曰蓋聞此國有知天文地理者不少請試之哀公卽宣令國內知天文者著圓冠知地理者著方屨來詣門唯有孔丘一人到門無不對故知餘者皆爲竊服矣釋迦典世說四諦六度制戒威儀舍利佛等皆得羅漢故知大法非爲無宗但自爾已來人根轉鈍去道懸遠習惑纏心若能留意則合律科不爾皆是竊服者伏願陛下聖明深恕此理弗就凡夫求聖人之道昔鄭子產稱曰大賢尚不能收失爲申徒嘉所譏況今末法比丘寧能收失若不收失每起惡心寺之三官何以堪命固有典刑願敕在所依罪治戮幸可不亂聖聽盛雖老病遠慕謫未敢以陳聞伏紙流汗謹啓

弘明集第十二卷

校訛

第一紙三行流通作

第三紙十五行流通作

第十九紙一行流通作

音釋





閔風仙苑也脂脂骨切肥脂也牛推推而半之曰揚

類類非父切宵鳥皎切蒐珠鳩切春鞞許願炎與

切聽炎也避于鬼切企去智切絺綸丑知切細羈居

也咳噫也避是也企來遠也絺綸丑知切細羈居

也切羈居也羈居也羈居也羈居

也羈居也羈居也羈居也羈居也羈居

也羈居也羈居也羈居也羈居也羈居

也羈居也羈居也羈居也羈居也羈居

也羈居也羈居也羈居也羈居也羈居

弘明集卷第十三

梁釋僧祐撰

奉法要

晉郗超

三自歸者歸佛歸十二部經歸比丘僧過去現在當
來三世十方佛三世十方經法三世十方僧每禮拜
懺悔皆當至心歸命并慈念一切眾生願令悉得度
脫外國音稱南無漢曰歸命佛者漢音曰覺僧者漢
音曰眾五戒一者不殺不得教人殺常常堅持盡形
壽二者不盜不得教人盜常常堅持盡形壽三者不
淫不得教人淫常常堅持盡形壽四者不欺不得教

法苑珠林卷第十三 弘明集卷第十三 三



閔風仙苑也脂脂骨切肥脂也牛推推而半之曰揚

類類非父切宵鳥皎切蒐珠鳩切春鞞許願炎與

切聽炎也避于鬼切企去智切絺綸丑知切細羈居

也咳噫也避是也企來遠也絺綸丑知切細羈居

也切噫計切羈居也羈居

也切噫計切羈居也羈居

也切噫計切羈居也羈居

也切噫計切羈居也羈居

也切噫計切羈居也羈居

弘明集卷第十三

梁釋僧祐撰

奉法要

晉郗超

三自歸者歸佛歸十二部經歸比丘僧過去現在當
來三世十方佛三世十方經法三世十方僧每禮拜
懺悔皆當至心歸命并慈念一切眾生願令悉得度
脫外國音稱南無漢曰歸命佛者漢音曰覺僧者漢
音曰眾五戒一者不殺不得教人殺常常堅持盡形
壽二者不盜不得教人盜常常堅持盡形壽三者不
淫不得教人淫常常堅持盡形壽四者不欺不得教

法苑珠林卷第十三 弘明集卷第十三 三

人欺常當堅持盡形壽五者不飲酒不得以酒爲惠
施常當堅持盡形壽若以酒爲藥當推其輕重要於
不可致醉醉有三十六失經教以爲深戒不殺則長
壽不盜則常泰不淫則清淨不欺則人常敬信不醉
則神理明治已行五戒便修歲三月六齋歲三齋者
正月一日至十五日五月一日至十五日九月一日
至十五日月六齋者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二十三
日二十九日三十日凡齋日皆當魚肉不御迎中而
食既中之後甘香美味一不得嘗洗心念道歸命三
尊悔過自責行四等心遠離房室不著六欲不得鞭
撻罵詈乘駕牛馬帶持兵仗婦人則兼去香花脂粉
之飾端心正意務存柔順齋者普爲先亡見在知識
親屬并及一切衆生皆當因此至誠玄想感發心既
感發則終免罪苦是以忠孝之士務加勉勵良以兼
拯之功非徒在己故也齋日唯得專惟玄觀講誦法
言若不能行空當習六思念六思念者念佛念經念
僧念施念戒念天何謂念天十善四等爲應天行又
要當稱力所及勉濟衆生十善者身不犯殺盜淫意
不嫉恚癡口不妄言綺語兩舌惡口何謂不殺常當
矜憐一切蠕動之類雖在困急終不害彼利己凡衆



生危難皆當盡心營救隨其水陸各令得所疑有爲已殺者皆不當受何謂爲盜凡取非已有不問小大及莅官不清皆謂之盜何謂爲姪一切諸著普謂之姪施之色欲非正匹偶皆不得犯又私竊不公亦兼盜罪所謂嫉者謂妬忌也見人之善見人有德皆當代之懼喜不得有爭競憎嫉之心所謂恚者心懷忿恨藏結於內所謂癡者不信大法疑昧經道何謂妄言以無爲有虛造無端何謂綺語文飾巧言華而不實何謂兩舌背向異辭對此說彼何謂惡口謂罵詈也或云口說不善之事令人承以爲舉亦爲惡口凡此十事皆不得暫起心念是爲十善亦謂十戒五戒檢形十善防心事有疎密故報有輕重凡在有方之境總謂三界三界之內凡有五道一曰天二曰人三曰畜生四曰餓鬼五曰地獄全五戒則人相備具十善則生天堂全一戒者則亦得爲人人有高卑或壽夭不同皆由戒有多少反十善者謂之十惡十惡畢犯則入地獄抵揆強梁不受忠諫及毒心內盛徇私欺給則或墮畜生或生蛇虺慳貪專利常苦不足則墮餓鬼其罪差輕少而多陰私情不公亮皆墮鬼神雖受微福不免苦痛此謂三塗亦謂三惡道色痛瘁



思想生滅識謂之五陰凡一切外物有形可見者爲色失之則憂惱爲痛得之則懽喜爲痒未至逆念爲思過去追憶爲想心念始起爲生想過意識滅爲死曾關於心職而不忘爲識識者經歷累劫猶萌之於懷雖昧其所由而滯於根潛結始自毫釐終成淵岳是以學者務慎所習五蓋一曰貪婬二曰瞋恚三曰愚癡四曰邪見五曰調戲別而言之求欲爲貪耽著爲婬外發爲瞋內結爲恚繫於縛者觸理倒惑爲愚癡生或因緣寢爲本一切諸著皆始於寢地獄苦酷多由於恚經云卒闔殺人其罪尚輕懷毒陰謀則累劫彌結無解脫之期六情一名六衰亦曰六欲謂目受色耳受聲鼻受香舌受味身受細滑心受識識者卽上所謂識陰者也五陰六欲蓋生滅之原本罪苦之所由消禦之方皆具載衆經經云心作天心作人心作地獄心作畜生乃至得道者亦心也凡慮發乎心皆念念受報雖事未及形而幽對冥構夫情念圓速倏忽無間機動毫端遂充宇宙罪福形道靡不由之吉凶悔吝定於俄頃是以行道之人每慎獨於心防微慮始以至理爲城池常領本以御末不以事形未著而輕起心念豈唯言出乎室千里應之莫見乎



隱所慎在形哉異出十二門經云人有善恒當掩之
有惡宜令彰露夫君子之心無適無莫過而無悔當
不自得宜其任行藏於所遇豈有心於隱顯然則教
之所施其在常近乎原夫天理之於罪福外泄則愈
輕內結則彌重既跡著於人事必有損於冥應且伐
善施勞有生之大情匪非文過品物之所同善著則
跡彰跡彰則譽集苟情係沮勸而譽集於外藏吝之
心必盈乎內且人之君子猶天之小人況乎仁德未
至而名浮於實獲戾幽冥固必然矣夫苟非備德安
有不周坦而公之則與事而散若乃負理之心銘之
懷抱而外修情懇以免人尤收集俗譽大誣天理自
然之疊得不愈重乎是以莊生亦云爲不善於幽昧
之中鬼神得而誅之且人之情也不愧於理而愧乎
物愆者則毀至毀至而耻生情存近復則弊不至積
恃其不彰則終莫悛革加以天疊內充而懼其外顯
則幽慮萬端巧防彌密窮年所存唯此之務天殃物
累終必頓集蓋由不防萌謀始而匿非揚善故也正
齋經云但得說人百善不得說人一惡說人之善善
心便生說人之惡便起忿忿意始雖微漸相資積是
以一善生巨億萬善一惡生巨億萬惡古人云兵家



之興不過三世陳平亦云我多陰謀子孫不昌引以爲教誠足以有弘然齊楚享遺嗣於累葉顏冉靡顯報於後昆旣已著之於事驗不俟推理而後明也且蘇頌禹與鮒鮒異形四鼻不及百代通典哲王御世猶無姪濫況乎自然玄應不以情者而令罪福錯受善惡無章其誣理也固亦深矣且秦制收帑之刑猶以犯者爲主主要其罰然後責及其餘若疊不當身而殃延親屬以茲制法豈唯聖典之所不容固亦申韓之所必去矣是以泥洹經云父作不善子不代受子作不善父亦不受善自獲福惡自受殃至矣哉斯言允心應理然原夫世教之興豈不以情受所存不止乎已所及彌廣則誠懼愈深是以韜理實於祖禰每申近以效龜進無虧於懲勸而有適於物宜有懷之流宜略其事而驗深領幽旨若乃守文而不通其變徇教而不達教情以之處心循理不亦外乎夫罪福之於逆順故必應而無差者也苟昧斯道則邪正無位寄心無準矣至於考之當年信漫而少徵理無愆違而事不恒著豈得不歸諸宿緣推之來世邪是以有心於理者審影響之難証廢事證而冥寄達天網之宏疎故期之於靡漏悟運往之無間混萬劫於



一朝括三世而玄同要終歸於必至豈以顯昧改心
淹遠革慮哉此最始信之根主而業心所深期也十
二門經云有時自計我端正好便當自念身中無所
有但有肝腸脾肺骨血屎溺有何等好復觀他人身
中惡露皆如是若慳貪意起當念財物珍寶生不持
來灰不俱去而流遷變化朝夕難保身不久存物無
常主宜及當年施恩行惠贈之以財救疾以藥終日
欣欣務存營濟若瞋恚意起當深生平等兼護十戒
差摩竭云菩薩所行忍辱爲大若罵詈者嘿而不報
若過捶者受而不校若瞋怒者慈心向之若誦毀者
不念其惡法句又云受辱心如地行忍如門闔地及
門闔蓋取其藏垢納污終日受踐也成具經曰彼以
四過加已則覺知口之失也報以善言和語至誠不
飾四過者上之所謂兩舌惡口妄言綺語也夫彼以
惡來我以善應苟心非木石理無不感但患處之不
恒弘之不積耳苟能每事思忍則悔吝消於現世福
報顯於將來賢者德經云心所不安未常加物卽近
而言則忠恕之道推而極之四等之義四等者何慈
悲喜護也何謂爲慈愍傷衆生等一物我推已恕彼
願令普安愛及昆蟲情無同異何謂爲悲博愛兼拯



雨淚惻心要令實功潛著不直有心而已何謂爲喜
歡悅柔軟施而無悔何謂爲愛護隨其方便觸類善
救津梁會通務存弘濟能行四等三界極尊但未能
冥心無馳則有數必終是以本起經云諸天雖樂福
盡亦喪貴極而無道與地獄對門成具又云福者有
苦有盡有煩勞有往還泥洹經曰五道無安唯無爲
快經稱行道者先當捨世八事利衰毀譽稱譏苦樂
聞善不喜聞惡不懼信心天固沮勸無以動其志理
根於中外物不能干其慮且當年所遇必由宿緣宿
緣玄運信同四時其來不可禦其去不能止固當順
而安之悅而畢之精勤增道習期諸妄心形報既廢
乃獲大安耳夫理本於心而報彰於事猶形正則影
直聲和而響順此自然玄應孰有爲之者哉然則契
心神道固宜期之通理務存遠大虛中正已而無希
外助不可接以卑瀆要以情求此乃厝懷之關鍵學
者所宜思也或謂心念必報理同影響但當求已而
已固無事於幽冥原經教之設蓋所以悟夫求已然
求已之方非教莫悟悟因手教則功由神道欣感發
中必形於事亦由詠歌不足係以手舞然則奉而尊
之蓋理所不必須而情所不能廢宜縱已深體教旨



忘懷欣想將以已引物自周乎衆所以固新涉之志而令寄懷有擬經云生苦老苦病苦歎苦怨憎會苦恩愛別離苦所求不得苦遇此諸苦則宜深惟緣對兼覺處僞開以達觀弘以等心且區區一生有同過隙所遇雖殊終歸枯朽得失多少多固不足計該以數塗則此心自息又苟未入道則休戚迭用聚散去來賢愚同致是以經云安則有危得則有喪合會有離生則有歎蓋自然之常勢必至之定期推而安之則無往不夷維摩詰云一切諸法從意生形然則垂動於始事應乎未念起而有慮息則無意之所安則觸遇而夷情之所闕則無往不滯因此而言通滯之自由在我而不在物也若乃懼生於心則疊乘於外外疊既乘內懼愈結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是以經稱丈夫畏時非人得其便誠能住心以理天關內固則人鬼罔間緣對自息萬有無以嬰衆邪不能襲四非常一曰無常二曰苦三曰空四曰非身少長殊形陵谷易處謂之無常感衰相襲欣極必悲謂之爲苦一切萬有終歸於無謂之爲空神無常宅遷化靡停謂之非身經稱處感樂之地覺必苦之對蓋推代謝於往復審樂往則哀來故居安慮危夕惕榮觀若夫深



於苦者謂之見諦達有心則有滯有滯則苦存雖貴
極人天地兼崇高所乘愈重矜著彌深情之所樂於
理愈苦故經云三界皆苦無可樂者又云五道衆生
共在一大獄中苟心係乎有則罪福同貫故總謂三
界爲一大獄佛問諸弟子何謂無常一人曰一日不
可保是爲無常佛言非佛弟子一人曰食頃不可保
是爲無常佛言非佛弟子一人曰出息不報便就後
世是爲無常佛言真佛弟子夫無常顯證曰陳於前
而萬代同歸終莫之悟無瞬息之安保永世之計懼
不在交則每事殆懈以之進德則功無覆篋以之治
心則愷其所習是以有道之士指寸陰而惜逝恒自
強於鞭後業與時競惟日不足則亂念無因而生緣
對靡由而起六度一日施二曰戒三曰忍辱四曰精
進五曰一心六曰智慧積而能散潤濟衆生施也謹
守十善閑邪以誠戒也犯而不校常善下人忍辱也
勤行所習夙夜匪懈精進也專心守意以約斂衆一
心也凡此五事行以有心謂之俗度領以兼忘謂之
道慧本起經云九十六種道術各信所事皆樂生安
孰知其惑夫欣得惡失樂存哀亾蓋弱喪之常滯有
生所感同然冥力潛謝非矜戀所留對至而應豈智



用所制是以學者必歸心化本領觀玄宗玩之珍之則衆念自廢廢則有志有志則緣絕緣報既絕然後入於無生既不受生故能不灰是以普耀經云無所從生靡所不生於諸所生而無所生泥洹經云心識靜休則不灰不生心爲種本行爲其地報爲結實猶如種殖各以其類時至而生弗可過也種十善戒善則受生之報具於上章加種禪等四空則貴極天道四空及禪數經具載其義從第一天至二十八天隨其事行福轉倍增種非常禪諦肯有著無則得羅漢泥洹不忘有爲不係空觀過理而冥無執無寄爲無所種既無所種故不受報廓然玄廢則佛之泥洹泥洹者漢曰無爲亦曰滅度維摩詰曰彼六師者說倚爲道從是師者爲住諸見爲隨邊際爲歸入難不得離生灰道也雖玄心屢習而介然微動猶均被六師同滯一有況食生倚想執我捍化雖復福踰山河貴極三界倚伏旋還終墜罪苦豈獲寧神大造泊然玄夷哉夫生必有情天勢率至不宅於善必在於惡是以始行道者要必有奇寄之所因必因乎有有之所貴必貴乎煩是以經云欲於空中造立宮室終不能成取佛國者非於空也然則五度四等未始可廢但



當卽其事用而去其伎心歸佛則解佛無歸於戒則無功於戒則禪諦與五陰俱冥未用與本觀同盡雖復衆行兼陳固是空中行空耳或以爲空則無行行則非空旣已有行無乃失空乎夫空者忘懷之稱非府宅之謂也無誠無矣存無則滯封有誠有矣兩忘則玄解然則有無由乎方寸而無係於外物器象雖陳於事用感絕則理冥豈滅有而後無階損以至盡哉由此言之有固非滯滯有則背宗反流歸根任本則自暢是以闍士深行統以一貫達萬像之常冥乘所寓而玄領知來理之先空恒得之於同致悟四色之無朕順本際而偕廢審衆觀之自然故雖行而靡跡方等深經每泯一三世而未嘗謂見在爲有則空中行空旨斯見矣

庭詰二章

顏延之

達見同善通辯異科一曰言道二曰論心三曰校理言道者本之於天論心者議之於人校理者取之於物從而別之由塗參陳要而會之終致可一若夫玄神之經窮明之說義兼三端至無二極但語出梵方故見猜世學事起殊倫故獲非恒情天之賦道非羌胡華人之稟靈登限外肉一以此思可無臆裁爲道



者蓋流出於仙法故以練形爲上崇佛者本在於神
教故以治心爲先練形之家必就深曠反飛靈樞丹
石粒芝精所以還年却老延華駐彩欲使體合總霞
軌徧天海此其所長及僞者爲之則忌災崇課粗願
混士女亂妖正此其巨蠹也治心之術必辭親偶閉
身性師淨覺信緣命所以反查無生尅成聖業智逸
大明志狹恒劫此其所貴及詭者爲之則藉髮落狎
善華傷榮聲謀利論此其甚誣物有不然事無不弊
衝石日陳猶思差忒况神道不形固衆端之所假未
能體神而不疑神無者以爲靈性密微可以積理知
洪變歎悅可以大順待照若鏡天肅若窺洞能以理
順爲人者可與言有神矣若乃罔其真而省其弊是
未加心照耳

日燭

王該

尋夫至道之典鳴生歿之源標善惡之報啓陵化之
津訓戒明白縷羅備矣然信言不美文繁辭宕累冥
絕昧重淵隔浪是以學者未得其門或未之留意聊
抒咸池之遠音適爲里巷之近曲假小通大儻可接
俗助天揚光號曰日燭陶先覺之宏誥啓玄管於靈
門周太虛以遊眺究濟蕩而無垠履地勢於方局冠



圖天於覆盆緬三界之寥廓遊二氣之氤氳尋大造之冥本測化育之幽根形假四大而泡散神妙萬物而常存彼良民之達分故哀生而怡蒐夫含氣之倫其神無方蠢爾之類其質無常寄若水勢託若火光隨行纏繞迭枯迭芳往來出沒冥冥落蒸洪海環流大變輪迴乘彼遠漂濟來曷階宛轉三塗之中沈滯入難之罔愍企竅之無期倬客作之有歸瞻崇德之可速鑿聚凶之宜遲斯成務之易覩匪先見之動微五福起於履是六極構於蹈非理感自然冥對玄凝福兮誰造禍兮孰興水運鍾卑人道惑裨疊因豐積祉緣謙升童孺正而鬼退丈夫邪而魘陵覽形聲之兩偶考休咎之雙徵理投思而合契迹望目而相應若圓輪之抱規猶直柄之附繩蒼犬出於帝父黃龍資於聖子聿徵化而弗救吳天屬之云恃諒求福之在躬信爲仁之在己咨吹吸其靡常知忽往其何止彼非人之什岌豈無氣之所始悲婉嬖之天徂還託生於家豕昔鞠育而懷抱今屠剝以爲禮神居妙而恒我形受變而易體未一旬而相忘可長歎而流涕夫闕愚其皆然匪伊人之獨爾察寡孕於嘉類悟繁產於蟲豸喻零霖其猶希若幡囊之倒米爲鬻蠶以



日日誰識伏而達倚匪余情之能測謬聞之以如是
若夫倒置之族矇矓徒生兵風既至忽然潛征神道
雖昧鬼法尤明徘徊中陰徂彼鐵城宵絕望舒晝無
曜靈身造罕萼之權足踏炎炭之庭刀岳霜鋒以積
刃劍林翹鋒而肅精闔銅汪洋以海涌巨鑊波沸而
雷鳴閻王領閻卒俯執釵三劫一奮百千累羅鷓鴣
利嘴煌煌火車銳釘機槍狡狗擬牙姪徒燹於幻柱
饑囚枯於塵沙貴輕妙之靈質益痛戮之易加永煩
寃以彌劫安斯酷之可過三六峻網弗可裂縷千條
殊剝萬端異苦靡喘息而不經俄聿來而忘字予畧

一朝以言之將終年而震楚爰有五德無玷十淑道
全夕惕苦逝慶升九天寶殿見豈高構虛懸瓊房兼
百瑤戶摩千金門煥水精之朗玉巷耀琉璃之鮮珠
樹列於路側鸞鳳鳴於條間芳華神秀而粲藻香風
靈飄而飛煙想衣斐登以被軀念食芬芳以盈前彼
曠和之長邁承一日而萬年無事爲以干性常從容
於自然映光藥之燥燥眇輕騰之翩翩究妙音之至
樂窮有生之遐延捨陋世而上躋伴超倫之高遷然
夫饗茲舊德日用玉食厭土不毛同施稼穡積畜雖
多焉有不竭齡祚雖修終焉歸滅三災起而宮宇散



七證至而天祿絕會大秋以考落混椿菌之無別是
以如來大聖三達洞照哀我困蒙曉了道要善權灑
落或蠱或妙如溟海之運流若天日之垂曜上士虛
懷忘其言中才負志執其教教無定方適物所由宜
陸以車應水以舟敷設云云廣衍悠悠駟未塞乎三
百要指在乎一幽程累玄之綱領遺毛目於網裏宏
籠大訓展我智分治無不均質有利鈍虛往實歸各
足方寸愚點並誘龍鬼俱化萬塗叢歸一由般若譬
彼濟海非船莫過驅萬動於道場畢無爲而息駕本
夫三乘之始同歸一無才照各異致用參殊應真忘
有而求空遂耽空而恬愉緣覺亮累於知微爰遷玄
而弗居雖妙迹其再喪猶有遺而未虛開士解拘於
都盡作無存其馮除悟之路於鑿先體之冥乎意初
理重深而絕頡疇剋諒而業諸自古在昔先民有遇
堂堂蔭映躬受聖諭喁喁翠黎耳目仰注或發蒙於
一咳或革面於一哺並因言而陵化未有人而不度
善逝迄今道運轉衰大教雖存味之者希栴檀與蓼
蘇同芬夜光與熠燿齊暉于氏超世綜體玄指嘉邇
山澤仁感虎兒護公澄寂道德淵美微吟寄谷枯泉
漱水闕叟登霄衛度係軌咸淡泊於無生俱脫骸而



不效今則支子特秀領握玄標大業沖粹神風清蕭
一言發則蘊滯披三幡著則重冥昭見之足以洗鄙
吝聞之可以落矜驕孫濯流以逸契詠遂初於東阜
何深味以栖素輕大寶於秋毫道風之所扇蕩深達
之所遺遙才不難則賢不貴愚不笑則聖不高遠聲
見陋於近耳孰能忘味於聞韶哉奚適非道何之無
神理有精靈物有產真大居細君小爲頑臣羽隸隸
乎金翅甲屬屬乎須倫兩儀宗於太極衆星繫於北
辰是以九十六種枝條繫張輕道重根躁廢靜王具
曰予聖各鎮一方或移山而住流或倏忽於存亡命
天衣之彩采囁靈厨之芬芳曜叔振旅之兕化恭化
礫石之琳琅竭變幻之崛奇惜有待之無長斯乃數
內之甘醇弗如至道之糟練者也逮乎列仙之流練
形之匹蔗經鳥伸呼吸太一夕餐榆陰與素月朝挹
陽霞與朱日赤斧長生於服丹消子翻飛於餌木安
期久視於松臺豐人輕舉於柏實彼和液之所染足
支年而住質中不爽而外猗徙登雲而殞卒俱括囊
以堅卵固同門而共出理未升於顏堂永封望乎孔
室貴乎能飛則蟻蝶高壘奇乎難老則龜蛇脩考伊
逆旅之遊氛唯心玄之可寶存形者不足與論神狎



俗者未可與言道。道乎奚言。無問無對。諮者叩窮。應者負內默之斯。通語爲則。置當於素珠與講道。吾成罔象。與無謂。杌然寂泊。玄酬有箴。宗鑽浮響。莫悟冥音。希之彌錯。搜之愈沈。郢人其地。爲誰匠。樁設筌蹄。乎淵。沓俟魚兔。乎川林。儻得意於談表。共目擊而廢心。無運。朕條往矣。斯復忍立賢。達忽如涉宿。千師誕化。肇過一大慈氏。方隆仰期。仁育號云。數逾瞥若。瞬目靈響。雖迅緣。樞靡窮。彼無本標。我有始終。假步炯雷之末託。息石處之中知。畏塗而驚寇。迷塵欲之致戎。替逸勝而斐近。謂奢儉而交豐。不防枯於未飄。旣零落於勁風。思反帶而更秀。結萬悔其胡充。是以大譬之徒。燒指穿石。冥期無待。志與心歡。峻智壑崇。慧壁披律。劒揮戒。戟想將萌。而爽斬情。向兆而剪刺。掃六賊於胷中。休五道而長役。拱已內治。總持法忍。三世都寂。一心豁盡。寄耳無明。寓目莫准。崖隨空落。穢與虛。隕靡焉靈悟。因權作尹。普濟安度。大悲誰懲。託遽廬以和光。常遊君乎冥泯。任天行與物化。如蹈水之無軫。若乃妙變神奇。理不思議。大千舞於指掌。芥子合於須彌。彌四海宅於毛孔。七寶永於劫移。可信而不可尋。可由而不可知。非談詠之所宜。惡毫素之能。



被善乎優陀之言也使夫智者滿於天下人有百頭
頭有百舌舌解百義辯才鋒逸合茲人以讚道猶萬
分而未一唯覺覺之相歎乃敷囑而彰悉矧愚昧之
固陋託狂簡而仰述抗螢燭之炯炯欲增暉以毗日
者歟嗟乎方外靈藏奢遐誕宕衆妙淵玄羣莫無量
小成弗籍大言橫喪川德之厚于何不有驚聽洪壑
駭耳崇阜夏典載其掌握荒經列其戶牖周旣達而
未盡信齊諧之小醜見鵬鯢而標大不觀鳥王與魚
母吁乎噫嘻奇桀之事積籍眇漫焉可稱記伊皇覽
之普綜足探幽而體異何近願於剖玉又碩誣乎火
熾況下斯而束教趣堯孔之權餌常專專而守檢懼
越蹈於所伺並廢理以證言莫觸類以取意徒宏博
而繁構更益猜而致忌悟飾智之愕物故收翰而輟
思寄一隅於搜指俟體信於明識者乎

弘明集第十三卷

校訛

第八紙

八行流通作

第九紙

五行流通作

第十三紙

二十行流通作

第十八紙

四行流通作

音釋

抵揆

抵丁禮切觸也揆徒骨切揆按也

虺

許委切虺也

鯀

鯀公本切鯀夏禹父名





通紀力 舒 舒餘呂切 舒 舒都切 通作 舒 舒收

後各切 搗 搗瓜切 洽 洽胡切 閔 閔五切 襲 襲似入切

質也 變 變於阮切 變力香切 刺 刺苦切 躬 躬池切 無 無

變 變於阮切 變力香切 刺 刺苦切 躬 躬池切 無 無

變 變於阮切 變力香切 刺 刺苦切 躬 躬池切 無 無

變 變於阮切 變力香切 刺 刺苦切 躬 躬池切 無 無

變 變於阮切 變力香切 刺 刺苦切 躬 躬池切 無 無

變 變於阮切 變力香切 刺 刺苦切 躬 躬池切 無 無

變 變於阮切 變力香切 刺 刺苦切 躬 躬池切 無 無

變 變於阮切 變力香切 刺 刺苦切 躬 躬池切 無 無

變 變於阮切 變力香切 刺 刺苦切 躬 躬池切 無 無

變 變於阮切 變力香切 刺 刺苦切 躬 躬池切 無 無

變 變於阮切 變力香切 刺 刺苦切 躬 躬池切 無 無

變 變於阮切 變力香切 刺 刺苦切 躬 躬池切 無 無

變 變於阮切 變力香切 刺 刺苦切 躬 躬池切 無 無

變 變於阮切 變力香切 刺 刺苦切 躬 躬池切 無 無

變 變於阮切 變力香切 刺 刺苦切 躬 躬池切 無 無

變 變於阮切 變力香切 刺 刺苦切 躬 躬池切 無 無

變 變於阮切 變力香切 刺 刺苦切 躬 躬池切 無 無

變 變於阮切 變力香切 刺 刺苦切 躬 躬池切 無 無

變 變於阮切 變力香切 刺 刺苦切 躬 躬池切 無 無

變 變於阮切 變力香切 刺 刺苦切 躬 躬池切 無 無

弘明集卷第十四

梁釋僧祐撰

檄太山文

釋竺道爽

沙門竺道爽敢告太山東嶽神府及都錄使者蓋玄元創判二儀始分上置璇璣則助之以三光下設后土則鎮之以五嶽陰陽布化於八方萬物誕生於其中是以太山據青龍之域衝霍處諸陽之儀華陽顯零班之境恒岱列幽武之賓嵩峙皇川之中鎮四瀆之所墳此皆稟氣運實無邪之穢神道自然崇正不僞因天之覆順地之載敦朴方直澹然玄淨進道四

運之端退履五教之精內韜通微之資外朗道德之
明上達虛無下育蒼生含德潛通無遐不徹遊步九
崖翔翔玄闕故能形無正始呼吸陰陽握覆乾坤推
步八荒夫東嶽者龍春之初清陽之氣育動萌芽王
父之位南箕北斗中星九天東王西母無極先君乘
氣鳳翔去此幽玄澄於太素不在人間蕩消衆穢其
道自然而何妖祥之鬼魁魘之精假東岳之道託山
居之靈因游魂之狂詐惑俗人之愚情雕匠神典僞
立神形元無所記末無所經外有害生之毒氣內則
百鬼之流行晝則殺飯成其勢夜則衆邪處其庭此
皆狼蛇之羣鬼梟蟒之虛聲自三皇創基傳載于今
歷代所崇未覩斯響也故零征記曰夫神正者則潛
曜幽昧上騰高象下戲玄闕逍遙雲影龍翔八極風
興雨施化若雷電行厨不設百味自然含慈秉素澤
潤蒼生恩過二養惠若朝陽應天而食不害衆命此
乃靈翔之妙節清虛之神道若神不正者則于於萬
物因時託響傳惑於俗沮成散朴激動人心傾財極
殺斷截衆命枉害中年殂其骨肉精神離迸痛傷元
氣東岳之神豈此之謂也故枕中戒曰含氣蠢蠕百
蟲勿瘦無食鳥卵中有神靈天無受命地庭有形粗



稟二儀焉可害生此皆道理違道本經羣民含慈順
天不殺況害猪羊而飲其血以此推之非其神也又
五岳真神則精之候上法瑤瑤下承乾坤稟道清虛
無音無響敬之不以歡慢之不以感于譽萬毀神無
曾損而汝矯稱假託生人因虛動氣殺害在口順之
則賜恩違之則有禍咎進退詔偽永無賢軌毀辱真
神非其道也故黃羅于經玄中記曰夫自稱山嶽神
者必是蟒蛇自稱江海神者必是鼉鼉魚鱉自稱天
地父母神者必是猫狸野獸自稱將軍神者必是熊
羆虎豹自稱仕人神者必是猿猴狢獾自稱宅舍神
者必是犬羊猪犢門戶井竈破器之屬鬼魅假形皆
稱爲神驚恐萬姓淫鬼之氣此皆經之所載傳之明
驗也自汝妖祥漸踰六載招來四遠靡不響應送疾
而往者如小水歸海獲疾而還者哀呼盈路重者先
亡便云算盡輕者易降自稱其福若使重患難濟則
汝無恩中容之疾非汝所救三者無效焉可奉事乃
令羣民投身歸命既無良醫善藥非散髮之能降經
旬歷月曾無影報以此推之有何證驗又國太元桓
王及封陽六國之懿節三台之輔光贊皇家黎元慈
悅天福謬加體嬰微疾謂汝之祇能感靈德故宣德



信命詣汝神殿獻薦三牲加贈珍異若汝聖道通乾
神致妙者何不上啓九皇下啓后土參集百靈顯彰
妙術使國良輔消疾獲安旣無響應乃奄薨逝驗此
虛妄焉足奉哉又昔太山石立社移神靈降象遐聲
萬代此則乾坤之所感顯爲時瑞汝託稱其聖旣不
能興雲致雨以表神德岳妖邪以損真道正使汝能
因繁動箸舉杯盡酒猶爲鬼幻非爲真正泥無其徵
有何神也又太山者則閻羅王之統其土幽昧與世
異靈都錄使者降同神行定本命於皇記察都籍於
天曹羣惡無細不拾纖善小而無遺總集魂靈非生
人應府矣而何弊鬼詐稱斯旨橫恣人間欺給萬端
蓬林之樹烏鵲之野翕動遠近列于祠典聚會男女
樹俗之心穢氣外疊梟聲遠布毒鍾王境爲害滋甚
夫雲霧蔽天羣邪翳正自汝妖異多所傷害吾雖未
流備階三服每覽經傳而觀斯變推古驗今邪不處
止吾將蕩穢光揚聖道告到嚴鉤魁黨還遊冢墓餐
果飲泉足生之路旣今羣民無傾財之困烏獸無羅
網之卒若復顧戀望餐不去者吾將宜集毗沙神王
怒羅子等授以金剛屯真師勇武秋霜陵動三千威
猛難當懼戈明劔擬則推山降龍伏魔靡不稽顙汝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是小鬼敢觸三光鶴毛入炭魚行鑊湯傾江滅火朝
露見陽吾念仁慈愍汝所行占此危殆慮卽傷心速
在吾前復汝本形長歸萬里滄浪海邊勿復稽留明
順奉行

檄魔文

釋智靜

釋智靜頓首頓首明將軍輪下相與玄塗殊津人天
一統宗師雖異三界大同每規良會申展翼積而標
榜未冥所以致隔今法王御世十方思順靈綱方申
絃網彌緝大通有期高會在近不任翹想並書喻意
耳夫時塞有通否終則奉千聖相尋羣師迭襲昔我
皇祖本原天王體化應符龍飛初域節權形以附萬
邦奮慧柯以覆六合威蕩四邪掃清三六方當抗橫
縱於八區絙絃綱於宇宙夾靜七荒寧一九土而冥
宗不弔真容擬位重明寢暉靈丹覆浪故令蟻聚邪
番興茲鳧見暴起醜染真塗塵惑清衆虐鍾蒼生毒
流萬劫懷道有情異心同忿我法王承運應期理亂
上承高胄下託羣心乘天旗以籠三千握聖圖以隆
大業雲起四宮鸞翔天竺降神迦維爲時城塹綏撫
黎元善安卿士夔導羣情慰喻有疾嚴慧柯於胷中
被神甲於身外懸十八之無辜哀三空之路絕志匡



大荒靖安平難百域千邦高伏風化承君不忌重迷
自覆深攝愚懷故守僞見狼據欲天鴟鳴神闕畔換
壇場抗距靈節謂大位可登弘規可改覽茲二三遠
爲歎息昔大通統世羣方影附有僞癡天魔不遵改
節于廷聖聽陳授神慮領卒歸區權形萬變精甲照
職霜戈拂域靈鼓競興響衝方外矯步陸梁自謂強
威王師一奮羣邪殄喪衆迷華心望風影伏況君單
將驍然一介士無方尋衆不成旅而欲違背陵虐華
邑篡奪靈權騰逸最勝以爲氣真可不謬乎今釋迦
統世道隆先劫妙化蕩蕩神羅遠御智士雍雍雲算
蓋世武夫龍跳控弦萬隊協畧應真奇謀超拔故命
使持節前鋒大將軍鑿閭浮都督歸義侯薩陀波崙
獨稟天奇蒙座玄鏡神高須彌猛氣籠世善武經文
忠著皇闕領衆十萬億揚鑣首路使持節威遠大將
軍四天都督忉利公導師武勝標羣文超宏謀妙思
絕塵心栖霞表憂時忘身志必匡世領衆百萬億驚
飛天衢使持節征魔大將軍六天都督兜率王解脫
月妙思虛玄高步塵表畧並童真功侔九地悼愍三
塗忿若縱害校却慷慨龍迴思奮領衆四百萬億雲
迴天門使持節通微大將軍七天都督四禪王金剛



藏期質映暉金顏遐燭恩過九陽力傾山海右躬則
濛汜飛波左顧則扶桑落曜德無不照威無不伏領
衆七百萬億虎賁須彌使持節鎮域大將軍九天都
督八任王士大維摩詰奇算不思法柯遠震體合神
姿權喻萬變呼吸則九服雲從叱吒則十方風靡哀
彼下民無辜三楚領衆九百萬億飲馬盧津使持節
鑿後大將軍十三天都督小千諸軍事九任王士大
文殊承胄遐元形暉三曜胤自紫宮神高體大應適
千塗玄算萬計羣動感於一身衆慮靜於一念深抱
慈悲情兼四攝領衆若塵翱翔斯在使持節匡教大
將軍錄廣諸軍事羣邪校尉中千王觀世音智畧淵
深慧柯遠振明達四通朗鑿三固或託跡羣邪曜奇
鋒起或權形二九息彼塗炭揮手則鐵圍摧巖噓氣
則浮雲頽岬能爲萬方不請之友領衆不思杖戈虎
嘯使持節布化大將軍三界都督補處王大慈氏妙
寶蹤網天姿標桀體喻金剛心籠塵表猛氣衝雲慧
柯遠奮無生轉於胷中權智應於事外志有所規無
往不就威恩雙行真俗並設領衆八萬四千嚴警待
命勇出之徒充逸大千金剛之士彌塞八極咸思助
往席卷六合乘諸度之寶軒守八正之脩路跨六通



之靈馬控虛宗之神轡轡四禪之勁弓放權見之利
箭鳴騶桓桓輕步矯矯奉命聖庭曾無有闕貴邦導
師勝子五百幽鑒天命來投王化聖上開襟感悉歸
順皆受名爵封賞列土功俾舊臣聲益萬域而君何
心橫生異計僣蹇邊荒規固常位毒害勃於蒼生天
禍流於承劫可不哀哉可不謬哉君昔因時爲物所
惑狂迷君心投危外竄百行一愆賢達常失久謂君
覺智返愚歸罪象季來身袖簪同遊羣僞以道自權
一作榮名終始如何攝愚守謬偷安邪位託癡山以
自高恃見林以遊息耽六欲之穢塵既邪迷以怡性
建憍慢之高幢引無明之句陳闕步荒塗輕弄神器
盜篡天宮抗衛日月恐不果哉舉手而映三光把土
以填巨海雖擬心虛標事之難就將軍殖福玄津原
承彌遠華貌曄然羣情屬目望曹之基易登由來之
功可借君可改往修來翻然歸順謝過朱門以道齊
好家國並存君臣同顯身名獲安曉迷達觀眷屬晏
然可不美哉今王師尅舉十萬翹轡手提法羅齊舞
羣聖道柯曜於前鑿靈鼓震於後隊神鐘一叩十方
傾覆海浪飛流陸原漏涕于斯之時須彌籠於一塵
天地迴於一粟無動安於左袵妙樂曜於右手神力



若斯豈可當也我法王體道仁慈不忍便襲權停諸
軍暫壹靈轡臨路遣書庶廻迷駕君可早定良圖面
縛歸闕委命皇庭逍遙玄境隆名內暉遊形外寄上
方卽任非君是誰夫慧當識機明貴免禍窮而知反
君子所美斯乃轉禍之高秋取功之良節昔夏桀背
主殷王致伐商紂首亂周武建師此卽古今著龜將
軍之明誠相與雖乖於當年風流同味人天崎嶇何
足致隔想便惓然通書致命所以竊痛其辭委曲往
反者不欲令蘭芳夏凋脩柯摧頽深思致言善自量
竿無使君身傾匡三趣莫令六天朝生稊稗造頽疇
目助懷惕然臨路遣書諸情多憤言不藉意

破魔露布文

釋寶林

賢劫大千徵座年五濁鼎沸朔現壽百齡日使持節
都督恒沙世界諸軍事征魔大將軍淨州刺史十地
王臣金剛藏使持節都督八萬波羅蜜諸軍事波結
將軍領魔蠻校尉大司馬楚州刺史八地公臣解脫
月等稽首和南上聖朝尚書謹案夫六合同曜靈之
鑒羣流歸百谷之王萬化均于空玄衆奇宗於一智
斯蓋理有宗極之地統物無殊趣之會是以如來越
重昏而孤典蔚勤功於曠劫曜三塗之高明拔洪癡



於始造窮聖德之區奧究無生之虛致覽物化之樞
機握宏德之絃紐至若英姿挺特神光赫奕雖復千
輝並照固已絕矣身殊萬狀而非衆體合至妙而不
一應出五道而非生示入形亡而非滅希夷恍惚無
名無像莫測其深靡知其廣應羣感而不勞周萬動
而常靜歷恒沙以倏忽撫八荒於俄頃兩儀頽陷而
不爽力負潛移而不易吸大火而不焦懷洪流而不
溺乾坤不足以語其德文玄不足以明其道巨包六
合不可以稱其大妙入無間不可以名其小爾乃亭
毒蒼生化兼始母無欲無爲而無不爲翔翺千應爰
之登逍遙于有無之表挺達羣聖之端恬煖涅槃之
域二乘輅思於重忘之致十住息慮於動靜之機梵
王咨嗟以歸德帝釋伏膺而厭位其爲聖也亦已極
矣於是應定光之遐記驗大通之圖錄出五道而龍
興超帝皇以命世道王三界德被十方幾旬恒沙都
邑大千偃九定之閑室登七覺之雲觀濯八解之清
池遊總持之廣苑爾乃戴慈悲之殿處空同之座袞
龍衆好天冠頂白左輔彌勒之流右弼文殊之匹前
歌大方之雅頌後舞四攝之鑿拂衛以八住體虛之
士侍以四果卓落通仙三臺唯聖六府唯賢爾乃宣



教姬孔宰守虞唐揚威湯武州牧三皇其爲化也坦
八正之平衢開三乘之通津列無爲之妙宅濟大苦
於勞塵杜三惡。姦路啓惟樂於天人爵以果伯之
位祿以甘露之餐功巨者賞以淨土之封勲小者指
以化城之安此乃超百王之洪業太平之至治也五
趣宦身之清朝四生土位之宗極而羣迷愚驗背真
彌曠欣濡沫之近足忘江湖於遠全故魔王波旬植
愚根於曠始積迷心於妄境泥三業之洪波入邪見
之稠林至乃竊弄神器假僞冒真夸王天宮分列嶽
士制命六天縱肆偏威內以三公諸毒卿相九結外
以軍將六師戎卒四兵內行跋扈不忌皇憲自火螢
光爭暉天照故乃項者抗行神威揚兵道樹震雷公
霹靂之聲列擔山吐火之衆又持世致惑於靜室波
崙悲號於都肆斯皆癡狂縱腐于聖節作亂中夏爲
日久矣聖皇悼昏俗之聾瞽悲弱喪以增懷將總羣
系以齊見會九流而同津於是命將大夢之徒簡卒
金剛之類茹金嚼鐵之夫衝水蹈火之士勇卒塵沙
號雄億萬星沙。發龍騰魔境置軍萬全之策逼寇
必滅之野而魔。不祇敢執蠻荆之蠶爾抗宗繪之
通懷建麾於自憍之地結固雲迷之驗傷唐重複俠



疊鱗次且其形勢則癡山嗟峨固其前愛水浩汗漲於後邪林蔚蒼其左癡澗淵玄帶其右塵勞之卒豺視於交境六之將虎步於長遠望若雲起蔽天霧塞六合其爲威也開闢罕有臣等於是承聖朝之遐威出超圖之奇略蓋以高算之籠淵以玄策之圍精騎千重步卒萬市遊師翳野屯塞要害使前將軍檀那望慳麾以直進後軍毗耶覺懈卒於其後禪那略游騎於其左尸羅防密姦於其右外軍漚和浪騎隊於平原之上走逗兵於詰屈之下陳虎旅而高驥設危機於幽伏中軍般若握玄樞之妙鑿把戰勝之奇術控億兆之雄將擁塵沙之勁卒於是衆軍響應萬塗競進感動六合聲震天地雄夫奮威浪奔白刃之光奪於曠曠洪鼓之音亂於雷震駟馬趨趨以騰擲迅象飛控以馳驅禪弓煙舉而雲興慧箭雨灑以流虛鞭以假名之策蹴入無有之原研以師子之吼刺以苦空之音揮于將而亂斬動戈矛而競偃橫塵尸以被野流骨血於長川崩癡山之嗟峨竭愛水之洪流窮偕於諾之窟挂高於七慢之巢於是魔賊進無抗鱗之用之無希脫之隱慮盡路窮迴遑靡據魔王面縛於魔庭羣旅送命於軍門諸天電卷以歸



化迷徒風馳於初暉皇威掃蕩其猶大陽之燥晨霜
注洪流以滅燭、故使萬世之逋寇土崩於崇朝中
華之昔難肅清、俄頃斯誠聖皇神會之奇功曠代
著世之休烈雖昔殷湯建雲功於夏郊周武掃清氛
於商野斯乃上古之雄奇豈以得齊於聖勳臣輒奉
宣皇猷綏慰初附安以空同之宅充以八解之流防
以戒善之禮習以六度之風耆年耆語其卽真於新
唱弱喪者始聞歸歎之音夫應天順罰春秋之道與
功定亂先王所美元惡以賓祇從聖憲六合同廓
清宇內玄風遐扇率土懷慶朝有康哉之歌野有樂
哉之詠功高道大非見所表聖慮幽深非言能宣巖
條皇威奇算之方又列衆軍龍驤之勢電驛星馳謹
露布以聞臣等誠惶以下

余以講業之暇聊復永日寓言假事庶明大道真好
迷之流不遠而復經云涅槃無生而無不生至智無
照而無不照無生無照一切皆成成無成而無不成
其唯如來乎戰勝不以干戈之功略地不以兵強天
下皇王非處一、尊霸臣非桓文之貴丘姬之教於
斯遠矣聘周之、似而非當故知宗極存乎俗見之
表至尊王於真鑒之裏中人躊躇於有無之間下愚



驚笑於常迷之境令庶覽者捨河伯秋水之自多迷遊于海若之淵不束情於近教而駭神于長廣之說也

弘明集後序

余所集弘明爲法禦侮通人雅論勝士妙說摧邪破惑之衝弘道護法之塹亦已備矣然智者不迷迷者乖智若導以深法終於莫領故復撮舉世典指事取徵言非榮華理歸質實庶迷塗之人不遠而復總釋衆疑故曰弘明論云夫二諦差別道俗斯分道法空寂包三界以等觀俗教封滯執一國以限心心限一國則耳目之外皆疑等觀三界則神化之理常照執疑以迷照羣生所以永淪者也詳檢俗教並憲章五經所尊唯天所法唯聖然莫測天形莫窺聖心雖敬而信之猶矇矓弗了況乃佛尊於天法妙於聖化出域中理絕繫表肩吾猶驚怖於河漢俗士安得不疑駭於覺海哉既駭覺海則驚同河漢一疑經說迂誕大而無徵二疑人歎神滅無有三世三疑莫見真佛無益國治四疑無法教近出漢世五疑教在戎方化非華俗六疑魏法徵晉代始盛以此六疑信心不樹將溺宜拯故較而論之若疑經說迂誕大而無



徵者蓋以積劫不極世界無邊也今世咸知百年之外必至萬歲而信積萬之變至於曠劫是限心以量造化也咸知縣之表必有四極而不信積極之遠復有世界是執見以判太虛也昔湯問華曰上下八方有極乎華曰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朕是以知其無極無盡也上古大賢據理訓聖千載符契懸與經合井識之徒何智得異夫以方寸之心謀已身而致謬圓分之眸隔墻壁而弗見而欲侮尊經背聖說誣積劫罔世界可爲懲傷者一也若疑人歿神滅無有三世是自誣其性靈而蔑棄其祖禰也然則周孔制典昌言鬼神易曰游寬爲變是以知鬼神之情狀旣情且狀其無形乎詩云三后在天王配于京升靈上旻豈曰滅乎禮云夏尊命是鬼敬神大禹所祇寧虛誕乎書稱周公代武云能事鬼神姬旦禱親可虛罔乎苟亡而有靈則三世如鏡變化輪廻孰知其極俗士執禮而背叛五經非直誣佛亦侮聖也若信鬼於五經而疑神於佛說斯固聳替之徒非議所及爲哀矜者二也若疑莫見真佛無益國治則禋祀秩亦宜廢棄何者蒼蒼積空誰見上帝之貌茫茫系塊安識后祇之形民自躬稼社神



何力人造庸暖蛭鬼奚功然猶盛其犧牲之費繁其
歲時之祀者豈以幽靈宜尊教民美報耶況佛智
周空界神凝域上帝成天緣其陶鑄之慈聖王爲
人依其亭育之戒崇法則六天咸喜廢道則萬神斯
怒今人莫見天形而稱郊祀有福不觀金容而謂敬
事無報輕本重末可爲震懼者三也若疑古無佛教
近出漢世者夫神化隱顯孰測始終哉尋羲農緬邈
政績猶湮彼有法教亦安得聞之昔佛圖澄知臨淄
伏石有舊像露盤健陀勒見梨瑯山中有古寺基墍
衆人試掘並如其言此萬代之遺徵晉世之顯驗誰
判上古必無佛乎列子稱周穆王時西極有化人來
入水火賁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礙
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能變人之形又且易人之處
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觀其靈跡乃開土之化大
法萌兆已見周初感應之漸非起漢世而封執一時
可爲歎息者四也若疑教在戎方化非華夏者則是
前聖執地以定教非設教以移俗也昔三皇無爲五
帝德化三王禮七國權勢地當諸夏而世教九變
今反以至道之鏡以大智之訓感而遂通何往不
被夫禹出西羌舜生東夷執云地賤而棄其聖丘欲



居夷聘適西戎_送之所在寧選於地夫以俗聖設教
猶不繫於華夷佛說大千豈限化於西域哉案禮
王制云四海之方三千里中夏所據亦已不曠伊
洛本夏而鞠爲戎墟吳楚本夷而翻成華邑道有運
流而地無恒化矣且夫厚載無疆寰域異統北辰西
北故知天竺居中今已區分中土稱華以距正法雖
欲距塞而神化常通可爲悲涼者五也若疑漢魏法
微晉代始盛者道運崇替未可致詰也尋沙門之修
釋教何異孔氏之述唐虞乎孔修五經垂範百王然
春秋諸侯莫有遵用戰伐蔑之將墜于地爰至秦皇
復加燔燼豈仲尼之不肯而詩書之淺鄙哉邇及漢
武始顯儒教舉明經之相崇孔聖之術寧可以見輕
七國而遂廢後代乎案漢元之世劉向序仙云七十
四人出在佛經故知經流中夏其來已久逮明帝感
夢而傳毅稱佛於是秦景東使而攝騰西至乃圖像
於闕陽之觀藏經於蘭臺之室不講深文故莫識奧
義是以楚王修仁潔之祠孝桓建華蓋之祭法相未
融唯神之而已魏武英鑒書述妙化孫權雄畧崇
造塔寺晉武少機緣漸深耆域耀神通之跡竺護
集法寶之藏所以百辟縉紳洗心以進德萬邦黎寔



刻意而遷善暨言明徹悟乘壹棲神手畫寶像表觀
樂覽既而安上。一經於山東什公宣法於關右精義
既敷實相彌昭。才碩智並驗理而伏膺矣故知法
雲始於觸石慧水流于濫觴教必有漸神化之常感
應因時非緣如何故儒術非愚於秦而智於漢用與
不用耳佛法非淺於漢而深於晉明與不明耳故知
五經恒善而崇替隨運佛化常熾而通塞在緣一以
此思可無深惑而執疑莫悟可爲痛悼者六也夫信
順福基迷謫禍門而況矇矇之徒多不量力以已所
不知而誣先覺之徧知以其所不見而罔至人之明

見鑿達三世反號邪僻專拘目前自謂明智於是迷
疑塞智謫壽盈口輕議以市重苦顯誹以賈幽罰言
無錙銖之功慮無毫釐之益逝川若飛藏山如電一
息不還奄然後世報隨影至悔其可追夫神化茫茫
幽明代運五道變化于何不之天官顯驗趙簡秦穆
之錫是也鬼道交報杜伯彭生之見是也修德福應
殷代宋景之驗是也多殺禍及白起程普之證是也
現世幽微備診。籍求生冥應布在尊經但緣感理
與因果義微。難領故略而不陳前哲所辨關鍵
已正聊率鄙懷。之于末雖文非珪璋而事足鑿鑑



惟愷憐君子自不多福焉

弘明集卷第七

校訛

第七紙入行流通字

第七紙十行南藏字

音釋

鼻蟻

鼻古亮切土聚也

癩

疥癩也

狎

狎古牙切

狎居

大俠

大俠切

給

給莫切

憂

憂大蛇切

想

想和切

絃

絃手切

切

壅

壅七豎切

緩

緩安切

鴉

鴉解切

塲

塲良切

塲居

也

鑿

鑿馬切

叱

叱叱切

楚

楚子切

楚六

也

秘

秘兵切

趨

趨舍切

骨

骨骨切

骨骨切

骨骨切

骨骨切

也

煖

煖火切

啜

啜火切

蜡

蜡火切

蜡火切

蜡火切

蜡火切

之

石

石火切

鏽

鏽火切

鏽

鏽火切

鏽火切

鏽火切

鏽火切

基

基火切

鏽

鏽火切

鏽火切

鏽火切

鏽火切

鏽火切

鏽火切

鏽火切

蒲

蒲火切

蒲火切

蒲火切

蒲火切

蒲火切

蒲火切

蒲火切

蒲火切

蒲火切

大

大火切

大火切

大火切

大火切

大火切

大火切

大火切

大火切

大火切

升

升火切

升火切

升火切

升火切

升火切

升火切

升火切

升火切

升火切

先

先火切

先火切

先火切

先火切

先火切

先火切

先火切

先火切

先火切

該

該火切

該火切

該火切

該火切

該火切

該火切

該火切

該火切

該火切

宛

宛火切

宛火切

宛火切

宛火切

宛火切

宛火切

宛火切

宛火切

宛火切

萬

萬火切

萬火切

萬火切

萬火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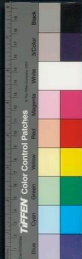
萬火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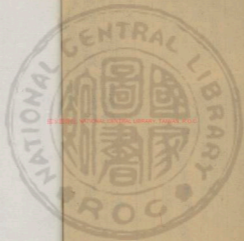
萬火切

萬火切

萬火切

萬火切





2025.08.06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R.C.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